臨川先生文集

二

PL
2686
.A1
1560a
v.11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二

外制

孫實大理評事制

韓鐸王任徐瑗王夢易並充節推知縣制三道

廖君玉陳周翰並奉禮郎制二道

李允恭可太常寺太樂耿允恭包文顯可並太常寺太樂署副正制

英宗即位覃恩轉官龍圖閣學士至龍圖閣直學士制

發運轉運提刑判官等制

御監館職京官館職制二道

分司致仕正郎以下京官等制

諸司使副至崇班内常侍帶遥郡不帶遥郡

制

皇兄叔弟姪大將軍以下制二道

覃恩杜皇后賀皇后尹皇后孫姪等轉官制

中書提點堂後官制

李端卿等舊官服闋制

張德温任迥宋輔國等舊官服闋制三道

劉辯孫公亮王忠臣張諷舊官服闋制三道

元居中張詵張扶李安期張德淳舊官服闋

制四道

馬文德康壔舊官服闋制二道

皇姪右監門衛大將軍仲詧服闋舊官制

韓琦奏親姪孫恬祕校親姪女之子曹復戶曹制二道

胡宿奏親兄亶守祕校制

司馬光親兄之子宏蔡抗男潛並試將作監主簿制二道

龐籍遺表男元英屯田元常大理寺丞孫保孫寅孫外孫陳仲師將作監主簿制四道

田況遺表男守祕校至安太常寺太祝制

吳育遺表孫男儼俅並守將作監主簿制

宋祁遺表男俊國廣國守祕書省正字孫松

年延年頤年並將作監主簿制二道

崔嶧遺表親孫男俞范師道遺表第三男世文張方遺表親男平易並守將作監主簿制三道

呂師簡遺表次男昌宗張鑄遺表親次孫彩試將作監主簿余良孺遺表曾孫渙張温之孫基張兀遺表孫在至斐並將作監主簿制五道

魏琰男太廟齋郎紆張應符男薵徐仲容男公輔李卓男元之並試將作監主簿制四道

諸州軍并轉運提刑弟姪男恩澤等並試監

簿制

王孝叔通判舂州兼知本州制

李執中可察推制

呂開依前充鎮南軍節度推官制

富翔葛頤趙君序齊景甫並縣令制四道

李燾李昌言並錄事參軍制二道

賈逵充侍衛親軍步軍副指揮使制

錢晦霸州防禦使李端慤眉州防禦使周翰

嘉州團練使制三道

程榮充御前忠佐馬軍副都軍頭制

轉貟制

落權團練刺史制

劉永年知代州制

趙滋依前充侍衛親軍步軍都虞候制

孫寔大理評事制

勑某爾名臣之子能飭身慎行強學自奮而有司會課當以序遷其進一等以爲士官之屬往共爾職其克懋哉可

韓鐸試大理評事充天平軍節度推官知遂州遂寧縣制

勑某爾用薦者爲令又以修治見稱試職士官序于幕府字人之任其愈懋哉可

王任試大理評事充節推知縣制

勑某爾任舉者爲令而能修其職以見推稱命爾以

爲幕府之官而又試以字人之事夫南面而聽百里豈輕也哉維能强恕以求仁然後副吾置吏爲民之意可

徐瑗試大理評事充保信軍節推知梓州射洪縣制

勑其有百里之地而人民社稷之事繫焉其任豈可以輕哉爾嘗試矣見謂辨治故又任爾以吾所重而寵以幕府之官往其勉哉無慢予訓可

王夢易試大理評事充永興軍節推知遂州青石縣事制

勑其朕嘗命汝以幕府之官使長百里之民而汝以喪自解今除之矣其就故官有社與民往其思勉可

縣尉廖君玉太常寺奉禮郎制

勑其爾職在追胥有功中率故褒序爾使得列于太常之屬朝廷慶賞之信如此爾其可不勉哉可

陳周翰太常寺奉禮郎制

勑其爾久於職事能以有勞命課于朝當得遷叙奉常之屬其往欽哉可

太常寺太樂署副樂正李允恭可太常寺太樂署太樂正太常寺攝樂正耿允恭包文顯可並太常寺太樂署副樂正制

勑其等太常上其屬有闕而以爾等聞惟爾等皆善於修聲而任職久矣其遷副正以爲署長而使攝正署副正往勵厥官無敢豫怠可

英宗即位覃恩轉官龍圖閣學士至龍圖閣直學士制

勑永惟左右有能有爲之臣皆　先帝遺朕以熙衆功者也方惟大賚以勞天下其可以忘而不及哉具官某惠和敦大明允忠篤列職近侍實爲名臣褒序有加往欽乃服可

發運轉運提刑判官等制

先帝享國四十餘年内外晏然克終天禄豈非獻臣才士佽助之力哉不及班命以勞功而朕承厥志爾奉將使指乂以才稱膺此寵章往其思勸可

御監館職制

勑朕初即位奉行　先帝故事以勞天下其施及於

疏遠而可以忘於近者哉具官某某序于書林伐閱多
矣率德迪義有稱于時膺踐寵榮往其思懋可

京官館職制

先帝棄天下朕初即位纂修故事以勞羣臣爾等序
于書林皆以才選褒進有典往其欽承可

分司致仕正郎以下京官等制

勑某等朕初嗣位敷錫庶工非特勞在事之勤亦以
禮天下之賢者爾等以才出仕登序王官或就里居
或分留務往膺寵數咸懋厥修可

諸司使副至崇班內常侍帶遙郡不帶遙
郡制

勑某等朕初即位奉行 先帝故事大賚四海阻深

幽遯無所不及矣又況朝廷之近臣豈可以忘哉爾
等能以忠力靖共職事進位一等往其欽承可

皇兄叔大將軍以下制

先帝顧哀宗親德念至深厚矣在後之侗其可以忘
哉具官某躬執義行序于屬籍承休席寵亦旣顯融
褒進有章往欽無斁可

皇弟姪大將軍以下制

勑某朕大賜於天下雖疏以遠無遺者矣又況於宗
室之近哉爾序官內朝克有善問繩繩之慶協於聲
詩褒命有加往其祇服可

覃恩昭憲杜皇后孝惠賀皇后淑德尹皇
后孫姪等轉官制

勑某等予大祭于廟祧而哀夫先后之家寖替而不章乃詔有司博求其世爾等名在戚里序于王朝各因其官增位一等兾以上稱神靈之意豈特慰予追遠之心可

中書提點堂後官制

勑某等朕大賚于天下有政有事者皆得以序遷爾等各以選掄備官宰旅增位一等往其欽哉可

李端卿等舊官服闋制

勑某孝子之悲哀思慕其親豈有窮哉然喪以三年而止者聖人之政也爾以喪致事日月既除其就故官以聽新命夫人之行莫大於孝而孝亦在乎事君能致其身而不愆於義以辱其名然後可以爲孝子

此宜爾之所知也其勉矣哉可

前太常寺太祝張德温舊官服闋制

勑某喪三年亦已久矣而人子之志無窮故欲爲不善則思貽父母惡名而終於不果不如是則不足以爲人子復爾禄次維時勉哉終於立身可謂孝矣可

前屯田員外郎任逈舊官服闋制

勑某汝有列於朝廷而以憂去位人子之事親終矣則君臣之義其可以忘乎夫移於君而忠移於官而治然後可以爲孝往共爾服惟是勉哉可

前太常寺奉禮郎宋輔國等並舊官服闋制

勑某爾以親喪去位日月既除其來造朝復就官次

終身之孝可不勉哉可

前太理寺丞劉辯前衛尉寺丞孫公亮並

舊官服闋制

勑某爾服縗去位順變當除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君臣之義其可廢乎趣還于朝使即舊秩勉思移孝之事以就顯親之名可

前大理寺丞王忠臣舊官服闋制

勑某御史言爾以喪釋位日月當除故吾下命書于御史以俟爾之來見爾雖舊官吾命維新其加勸勉求合於以孝事君之義可

前太子中舍張颯舊官服闋制

勑某喪三年天下之達禮也爾能率禮以至終喪其

來造朝復爾祿次事君之義爾實知之無違厥初是謂能孝可

前職方員外郎元居中舊官服闋制

勑某尚書郎位三等而爾方以勞序于前列乃以喪去三年于家今既禫除其還祿次維爾才美有稱於時移孝事君當知勉矣可

前太常博士張詵舊官服闋制

勑某爾去位里居三年於此既除喪矣其就故官忠以事君是爲孝子爾惟知義可不勉哉可

前將作監主簿張扶舊官服闋制

勑某爾遭齊斬之喪而去位釋祥禫之服而還朝班吾命書授爾祿次孝子之事終於立身施于有官可

以勉矣可

前駕部員外郎李安期前殿中丞張德淳

並舊官服闋制

勑某禮有三年之喪者無貳事也知喪而已矣先王以爲不如是不足以盡人心此吾所以歸爾于家而不敢勞以事今日月除矣故吾班命書于御史而召爾以來往踐故官勉思終孝可

前内殿崇班馬文德舊官服闋制

勑某爾執親之喪三年於此矣其班新命以復故官維孝有終爾宜思勉可

供備庫副使康璹舊官服闋制

勑某三年之喪苴麻哭泣之哀一也而亦有權制以

趣時此吾獨使武吏之有籍於樞密者得終喪于家之意也爾能率禮令服既除其就故官以承新命可

皇姪右監門衛大將軍仲詧服闋舊官制

勑其送終者人子之大事也爾以喪釋位亦既三年能以禮自致而不犯詩人素冠之義於爲人子亦可謂孝矣還就祿次帥初無違可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韓琦奏親姪孫恬守祕校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曾公亮親男孝純將作監主簿姪孫諶試祕校樞密使張昪奏親孫男戒守祕校參知政事歐陽脩奏男辨太常寺太祝參知政事趙槩奏孫男尤緒太常寺太祝樞密副使吳奎奏長

男璟守太常寺大祝次男瓌試祕校制

勑某朕受純嘏於神靈而布之在位其官顯者得任其子弟以及孫曾爾生大臣之家是爲賢者之類往保祿秩可無慎哉可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韓琦奏親姪女之子曹復眞定府戶曹制

勑某維名與器朕未嘗輙以假人爾緣大臣相祀之恩遂階一命之寵出而從仕可不勉哉可

樞密副使胡宿奏親兄亶守祕校制

勑某宗祀之恩仕之顯者皆得官其親族爾躬率善行而有弟爲吾政事之臣往服寵榮懋修無斁可

天章閣待制司馬光親兄之子宏試將作

監主簿制

先帝有大慶推恩羣臣子弟而爾有叔父實爲近臣往即厥官無墮世祿可

廣南東路轉運使祕閣校理蔡抗男潛試將作監主簿制

勑某將漕遠方者皆得官其子弟爾父以才自奮有顯於時往懋厥修以綏世祿可

故贈司空兼侍中龐籍遺表男太常博士元英可屯田員外郎制

勑某等爾考有庸　先朝致位將相歸安第室而以壽終爾等服采于時實能嗣訓並膺恩典其往勉哉可

寵籍遺表男內殿崇班元常大理寺丞制

勑某士之文武異用久矣爾世以儒學顯而有官籍於內朝從爾父之遺言而以丞于大理往惟嗣訓乃克保家可

寵籍遺表孫保孫寅孫並將作監主簿制

勑某爾祖甞爲將相佐佑帝室朕哀其亡也故序爾於工官夫大臣之家能久而不失其世者鮮矣往承厥慶可不勉哉可

寵籍外孫陳仲師試將作監主簿制

勑某朕命爾以試工官之屬者特以爾之外祖常爲將相於　先朝而已然士之由保任而後能自奮以至休顯者多矣往踐爾次可無勉哉可

太子少傅致仕田況遺表男守祕校至安
太常寺太祝制

勑其雋哲之輔有勞於時福祿既成而爾嗣厥後於其將死以爾為言膺此寵章宜知勉矣可

故資政殿大學士知河南府吳育遺表孫
男儼俅並守將作監主簿制

勑其等朕所以顧恤大臣之家而序錄其子孫未嘗有愛焉況如爾祖賢明諒直有補於世朕常思而不忘者乎其各加爾一命以為工官之屬詩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往其勉哉可以為孝矣可

翰林學士承旨宋祁遺表男後國廣國守
祕書省正字令持服制

勑某等爾考承密命于翰林而不幸至於大故眷懷舊德甄序爾官往其有成祗服予釆可

宋祁遺表孫松年延年頤年並守將作監主簿制

勑某等貴臣之世賢者之後朕所不能忘也故爾等皆在沖幼而列于工官茲所以佑序爾家亦云至矣爾所以保其祿位可不勉哉可

刑部侍郎致仕崔嶧遺表親孫男俞將作監主簿制

勑某爾祖嘗服高位考終于家以爾爲言朕其甄序工官之屬往矣懋哉可

戶部郎中直龍圖閣知明州范師道遺表

第三男世文守將作監主簿制

勑某爾父甞以才選列官于朝出臨一州奄至大故錫爾一命爾其勉哉可

光禄卿直龍圖閣張旨遺表親男平易守將作監主簿制

勑某朕惟爾父致位九卿服勞于官爲日久矣故命爾以工官之爵以稱其將死之言爾其思爾父之顧厥家與朕心之哀爾父夙興夜寐無忒弗欽可

光禄少卿知單州吕師簡遺表次男昌宗試將作監主簿制

勑某爾父且死而爲爾求官故以爾試于工官之屬夫推恩旣往覃及子孫吾所以待人臣者有常法矣

修敕自奮而以保祿位者爾所以爲人子也可不勉哉可

故光祿卿致仕張璹遺表親次孫彩試將作監主簿制

勑某爾祖以九卿歸第而遺奏以爾爲言顧哀舊臣而官使其子孫此先王使仕者世祿之意而吾之所不忘也其使試于工官之屬以稱爾祖之志焉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爾方就學可不勉哉可

司農卿致仕余良孺遺表曾孫渙試將作監主簿制

勑某爾之曾祖仕至九卿退處千家考終厥命推恩及爾以試工官往愼猷爲且膺器使可

故光禄卿致仕張温之孫基試將作監主簿制

勑某爾祖嘗爲侍從之臣而有公忠之節今其亡矣秩爾以官能善似之乃其無悔可

客省使眉州防禦使張亢遺表孫在至坒並將作監主簿制

勑某爾祖起於文吏而能以才武致力於封疆扞患之功書在王府今其亡矣故各命爾一官往懋爾成毋忘爾祖之勤於國可

司農卿致仕魏琰男太廟齋郎紓守將作監主簿制

勑某爾世載榮禄而父以九卿去位推恩改命序位

工官維恪慎可以保家往其勉矣可

虞部員外郎致仕張應符男遘試將作監主簿制

勑其少盡其力至於老則養之不可以不終使之免農而爲士則祿之不可以不世此先王不忍人之政而吾未能逮也今爾父去位而命爾一官使得世其祿以終爾父之養焉此亦庶幾有合乎先王之政爾惟忠惟孝尚稱吾命爾之意哉可

職方員外郎致仕徐仲容男公輔試將作監主簿制

勑其爾父辭祿而爲爾請命于朝傳曰君子之善善也長故善善及子孫此吾命爾以一官之意也經曰

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爾其
念此以自勉哉可

虞部員外郎致仕李卓男元之試將作監
主簿制

勑其爾父積勤序于郎位老而致事錄爾一官思世
厥家往其無怠可

諸州軍并轉運提刑弟姪男恩澤等並試
監簿制

勑其朕始嗣位推恩宇内爾執方貢以來造朝加賜
一官往惟祗服可

王孝叔充春州軍事推官通判春州兼知
本州制

勑某南方荒遠之州吏多憚往而爾請行焉故優爾祿賜而以勸賞隨其後往其勉矣思乂我民可

縣尉李執中可察推制

勑某先王之政荒則緩刑至於彊不忌死而傷吾良民則去之亦不可以一不急此朕所以嚴追胥之令信購賞之科不以歲凶多暴之時而爲之廢格爾能除盜賞舉其官遷以懋功往祗乃服可

呂開權淄州軍事推官依前充鎮南軍節度推官制

勑某爾有除盜之功故賞以一邑而序官于大府辭而有請以便爾私吾用不違往其祗服可

蘇州長洲縣尉富翔潤州丹徒縣令制

勑某朕布爵賞之令以待吏之有勞爾能舉其官以除盜賊遷以爲令使之牧民又將試爾爲政之才非特示朕報功之信可

晉州襄陵縣尉葛顒單州武成縣令制

勑某爾職在追胥而能上功中率畀之一縣以懋爾能夫爲令之所事則不特追胥而已必也使人無盜是乃能稱其官可

杭州於潛縣令趙君庠虢州玉成縣令制

勑某予嘉爾之有功於追胥也故畀爾邑於東南又從爾父之請焉而移爾於虢吾於用賞而顧恤爾私亦云備矣則爾之施於有政可不勉哉可

信州鈆山縣尉齊景甫杭州餘杭縣令制

勑某爾追胥有功遷令一邑百里之人視爾以爲休戚矣施於政事可不勉哉可

單州成武縣令李壽江陰軍録事參軍制

勑某爾修其官能中賞率有司會課予懋爾功愈其勉哉以涖厥事可

潞州屯留縣尉李昌言徐州録事參軍制

勑某爾能捕盜當得賞官遷督一州之郵往其思稱厥職可

殿前都虞候利州觀察使賈逵依前官充侍衛親軍步軍副指揮使制

勑朕有貔虎熊羆之士以衛中國而制四夷考求其人以副統督具官某父更任使才武有稱扞城之勞

宿衛之最簡于 先帝以暨朕躬思懋厥修往膺休
顯可

衛州防禦使錢晦霸州防禦使制

勅朕初即位奉行 先帝故事以勞天下雖踈且遠無遺矣又況於朝廷之顯者哉具官某忠勞弈世簡在帝室能勵厥德自昭于時膺此寵章愈其思勉可

東上閤門使陵州團練使李端愨眉州防禦使制

勅朕初嗣位奉行故事以勞天下具官某清明敏達和慎柢修奉侍 先帝陟降左右厥勤茂矣其可忘哉膺服寵榮往欽乃服可

捧日左廂都指揮使嘉州團練使周翰制

先帝棄天下朕初嗣位永惟武力忠勞之士爲國禦侮其功多矣豈可以忘哉具官某部督有方踐修無過營衛之最簡于朝廷膺此寵章愈其奮勵可

天武左第三軍都指揮使封州刺史程榮可蒙州刺史充御前忠佐馬步軍副都軍頭制

勑某等熊羆之士爲國爪牙均其逸勤率用成法爾等忠勞之實簡在朝廷遷序有差往惟欽服可

轉貟制

先帝遺朕熊羆之士以蕃帝室所使統督豈可以非其人哉爾等以扞城之材共禁衛之服忠勞武力皆有可稱各以序遷往欽無懈可

落權團練刺史制

勑其等忠勞之士武力之臣奬衛帝室其功多矣當序厥位以均逸勤爾等部督有方践修無過兵團州刺遷進有差往膺寵榮懋建勲績可

單州團練使劉永年可齊州防禦使知代州制

勑代地邊要吾所重常擇將以守之以爾具官其武力智謀濟以馴謹踐更中外皆有可稱故進使號往共厥服禦侮之實爾其勉哉可

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端州防禦使趙滋可依前充侍衛親軍步軍都虞候制

勑營衛之士皆天下武力之高選也所使虞度軍中

之事者豈可以非其人哉具官某等造行謹良致位
休顯勲勞之實簡在朕心各以序遷往惟祗服可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二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三

外制

李端慤東上閤門使制

石遇寳舜卿四廂都指揮使制二道

甘昭吉入内副都知制

宋有志東染院副使制

李用和六宅副使制

宋良王嵩禮賔副使制二道

李景賢穆遂石用休文思副使制三道

夏偉内園副使制

譚德潤楊宗禮張繼遲朱漸王欽李惟正並供備庫副使制五道

崇班胡珙等改官制

軍貟等換諸司使副承制崇班制

王保常靳宗永內殿承制制二道

狄詢內殿崇班依前職制

楊元張建中內殿崇班制二道

慕恩北作坊使制

陳奇孫戾太子中允致仕制二道

樞密副使吳奎父太常丞致仕制

李燾父文俊守祕書省校書郎致仕制

崔嶧刑部侍郎致仕制

周濤太常太祝梁構光祿寺丞致仕制

郝中和國子博士致仕制

商瑗趙九言張構董安龍輿鄭旦太子中舍
致仕制六道
馬房衛尉寺丞袁仲友太子洗馬東野瓘太
子中舍致仕制三道
王正臣孫檢守祕書省校書郎致仕制二道
李琳國子監丞郭震太子中允致仕制二道
李日新左清道率府副率王餘慶率府副率
致仕制二道
段獻右清道率府副率劉友俊右清道率府
率致仕陳惟信左驍衛將軍袁政李周
道並左監門衛將軍致仕制三道
馮維禹施章于太子中舍趙伯世左清道率

府率朱涇等太子洗馬李昌言許州司馬致仕制四道

皇太后三代制九道

皇后三代制十道

李端愨東上閤門使制

勑閤門置使官盛地親非有嘉績令名不能勝其任也具官某於朝廷有詳練之實於戚里有茂勉之聲非專爲恩以致此位積功久次當得右遷其愈勵哉往共厥服可

石遇四廂都指揮使制

勑虎賁之士周公以爲人主所當知恤者也又況所使將此哉具官某比以材選服勞牙邊折衝禦侮嘗

有所試矣遷進使號付之部督往其欽慎以報寵榮可

賓舜卿四廂都指揮使制

勑國家置帥兵以爲衛所選皆天下之材付之部督未嘗輕其授也具官某踐更邊要忠力有聞選將營屯衆論惟允序遷厥位其往欽哉可

甘昭吉入內副都知制

勑古者王之正內必有任職之臣予若稽古而思得吉士以充其選以爾服勤左右多歷歲年有專良之稱無側媚之毀其使序于正內以充廷論之公焉爾其審門闈謹房闥入宣宮令出贊朝事悉心夙夜一以忠信則維予爾嘉爾亦永綏于寵祿可

入內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宋有志東染

院副使制

勑某爾久於內侍承事有勞自求外遷以便醫藥超升位等往服恩榮可

李用和六宅副使制

勑爾忠力武敏有稱干時出將一州亦能用治西南之屛總制戎兵比難其人以爾攝事夫以才得選而久於險遠之勞不先有賞以加焉何以勸夫能者躐遷位等茲實異恩往祗官成無廢吾事可

內殿承制閤門祗候宋良禮賓副使制

勑某爾典制一軍有民有社論功考最當得序遷惟爾以才嘗更選擢往欽新命其愈懋哉可

內殿承制閤門祗候王嵩禮賓副使制

勑某爾以才智勳效自昭于時董督徼循實任邊要序勞當進以介諸司朕命維休往其欽服可

西京左藏庫副使李景賢文思副使制

勑某戎馬之寄常難其選爾以才諝久於任使一州之政比有可稱超進位等往膺寄屬勉思報稱無或不祗可

西京左藏庫副使穆遂文思副使制

勑某爾徼循蠻方爲日久矣更書且下而使者乞留超進厥官以共舊服往惟勸勉膺此寵榮可

西京左藏庫副使石用休文思副使制

勑某爾以才選比更任使有司會課當得進官往服訓辭無瘝乃事可

西染院副使兼閤門通事舍人夏偉内園副使依舊閤門通事舍人制

勑某賨贊受事之職吾以武吏爲之而甚難其選爾能祗飭以稱厥官會課有司序遷位等往祗休寵可

内殿承制譚德潤供備庫副使制

勑某朕永惟陵寢之嚴而選使以護之爾往任事靖共厥職有勞可録其以序遷祗服寵章勉求稱位可

内殿承制楊宗禮供備庫副使制

勑某監一路之軍而按撫其人又典一州之政非才能行治有紀于時孰可以稱此哉爾久于煩使能勤厥事故遷爾位以介諸司而使往焉其愼以防患而敏於趨功以稱推擇之意可

樞密院副承旨張繼渥供備庫副使制

勑爾典掌機要服勞歲久以疾自上求爲外官遷介諸司往膺器使可

内殿承制朱漸供備庫副使制

勑某賦禄序官邦有常法爾勤厥服會課當遷維器與名職思其稱乃其無罰可不勉哉可

承制王欽李惟正並供備庫副使制

勑某等嘉我未老而經營四方詩人之所謂賢勞也可無報稱哉以爾欽戍于南方之窮而任監護之官以爾惟正屯于西路之要而服追胥之事其役遠其責重而能祗慎所職以有累日之勞其各遷位介于内朝之使以爲報稱夫有功而見知則説矣此人之

情也以所願乎上施乎下則士孰不樂爲爾用哉其
亦勉之而已可

崇班胡珙等改官制

勑某等功懋懋懋賞先王之所以厲天下而成衆治也今吾使某監兵馬于外而使某典治材于中皆積日月以赴功其各賜官一等以稱吾懋賞之意可

軍員等換諸司使副承制崇班制

勑某等褒嘉忠勞被以禄秩一先帝有成法朕不敢違爾等序列禁中有宿衛之最外遷厥位以慰久勤進服寵榮往圖勳效可

王保常內殿承制制

勑某朕布大號於天下文武在位皆升一等序勞當

遷者又皆得以時遷爾服采禁中積功有賞膺此休
寵往惟勉哉可

靳宗汞內殿承制制

勑其承制之官本朝所置非積善累勤之武吏則不
得在此位焉爾服采有庸校年當進其往祗踐以稱
寵榮可

閤門祗候狄詢內殿崇班依前職制

勑其爾名臣之子任事邊陲積歲有勞序官一等往
其淑慎思世厥家可

楊元內殿崇班制

勑其爾爲廷臣奔走厥職有勞可録序進厥官惟忠
與勤所以報稱往踐禄次可無勉哉可

張建中內殿崇班制

敇某爾總戎馬地濵不毛爲之三年能固吾圉遷秩一等往其懋哉可

夔州肅遠寨蕃官都廵檢崇儀使慕恩北作坊使制

敇某爾武力智謀有稱種落儌循扞禦勲效焯然莫府條陳允於衆論超遷使號往愈懋哉可

陳竒太子中允致仕制

敇士之疲癃老耄以至失職而不能自止者葢有之矣爾年尚强而疾不至乎瘝官剌舉之官未甞以爾爲言而能自列致其職事可謂行已有恥而無負於周任之言寵爾以東宫之官其勉終行義歸教鄉閭

之子弟以所聞而求自比於古之仕焉而已者可

孫奭太子中允致仕制

勑某大夫七十而致仕其禮見於經而於今爲成法爾以經術起家爲吏旣聞夫古之禮又見夫今之法矣年至而求止可謂行其所知宜列序於朝廷使歸榮其邑里夫惟爾之筋力不足以有爲也故可無職事之責焉若夫德義則爾尚可以勉之吾亦不以爾老而無責也可

樞密副使吳奎父太常丞致仕制

勑某德善之賚子孫與焉況於其親宜有崇奬具官某克生賢子敎以義方協于詢謀掌國機密超遷厥位以佐共工往服寵章就安榮養可

江陰軍録事參軍李燾父文俊守祕書省校書郎致仕制

勑某先王之政未有遺年者也故朕因宗祀之慶而有爵命之施焉爾躬率義方又能教子享其禄養以至耋期膺此寵榮往綏壽善可

工部侍郎充集賢院學士崔嶧刑部侍郎致仕制

勑仕焉而告老者自一命以上必有以慰其歸况吾邇臣恩紀所厚宜增位序以示褒優以爾具官比以明揚久於煩使入參侍從出備藩維踐更滋多寄屬惟允引年辭位得禮之宜進貳秋卿以營居息古之老者非苟自佚其身唯慎行祇法以助成王德爾所

知也往其懋哉可

前著作佐郎周濤太常太祝梁搆光禄寺丞致仕制

勑某爾甞辭禄而在位以爾爲材寘諸京官使長一邑果能有績以見推稱將疇爾勞遽以疾告夫學士大夫之去位豈苟自佚而無爲古之仕焉而已者爾蓋聞其風矣丞于卿位維是懋哉可

殿中丞致仕郝中和國子博士致仕制

勑某爾謹廉爲吏得列朝廷不隳厥官以至告老宜有褒進用爲歸榮序于成均往服無斁可

前荆門軍當陽縣令商瑗太子中舍致仕制

勑某爾從仕久矣而不失廉稱方踐老境乃能知止東宮之秩歸服厥榮可

處州録事參軍趙九言太子中舍致仕制

勑某爾以學入官老而能止踐更多矣不失廉稱著籍東宮以爲爾寵可

鼎州録事參軍張搆太子中舍致仕制

勑某爾方仕于州縣而寵爾以東宮之官有列于庭亦云顯矣用嘉知止歸矣勉哉可

前江寧府觀察推官試大理評事董安太子中舍致仕制

勑某爾學古入官稱譽者衆方圖乃績遽欲歸休進秩東宮以嘉知止可

舒州錄事參軍龍輿太子中舍致仕制

勑某爾仕焉欲致其官故吾寵以東宮之秩歸安田里是亦顯榮其慎厥脩以終燕譽可

復州錄事參軍鄭旦太子中舍致仕制

勑某爾居官無疵而以病告知止不殆是維可嘉東宮之官其往祗服可

前南儀州推官試大理評事馬房衛尉寺丞致仕制

勑某京官吾所重也選於吏部者非有尤異之績與治行爲衆所稱則莫能得之爾旅力既愆而能自止承于衛尉其往欽哉可

前知連州連山縣袁仲友太子洗馬致仕

制

勑某爾以經術中科久於銓集老而能已義有可嘉列職東宮以榮歸息惟愼所止克完厥終可

縣令東野瓘太子中舍致仕制

勑某仕者七十而致事禮也爾年未至而願歸田里比夫旅力已愆而不知止者豈不賢哉進位于朝錫從居息可

主簿王正臣守祕書省校書郎致仕制

勑某爾仕焉而欲去其位故吾寵以宮署之官夫還州縣之勞而就里居之佚無賦繇之役而有重祿之加惟愼厥終乃其不愧可

主簿孫檢守祕書省校書郎致仕制

勑某爾以胥爲吏請老于朝列職祕書以爲爾寵歸安田里惟慎厥終可

主簿李琳國子監丞致仕制

勑某仕者七十而告老古之道也爾能率禮朕用褒嘉往即新恩勿忘初服可

縣令郭震太子中允致仕制

勑某爾進士起家而久於州縣之職春秋未艾自請罷休列職東宫以榮歸息知止不殆愈其懋哉可

李日新左清道率府副率致仕制

勑某爾考授命於戎行而爾得列於仕籍老而知止褒序厥官歸休之榮往服無斁可

右侍禁王餘慶率府副率致仕制

勅某爾能知止義有可嘉以東宮率府之官爲爾居里之寵是亦榮矣往其勉哉可

右侍禁段獻右清道率府副率西頭供奉官劉友俊右清道率府率並致仕制

勅某爾久於官使請老于朝宜有進遷以爲光寵歸安爾止惟慎厥終可

文思副使陳惟信左驍衛將軍致仕制

勅某旅力已愆而不能自止者有矣爾能告老於義無歉遷將衛兵往綏榮祿可

內殿崇班袁政李周道並左監門衛將軍致仕制

勅某爾服勞久矣奉事無過能自知止義有可嘉登

進厥官以帥門衛歸安榮禄尚克勉哉可

西京左藏庫副使馮維禹文思副使前行漢陽軍録事參軍兼司法事施章于太子中舍致仕制

勑其仕焉而已者考其行治能以潔白自終宜有褎嘉以慰其意爾嘗學禮得仕州縣老而知止可謂有終遷位于朝往欽無斁可

東頭供奉官趙伯世左清道率府率致仕制

勑其老聃有言曰知止不殆爾服勤于官久矣而能以疾辭位無負於老聃之言故吾命以東宮衛府之官以嘉爾之有勞而知止往哉居息思慎厥終可

主簿朱涇等太子洗馬致仕制

敕某等爾等晩而出仕皆以廉稱老矣告休是能知止其各遷秩以爲歸榮可

李昌言許州司馬致仕制

敕某掌書以賛計官之治久矣致其職事宜有賚焉司馬于州往欽無斁可

皇太后三代制九道

曾祖

敕位尊者享大德盛者流遠追崇之禮於國有初皇太后曾祖某體仁蹈義不躬榮祿慶垂厥後光大顯融乃生碩女坤育天下命書爵號申賁諸幽尚其靈明嘉此休寵可

曾祖母

勑朕雖煢然在疚而不敢忘顧復之慈肆有命書以上稱追遠顯親之志　皇太后曾祖母秉惠安婉來宜大家垂休後昆作合　先帝追崇爵號其尚知榮可

祖

勑惠術尚均而自親貴始古今一體也其可以忘哉皇太后祖某明德大功簡于帝室配食宗廟始終哀榮慶流于孫母育四海追褒有典庶或知歆可

祖母

勑邦有大賚夫人待於下流豈外戚之尊所當褒而可以忘哉　皇太后祖母高氏承慶淑人來嬪巨室

蓄德之厚垂休無窮協兆塗山世滋以大追錫爵命
冀能歆嘉可

祖母

勑佐佑　先帝顧復朕躬追誦寒泉之詩末惟欲報
之義當有爵命以上副顯親之心　皇太后祖母劉
氏柔良靚尊被服華問寵禄光大集于後昆啓佑碩
人比賢文母追褒大國其尚知榮可

祖母

先帝襃厚毋黨致仁盡孝朕雖在疚而奉承故事不
敢愆忘　皇太后祖母劉氏內順外嚴罄無不淑德
祚流衍遠而彌興追命有章尚慰窀穸可

祖母

勑朕以薄德奉承大統永惟　先帝故事不敢有忘
皇太后祖母高氏溫柔靚深有婦之道相協君子卓
爲臣宗垂延後昆福祿滋大膺此休命尚知榮歆可

父

先帝奄忽弃捐萬邦不及推恩以勞幽顯予末小子
敢忘遺訓　皇太后父其循德秉義聞于當世發祥
流祉燕及後人篤生聖女母育天下襃封有數尚慰
于幽可

母

勑朕眇然之躬當奉匕鬯以承宗廟大賚及於幽顯
矣永惟母黨之重可以後而忘哉　皇太后母志順
德嚴克配君子光大之福集于聖女有輔佐之功於

先帝而施及在後之伺命書追崇尚慰營魄可

皇后三代制十道

曾祖瓊皇任忠武軍節度使贈侍中累贈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韓國公贈太師

勑后率六宮以教天下之婦順其位尊如此則所以褒崇其祖考禮不可以無稱也　皇后曾祖某忠勞武力爲國虎臣慶集後昆比隆任姒追加位號以顯厥魂尚其有知膺此休寵可

贈祖母潘原縣太君追封滕國太夫人

勑朕初即位褒厚異姓率由　先帝故事不敢有忘

皇后曾祖母李氏柔惠静嘉能循法度來嬪巨室休

有淑聲慶流厥孫正位宮壼胙封名國其尚知榮可

曾祖母隴西郡夫人李氏追封舒國太

夫人

勑朕奉循　先帝故事以勞天下㽕深疏逖皆有以加之矣又況於外戚之貴哉　皇后曾祖母李氏嬪于高門幸德唯謹詒慶厥後是生碩人兆協厥祥登儷尊極追褒有禮其尚知榮可

祖繼勳建雄軍節度使累贈太師中書

令可特贈兼尚書令

勑尚書録天下之政而令一品也人臣位號於是爲盛　皇后祖某忠勞奕世能壯厥猶爲國扞城有庸休顯娥莘之慶乃集後昆膺此追榮尚知嘉享可

祖母會稽縣君康氏追封祁國太夫人

勑朕承 先帝聖緒大賚及於幽顯疏逖以賤者加之矣貴而戚者其可忘哉 皇后祖母康氏馴行婉容協于儁德慶垂厥後坤育萬方追命有邦尚榮窀穸可

祖母太原郡太夫人郭氏追封鄭國太夫人

勑夫治內政修陰教以助朕調一天下者所以褒崇其世可不厚哉 皇后祖母郭氏率德秉義協于君子關雎之詠傳祉厥孫申錫賛書啓封名國尚其靈淑嘉此追榮可

祖母金城縣太君王氏追封成國太夫

人

勑傳稱德厚者其流澤廣故今追命之數視其子孫位號之卑尊矧夫後世登儷尊極則致隆其封爵豈不宜哉　皇后祖母王氏來嬪大家率循德禮有開後嗣協慶塗娍申錫名邦尚榮幽窆可

父遵甫皇任北作坊使特贈檢校太傅保信軍節度使

勑春秋書季姜之歸而傳有褒紀之義崇寵異姓其所從來久矣　皇后父其承世之慶列官于朝雖德義有稱而不終榮祿祚流後世正位內宮追命有加以慰窀穸可

母鉅鹿郡君曹氏特追封沂國太夫人

勑國有大賚凡在廷之士皆得追裒其父母而况於異姓之貴哉　皇后母曹氏胄于名王歸得吉士率禮蹈義有稱閨門迎渭之祥實開厥後膺此恩典尚知歆榮可

母樂壽縣君李氏進封均國夫人

勑人主之所以風天下者豈非外戚之助哉故夫封爵襃厚之禮其所從來乆矣未甞有改也　皇后母李氏躬以德義嬪于令人能大厥家比隆任姒錫之象服胙以名邦往即寵榮勉綏壽善可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五十四

外制

宰相富弼三代制六道
叅知政事歐陽修三代制六道
樞密使張昪封贈三代制八道
樞密副使胡宿封贈三代制六道
樞密副使吳奎封贈制二道
皇故第十三女追封楚國公主制
故充媛董氏贈婉儀制
吳奎亡妻趙氏胡宿亡妻吳氏追封信都蘭陵郡夫人制二道
故董淑妃養女御侍張氏安福縣君李氏仁

和縣君依舊御侍制二道

聽宣蔣氏張氏並司言制

淑妃董氏遺表父右侍禁安內殿崇班制

德妃沈氏姪孫獻卿試大理評事制

苗賢妃親姊苗氏男張士端試將作監主簿
制

令襄故母錢氏可追封仁和縣君制

從信故所生毋許氏追封平原縣太君制

蘇唐卿母孫氏萬年縣君制

祁元振亡母丁氏追封昭德縣太君制

歐陽修女樂壽縣君文彥博女安福縣君制
二道

宋庠親孫女永寧縣君制

龐籍遺表長女安康郡君第五女德安縣君

第七女壽安縣君制三道

允初長女嘉興郡君制

宗說第十八女永泰縣君制

克洵第二女等並特封縣君制

世永第三女金城縣君制

仲勸新婦陳氏封邑制

皇兄承簡追封安定郡王皇弟承俊追封樂

平郡公皇姪孫世芬追封廣平侯制三

道

李詵父贈司空兼侍中制

王凱贈節度使制

馬從先父震贈尚書工部侍郎向諶父希仲

贈工部尚書制二道

何若谷亡兄若沖追贈試大理評事制

盧昭序贈正刺史制

宋士堯等贈官制

宰相富弼三代制六道

曾祖

勑大臣有慶於國則爵命上施其考祖所以章賢德廣褒勸也具官某曾祖某躬執義善發身揚名詒于曾孫集有福祿登踐樞極卓爲臣宗申命有加尚榮幽穸可

曾祖母

勑宗工之選所以寵儁良大國之封所以褒賢淑具官某曾祖母某氏順足以有相嚴足以有臨來嬪名家詒祿厥後爲國元老儀刑萬方開號全齊旣光大矣徙之北國其愈知榮可

祖

勑列爵五等莫尊於公必有盛德之士然後可以膺此號具官某祖某秉哲迪義不躬顯榮祚流閭孫爲世碩輔追褒之禮旣極寵崇序爵啓封尚其嘉享可

祖母

勑天子之宰朕所恃以綱紀四方者也爵命加其祖妣豈不宜哉具官某祖母某氏蓄德在躬以成家室

發祥于後以遺子孫申錫有邦蓋惟舊典魏大名也
以是追封豈特爲窀穸之榮亦所以佑其後世可

父

勑士以有子爲榮子以顯親爲孝宗公元老世侍以
寧當有追崇之恩稱其致孝之意具官某父某惠和
敦大明允忠篤位不侔德乃生碩人寅亮　先帝寵
綏四海方與就事佐佑朕躬申命有章兼榮幽顯可

亡母

勑朕初纂服登用舊臣褒厚其親率循故事具官某
母某氏顯相吉士篤生碩人壽善康寧考終福祿追
榮新寵申命大邦尚其淑靈膺此休寵可

叅知政事歐陽修三代制六道

曾祖郴贈太子少保可贈太子太保

勑君子善善之義下及子孫况推而上之至其祖考所以褒美崇寵豈顧可以不稱哉故先王宗廟之制視其爵位之高下以爲世數之遠近而本朝追命之禮亦從其子孫名數之卑尊具官某曾祖某潛于丘園躬有善行畜積之慶施于曾孫爲時宗工名重天下圖任以登于右府褒嘉當及其前人東宮之孤位已顯矣進秩一品尚其享哉可

曾祖母追封延安郡太夫人劉氏可追封榮國太夫人

勑尊之欲其貴親之欲其富豈特人主有是心哉推是心以施於人此人主所以與天下同憂樂之意也

祿有厚薄故禮有隆殺位有高下故施有遠近古之道也其可忘哉具官某曾祖母某氏含德在躬作嬪令族積善之慶覃其後昆惟時聞孫寳朕良弼登與政事人無間言其疏大邦之封以報流澤之施寵靈之極尚克享哉可

祖贈某官

勑朕惟有天下者得推其祖考上配于天蓋孝子慈孫所以極其尊崇之意推是心以及夫在位則其寵祿之厚者豈不欲以及其所謂尊親者哉此朕所以褒寵大臣之先以尊爵貴官而有至乎三世者也具官某祖某積德累善施于後嗣爲予輔弼始大厥家東宮之孫既以命汝增榮一品尚克享哉可

祖母

勑朕疏郡縣以君諸臣之母欲以慰慈孫孝子之心至於政事之臣則封國及其王母所以望其功者厚矣則慰其心者顧可以薄哉具官某祖母某氏來嬪名家克配君子積善之福覃于其孫左右朕躬豫圖政事嘉而有後錫以大邦維靈在幽尚克膺此可

父

勑大臣得爵命其先人至乎公師非古也然禮者人情而已矣當於人情而義足以勸士則何必古之有哉具官某父某蓄其德善不顯於世克生賢佐爲朕股肱東官一品人臣高位追以命汝用嘉有子尚其享此以稱饋祀之盛哉可

母

勑古者子爲諸侯大夫而父爲士則其祭以諸侯大夫之禮朕以謂得享其禮而位號不稱則不足以盡孝子之心故今有列於朝廷皆得追崇其考妣又況於爲吾左右輔弼之臣哉具官某母某氏婦順母嚴稱於天下能教其子爲時名臣協于詢謀進斷國論雖禄養不及而饋享有加啓封大邦於禮爲稱尚其幽穸知享此榮可

樞密使張昇封贈三代制八道

曾祖某贈某官

勑傳曰學士大夫則知尊祖矣若夫流澤之施於後世者博矣則其崇報亦當有以稱焉此予所以隆寵

大臣而追命之禮有至於三世也具官某曾祖某以武力充選以忠勞備使積善之施覃及後昆爲時老成宰制密命帝傅之位厥惟尊榮令予爾嘉舉以追錫尚其幽穸知享此哉可

曾祖母贈某國太夫人

勅祖考之富且貴則其澤流於子孫而諸婦與榮子孫有爵祿之寵則其尊歸於祖考而饋祀之盛亦及乎其母古之道也後世因焉令朕尊禮大臣而爵命上施其三世於經未嘗有也而豈害於先王制禮之意哉具官某曾祖母某氏嬪于令人躬有馴德積善之施久而愈彰至于曾孫克協朕心爲世元老執邦之樞福祿之來實維爾慶改封大國以寵淑靈尚其

有知享此休命可

祖

勑爲吾政事之臣所以崇寵之者備矣於其尊大前人之志亦宜有以稱焉具官某祖某積行在躬潛而不耀畜其善慶以賴後昆厥有聞孫爲朕良弼典司機要海内所瞻追命之榮至于帝傅進登師位以極襃嘉尚其冥靈膺此休顯可

祖母

勑義莫大於尊祖仁莫高於顯親今吾追命大臣之考妣以及其祖者豈有它哉凡以稱其尊祖顯親之心而已其德博者其施遠其位盛者其報豐具官某祖母某氏徽柔靜恭克相宗事佑啓後世爲時元臣

執國之樞以佐吾治其施可謂遠矣其報可以薄哉
改錫大邦以爲爾寵賁于窀穸尚克知榮可

父惠贈太師可贈中書令餘如故

勑朕有高爵厚祿以禮天下之士而與之共政又本其流澤之所自而追命以尊官豈特崇寵大臣亦所以勉人親之教子具官某父某潛德晦行榮于丘園積仁之慶實在其子終有成德爲吾宗工踐更二府執國機要追褒之命登爾太師其遷令于中書以極褒崇之數尚其窀穸享此休榮可

嫡母追封德國太夫人劉氏可追封許
國太夫人

勑先王制禮及後世而彌文顧所以順理而即人情

古今一也夫福祿之盛流澤尚及乎子孫則名數之
崇追命當加其考妣具官某嫡母某氏柔良之行溫
惠之德輔相君子克成厥家以有賢息掌于機密及
親之寵厥有舊章顧爾位號既榮極矣其班新命寵
以大邦賁于無窮尚克嘉享可

所生母追封慶國太夫人王氏可追封
蜀國太夫人

勑傳稱春秋之義母以子貴說者或非焉而人子之
愛其親豈有窮哉已則富貴而親不與焉固人情之
甚可哀者也當有追崇之禮稱其思慕之心具官某
所生母某氏溫柔惠和得婉君子克生賢佐爲朕寶
臣允于庶言秉國樞要追榮之典既啓爾邦其改新

封以鴻後慶尚其冥漠享此恩榮可

亡妻田氏可追封京兆郡夫人彭城縣

君劉氏可追封彭城郡夫人

勑臣之德著動勞稱其位而有施於國君之爵祿慶賞疇其功而有報於家股肱之良參決政事施於國者其責厚矣報於家者亦宜稱焉以爾具官某妻某氏溫柔靜嘉嘗配君子遭會不淑不終顯榮某言于朝爲爾請命考諸恩典厥有故常乃疏大郡之封錫以小君之號所以崇貴窀穸而副吾大臣追往求舊之心尚其有知享此休寵可

樞密副使胡宿封贈三代制六道

曾祖

先帝褒厚羣臣德施及乎宦家朕奉承遺訓不敢以哀恫之故廢具官某曾祖某蓄德深博久而彌興煒有偉人出其後世佐佑　先帝以暨朕躬追命于幽尚嘉營魄可

曾祖母

勑大臣有賞於國則爵命上施乎三世　先帝所以褒功德也朕敢忘哉具官某曾祖母某氏齊嚴靚專柔嫕安婉集有祉福施于孫曾爲時宗工德望休顯膺此追命尚其知榮可

祖

勑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朕遵　先帝之法以勞賜大臣及其父母不敢以哀恫之故廢具官某祖某

躬率令德以成厥家有孫而賢執國機要膺此休顯
尚能嘉歆可

祖母

勑朕初即位遵　先帝故事大賚于四海而大臣之
祖妣與焉具官某祖母某氏以順爲令妻以嚴爲賢
母集有誠毅以詒厥孫爲時宗臣世祿滋大追錫休
命尚其知榮可

父

先帝弃萬國朕初即位凡在廷者皆班爵命顯其親
所以稱　先帝顧哀羣臣之意具官某父某蓄積德
義以成福祿燕及厥後爲時宗工追錫之榮既光大
矣褭嘉有數其尚知歆可

母

先帝有大賚必及羣臣之父母朕初嗣位不敢有廢

也具官某母某氏以順爲婦而能正以嚴爲母而能

慈肆有福禄集其後世徙封大國以顯厥魂可

樞密副使吳奎封贈制二道

父

勑朕初即位班爵命以寵諸臣之父母葢惟　先帝

故事不敢愆忘具官某父某德善之修有聞于世義

方之教能大厥家序位朝廷既隆顯矣襃遷有典其

往欽哉可

母

勑永惟政事之臣天下國家所恃以安且治者也所

以褒厚及其父母豈可忘哉具官某母某氏馴德淑行來寧巨室母有賢子爲時宗工班命于朝旣踈名郡徙封之寵其往欽承可

皇故第十三女追封楚國公主制

勑先王制禮有卑尊踈戚之宜惟至親得以致悼痛之恩唯至貴得以極褒崇之意皇故第十三女方在襁褓尚其有成位號未正奄與物化蓋王姬之車服下后一等而不視其夫情文之隆於是爲稱則雖天閼其可弭忘追命啓封胙之全楚以終天性之愛且慰幽穸之靈焉可

故充媛董氏贈婉儀制

勑雞鳴思賢妃而關雎樂得淑女永懷邦媛內助宮

閨閫飾厥終當加位號故充媛董氏有德讓之美無
險詖之私進登嬪婦之官率循保阿之訓奄忽至於
大故茲用愴于朕心恩典寵章以賁幽穸尚其弗泯
知享此榮可

樞密副使吳奎亡妻趙氏追封信都郡夫
人制

勑追遠念舊而不忘者行之厚而大臣有求於此朕
豈可以忘哉具官某亡妻某氏柔嘉在躬作配君子
不克偕老茲惟永懷能辭生者之恩以丐追封之寵
胙以名郡尚其知榮可

樞密副使胡宿亡妻崇仁縣君吳氏追封
蘭陵郡夫人制

勑婦人能相其君子終以休顯而不與享其福祿豈非人情之所愍惻哉具官某妻某氏躬率德善嬪于大家纘夫之榮肇啓爵邑方吾良弼登執事樞嗟爾淑人既營封壤賜之名郡追賁諸幽尚其雖没而有知亦以慰夫生者可

故董淑妃養女御侍張氏安福縣君依舊御侍制

勑某氏爾爲妃所鞠而序于女御之數啓邑賜號以廣逮下之恩往服命書勉循陰教可

故董淑妃養女御侍李氏仁和縣君依舊御侍制

勑某氏爾以徽柔備數女御賜封大邑用示褒嘉往

服寵榮愈其淑愼可

聽宣蔣氏張氏並司言制

勑某後宮之職各有等差必來淑女以賛內治爾惠和安婉服采維勤遷序厥官往欽休命可

淑妃董氏遺表父右侍禁安內殿崇班制

勑某卿大夫之終于位者朕所以顧恤其家未甞不備也永惟良淑有助宮闈序位旣崇則推恩宜厚閱其遺表爲爾求遷超進厥官往求自稱可

德妃沈氏姪孫獻卿可試大理評事制

勑朕於后妃之家不欲以恩撓法法之所當者義亦無所愛焉爾方眇然未克有知而以外戚之恩得試理卿之屬時乃邦制不爲爾私勉哉有成以待官使

可

沂國公主趙氏奏苗賢妃親姊永安縣君

苗氏男張士端試將作監主簿制

勑某朕布大慶而士緣外內族親之故以得官者衆矣雖進非用德然能致其材以保祿位則亦足以自昭于時爾與此榮當知懋勉可

右監門衛大將軍令襄故母錢氏可追封

仁和縣君制

先帝以孝治天下故因宗祀大慶施及諸臣之父母具官某母錢氏躬率德善來宜宗室雖不終榮祿而有子克家追錫寵章冀能嘉享可

大將軍從信故所生母許氏追封平原縣

太君制

勑許氏朕於在廷之臣皆有以襃厚其親也況於近屬恩禮所先者乎爾順善和恭甚宜家室克生宗子實胙大邦當號爾封遽棄榮養進君一邑以慰孝心尚惟淑靈知享此寵可

大理寺丞蘇唐卿母孫氏萬年縣君制

勑孫氏朕既肆祀於明堂而錫命以襃諸臣之母尚惟高年及養而禮秩有所不加故推異恩以慰其意爾年耄矣而有子列于王官其疏爵邑之榮以厚閨門之慶可

試監簿祁元振亡母丁氏追封昭德縣太君制

勑某母丁氏爾嬪于名卿不預寵封之慶没有良子乃蒙增秩之襃願移恩榮追慰顧復俾疏大邑以燕孝思可

叅知政事歐陽修女樂壽縣君制

勑歐陽氏汝父爲吾政事之臣而緣國大賚丏恩及汝賜之封邑亦有故常祇戒勿違以承茲寵可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文彥博女大理評事龐元直妻特封安福縣君制

勑文氏爾父爲時元老而爾母當得襃封辭其寵章爲爾求邑爾承德義之慶而嬪宗公之家膺茲顯榮可謂稱矣可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宋庠親孫女特封永

寧縣君制

勅宋氏朕有大封之慶而爾毋與焉辭其寵章爲爾請邑爾惟名族率禮有常象服之宜是亦榮矣可

故贈司空兼侍中龐籍遺表長女南安縣君冀州支使陳琪妻安康郡君制

勅龐氏封爵吾所重也爾考嘗爲將相而其没也以爾爲言加錫郡封蓋非常典爾維令淑往服寵榮可

第五女大理評事趙彥若妻德安縣君制

勅龐氏爾考嘗輔佐　先帝而有勞於國今其不幸爲爾請封夫以女子受爵於朝而不繫其夫其亦榮矣往惟順淑以服寵榮可

第七女壽安縣君制

勑龐氏女子從人者也故封爵視其夫子而已矣爾
父嘗勤勞於國而爲　先帝大臣今其薨殂爲爾請
邑考於恩典厥亦有初往服寵榮勉之无斁可

節度使允初長女殿直梁鑄妻特封嘉興
郡君制

勑趙氏朕於宗室親疏有秩也今爾既成婦矣而宗
正爲爾請封爾維懿恭循禮無失以君大郡可謂顯
榮其往懋哉爾宜欽服可

宗說第十八女右班殿直楚奎妻永泰縣
君制

勑趙氏朕初即位敷錫庶邦爾躬行柔嘉實維宗女
賜封大邑往服厥榮可

右屯衛大將軍茂州刺史克洵第二女右
班殿直宋玘妻等並特封縣君制

勑趙氏凡内女之嫁者爵邑不繫其夫所以廣親親
也爾嬪于世族率禮有常錫命啓封是爲恩典思稱
厥服愈其懋哉可

右屯衛大將軍登州防禦使邢國公世永
第三女左班殿直徐鎮妻特封金城縣君
制

先帝襃厚宗室女子之嫁者爵命有不繫其夫朕初
即位不敢忘也具官某女某某人妻趙氏夙承禮教率
用祗德歸于世族婦順有稱錫以縣封往膺休寵可

右監門衛大將軍仲勸新婦陳氏封邑制

先帝布大慶於天下朕初即位永惟嗣訓不敢有忘具官某妻陳氏順善和嫕嬪于宗室賜命大邑示均神釐率禮勿違以稱休顯可

皇兄故保康軍節度觀察留後承簡贈彰化軍節度追封安定郡王制

勑樂其生而哀其死欲其富貴之無窮仁人於親戚莫不然而王者得盡其褒崇之意具官某於宗室爲近屬於朝廷爲大官有溫恭恪慎之稱無驕嫚逸欲之過不幸至於窀穸用震悼于朕心義兼親賢恩禮當稱今夫建牙樹纛節制一軍而封爵至於稱王人臣之極也朕其追命以賜焉尚其有知享此休顯可

皇弟故右屯衛大將軍霸州防禦使承俊

贈崇信軍節度觀察留後追封樂平郡公

制

勑詩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以天下之貴富而得盡其親親之禮則榮名尊爵豈宜有愛於此哉具官某馴德謹行稱于宗室奄終厥命實悼朕心寵之以留後之官褒之以郡公之號尚其幽穸克享茲榮可

皇姪孫世芬贈洺州防禦使追封廣平侯

制

勑置使以扞防爲職建邦以察候爲名非親且賢何以堪此以爾具官某序于近屬舊有令名未加褒崇遂至窀穸其追賜命以慰厥靈尚克有知享茲休顯可

供備庫副使李詵父皇任鎮潼軍節度觀
察留後贈感德軍節度使兼侍中端懿贈
司空兼侍中制

勑某朕有事於上神而幽顯並蒙其福具官某父
某纘承德義被服文儒出入踐更有榮爵祿能以才
業自昭于時壽耆不兼慶流厥子追崇位號尚克知
歆可

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王凱贈節度使制

勑將帥之臣出乘疆埸而有執敵捍患之材入揔營
屯而有折衝銷萌之用則序功錄德當以厚終以爾
具官某戰攻之多守衛之最有賞於國有稱於時而
能悉心夙夜秖慎厥職不幸至於大故朕用臨弔而

悼焉其追加一命使得建節樹纛稱其褒葬之禮沒
而有知也尚能享吾休顯之報哉可

太常少卿權判太僕寺馬從先父震贈右
領軍衛大將軍特贈尚書工部侍郎制

勑朕獲執玉幣以承　上帝燕及　聖考者豈非士
大夫之助哉肆有大賚以稱其念親之志具官某父
某資兼文武而用不極其材能以義方勗成厥子服
在卿位相兹休成追命有加尚知榮享可

屯田員外郎句諶父希仲已贈吏部侍郎
贈金紫光祿大夫工部尚書制

勑士以功善有慶而欲移之親苟無害於義則其可
以不從乎具官某嘗以才名序于卿位慶集厥子有

勞當遷願推恩典以賁幽窮膺此顯服尚知榮享可

都官員外郎何若谷亡兄若沖追贈試大理評事制

勅某爾躬率善行而不克自昭于時有弟在廷法當增位固辭恩典冀得追榮愍錫一官尚其能享可

故崇儀使康州刺史内侍押班盧昭序贈正刺史制

勅某所居之地禁所事之職親恩禮所加亦宜異數爾以忠力備任宮闈歷年滋多率履惟謹今其亡矣追惻厥勤考於故常當得襃序遷正位號尚能知榮可

故内殿承制宋士尭等贈官制

勑某等蠢茲蠻方犯我邊吏爾等以身死職朕用哀憫夫見危授命士之美行褒善録功國之令典故吾有以愍錫而慰爾等窀穸之靈没而有知其尚能享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五十四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五

外制

彭彝特授秘書省校書郎制

鄭珪瀛州司户參軍制

劉元規通利軍司法顧立守漢陽軍司理李伯英永州録事參軍制三道

張宗臣亳州司法韓伯莊海州東海縣尉兼主簿王祁青州益都縣主簿黄景先守常州宜興縣主簿李資濰州北海縣主簿制五道

皇姪宗懿改鄆州防禦使邢王孫宗望舒州防禦使餘如故制二道

呂溱吏部郎中蕭固司封員外郎陳昭素都
官員外郎制三道
陳憲臣孫夷甫屯田員外郎安保衡都官員
外郎制三道
王起太常博士沈扶國子博士制二道
王拱巳太常博士沈上龍祕書丞制二道
任慶之大理寺丞趙僅改大理寺丞制二道
劉起西京左藏庫副使郭慶基將作監主簿
制二道
張及孫復舊官制
徐幷奉禮郎周延年光祿寺丞制二道
李瑋安州管內觀察使制

蕭注奉寧軍節度副使不簽書本州公事制
蕭注責授團練副使制
張師正落刺史依舊儀鸞使制
宋安道落巴州刺史制
宋安道責授衞州團練副使不簽書本州公
事制
王用内殿承制劉舜臣禮賓副使制二道
崔懷忠内殿承制胡東之守祕校制二道
張慶隨右贊善大夫餘如故制
彭士方容州別駕張銳守荊南府叅軍制二
道
周大亨密州司馬制

余靖蔡襄奏醫人王沂李端試四門助教制二道

程戡胡宿范鎮奏醫人房用和夏日宣王獻臣四門助教制三道

歐陽修趙槩奏醫人夏日華武世安試國子四門助教制二道

馬懷德遺表吳憂試將作監主簿制

何郯奏謝愈試四門助教制

仇鼎充翰林醫官副使制

司元亨成都府温江縣主簿陳旦利州司戶叅軍依前充職制二道

魏昭永恩州録事楊忠信吳安期何惟慶並

特授將仕郎制二道

袁士宗守蓬州蓬山縣主簿衛進之青州司戶參軍張歸一李汶並開州開江縣主簿制二道

王亨鄭州司馬莊詡青州壽光縣尉制二道

魏買充中書守闕主事張世良中書錄事制

李懷曦秦宗古遂州司戶參軍制

周成務金吾衛長史制

呂昭序常州宜興縣尉袁舜卿濰州北海縣尉邊士寧青州益都縣尉制三道

郭餘慶應州金城縣主簿張文仲蓬山縣主簿依前充職制二道

曾公亮奏句當人趙化基制

青州奏張賛獨孤用和年一百一歲並本州助教制

安化中下州北遐鎮蠻人一百一十人並銀酒監武制

壽州稅戶李仲章李仲淵本州助教制

宿州市戶朱億弟傑本州助教制

空名助教并試監簿制

建州敦遣進士彭彝特授將仕郎秘書省校書郎制

勑某朕惟衆科不足以盡天下之士故因赦令而委諸路以特招爾以守節見稱而論議亦嘗試矣賜之

一命使力行者有勸焉往其增修以稱茲舉可

新授齊州章丘縣尉鄭珪瀛州司戶參軍

制

勑某爾嘗爲大臣所稱當得遷序自求一掾往事上州其慎猷爲以膺器使可

御前五經及第劉元規通利軍司法參軍

制

勑某朕雖趣時爲法而其義亦考於經爾以經術決科而試於法吏勉思所誦尚有合哉可

勑賜同進士出身顧立守漢陽軍司理參軍制

勑某爾經明行潔特見推揚考覈以言有足稱者試

諸獄掾其往懋哉可

高州茂名縣尉兼主簿李伯英永州錄事參軍兼司戸參軍制

勑某小人當平歲爲盜爾職當捕而能得之甄叙厥勤國有常法往就祿次勉圖後功可

御前尚書學究及第張宗臣亳州司法參軍制

勑某爾少而知學能以決科今也成人遂從官政往共厥事可不勉哉可

御前三禮及第韓伯莊海州東海縣尉兼主簿制

勑某爾幼而知學能以決科今也成人往其從政有

猷有守惟慎厥初可

勅賜同進士出身王祁試祕校守青州益都縣主簿制

勅某察行於鄉里考言於朝廷而試之以事此自古所以能得士也今汝言行皆見稱引姑使佐于大縣以觀從政之材無曰民寡亦可以有為矣可

太廟齋郎黃景先守常州宜興縣主簿制

勅某爾考以使事沒身於瘴癘故爾得序於有司往踐一官其思所以保祿位而無失前人義方之訓可

李資濰州北海縣主簿制

勅某爾父以身死制而加爾以一命之榮今又以爾毋有言而使得佐于大邑能以忠順保其祿位而守

其祭祀者士之孝也往其祇服可不勉哉可

皇姪信州團練使宗懿改郢州防禦使制

勑原辠眚振滯淹朝廷之慶施及乎遠者矣又況於宗室之近哉具官某於服屬爲親於爵列爲貴造行不能無情以自困於煩言肆祀之恩與人更始滌其前咎寵以故官往思自修保此榮祿可

邢王孫右武衛大將軍道州團練使宗望舒州防禦使餘如故制

勑朝廷爵賞與士共之親愛之欲其富貴亦先王之道也具官某序于近戚服在顯官嘗坐小何自今久次能補前咎歷年玆多往以序遷勉綏寵祿可

未復舊官人兵部員外郎知池州呂溱吏

部郎中制

勑某朕初即位原咎眚振廢淹爾爲　先帝近臣以才敏諒直稱天下嘗坐吏議久於左遷稍復故官往其祇訓可

追官人前司封員外郎蕭固司封員外郎制

勑某宗祀之慶外覃四海況於嘗任事之臣哉爾備使南方實以才選控于吏議用失厥官錫命示恩往其祇服可

追官人前都官員外郎陳昭素都官員外郎制

勑某爾嘗更任使而以才稱於世陷于吏議失職久

矣再更赦令稍復故官夫士有智能固不可以一眚
而終廢惟慎厥後以須選求可

陳憲臣屯田員外郎制

勑某爾嘗坐法用失厥官宗祀之成推恩博矣復爾
祿次往其欽哉可

孫夷甫屯田員外郎制

勑某爾嘗坐譴何再更赦宥能自節勵以補厥愆序
進一官往其祗服可

安保衡都官員外郎制

先帝有事明堂而大賚于四海爾嘗在郎選困於一
眚膺此慶施序遷厥官往其慎哉以服休命可

未復舊官人殿中丞王翹太常博士制

勑某爾挂文吏之議以失職久矣朕方推慶賜以勞天下踈逖幽賤並膺厥服矧爾智謀績用爲世所稱而特困於一眚之細哉其還故官以勸能者可

追官勒停人國子博士沈扶國子博士制

勑某士之可用者朕不以一眚而忘之也又況於以才任使而特以薦士爲累哉爾行義智能有聞于家久於使事績效可稱任非其人以坐廢斥宗祈之慶覃及萬方甄序厥官往惟祗服可

追官人前太常博士王拱已太常博士制

勑某爾以舉非其人而久坐斥廢宗祈之慶賚及萬方復爾故官往其祗服可

追官人著作佐郎沈士龍祕書丞制

勑某嘗棄其官守而坐廢于家今宗祀之恩使之免者多復用矣况如爾之得辠特以有志於善乎其就故官以須器使可

未復舊官人檢校水部員外郎懷州團練副使任慶之大理寺丞制

勑某爾嘗讁何比吏赦宥序進厥位往其慎哉可

未復舊官人光祿寺丞趙瑾改大理寺丞制

勑某爾造行不謹陷于法理比吏赦宥復序故官謀惟厥終無重前悔可

特勒停人前西京左藏庫副使劉起西京左藏庫副使制

勑某宗祈之慶覃及萬方爾嘗以才選典領州事不知淑慎以祗厥愆恩復故官往其祗訓可

特勒停人試將作監主簿郭慶基將作監主簿制

勑某宗社之恩外覃四海爾嘗坐法用廢于家復即故官其知慎矣可

特勒停人前守將作監主簿張及孫復舊官制

勑某爾嘗坐斥免既更赦令其班新命使就故官惟慎以遠辠而敏於赴功則足以補前負矣可

追官人徐弁太常寺奉禮郎制

勑某朕初即位布大號於天下爾比以辠負久於廢

斥既更赦宥當序一官夫士之嘗有譴尤而後以才復爲世用者衆矣往其淑慎以待異恩可

特勅停人光禄寺丞周延年光禄寺丞制

勑某爾坐廢于家爲日久矣宗祈之慶復就故官往慎厥修以須器使可

建州管内觀察使李瑋安州管内觀察使

制

勑釐事既成慶流宇内簡于朕志當有異恩具官某以元舅之家膺下嫁之選飭身厲行休顯有稱嘗坐譴何外更藩屏付之舊節使得造朝往服寵榮愈其慎哉可

檢校水部員外郎充秦州團練副使不簽

書本州公事蕭注依前檢校水部員外郎充奉寧軍節度副使不簽書本州公事制

勑某朕初即位肆大告以勞天下爾嘗爲邊將以皐失職稍遷位號徙置大邦夫士之有能固不以瑕釁而終廢往其修省以服異恩可

蕭注責授團練副使制

勑某爾以州縣尺寸之功未閱數朞而官顯祿厚遂專一州之寄當思勠力以稱所待遇乃公爲姦汙不忌邊禁以至擅發丁壯采金蠻夷侵騷邊人廢業失職無鈎考之檢有盜攘之嫌朕惟遠方羈縻之義不欲重爲煩擾故寧失爾辠惡而不卒究窮副于團練之軍寘諸安閑之地其思自訟以服寬宥之恩焉可

儀鸞使英州刺史張師正落刺史依舊儀鸞使制

勑某人道貴讓而以巽為利者武人之正也朕以爾材謂為能治邊故超進使號又擇令名之州使爾刺焉而共其舊服當知竭力報稱所蒙而乃觖望鄙爭果於慢上自于邦法以致人言稍褫前恩尚附輕典往其修省思補厥愆可

皇城使巴州刺史宋安道落巴州刺史制

勑某等班祿所以勸能制罰所以懲事爾等執技備官久矣一有所試而其效皆無可言竊位素餐之辠法不可以無懲也稍從降絀示有典刑往其深省厥愆以稱食功之意可

皇城使宋安道責授檢校水部員外郎充
衛州團練副使不簽書本州公事制

勑某爾等以醫入侍　先帝疾殆至於弗瘳而皆莫能知居其官而不能與食焉而怠其事皆法刑之所當施深惟　先帝之仁故不忍加誅而宥爾等于外顧省厥辠往其戒哉可

追官人文思副使王用內殿承制制

勑某爾嘗犯禮以失厥官宗祀既成均休宥辠序于廷內其往慎哉可

未復舊官人劉舜臣禮賓副使制

勑某爾嘗為州坐法以免既更新令未即故官寵以命書介于諸使惟慎厥後以稱恩榮可

追官人前供備庫副使崔懐忠内殿承制

制

勑某朕閲士大夫或以一眚之故弃而不録故常因赦令使得復序厥官爾久以才能外更任使雖嘗廢免有足衷務列職内朝往其祗服可

特勒停人守祕校胡東之守祕校制

勑某爾嘗坐小何既更大慶往就禄次以須器使朕於用士固不以一眚而廢材惟敏厥修以永終譽可

堂後官大理寺丞張慶隨右賛善大夫餘如故制

勑某爾職爲宰屬名在理官祗慎無疵至于三歲進官一等有籍於朝往其懋哉是亦榮矣可

右班殿直彭士方容州別駕制

勑某爾爲小吏自致廷臣能稱厥修至于告老列職
州佐以爲歸榮可

攝荆南文學張銳守荆南府參軍制

勑某等異時設科以待武力智謀之士而爾等實應
令焉嘗攝一官既更新令稍即序錄其往勉旃可

單州文學周大亨密州司馬制

勑某爾不勉厥修以取辠廢既更赦令復齒官聯善
補悔尤尚有終譽可

廣南東路經略安撫使余靖奏高郵軍醫
博王沂試國子四門助教不理選限制

勑某爾以方伎有聲淮南今方維按撫之臣以爾自

隨而請加一命爾宜知夫名之不欲以假人也而能
慎行以稱焉可

蔡襄奏醫人李端試國子四門助教不理
選限制

勑某爾從事於醫久矣而吾左右親信之臣稱爾之
行能請一命焉厥有故常以爲爾寵其思淑慎以稱
褒嘉可

程戡奏延州醫助教房用和國子四門助
教不理選限制

勑某延州鎮撫一方而將吏皆吾扞城之用爾共醫
事莫府所稱甄序以官往祗厥服可

胡宿奏醫人夏日宣試國子四門助教不

理選限制

勑某夫論思勸講之臣實吾耳目腹心之賴而爾能執拔調護其家請命于朝以爲爾寵吾其錫爾往矣勉哉可

范鎮奏成都府醫人王獻臣試國子四門助教不理選限制

勑某爾有邦人爲吾近侍稱爾嘗學尤良於醫序試一官往其祇服可

歐陽修奏醫人夏日華試國子四門助教不理選限制

勑某天下安危治亂其責在乎政事之臣責之如此其深則遇之豈可以不厚故其有求於上吾皆聽許

而不違今修以爾能醫而爲之請命吾其加錫以示
不違於大臣爾往懋哉當知夫名不可假可

趙槩奏醫人武世安試國子四門助教不
理選限制

勑某古者聖人爲醫藥以濟民命而又建官制祿考
其所治之全失而上下以勸焉其於愛人也深矣爾
能執技以濟衆而見稱於大臣使試一官以爲爾勸
其思勉勵以稱褒嘉可

贈安遠軍節度使馬懷德遺表門客吳戛
試將作監主簿不理選限制

勑某懷德嘗將衛兵而其卒也求官其客觀爾所主
以知爾材往試一官勉思自稱可

河東都轉運使龍圖閣直學士何郯奏梓州醫博士謝愈試國子四門助教不理選限制

勑某爾以方技自名爲邇臣所薦其於行藝必有可稱俾試一官以爲爾寵可

殿中省尚藥奉御直醫官院仇鼎充翰林醫官副使制

勑某古者視疾醫之全失而上下其食所以明沮勸也爾以技事上久而有勞遷序厥官往欽無斁可

學士院孔目官梓州司戶參軍周元亨成都府温江縣主簿制

勑某爾服采禁林有勞可錄宗祈之慶外序一官往

慎典刑保玆祿仕可

昭文館正名守當官陳旦利州司戶參軍

依前充職制

勑某朕初即位大賚四海爾役于書林久矣序官州

掾往慎厥修可

朝堂知班引贊官遊擊將軍守右金吾衛

長史魏昭永恩州錄事參軍制

勑某宗祀之成並蒙禔福爾儐贊朝事有年於此矣

出長州掾往其勉哉可

朝堂正名知班驅使官楊忠信吳安期何

惟慶並特授將仕郎制

勑某爾等駿奔于朝以給煩使致勤厥職爰及再期

甄序一官往共舊服可

都省正名驅使官袁士宗守蓬州蓬山縣

主簿依前充職制

勑某爾以勤服釆積有歲年外序一官往共初服守

爾禄次厥惟慎哉可

中書守當官鄆州司戶參軍衛進之青州

司戶參軍制

勑某爾給事相府服勤蔵久因時慶賜求得外遷往

掾大州勉共厥服可

朝堂知班驅使官張歸一李汶並開州開

江縣主簿依前充職制

勑某等爾駿奔丞以給朝廷之事久矣有勞可録序

以一官往懋厥勤乃其無罰可

三司開折司守闕前行滑州別駕王亨鄭州司馬制

勑某爾實掌書以佐計官之治老而知止予念爾勞司馬千州往惟祇服可

學士院勸留官遂州司戸參軍莊詡青州壽光縣尉制

勑某宗祈成禮覃澤萬方駿奔之吏遷有常法序爾一尉往其勉哉可

中書錄事守成都府別駕魏貫游擊將軍充中書守闕主事中書守闕錄事守大名府別駕張世長中書錄事制

勑某等隷名中書能自祗飭今吏員有闕故遷以補之往懋厥勤無瘝于職可

客省承受李懐曦秦宗古遂州司戸參軍制

勑某宗祀之恩覃於小吏爾服勤久矣宜序一官往勵厥修以共舊服可

沿堂五院副行首左千牛衛長史周成務金吾衛長史制

勑某等役于宰屬積歲有勞升秩衛官序遷職服往共厥事惟旣乃心可

沿堂五院正名驅使官鄭州司戸參軍呂昭序常州宜興縣尉制

勑某爾以州掾之名而役于宰屬豫蒙慶施當得外
遷往惟廉清可以保祿可

祕閣選滿楷書充編修院權書庫官袁舜
卿濰州北海縣尉制

勑某掌書贊事積歲有勞甄序一官往其祇服可

尚書都省額外正名年滿令史邊士寧青
州益都縣尉制

勑某爾以書贊治積歲有勞請命于朝序官一尉往
共厥職無敢弗祇可

太常寺太樂署院官郭餘慶應州金城縣
主簿制

勑某爾隸于太常久矣吏員有闕當得進遷命以一

官往其祗服可

右街司正名孔目官張文仲蓬州蓬山縣

主簿依前充職制

勑某祗載厥職於今十年稽狀有司序于官簿往其舊服無棄前勞可

吏部侍郎平章事曾公亮奏句當人趙化

基制

勑某朕布神之惠而陪隸與焉爾服厥勤受茲甄寵名者先王所慎以與人者也往思淑慎以稱之可

青州奏壽光縣豐城村張賛獨孤用和各

年一百一歲並本州助教制

勑某人壽至於百年則閱天下之故多矣寵以官號

使助守令敎馴百姓豈不宜哉爾實應書往其欽服
可
安化中下州比遐鎭蠻人一百一十人並
銀酒監武制
勑某聲敎所覃爾惟祇服克有名位榮于種落又輸
方物來效厥勤其錫異恩以嘉能享可
壽州稅戶李仲宣李仲淵本州助敎制
勑某淮人阻飢朕欲賙饑爾能輸米來助有司賞以
一官往其祇服可
宿州臨渙縣柳子鎭市戶進納斛斗人朱
億弟傑本州助敎制
勑某賙恤阻飢朝廷之政爾能輸積以助有司褒賜

一官往其祗服可

空名助教并試監簿制

勑某河水行溢且爲民菑爾能輸薪以佐有司之急加爾以試官之賞其思愼行以稱焉可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五

方

臨川先生文集

一二

PL
2686
.A1
1560a
V.12

臨川先生文集第五十六

表

百寮賀復熈河路表
賜玉帶謝表
詔進所著文字謝表
進熈寧編勑表
賜元豐勑令格式表
賜弟安國及第謝表
除弟安國館職謝表
除雱中允崇政殿説書謝表
除雱正言待制表
進字説表

進洪範表
進修南郊勑式表
除知制誥謝表
知制誥知江寧府謝上表
除翰林學士謝表
賜衣帶等謝表
勑設謝表

百寮賀復熈河路表

臣某等言伏覩修復熈河洮泯疊宕等州幅員二千餘里斬獲不順蕃部一萬九千餘人招撫大小蕃族三十餘萬各降附者奮張天兵闢斥王土旌旃所指燕及氐羌樓櫓相望誕彌河隴中賀竊以三年鬼方

之伐高宗所以濟時六月玁狁之征宣王所以復古政由人舉道與世升伏惟 皇帝陛下溫恭而文睿知以武講周唐之百度拔方虎於一言我陵我阿既飭鷹揚之旅實墉實壑遂平鳥竄之戎用夏變夷以今準古是基新命厥邁往圖臣等均被明恩具膺榮祿接千歲之統適遭會於斯時上萬年之觴敢愆忘於故事臣無任

賜玉帶謝表

臣某言伏蒙 聖恩以收復熙河洮岷疊宕等州特加褒諭親解玉帶賜臣者尸臣列侍方臨極辨之朝暫御占傳獨拜非常之賜寵綏狎至懇避弗俞焜燿有加凌兢無措中謝竊以洮河之業兆自聖謨方虎

之材進非師錫片言投匭遂察見其有孚衆詆盈庭
豫照知其無眚以至緩兵筭食蒐卒第功能畢協於
始謀實仰歸於獨斷如臣蕞爾何力有焉伏惟
皇帝陛下善貸且成勞謙不伐弛曠瘝之大責錄將
明之小忠揚于廣除委以珍御瑟彼英瑤之質煥乎
華袞之言臨授用光顧榮踰於古昔退藏惟謹知燕
及於雲來施更厚於解衣報敢忘於結草臣無任

詔進所著文字謝表

雲漢之光俯加責冒嘗劘之賤仰誤詢求 中謝 臣聞
百王之道雖殊其要不過於稽古六藝之文蓋鈌所
傳猶足以範民唯其測之而彌深故或習矣而不察
紹明精義允屬昌時伏惟 皇帝陛下有舜之文明

有湯之勇智以身爲度動皆應於乾行肆筆成書言必稽於聖作欲推闡先王之大道以新美天下之英材宜得醇儒使陪休運臣初非秀穎衆謂迂愚徒以弱齡粗知強學服膺前載但傳糟粕之餘追首大方豈逮室家之好過叨奬使緝舊聞永惟少作可弃之浮辭豈能上副旁搜之至意伏望 皇帝陛下矜其聞道之晚假以歷時之淹使更討論粗如成就然後上塵於聰覽且復取決於聖裁庶收寸長稍副時用臣無任

進熙寧編勑表

臣某等言竊以觀天下之至動而御其時輔萬物之自然而節其性匿而不可不爲者事麤而不可不陳

者法厥惟無弊乃以不膠故造象於正月之始和敀
禮以五載之巡狩一代之典成於緝熙百世可知在
所加損方裁成輔相之休運宜修飾潤色之難能顧
匪其人與於此選中謝 蓋聞道有升降政有弛張緩
急詳略度宜而已使民不倦唯聖爲能伏惟 皇帝
陛下天德地業體堯蹈禹永念憲禁之舊或失防範
之中選建有官付之論定具慙浅學莫副詳延屢彌
歲年僅就篇帙刪除煩複蒐補闕遺於趣時因民則
粗捄抗敝之實以方古垂後則或俟新美之才冒昧
大威姑塞明詔

賜元豐勑令格式表

臣某言伏蒙 聖慈特賜臣元豐勑令格式一部計

四十策者新厥品章著之方冊雖孫眷寄尚冒分頒

中謝竊以后辟之所訓裁臣工之所承守歷觀旣往

或仍踳駁之餘緒正厥遺實待緝熙之久恭惟

皇帝陛下操天縱之智御物昌之時勑法於羣幾之

先收功於異論之後慮無愆素舉必要終然趨變以

制宜或非初令則取新而垂裕宜有成書神機俯授

於有官聖制遂據於無極部居彪列科指亞分雲漢

之回甚昭日月之照方久臣進陪國論退即里居在

昔討論嘗負曠瘝之責於今尊閣更知被受之榮臣

無任

賜弟安國及弟謝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召試臣弟安國賜進士及第注

初等職官者儁乂之求外覃草野龍光之施首逮門庭中謝竊以躬國論聽斷之煩而察知孤遠之行略門資貢舉之法而拔取滯淹之才山林之所誦說而難遭閭巷之所驚嗟而罕見伏惟　皇帝陛下協德穹昊比明羲皇博臨四方洞照萬物如臣同產爲世畸人少遭閔凶自奮寒苦雖強學力行粗有時名而少偶寡徒幾絕榮望豈期聖聽俯及幽潛遂使窮途坐階華寵獎以詔書而試藝賜之科第而命官祿不逮親旣永乖於養志仕非爲已當共誓於捐軀臣無任

除弟安國館職謝表

臣某言伏蒙　聖恩以臣弟安國充崇文院校書者

書林置職方儲高位之材詔板推恩遂假私門之寵在於疵賤實以兢慙中謝伏念臣初起孤生非謀膴仕中參近侍特尚先朝屬憂患之相仍分湮淪而自弃敢圖收召俯暨幽潛服在臣鄰驟冠論恩之列恩加子弟具膺慶賞之延有昧冒於殊私或超踰於常法惟數奇之同產嘗久困於稠人第冊西垣比前叨於膂獎校文東觀更曲被於明揚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與善無方使能以類欲阜成於大治務博取於衆材遂忘形迹之嫌以溥龍光之施袞宗既亢唯知上報之難小己易盈彌懼先顛之疾臣無任

除雱中允崇政殿說書謝表

臣某言伏蒙　聖恩授臣男雱守太子中允充崇政

殿説書尋具劄子辭免蒙降詔書不允者恩驟加於
私室多所超踰事或累於公朝誠難昧冒仰煩睿訓
曲諭至懷永惟眷獎之殊實重兢慙之至 中謝 伏念
臣首叨召節得侍辭林隨被賛書使陪經幄稍更歲
月莫補涓埃竊觀上智之日躋內訟淺聞而知困況
如賤息厥有童心尚迷鑽仰之方豈稱招延之禮恕
已量主非敢以私而自嫌爲官擇人顧雖成命而宜
改輒布可辭之義上干難犯之威伏蒙 皇帝陛下
屈體優容埀精寵荅謂大人照臨之道廣當養以蒙
意小夫誦説之智專遽忘其賤褎稱備厚訓飭加嚴
揣實未安寄顔有恧重念自古君臣之相與未有如
臣父子之所遭蓋當用儒之時尤難講藝之職典謨

方御實參備於討論誥誓未終已繼叨於奬擢獲世官於閭巷嗣家學於朝廷自非忘軀何以報國知人而官以哲慨已誤於明揚委質而敎之忠誓永肩於素守臣無任

除雱正言待制謝表

臣某言伏奉 聖恩除臣男雱右正言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特降中使宣諭令便受告勅不須辭免者孚號明恩實由中出美官要職弗以次加知榮耀之及私顧僭差而累國雲天在望冰炭交懷中謝 臣出於羇窮好是拙直道常違俗宜芻狗之致妖才不逮人何藿蠋之能化 皇帝陛下收之末路付以繁機距滔天之衆讒責經世之來效施及賤息度越稠人延

登朝行使嗣講業方仰陪於膝席俄中廢於骭瘍雖進趨之禮久妨而問勞之恩狎至莫知報稱但負兢懟豈意眷憐更加超擢待制之爲職以陪侍禁嚴正言之爲官以諫救遺失承金華之舊學親玉色於燕朝併叨殊私甚駭羣聽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攬取同智無小大之遺搜揚衆材無久近之間苟或不肖槩嘗有聞必垂甄收以示勸奬四方之訓于我無競維人多士之生斯時不顯亦世永惟遭值孰與等夷君臣以事道相求是惟希世父子以傳經見用鮮或同時雖愧皐陶濟美之材敢忘孤突教忠之義臣無任

進字說表

臣某言竊以書用於世久矣先王立學以教之設官
以涖之置使以諭之禁誅亂名豈苟然哉凡以同道
德之歸一名法之守而已道衰以隱官失學廢循而
發之實在聖時豈臣愚憧敢逮斯事中謝蓋聞物生
而有情情發而爲聲聲以類合皆足相知人聲爲言
述以爲字字雖人之所制本實出於自然鳳鳥有文
河圖有畫非人爲也人則效此故上下内外初終前
後中偏左右自然之位也衡衺曲直耦重交析反缺
倒仄自然之形也發斂呼吸抑揚合散虛實清濁自
然之聲也可視而知可聽而思自然之義也以義自
然故僊聖所宅雖殊方域言音乖離點畫不同譯而
通之其義一也道有升降文物隨之時變事異書名

或攺原出要歸亦無二焉乃若知之所不能與思之所不能至則雖非即此而可證亦非舍此而能學蓋唯天下之至神爲能究此伏惟 皇帝陛下體元用妙該極象數稽古揆法紹天覺民乃惟茲學隤缺弗嗣因任衆智微明顯隱蓋將以祈合乎 神指者布之海内衆妙所寄窮之實難而臣頃御 燕間親承訓敕抱痾負憂久無所成雖嘗有獻大懼冒瀆退復自力用忘疾憊咨諏討論博盡所疑冀或消塵有助深崇謹勒成字說二十四卷隨表上進以聞臣某誠惶誠懼頓首謹言

進洪範表

臣某言臣聞天下之物小大有彝後先有倫敘者天

之道敘之者人之道天命聖人以敘之而聖人必考古成已然後以所嘗學措之事業爲天下利苟非其時道不虛行　中謝　伏惟　皇帝陛下德義之高術智之明足以黜天下之嵬瑣而興其豪傑以圖堯禹大平之治而朝廷未化海内未服綱紀憲令尚或紛如意者殆當考箕子之所述以深發獨智趣時應物故也臣嘗以蕪廢腐餘之學得備論思勸講之官擢與大政又彌寒暑勳績不效俛仰甚慚謹取舊所著洪範傳刪潤繕寫輒以草芥之微求裕天地臣無任

進修南郊勑式表

郊丘事重筆削才難猥以微能叨承遴選　中謝　蓋聞孝以配天爲大聖以饗帝爲能越我百年之休明因

時五代之流弊前期戒具人輙爲之騷然臨祭視成事或幾乎率爾蓋已行之品式曽莫紀於官司故國家講燎禋之上儀而臣等承撰次之明詔迨兹彌歲僅乃終篇猶因用於故常特刪除其紛宂恭惟
皇帝陛下體聖神之質志文武之功嘉與俊髦靈承
穹昊物方咢茂以薦信而無慙人且昭明知因陋之爲恥固將制禮作樂以復周唐之舊豈終循誦習傳而守秦漢之餘則斯書也譬大輅之椎輪與明堂之營窟推本知變實有考於將來隨時施宜亦不爲乎無補臣無任

除知制誥謝表

臣某言今月初二日伏蒙　聖恩賜臣誥勑除臣知

制誥者高華之選欲報常艱固陋之身以榮爲懼中謝
竊以自昔招智能之士因使爲侍從之官豈特賴其
虛名謂能華國蓋將收其實用相與致君剏號令文
章之爲難而討論潤色之所寄苟失職不稱則爲時
起羞伏惟　皇帝陛下躬上聖之姿撫久安之運趣
時有救弊之急守器有持盈之難當得俊良使陪遺
忘則典司明命出入禁門一有瘝官尤爲累上臣羇
單賤士樸鄙常人仕初有志於養親學遂不專於爲
已比更煩使稍竊謬恩內懐尸祿之慙仰負食功之
意又嘗採擢以致超踰蓋君之視臣不使同犬馬之
賤則下之報上亦欲致岡陵之崇況臣少習藝文粗
知名教遭逢一旦度越衆人唯當盡節於明時豈敢

尚懷於私計臣無任

知制誥知江寧府謝上表

稽違詔令經涉歲時　先帝登遐既不獲奔馳道路
陛下即位又未嘗瞻望闕廷所憂後至之刑誅敢冀
就加於官使雖知黽勉尚懼顛隮中謝蓋聞因任以
責羣材原省以適衆志厥或抱能而可用則雖負疾
而見容如臣者逮侍先朝叨官外制惓惓許國雖有
愚忠沒沒隨人但尸榮祿銜哀去位嬰疾彌年望絕
寵光分投冗散伏遇　皇帝陛下紹膺尊極俯燭幽
微延之以三節之嚴付之以十城之重比緣禋祀特
有褒封申命曲加因郵併賜唯是土風之美素無秆
獄之煩久寄託於丘墳粗諳知其閭里念雖閑闇殆

弗廢於承流以比造朝或未妨於養疾矧恩勤之已迫且遜避之不容敢不少嘗體力之所任祗奉詔條而爲治冀逃大戾仰稱殊私臣無任

除翰林學士謝表

臣聞人臣之事主患在不知學術而居寵有昧冒之心人主之畜臣患在不察名實而聽言無惻怛之意此有天下國家者所以難於任使而有道德者亦所以難於進取也學士職親地要而以討論諷議爲官非夫遠足以知先王近足以見當世忠厚篤實廉恥之操足以咨諏而不疑草創潤色文章之才足以付託而無負則在此位爲無以稱如臣不肖涉道未優初無犖犖過人之才徒有區區自守之善以至將順

建明之大體則或踈闊淺陋而不知加以憂傷疾病
久棄里閭辭命之習蕪廢積年黽勉一州已爲忝冒
禁林之選豈所堪任伏惟　皇帝陛下躬聖德承聖
緒於羣臣賢不肖已知考慎而於言也又能虛已以
聽之故聰明睿知神武之實已見於行事日月未久
而天下翹首企踵以望唐虞成周之太平臣於此時
實被收召所以許國義當如何敢不磨礪淬濯已衰
之心紬繹溫尋久廢之學上以備顧問之所及下以
供職司之所守臣無任

賜衣帶等謝表

出大庭之顯服束以精鏐引內廏之名駒傳之錯采
隆恩所逮朽質知榮中謝竊念臣弱力淺聞久憂積

疢中與從官之選外分守將之權僅免譴何更蒙收召論思潤色曾莫効於微勞衣被服乘乃前叨於異數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釀於慶賞詳枉招延因示眷懐使知奮勵誓竭愚忠之報冀無虛授之嫌臣無任

勑設謝表

職與論思恩加豪飫禮雖有舊寵實難當中謝伏念臣本乏才稱中緣疾廢適從孤遠獲侍清光已汙禁林之廬重叨太官之賜蓋飲食有文王之雅實始憂勤顧來歸無吉甫之勞徒多燕喜敢忘自竭粗稱所蒙臣無任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五十六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七

表

辭免叅知政事表
除叅知政事謝表
辭免平章事監修國史表二道
除平章事監修國史謝表
遷入東府賜 御筵謝表
觀文殿學士知江寧府謝上表
辭免除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表二道
除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謝表
辭免左僕射表二道
除左僕射謝表

辭免使相判江寧府表二道

除集禧觀使乞免使相表

進聖節功德䟽右語四

辭免叅知政事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特授臣右諫議大夫叅知政事餘如故者才薄望輕恩隆責重敢緣聰聽冒進忱辭中謝竊以建用宗工與圖大政以人賢否為世盛衰矧休運之有開須偉材而為輔豈容虛受以誤明揚如臣者承學未優知方尤晚　先朝備位每懷竊食之慙故里服喪重困采薪之疾　皇帝陛下紹膺皇統俯記孤忠付之方面之權還之禁林之地固已人言之可畏豈云國論之敢知忽被寵靈滋懷媿恐伏望

皇帝陛下考慎所與燭知不能許還謬恩以允公議庶少安於鄙分無甚累於聖時臣無任

除參知政事謝表

承弼之任賢智所難顧惟欽然何以堪此仰膺成命非獲固辭中謝竊以古先哲王考慎厥輔皆有一德用成衆功伏惟 皇帝陛下含獨見之明踐乂安之運甫終諒闇將大施爲宜得偉人與圖庶政如臣者徒以承學粗知義方本無它長可備官使退安私室自絕榮途既負采薪之憂因逃竊位之責大明繼燭正路宏開付以蕃宣還之侍從清閒之宴或賜開延淺陋所聞每蒙知奬以爲奉令承教庶幾無尤至於當軸處中良非所稱寵光曲被震媿交懷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德懋旁求志存遠舉隆寬盡下故忠良有以輸心公聽並觀故讒慝不能肆志矧睿謀之天縱方聖治之日躋思稱所蒙敢忘自竭遠猷經國雖或媿於前修直道事君期不隳於素守臣無任

辭免平章事監修國史表

材薄位高恩隆責重輒敷悃款仰瀆睿明 中謝 臣聞大有爲之君必考慎厥相趣舍施設相與如一乃能協濟功治永綏黎元伏惟唐虞三代之迹滅熄久矣天錫 皇帝陛下以上聖之才修身齊家外正天下典謨所紀風雅所歌以今揆古未有懋德宜求碩輔朝夕左右率勵衆志輔成太平如臣區區孤陋淺拙知學以爲己而昧於趣時聞以道事君而謬於合衆

與聞大政巳積疵瑕伏望　皇帝陛下量能賦任使
無譴尤追還誤恩以協公議臣無任

二

臣某言臣近上表辭免恩命伏蒙　聖慈特降批答
不允者天地之施厚矣不貲螻蟻之情微而未達重
煩奬訓彌集震兢中謝臣聞論德序官明主所以御
世度能就位忠臣所以事君臣偶以薄材過私榮祿
雖以捐軀而自誓顧於誘上而多慙竊觀聖制之所
以褒揚終非朽質之所能副稱刳叨任遇稍歷歲時
必欲詭責其後勳謂宜考觀於巳事令內或怵奇袤
之俗無踰德宣譽之忠外或扇荀簡之風有犯令陵
政之悖百姓以安平無事之時而未免流離餓莩四

夷以衰弱僅存之勢而猶能跋扈飛揚　皇帝陛下
以聖人之高材有天下之利勢憂勤已積功化未昭
此亦由臣陳力就列以來不能助國立經陳紀之故
方謀自弛以謝素餐豈意誤恩更加崇秩誠憂官謗
能上累於明時所望天慈遂敕還於新命庶以通賢
者之路且又協衆人之言臣無任

除平章事監修國史謝表

臣某言伏奉　恩命特授金紫光祿大夫行尚書禮
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國進封
開國公加食邑一千戶實封四百戶仍賜推忠協謀
佐理功臣尋具表陳免蒙批答不允仍斷來章者揚
于大廷寵以高位歸之翊戴之重諉之宰制之平聖

心方愼於旁求小巳知難於上稱中謝臣聞人君代
天而理物人臣資父以事君然而君臣之大義有方
非若父子之至恩無閒須倡而後和則誠意每患於
難通不入而後量則忠力或嫌於自獻唯成湯之聽
伊尹與傅說之遇高宗皆以疏遠而相求何其親厚
之獨至蓋所趣非由於二道故所爲若出於一身夫
豈于越夷貉之異心是謂元首股肱之同體二臣既
以此獲展事君之義兩君亦以此得成理物之功苟
非其人孰與於此臣受材單寡逢運休明初涉獵於
藝文稍扳緣於祿仕曩塵近侍積媿空餐悲遠隔於
庭闈分長依於丘壠俄值纂承之慶繼叨收召之榮
責以論經尚少知於訓詁使之與政曾莫助於猷爲

竊以拙直而見知遂爲姦回之所忌伏遇 皇帝陛下納之以天地之量照之以日月之明數加奬勵之恩每辨讒誣之巧重遭卜相申敕備官終遜避之無繇更兢慙於非據伏惟 皇帝陛下樂古訓之獲而忘其勢惡邪辭之害而斷以心勿貳於任賢務本以除惡使萬邦有共惟帝臣之志萬姓有一哉王心之言則進無求名之私退有補過之善臣之願也天實臨之臣無任

遷入東府賜 御筵謝表

伏奉差中使傳宣今月七日辰時三刻遷入新府并借宮軍就賜御筵者恩厚不貲誠優賢之務稱頑冥無似欲報國而知難中謝臣等過以凡材並膺殊選

久壅賢路上孤聖時伏惟　皇帝陛下謀德在容求仁以恕謂大臣方宣勞於王室則上主當加恤其私家發使禁闈之中視圖魏闕之下取材置臬一皆斷於睿謀成事告功初不煩於宰旅重紆衡蓋周視庭除中以中人喻之良月使及日辰之吉即于堂寢之安輟車府之傍牽載其帑重移囊官之亨割侑以鼓歌歡更逮於邇臣寵巳加於小巳陰陽或謬未知變理之方風雨其除徒賴帡幪之賜臣無任

觀文殿學士知江寧府謝上表

臣某言伏奉　制命授臣觀文殿學士吏部尚書知江寧軍府事臣巳於六月十五日到任訖久妨賢路上負聖時苟逃放殛之刑更濫褒揚之典逸其犬馬

將盡之力寵以丘墓所寄之邦仰荷恩私皆踰分願
中謝臣操行不足以悅衆學術不足以趣時獨知義
命之安敢望功名之會值遭興運摠領繁機惟睿廣
之日躋顧卑凡而坐困秋水方至因知海若之難窮
大明既升豈宜爝火之弗熄加以精力耗於事爲之
衆罪戾積於歲月之多雖恃含垢之寬終懷覆餗之
懼伏蒙　陛下志存善貸爲在曲成記其事國之微
誠閔其顓天之至懇撓黜幽之常法示從欲之至仁
經體贊元廢任莫追於既往承流宣化收功尚兾於
方來臣無任

辭免除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表

臣某言爲君所難尤慎廞與命相不善將壞于成矧

當責實之時敢替知難之義中謝臣知不足以及遠學不足以窮深比誤國恩嘗尸宰事初無薄効稱萬一之褒揚止有多言煩再三之辨釋終逃譴負實頼保全恭惟 皇帝陛下若古以堯之欽明御今以禹之勤儉矜修積美山無一簣之虧因任致隆臺存九層之累小大祗若遐邇允懷畬而不菑雖或許其繼事灌以既雨豈不昧於知時況惟疲曳之餘過重休明之累且用人而過矣固不免於敗材苟改命而當焉亦何嫌於反汗敢期 聖哲俯亮愚忠

二

臣某言臣近上表辭免恩命伏蒙 聖慈特降批荅不允者愚誠盡布所冀矜從聖志未移申加奬訓輙

守可辭之義更干難犯之威中謝臣聞冢宰之於周
則曰統百官而均四海丞相之於漢亦以附百姓而
撫四夷位尊則自古以然材薄則其何能稱臣之所
守未有以過人臣之所知又不足盡物姑使承流宣
化託備蕃維或令補闕拾遺追忝侍從尚能罄竭小
補緒餘若乃秉操鈞衡承輔樞極仰陪休運俯稱具
瞻事已試而可知力弗能而當止苟不量鼎實之所
任必且致棟橈於斯時伏望　皇帝陛下隨其器能
付以職事圖惟大任改命上材則熒爝未光不獲干
時之咎榱櫨近用亦忝構廈之功

除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謝表

臣某言伏奉　制命特授臣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

文館大學士兼譯經潤文使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仍改賜推忠協謀同德佐理功臣尋具表陳免蒙降批答不允仍斷來章者承流宣化方虞失職之誅經體贊元更愼選賢之舉中謝臣竊惟人物之會通常寡實以君臣之遇合至難自匪同聲氣之求孰能借功名之享伏惟 皇帝陛下天縱大聖人與成能乘百年乂安之機飭千歲積壞之蠹士誠服矣而持祿養交之習未殄民允懷矣而樂事勸功之志未純近或長阨而仁義之澤未流遠或虛僑而道德之威未立宜選於衆舉格于皇天之材俾暨乃僚纘迪我高后之事冀勝所任以濟斯時而臣蚤見知於隱約之中乂獨立於傾摇之上勲庸弗效恩禮更加

託備外藩俯鄰朞歲遂叨詔獎還冠宰司自視羇單所懷蹇淺方古耕築則有其陋爲世聘求則無其賢然以投老之軀而遭難值之運苟貪歲月趣就消埃且上之施旣光則下之報宜厚與之勠力仰承睿知之臨罔不同心俯賴忠良之協誓殫疏拙圖稱休明

臣無任

辭左僕射表

臣某言近累具劄子辭免恩命伏蒙　聖慈特賜詔書不允者賞典越踰訓辭稠疊渙汗所被是爲至榮朽材難勝更以多懼輒輸危悃敢冒威尊中謝竊以左相位崇東臺地要雖置貳而久曠蓋授任之常難臣晚值　聖時久妨賢路奉揚成命黽力困於負山

敷釋微言蠡智窮於測海方譴何之爲畏豈寵獎之
敢圖忽此兼叨夐無前比深惟淺薄仰累休明伏望
聖慈俯昭愚款斷從公論追寢誤恩豈惟私義之獲
安實亦物情之歸允臣無任

二

臣某言近具表辭免恩命伏蒙　聖慈特降批答不
允者恩言狎至鄙守難移敢冒德威更陳私義中謝
竊以高秩厚禮以疇莫盛之勳勞綿力薄材豈稱非
常之爵寵人之所畏物有固然臣議行見知而涉世
多爲衆毀論材受任而居官無以自昭顧惟屈首受
書幾至殘生傷性逮承　聖問乃知北海之難窮比
釋微言更悟南箕之無實䟽榮特異揣分非宜苟叨

昧以自安懼譴尤之隨至伏望　皇帝陛下俯矜危拙曲賜全安不以反汗之小嫌爲能累國則是捐軀之大節實在報君臣無任

除左僕射謝表

臣某言伏奉　制命特授臣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兼譯經潤文使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臣累具辭免伏蒙
聖慈特降批答不允仍斷來章者貳令中臺兼官左省惟時遴選蓋嘗久曠而弗除忽此叨居顧豈微勞之可稱倍敦厥邑敷告于廷是皆至榮難以虛辱中謝
竊以經術造士實始盛王之時僞說誣民是爲衰世之俗蓋上無躬教立道之明辟則下有私學亂治之

姦詪然孔氏以羇臣而興未喪之文孟子以游士而
承既沒之聖異端雖作精義尚存逮更煨燼之災遂
失源流之正章句之文勝質傳注之博溺心此淫辭
詖行之所由昌而妙道至言之所爲隱篤生　上主
純佑下民成能協乎人謀將聖出乎天縱作於心而
害事放斥幾殫通於道以治官延登既衆尚懼膠庠
之黎獻未昭典籍之群疑乃集師儒具論科指繕書
來上褒典俯加臣趣操弗高知識尤淺少嘗勤苦但
爲裘氏之吟晚更耄衰豈免輪人之議初備使令之
乏即知稱愜之難敢意誤恩獨當殊獎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以化民成俗爲事故急在誨人以尊德樂
道爲懷故易於糜爵因忘固陋特假龍光祇服訓辭

深惟報禮雖無博學對揚稽古之鴻名庶以雅言助
廣右文之美化臣無任

辭免使相判江寧府表

臣某言伏奉　制命特授檢校太傅依前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使持節都督洪州諸軍事充鎮南節度管内觀察處置使判江寧府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仍改賜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者恩典有加事勞弗稱陳力況難於黽勉輸情終冀於矜哀中謝伏念臣晚出窮鄉首陪興運恕心量已雖知容膝之易安營職趣時更似絕筋而稱力既及耗衰而成疾重遭憂釁以傷生姑欲補完唯當休偈若任州藩之寄仍兼將相之崇是爲擇地以自營非

復顧天之素志伏望　皇帝陛下追還渙號俯徇愚衷許守本官退依先壟儻憐積歲叅大議於廣朝或賜誤恩食舊勞於外觀尚緊春奬非敢干祈臣無任

二

臣某言近具表辭免恩命伏蒙　聖慈批答不允者寵私未愁更加褒勉之恩分義所存敢冒叨貪之恥中謝伏念臣江湖一介特荷聖知帷幄七年再陪國論久居亢滿所以深懼災危積致衰疲所以懇辭機要若猶尸將相之厚祿且復殿方面之大邦則是於惡盈之時欲富而弗止以宣力之地養痾而自營聖慈雖或優容官謗何由解免伏望　皇帝陛下俯垂念聽特賜矜從使盛世無虛授之嫌孤臣有少安

之幸臣無任

除集禧觀使乞免使相表

臣某言近具表乞以本官充使伏蒙　聖慈特降詔書不允者愚誠屢瀆方負憂兢聖聽未移更加奬勵顧仰關於國體敢終冒於天威中謝伏念臣頃汙近司久虛大受晚罹疾疢自當辭祿而里居尚恃眷憐故敢祈恩而家食將相之爲重寄朝野之所具瞻若免於事任之勞而尸此名器之寵在昔之茂勳明德尚莫敢居如臣之綿力薄材豈宜非據伏望　皇帝陛下俯矜危懇追寢誤恩豈惟私義之所安是固物情之衆允臣無任

進聖節功德䟽右語

臣竊以紹皇策以降神千齡莫擬歸寶坊而獻福萬寓惟均矧荷眷之特殊囙輸誠之獨至伏願三靈協祐十力證知常儲有羨之祥永御無疆之曆臣無任

二

臣竊以星虹獻瑞實啓聖於嘉時鍾唄乞靈敢歸誠於妙道伏願備膺多福大庇群生人永恬愉之安物無疵癘之苦天枝彌茂神睠具依臣無任

三

臣竊以誕降聖神適天人之嘉會虔祈祉福乃臣子之至情伏願萬寶偕昌三靈協慶永御無疆之寶歷丕承未艾之閎休臣無任

四

臣伏以握符踐運與時物以偕昌歸德謝生在情文而莫稱敢憑慈祐申祝壽祺伏願　皇帝陛下筭比天崇業侔地富常御華胥之至樂永錫皇極於黎元

臣無任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七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五十八

表

封舒國公謝表
除依前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謝表
朱炎傳　聖旨令視府事謝表
差弟安上傳旨令授勅命不須辭免謝表
孫珪傳宣許罷節鉞謝表
封荊國公謝表
賀貴妃進位表
賀生皇子表六道
賀魏國大長公主禮成表

賀冀國大長公主出降表

賀魯國大長公主出降表

賀康復表

賀南郊禮畢肆赦表二道

賀明堂禮畢肆赦表

封舒國公謝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特授開府儀同三司封舒國公者發號端門外覃慶賜踈恩列辟俯逮空飡舞手均歡捫心獨幸 中謝 伏念臣久孤眷遇當即譴訶曠歲竊天尚辭榮而未獲新恩賜國仍席寵以有加唯茲邦土之名乃昔宦遊之壤久陶聖化非復魯僖之所懲積習仁風乃嘗朱邑之見愛鴻私所被朽質更榮此

蓋　皇帝陛下道冒群才彌天之所覆恩涵庶品并物之所包以釐事備於郊宮而惠澤均於海宇故雖幽屏弗以遐遺顧冒昧之不貲豈糜捐之可報臣無任

除依前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謝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除授依前行尚書左僕射充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者屢黷天威坐彌年所曲從危懇仰荷至慈中謝伏念臣學止求心行多違俗少隨官牒徒有志於養親晚誤聖知欲忘身而許國疲曳久瘵於宰事閱凶適在於私門中解繁機特上煩於矜惻外分憂寄復難强於支持方累鴻私更尸殊寵

既兢慙於非據輙冒昧以終辭伏蒙　陛下示以優容屢垂訓奬赦其逋慢終賜矜全猶加祕殿之隆名俯慰窮閻之衰疾地崇禄厚尚非空食之所宜歲晚力衰雖欲捐軀而曷報臣無任

朱炎傳　聖旨令視府事謝表

臣某言三月二日提舉江南路太常丞朱炎傳　聖旨令臣便視府事者使指遄臻訓詞俯逮敢圖衰疾尚誤眷存中謝伏念臣曲荷搜揚久孤付屬有能必獻未嘗擇事而辭難無力可陳乃始籲天而求佚然方焦思有爲之日以此懷恩未報之身苟營燕安豈免慙悸伏蒙　陛下仁惟求舊義不忘遐乃因乘軺將命之臣更諭推轂授方之意蹐履無用誠弗忍於

弃捐朽株匪材尚奚勝於器使求惟奬勵徒誓糜捐
臣無任

差弟安上傳旨令授勑命不須辭免謝表

臣某言伏蒙　聖恩差弟安上提點江南東路刑獄以臣衰疾就令照管仍傳　聖旨令臣便授勑命更不須辭免者江海衰殘雲天悠遠恩言俾至感涕交流中謝伏念臣積衎知憐初無報稱豈圖賤質上簡聖心數遣中人間因外使諭以眷懷之至意慰其憂苦之餘生恵焉既久而彌加告矣雖頑而未捨乃至召見同産馳賜十行之書使營私門就捐一路之寄訪逮纖悉矜及隱微追千載之遭逢殆無前比顧百身之糜殞安可仰酬唯當祗聖訓之鴻私豈敢固愚

衷之小諒重念無傷於國體乃爲不負於天慈欲以里居之安而尸官廩之厚固已犯明義而累食功之實況復干隆名而長昧利之風至於詞窮雖靦慙於屢黷可以理奪終冀幸於矜從臣無任

孫珪傳宣許罷節鉞謝表

臣某言二月二十二日江東轉運使孫珪到府伏奉聖慈宣諭以臣誠請甚確志不可奪故罷節鉞春時更宜愼愛者囊封屢黷特荷矜從使傳載馳重煩慰撫中謝伏念臣久尸名寵莫報恩私旣逃不職之誅更竊無功之祿閉門養疾曾未憖於朝榮擊壤歌時顧難忘於聖力伏蒙 皇帝陛下義惟求舊仁不弃遐故雖簪屨之遺尚蒙簡記曾是筋骸之束敢愛靡

捐臣無任

封荆國公謝表

臣某言伏奉勑命授臣特進荆國公加食邑四百戶食實封一百戶勳如故者宮庭嘉享推恵術以及人田里空餐濫宸恩而累國 中謝 伏念臣苦窳賤質巻舳散材遭值休辰登備貴器有未償之厚責無可録之微勞敢冀療身尚叨徽數此蓋 皇帝陛下備成熈事荅四表之歡心董正治官建一代之明制因令疲苶與被光榮雖自誓於糜捐顧何酬於負幬臣無任

賀貴妃進位表

祲盛之禮發於宮闈驩康之聲播於寰海 中賀 恭惟

皇帝陛下放古之憲刑家以身乃資婦德之良俾貳
坤儀之政蓋關雎之求淑女以無險詖私謁之心鷄
鳴之得賢妃則有警戒相成之道於以求助不専爲
恩臣生逢明時竊觀盛事祝聖人之多子輙慕堯封
思令德以式歌豈慙周雅臣無任

賀生皇子表六道

臣某言都進奏院狀報誕生　皇子者宮闈嗣慶寰
海交欣凡逮戴天惟均擊壤中賀　臣聞螽斯之言衆
子是爲王者之時華封之祝多男亦曰聖人之事恭
惟　皇帝陛下紹祖休顯憲天昭明致文武之憂勤
成堯舜之仁孝宅師無競莞簟之寢既安傳類有祥
弓韣之祠屢應詒謀方來錫羡用光臣託備藩維叨

承睿奬不顯亦世家實與於榮懷於萬斯年心敢忘
於慶賴臣無任

二

臣某言伏覩進奏院狀報誕生 皇子者嘉慶係傳
歡欣揔集中賀臣歷觀古昔誕受福祥厥配天所以
久長乃有子至於千億伏惟 皇帝陛下凫鷖之雅
媚于神祇芣苢之風燕及黎庶弓韣嗣燕禖之報旄
旟仍羆夢之祥無疆惟休永保桑苞之固有室大競
方覩椒實之蕃臣嘗忝近司久尸榮禄特荷殊憐之
至豈勝竊喜之情臣無任

三

臣某言伏覩都進奏院狀報誕生 皇子者皇運郅

隆天枝彌茂照臨所暨鼓舞攸均 中賀 臣聞史紀文慶之延豈惟十子詩歌姒徽之繼爰至百男肇敏于修乃繁厥祉恭惟 皇帝陛下道冒區宇德冠往初品庶蒙休既饗和平之樂神靈錫羡果膺蕃衍之祥臣嘗汙近司備叨殊獎以宿痾而自困欲旅進以無階臣無任

四

臣某言伏覩都進奏院狀報七月四日誕生 皇子者慶兆六宮欣交九服照臨所暨鼓舞惟均 中賀 竊以莞寢告祥實帝臨之輦車牢祠錫羡乃神保於昌時伏惟 皇帝陛下追放堯勳熙嗣承犧象鴻名敷播已協九皇之高純嘏垂延方覃千子之衆維祺有俶

俾熾無疆臣夙冒恩憐久尸榮禄適此驩嘉之會茫然趨造之難臣無任

五

臣某言伏覩都進奏院狀報誕生　皇子者元精孚佑聖種挺生慶係集於宮庭歡外交於寰宇中賀竊以熊羆見夢種秷獻祥厥撫會昌之期乃膺錫羡之福恭惟　皇帝陛下德高振古仁浹含生故神明之胄浸蕃而福履之將未艾臣久尸多禄特荷異恩顧衰疾之滋多望清光而獨遠臣無任

六

臣某言伏覩都進奏院狀報誕生　皇子者燕禖饗德方儲錫羡之祥羆熊夢生賢克協會昌之運與在照

臨之廣敷同慶賴之深切以思齊神罔時恫假樂民之攸塈天所保佑厥惟太姒之多男國之榮懷亦曰成王之衆子恭惟 皇帝陛下令德光乎洛誦康功茂乎岐昌鴻休無疆景命有僕葢芣苢之薄言采采衆皆先成則螽斯之宜爾振振宗强孰禦臣久叨眷遇適阻進趨親值本支百世之盛時敢忘壽考萬年之善祝

賀魏國大長公主禮成表并周德妃進封

臣某言伏以明告治庭寵須恩冊家邦之慶海宇以欣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荷天閎休若古丕式自禰率而尊祖備極靈承謂姊親而先姑特加徽數政錫厥壤增褒所生大號已孚庶言惟允臣久尸榮祿竊

睹盛儀臚傳雖異於九賓率舞尚同於百獸臣無任

賀冀國大長公主出降表

慶事備成恩紀隆洽有榮夷夏之觀厥孚邦國之休中謝蓋聞勿恤於有家以祉而歸吉禮儀卒獲風化所原不有在躬之清明其能由內而成熾恭惟

皇帝陛下道光覆照教始親成篤念祖之至情致先姑之美義庶言無間徽典有加臣叨昧殊憐衷痳遠屏親值榮懷之日用忘呼舞之勞臣無任

賀魯國大長公主出降表

臣其言伏覩進奏院報魯國大長公主出降者占虵聘夢祥實發於先朝奠鴈告期禮甫成於外館中賀臣聞親成經五禮之始睦婣貫六行之中善與物昌

慶惟時賴恭惟　皇帝陛下齊家而國治睦族而民雍恩隆天屬之尊禮重王姬之降慎所選尚燕及文母之慈厚於送歸追成穆考之孝臣叨陪輿運獲覩盛儀雖句臚中絶於九賓然呼舞外均於百獸臣無任

賀康復表

臣某言天佑俊德永錫康寧三靈一心所共欣慶（中賀）竊以執契踐運寶命在躬無疆惟休何恙不已伏惟皇帝陛下堯仁舜孝充假彰聞惠于神民循道不越雖勤勞庶慎衛養小愆而福履綏將旋日底豫平格獲祐效驗甚明而臣衰疾所嬰久違宸宇聞傳踴躍倍百群黎臣無任

賀南郊禮畢肆赦表二道

臣某言伏覩十一月二十五日南郊禮畢大赦天下者精意上昭神靈底豫茂恩旁暢夷夏接和中賀臣聞道以饗帝爲難禮以配天爲至有秩斯祜唯四表之歡心胡臭亶時匪九州之美味自古在昔若聖與仁厥遭昌辰乃覩熙事恭惟 皇帝陛下邁種三德敷奏九功率籲奉璋之衆髦肇稱奠璧之新禮廟籩致孝郊血告幽誠既格於穹旻福遂均於品庶振憂矜寡原宥眚裁第五玉以褒封善人是富發三錢而慶賜賤者不虛天其居歆人以呼舞臣夙叨寵獎親值休成雖無與於駿奔實不勝於竊抃臣無任

二

臣某言伏覩今月初五日南郊禮畢大赦天下者精明條達神睠顧而依懷膏澤川流人歡呼而蹈厲中賀臣聞語孝之至莫大於配天議禮而輕不足以享帝能舉釐事實歸聖時恭惟　皇帝陛下鴻化巳昭康年屢應奔走籩豆有董正之治官潔豐粢盛有底慎之財賦禮成穀旦恩浹縣區雖洛誦之休明尚難譬稱並見寬之淺吶能盡揄揚臣夙荷慈憐方嬰衰瘵望九賓之紳笏獨遠句傳卿百獸於山林猶知率舞臣無任

賀明堂禮畢肆赦表

臣某言伏覩今月二十二日明堂禮畢大赦天下者蒐講上儀神天底豫敷施大號夷夏交欣中賀蓋聞

聖以享帝爲難孝以嚴父爲至周右烈考或委政而
弗專漢記諸神或竊禮而無實恭惟　皇帝陛下道
包衆甫運會丕平巍巍成功堯之所謂大業業致孝
舜之所由昌涓選休辰肇稱嘉饗百禮既至而正惟
已獨萬壽攸酢而福與衆均臣久冒眷憐方嬰疢疾
奉承籩豆乃獨後於臣工蹌舞笙鏞竊自同於鳥獸
臣無任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五十八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九

表

賀冬表八道
賀正表五道
辭免南郊陪位表
辭免明堂陪位表
詔免南郊陪位謝表
詔免明堂陪位謝表
加食邑謝表二道
賜生日禮物謝表五道
給蔡卞假傳宣撫問謝表
傳宣撫問并賜湯藥謝表七道

賜衣服銀絹等謝表

中使宣醫謝表

差張諤醫男雱謝表

賜曆日謝表二道

賀冬表八道

臣某言伏以庶彙潛萌上儀亞歲室告氣行之協臺占瑞至之嘉恭惟 皇帝陛下考敦復以大中籲朋來之衆俊剛健之德與陽皆亨壽昌之期如日方永臣叨榮近列攖疾殊方鳧趨獨後於在庭爵躍實深於存闕臣無任

二

臣某言伏以寶曆無疆嘉時有俶物潛萌而赤色氣

順動於黃宮中賀恭惟皇帝陛下道協乾行德孚陽感體一元而獨復旒萬寶以皆昌永御丕平備膺純嘏臣寖嬰衰疾久隔清光迹雖屏於丘園志不忘於宸宇臣無任

三

臣某言伏以萬寶潛萌應黃宮之協氣百工胥慶亞正歲之上儀中賀恭惟皇帝陛下體御至神誕揚獨智武烈丕承乎前載堯明光被乎多方茲對斯時備膺諸福臣比緣衰疾獨遠清光雖存闕之不忘尚造庭之未獲臣無任

四

臣某言伏以氣復黃宮茲對物滋之始晷移北陸寅

實日至之長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道與時行化猶
天運嗣無疆而履位建有極以宜民甫臨陽長之期
大襲福綏之慶臣恩容居里病阻造庭雖薦壽以無
階顧馳心而曷已臣無任

五

臣某言伏以陰偕物極陽與朋來推歷玩占乃見潛
萌之信體元御辨以知敦復之中中賀恭惟 皇帝
陛下舜孝禹功文謨武烈茂對時之福嘏靈承旅以
壽康臣久冒朝榮外叨方任弗與稱觴之末豈勝存
闕之深臣無任

六

臣某言伏以候始三微氣萌萬彙謹觀臺之占瑞亟

獻歲以陳儀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祗遹燕謀靈承休運先一陽而獨復歛諸福以朋來臣屬此養痾茶然在遠傾心舜日欣寶景之踐長仰首堯天祝壽祺而等久臣無任

七

臣某言伏以運與陽升晷偕日至儀亞三朝之會氣先五刻之占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茂對斯時備膺諸福御至和之玉燭撫大順於璿璣臣竊望清光獨嬰衰疾徒有懷於率舞乃弗預於稱觴臣無任

八

臣某言伏以一陽氣復萬寶萌生天效五雲之祥律應三統之首玆爲大慶允屬熙朝中賀恭惟 皇帝

陛下道泰犧軒德深堯禹文物聲明之昭爛神祇祖
考之安寧適丁至治之期矧及履長之序萬靈賁祉
四海交歡而臣身處江湖地遥宸極瞻天日之表阻
獻於壽觴望雲龍之庭徒傾於驩頌臣無任

賀正表五道

臣某言伏以漢儀高會方登四海之圖周曆俯須乃
憲百官之象中賀 恭惟 皇帝陛下含德淵懿撫辰
休嘉乘姑射之雲龍所更者化存胥敖於蓬艾各遂
其生運與日升道侔乾始臣尚依枌社獨隔楓宸緬
瞻朝著之班竊慕封人之祝臣無任

二

獻歲初吉端月始和萬寶取新之元九儀告慶之會

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體神蹈智抱一建中允迪謩
勳永膺孚祐德日新而有俶福時萬以無疆臣特荷
寵光久嬰衰疾雲天在望惟緬想於句傳麋鹿與遊
豈暫忘於率舞臣無任

三

寶曆無疆嘉生有俶厥初獻歲之吉乃始端月之和
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常德日新景福時萬體泰元
而難老閱衆甫以皆昌臣久負異恩尚嬰衰疾瞻雲
紛郁想朝路以載欣愒日舒長與疇人而胥樂臣無
任

四

寶曆無疆嘉生有俶門憲始和之象庭充元會之儀

中賀伏惟 皇帝陛下膺保永圖綏將純嘏撫五辰而致順毓萬物以皆昌臣久負異恩尚嬰衰疾瞻雲煥爛欣逢舜旦之華擊壤消搖樂得夏時之正臣無任

五

馭正夏時更端周曆體一元而敷惠適與春浮斂諸福以代新方侔川至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誕昭明德祗燕孫謀齊七政以當天順五辰而凝績用求協氣以阜嘉生閱千古之上儀肆三朝之盛會仰同星拱竦百辟以在庭追效嵩呼極萬年而薦壽臣桑榆晚景麋鹿並遊進莫與於臚傳退但知於率舞臣無任

辭免南郊陪位表

伏奉詔書令發來赴闕南郊陪位者萬國駿奔倬上儀之殊觀一夫幽屏叨明命之特招 中謝 伏念臣竊祿已多冒恩最渥自致惓惓之義實有素情再瞻穆穆之容豈非榮願而苶然暮景攖以沉痾伏畎畝以負茲於今未已侍壇垓而踐豆用此爲妨臣無任

辭免明堂陪位表

臣某言伏奉詔書令發來赴闕明堂陪位者合宫丕享褱宇駿奔冒被優詔之加使陪顯相之末 中謝 伏念臣投身荒遠上負眷憐企踵禁嚴久勞監寐況宗祈之盛禮辱號召之明恩當即辦嚴豈容辭疾而沉冥浸劇黽勉實難心若子牟雖每存於魏闕身如楊

僕乃自外於漢闕臣無任

詔免南郊陪位謝表

臣某言近具表爲疾病乞免赴闕南郊陪位伏蒙
聖慈特賜詔書許免者螻蟻惓惓上干旒扆雲天顥
顥下賁丘園中謝臣憊矣微生頽然暮齒冒恩鼎食
非堅卧以爲高承命旌招宜駿奔而反後顧緣衰疾
致隔清光伏蒙　皇帝陛下特赦尤違曲垂念聽蔀
昏難望尚延舜日之華荒翳易遺更獲堯雲之潤臣
無任

詔免明堂陪位謝表

臣某言近具表爲疾病乞免赴闕明堂陪位伏蒙
聖慈特賜臣詔書許免者駿奔弗獲内懐逋慢之誅

寵荅曰俞上荷眷憐之至中謝伏念臣久違袐近遂迫衰殘長負與恩固難逃於幽黜敢圖釐事乃復與於詳延輒冒布陳重煩矜允鴻私所被藏一札以知榮旅力已愆殞百身而何及臣無任

加食邑謝表二道

臣某言伏奉誥命加食邑四百戶實封一百戶者顯相郊宮固宜寵獎曠居田里乃濫褒嘉中謝伏念臣尚負宿痾久尸榮祿無可論之薄效有未報之隆恩方國明禋庶工祗載奉璋執豆旅幣獻琛具輸奔走之勞獨抱滯留之歎豈圖踈遜亦冒龍光此蓋
皇帝陛下荷休駿厖斂福敷錫故雖幽屛弗以遐遺身每被於慈憐心敢勞於勤策臣無任

解澤旁流明綸俯被永惟叨昧深以兢榮中謝竊以時郊丘之承所以尊上帝疇官邑之賜所以富善人蓋福釐專至恩惟稱臣久塵要近上累昭明方玉輅之親祠以銅符而外守逮均休慶例獲褒嘉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以平施於萬方無遐遺之一物矧蒙圖任之舊特荷獎知之深祗服訓辭敢忘報禮臣無任

賜生日禮物謝表五道

璽書加奬臺魄示優屈使者之光華發里門之榮耀中謝竊念臣才非秀穎勢又羈單方少也臣父教臣以爲已之方及長也臣母勉臣以許國之節叨踰至

此稱效缺然慈訓久孤每感劬勞之日恩須荐至更
懃明盛之朝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智臨方來慈保
臣庶嘉以物多而備禮使知意厚而盡心敢不自竭
斷斷之能庶以少申惓惓之義臣無任

二

慰藉溢言匪須異數荷恩勤之及此思報稱以芒然
中謝伏念臣謬簡神心叨陪大政以久孤之樸學當
難遇之盛時雖罄愚忠何裨聖治門弧可想方永念
於劬勞臺餽有加更上煩於寵奬此蓋伏遇　皇帝
陛下施仁品物致禮臣鄰將備責於安危故俯同於
憂樂所頗輸勞而後食敢知得賜之爲榮矧生已之
至恩已云不報獨事君之大義庶或無懃臣無任

三

臣某言伏蒙　聖慈以臣生日特降詔書賜臣羊酒米麵者書名閭史適枉斯辰拜使家庭猥叨異數中謝伏念臣才非經國幸實遭時徒塵宰席之延初乏辰猶之告敢圖恩奬俯逮燕私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寵厚近班率循前憲因令疵賤獲被龍光敢忘夙夜之勤以稱乾坤之施臣無任

四

臣某言伏蒙　聖慈特差臣男太子中允雱押賜臣生日禮物衣一對衣著一百匹金花銀器一百兩馬二匹金鍍銀鞍轡一副者劬勞之感方愴於私懷寵奬之加更慙於異數中謝伏念臣早塵祿仕多歷歲

年初無橫草之勞但有敗林之愧進膺重任久曠隆
恩敢圖誕毓之辰更冒匪頒之澤此蓋伏遇　皇帝
陛下惇修故事優眷近司屈聖制以褒嘉示殊私於
錫予永惟叨昧彌積震驚撫已冥　亮難酬於盛德
惟時忠慎竊自誓於愚誠臣無任

五

臣某言伏蒙　聖慈特差入內內侍省內東頭供奉
官馮宗道傳　宣撫問及就府賜臣生日禮物金花
銀器一百兩衣著一百匹衣一對金鍍銀鞍轡一副
并纓複馬二匹湯藥一銀合御封全者微勞不效僅
逃三典之科厚禮有加尚躐九儀之等中謝臣外叨
寄屬仰誤眷憐已隳考翼之基重負毋慈之敎迫劬

勞於晚節方不自勝惟蕃庶之舊恩終無以稱伏蒙
皇帝陛下更馳膚使曲喻至懷騶駿靈珍琛奇組麗
豈下流之敢及皆前此之所無金卮淑旂多錫誠榮
於既往鈆刀駑馬強扶難冀於將來雖天地弗責其
謝生顧臣子敢忘於致死臣無任

給蔡卞假傳宣撫問謝表

伏蒙　聖恩以臣疾病特給蔡卞假將臣女子省侍
令十傳宣撫問諭以調養者飭毉遣使已叨訓勉於
禔身輟侍予寧重累顧哀於慈子教言狎至感涕交
流臣趣尚缺如遭逢榮甚竊食浮而廢任特負知憐
昧禄殖以挻災終貽罪疾伏遇　皇帝陛下地容天
幬雲蔭露濡呴吹曉出於更生拊傴申加於瀕死譬

如造化難紀叙於曲成雖曰糜捐敢稱論而上報臣無任

甘師顏傳宣撫問并賜藥謝表

臣某言膚使寵辭載華原隰賓奩珍劑加賁丘園臣中謝伏念臣少出衡茅晚陪帷幄德輶寄重才淺知深但念里居長負丘山之責敢期宸眷尚留簪履之矜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天幬無疆海涵不棄戴難忘之盛德豈特銘肌撫易盡之餘生唯當結草臣無任

李舜舉賜詔書藥物謝表

臣某言轂宮闈親近之臣臨湖海寛閑之野授之藥物撫以訓辭尸厚祿而無勞謂當誅絕捐大恩而不

報彌所兢慙臣中謝伏念臣本出羈單自甘淪棄晚由朴學上誤聖知智曾昧於保身忠每懷於許國讒誣甚巧切憂解免之難危拙更安特荷眷憐之至況遠迹久孤之地實邇言易間之時而離明昭晰於隱微解澤頻繁於踈遠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以上仁含垢以大智容愚弗使南箕得復簸揚之狀更令北戶坐蒙臨照之光茫然垂盡之病軀沱若橫流之感涕惟困窮無理猶致命於一餐顧冒昧不貲敢忘懷於九死臣無任

中使撫問謝表

臣某言孤臣疲曳自阻進趨上主慈憐猶加撫諭中謝
伏念臣晚陪休運特荷異恩橫草無功每恨棄軀之

晚負新有疾仍慭制祿之優豈謂　陛下所揔萬機不忘一物迺因輶軒之出俯逮蹄屩之遺仰荷眷私唯知感涕臣無任

二

臣某言去國彌年屢煩慰恤乘軺便道復賜撫存(中謝)伏念臣冒恩殊深奉事多廢久素餐而無責方宿疾之有加弗以遐遺實仰慭於眷遇莫知上報徒永誓於糜捐臣無任

賜湯藥謝表

臣某言隆恩博施弗以遐遺弱力薄才豈能仰稱(中謝)臣久孤重任上誤聖知特荷眷憐備昭誠悃付以便安之郡休其疲曳之軀跋涉之路未窮問勞之恩先

至璽書甚厚藥物兼珍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丕冒海隅寵綏臣庶篋簪屨之舊不忍於棄忘雲天之高每存於庇幬永惟報効徒誓糜捐臣無任

中使傳宣撫問并賜湯藥及撫慰安國弟亡謝表

臣某言便蕃曲澤雖遠不忘畹晩餘年懼終莫報伏念臣辭恩機要藏疾里閭既疲瘵之未夷顧憂傷之重至仰煩眷奬特示閔憐中飭使軺備宣恩厚寵須藥物深念衰殘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日月照臨乾坤覆燾俯矜舊物曲軫睿慈始終顧遇之私人知無替存没榮懷之感情實難勝臣無任

李友諒傳宣撫問及賜湯藥謝表

臣某言伏奉　聖慈特差李友詢扶護亡男雱棺柩到府幷撫問者孤臣特荷慈憐未獲捐軀報德賤息比叨寵獎復以遺骨累恩臣中謝伏念臣釁積自躬凶流及嗣因仍積歲藏厝不時敢謂私憂上貽聖慮伏蒙　皇帝陛下飭遣親使護致旅棺使亡子之魂即安於窀穸天性之愛得盡於莫年申之訓辭撫以藥物眷被終始施兼存亡銘骨不足以叙欲報之心瀝肝不足以繼感泣之血獨恨旣衰之力莫知自効之方臣無任

賜衣服銀絹等謝表

臣某言今月十一日准都進奏院遞到詔書幷別錄賜臣衣服金帶魚袋銀器絹銀鞍轡馬者慰藉溢言

上辜寵眷匪頒異數特荷慈憐臣晚以薄材嘗陪輿
運華原之簪未愍每辱矜收橋山之劒初遺獨悲淪
沮伏蒙　皇帝陛下勤追考翼厚勉臣中遽被寵光
申加蕃庶雖負薪之末力難效驅馳顧結草之殘魂
猶知報稱臣無任

中使宣醫謝表

臣某言乘衰攖厲敢意浼聞軫舊垂矜曲加寵數即
馳近御藥餙太醫錫以寶奩實之珍劑創殘再肉顛
眴更蘇沓被慈憐不勝負荷臣叨恩缺報昧祿取災
果崇降以疾殃至上煩於慇惻此蓋伏遇　皇帝陛
下屢簪念厚軒惺眷深天弗顧而亦臨雲甫瞻而旣
雨哀逾察父感劇孤臣論可報之涓埃難知稱效顧

未塡之溝壑徒誓糜捐撫涕沈瀾捫心躑躅臣無任

差張諤醫男雱謝表

臣某言伏蒙 聖慈特差中使傳宣撫問幷賜臣男雱湯藥押沖靜處士張諤至本府醫治者蕞爾餘生備叨眷撫苶然賤息更荷哀憐 中謝 臣初乏將明之材適遭開泰之運父子並蒙寵獎臣鄰莫與等夷去闕以來歷時未久問勞狎至憂軫俯加以察父之鴻私施具臣之晚節但慙疲苶莫副馳驅冀憑天地之恩得全駒犢之命永依鞭策共誓糜捐臣無任

賜曆日謝表

臣伏以太史序年將謹人正之授遠臣尸祿乃叨天指之加臣 中謝 竊以欽若昊穹靈承黎庶正時所以

作事治曆所以明時恭惟　皇帝陛下道邁古初德
綏方夏治教之象上協於天心正朔所加外通乎海
表敢圖幽屛亦誤寵頒徒尋閣以知榮曷靡捐之可
報臣無任

二

臣伏以清臺課曆肇明一歲之宜列郡仰成欽布四
時之事闕文切抃拜賜爲榮恭惟　皇帝陛下躬包
曆數政順璣衡齊日月之照臨體乾坤之闔闢考觀
新度遠杅堯象之明推步大端猶得夏時之正盡俯
仰察觀之理槩裁成輔相之宜歲事備存詔文偕下
先天誕告閏無杪忽之差率土逢占驗若節符之合
臣敢不恭承[redacted]旨順考時行賛聖神化育之功極天

人和同之効奉而行政期不戾於陰陽推以治人庶
克躋於富壽臣無任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九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六十

表

兩府待皐表
請　皇帝御正殿復常膳表二道
乞罷政事表一十三道
手詔令視事表
添差男雱勾當江寧府糧料院謝表
詔以所居園屋爲僧寺及賜寺額謝表
依所乞私田充蔣山太平興國寺常住謝表
辭免司空表二道
乞致仕表
兩府待皐表

臣某等伏覩內降德音以陝西河東兩路外勤師旅內耗黎元引咎推恩者辠己以與方懋日新之德經邦弗效敢辭天討之刑中謝臣等昔以凡材過叨重任內不能定國家之論以協士民外不能成疆埸之謀以綏夷狄用開邊隙亟使人勞至深惻於聖懷實大愆於榮祿瘝官若此即辠爲宜唯並寘於嚴科乃大符於公論臣等無任

請 皇帝御正殿復常膳表二道

臣等言奉 聖旨以祈雨未應避正殿減常膳者陽春生物偶需澤之稍愆睿意恤民遽側身而自抑德已修於銷變數或係於非常當復彝儀用安羣下中謝恭惟 皇帝陛下天仁博施神智曲成躬忘旰食之

勞坐講日新之政四時協序萬物致和適當化養之
辰宜得涵濡之澤少違常候深軫清衷退師氏之正
朝約太官之威饌仰窺謙德志在閔民然而遐虜來
朝當即法宮之位誕辰入慶合陳燕俎之珍事有所
先禮難偏廢伏願仰回淵聽俯狥輿情夙御九筵之
居並羞十閤之具上以全於國體下以副於臣誠臣
無任

二

臣某等言近上表請　御正殿復常膳蒙降批答不
允者時澤偶愆屢勤齋禱　聖衷愈勵曲盡焦勞將
損己以召休因退次而貶食列陳剡奏尚闕嗣音在
臣列之靡遑伏帝閽而再扣中謝恭惟　皇帝陛下

體居離正德稟乾剛期揉俗以致康嘗納隍而興念七載于此纔獲豐穰一春而來或罹愆亢皇慈深軫羣祀徧修恐狴犴乖則親慮其囚懼黼黻美則躬變其服仍損內饔之舉兼虛正宁之朝然而禮貴從宜事難泥古而況甫臨誕節交舉慶儀有列辟拜萬年之觴有殊俗修兩朝之好苟虧彝制難副羣情少屈淵衷特從誠懇天臨廣廈日御常珍親事法宮廓宣於政治惟辟玉食昭示於等威仰以慰兩宮之慈俯以安羣下之望臣等無任

乞罷政事表三道

臣某言竊以使陪國論惟亮天工必用強明乃能協濟豈容昏瞀可以叨居進冒聰明罄陳危悃中謝伏

念臣逮侍　先帝列官外朝晚以喪歸因爲病廢伏遇　皇帝陛下召還辭禁擢豫經筵收於衆惡之中諉以萬機之事構讒誣而並至輒賜辨明推孤拙以直前每蒙開納　陛下所以遇臣者可謂厚矣臣之所以報國者終於缺然豈理勢之獨難抑才能之素薄方懼過尤之積乃罹疢疾之加比欲外乞州藩冀以就營醫藥重念采薪之弗給尚何守土之敢謀輒緣不能者止之言庶免貪以敗官之悔伏望　皇帝陛下曲垂仁惻俯記愚忠賜以分司一官許於江寧居止則天地之德實有施於餘年犬馬之勤冀或輸於異日臣無任

二

臣某言近具表乞罷政事分司伏奉　手詔封還不允所乞者私懐懇至已具布聞　聖訓丁寧未蒙開納敢冒崇高之聽再輸悃愊之情中謝臣聞任賢之方要其有用陳力之義止於不能茍弗集於事功且重羅於疢疾豈容叨據以累明揚伏念臣猥以孤生親逢盛世昧於量已志欲補於休明失在信書事淩成於迂闊每煩衆論上恩聖聦久知素願之難諧繼以積痾而自困辭而去位庶逃竊食之誅勉以就工重荷包荒之德雖貪順命終懼妨功伏望　皇帝陛下閎度并容大明俯燭特垂矜允俾遂退藏如此則孤進之身獲全生於末路具瞻之地得改命於時材臣無任

三

臣某言近再具表乞罷政事伏奉批荅不允者封奏上昭未能感徹訓辭下逮更誤褒嘉中謝臣聞恕以及物者君之仁量而受事者臣之義蓋世之道有升而有降故士之行或肆而或拘遭聖治之尚容冀私誠之獲遂伏念臣自蒙任使已歷歲時雖或售於小忠曾莫裨於大政迨茲攖疢乃始告勞姑以免邦憲之詰誅何足汙上恩之奬勵使人押至詔指屢頒祗荷顧憐重懷感悸非不願粗施其樸學庶幾以仰副於鴻私顧惟剛德之淩亭方奮慮謀而獨斷辨忠賢之可任既示弗疑察姦罔之爲朋將知所畏人宜盡力朝豈乏材寧容昏憊之餘尚冒寵靈之厚伏望

皇帝陛下離明俯燭解澤旁施矜綿力之既愆監近司之或曠俯從控懇實允詢謀雖已事之無稱難言報國冀餘生之未泯尚獲指軀臣無任

乞出表二道

臣某言竊以丞相之職天子是毗方當圖政之憂勤難以養痾而昧冒輒輸情素仰丐恩憐中謝臣叨被鴻私誤尸榮祿堯仁天覆幸荒穢之兼包湯聖日躋顧卑凡而自絕尚惟許國姑誓忘軀豈意眩昏甫新年而寖劇更知駑蹇難重任之久堪伏惟 皇帝陛下明燭隱微惠綏羸拙閔其積疢收還上宰之印章賜以餘年歸展先臣之丘隴生當擊壤以詠矜容之德死當結草以酬含育之恩臣無任

二

臣某言今月十一日輒輸情素仰丐恩憐實以抱疢之深難於竊位之久過蒙敦奬未賜矜從事有迫於懇誠理必祈於哀惻中謝臣信書自守與俗多違審容膝之易安因忘擇地知戴盆之難望遂廢占天豈圖憂患之餘更値清明之始寒之之日長而暴之之日短植之之人寡而拔之之人多尚誤聖知驟妨賢路摩頂放踵雖願效於微勞以蚊負山顧難勝於重任矧復瞀昏而曠事若猶冒昧以尸官是乃明憲之所不容豈特煩言之爲可畏伏惟 皇帝陛下天地覆載日月照臨賜以曲成容其少愒區區旅力或未慭於餘年斷斷小能兾尚施於異日臣無任

乞退表四

臣忠於爲國故進而能致其身君恕以及人故病則閔勞以事此今昔共由之通義實上下相與之至情敢觸冒昧之誅冀蒙哀矜之聽中謝臣受材鄙劣遭逢休明陳愚或會於聖心承乏遂尸於宰事謀謨淺拙謾不見其有成操行陵夷又或幾於無恥久宜辭位尚苟貪恩豈圖養拙以乖方重以瞀昏而廢務粗嘗陳列未獲矜從黽勉以來浸淫遂劇大懼典司之曠上煩程督之嚴伏惟 陛下詢事考言循名責實或輟夜分之寐常臨日昃之朝萬方黎獻之多略皆祗辟三事大夫之守豈可瘝官仰覩高明俯昭悃愊念其服勞之久愍其攖瘵之深及未干鈇鉞之時令

遂解機衡之任豈特少安於私義玆惟畢協於師虞

臣無任

二

臣昨具表乞解機政伏奉　手詔未賜俞允者明主訓辭之寵宜即奉承匹夫志守之愚敢覬矜允中謝竊以品制百爲揔裁萬務任怨蓋難於持久服勞安可以獨賢所以中外迭居是爲祖宗故事況於疲曳加以瞀昏若由昧冒而無慙其必顛隮而不救臣過叨膺奬備進近司當循名責實之時故任怨特多於前輩兼躅令改制之事故服勞尤枉於一身雖蒙全度之恩僅免譴訶之域某於多故實以難支矧疾疢之交攻且事爲之浸廢伏望　陛下昭其悃愊假以

優游使得休養於衰疲以示保全於孤拙臣無任

三

臣某言近具表乞解機務伏奉　手詔未賜俞允者

聖恩所及有隆天重地之施私義未安有深淵薄冰之懼中謝竊惟成湯高宗之世有若伊尹傅說之臣其道則格于帝而無疑其政則加乎民而有變后惟時乂相亦有終迨乎中世之陵夷非復古人之髣髴忠或不足以取信而事事至於自明義或不足以勝姦而人人與之為敵以此秉權而久處孰能持祿以少安此臣之慮危於居寵之時而昧死有均勞之乞況於抱病浸以瘝官伏惟　陛下道與日躋德侔乾覆哀一夫之失所樂萬物之皆昌矧夫眷遇之優既

已勤劬之久宜蒙箸貸使獲由全賜其疲賤之身假以安閑之地則敝車無用猶可具於勞薪棄席未忘或再旒華幄臣無任

四

臣某言伏奉　聖旨令臣入見赴中書供職者螻蟻微誠屢瀆省覽天地大德未賜矜從中謝　臣聞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周之士也肆秦之士也拘其縱之爲貴其拘之爲賤賤故尚勢利而忘善惡貴故尊行義而矜廉耻士知尊行義而矜廉耻宗廟社稷之安而天下自治也伏惟　陛下言必稽堯舜動必憲文武故視遇天下之士欲其貴不欲其賤欲其肆不欲其拘臣以羇孤旁無伙助一言竊意特見甄收適

遺欲治之盛時實預扶衰之大義事或弃於衆口而
陛下力賜辯明言有逆於聖心而　陛下常垂聽納
此臣所以履艱虞而不忌服勤苦而不辭雖百度搶
攘未就平成之敍然四年黽勉非無夙夜之勞今特
以心氣之衰疲目力之昏耗哀祈外補冀幸小休而
乾剛確然莫可回奪則是親值周家之忠厚獨爲秦
士之賤拘事與願違能無竊歎理當情恕豈免上煩
實望　聖慈俯昭愚款外賜優閑之地少安疾疢之
身須其有瘳乃責外効臣生當捐軀以報德死當結
草以酬恩

乞宫觀表四道

臣某言䟽榮特異敢忘圖報之忠陳力弗能當布可

辭之義中謝伏念臣晚陪興運久汙近司戇愚弗逮於清光衰疾更成於瘝曠苟免大訶之責乃叨異數之加授以戎旃班之宰席松楸舊國實使鎮臨蒲柳殘年足爲榮耀顧在宣化承流之地方當循名責實之時疲曳難支顛隮可畏仰祈睿眷俯徇愚衷弁解將相之官外除宮觀之任託依田里瞻守丘墳儻憑休養之私終獲夷瘳之福敢忘策勵復誓糜捐臣無任

二

臣某言近具表乞以本官外除一宮觀差遣伏蒙
聖慈特降中使賜臣詔書不允者天地至恩實知難報螻蟻微息尚竊有懷輒冒隆威更輸危悃伏念臣

遭逢異甚稱効蔑如茍旅力之可陳豈餘生之足惜
顧以憂傷而至弊重爲疢疾之所攖偷假便州必負
曠瘝之責過尸厚祿更懷叨昧之慙伏望 陛下本
末燭知始終護念俯徇籲天之懇俾無累國之尤尚
冀寧瘳誓終糜殞臣無任

三

臣某言輒傳俯臨璽書御至仰荷眷存之厚第懷感
悸之深任有不勝勉非所及輒輸危懇再冒天威伏
念臣久誤至恩難圖報稱過尸榮祿易取災危力憊
矣而弟支氣喘焉而將蹶窮閻掃軌斯爲待盡之時
莫府建旄豈曰養痾之地所懼曠瘝之責敢辭逋慢
之誅伏望 陛下照以末光遂其微請使壇陛之烏

無眩視之悲濠梁之魚有從容之樂庶蒙瘳復更誓糜捐臣無任

四

臣某言筋骸衰苶僅有餘生肝膈精微簡在聖聽豈圖寵獎未賜矜從輒冒威尊更輸情素中謝伏念臣久妨機要初乏涓埃苟免庶尤實荷恩私之至敢緣多疾更尸名器之崇比辱使軺俻宣詔旨深惟策勵仰稱龍光而況病瘵有加療治無損辭榮家食乃爲理分之宜干澤自營尚恃眷憐之舊伏惟 皇帝陛下衡聽萬事器使衆材念其黽勉之終難假以便安而少愒庶完體力圖報毫分臣無任

手詔令視事謝表

臣某言伏蒙宣示言者所奏輒具劄子乞博延公議政用賢人伏奉詔獎勵令視事如故者詢議升聞已賴舜聰之豁達懇誠上訴更煩周誥之丁寧竊以作威者王之權待察者臣之禮蓋雖蒙非常之厚遇亦將避可畏之煩言臣志尚非高才能無異舊惟所學之迂闊難以趨時因欲自昇於寛閑庶幾求志惟聖人之時不可失而君子之義必有行故當　陛下即政之初輒慕昔賢際可之仕越從鄉郡歸直禁林或因勸講而賜留或以論思而請對愚忠偶合即知素願之獲申睿聖日躋更懼淺聞之難副重叨殊奬忝秉洪鈞所宜引分以固辭乃敢冒恩而輕就實恃明主知臣之有素故以孫身許國而無疑人習玩於久

安吏循緣於積弊竊言不忌詖行無慙論善俗之方始欲徐徐而變革思愛日之義又將汲汲於施爲以物役已則神志有交戰之勞以道徇衆則事功無必成之望恐上辜於眷屬誠竊幸於退藏猶貪仰附於末光亦冀粗成於薄効比聞獨斷謂合僉言但輸承
命之忠遂觸招權之毀因請避衆賢之路庶以厭異議之人伏蒙　皇帝陛下敦大兼容清明旁燭賜之
神翰諭以至懷君臣之時嘗千載而難值天地之造豈一身之可酬敢不自忘形迹之嫌庶協神明之運
臣無任

添差男雱句當江寧府糧料院謝表

臣某言近輒冒昧陳乞男雱句當江寧府糧料院一

次伏蒙特恩添差者去寄臥家循尸厚祿祈榮及嗣更荷殊私 中謝 伏念臣汗馬之勞初無可紀舐犢之愛乃敢有言顏雖腆以知慙心固甘於獲譴豈謂陛下矜軒幄之舊錄簪屨之微示特出於上恩俾遽叨於世祿緊曲成之造化弗以遐遺徒共誓於糜捐安能仰稱臣無任

詔以所居園屋爲僧寺及賜寺額謝表

臣某言基迹叢祠冀鴻延於萬壽錫名扁榜竊榮遇於一時臣生乏寸長世叨殊獎賤息奄先於犬馬頹齡俯迫於桑榆獨念親逢莫有涓埃之補報永惟宏願豈忘香火之因緣伏蒙 皇帝陛下俯徇祈誠特加美稱所懼封人之祝終以堯辭乃廑長者之園遽

如佛許仰憑護念誓畢熏修臣無任

依所乞私田充蔣山太平興國寺常住謝

表

臣某言緣恩昧冒方虞罔上之誅加意畀矜遂竊終天之幸伏念臣少嘗陻阨晚悞褒崇榮禄雖多不逮養親之日餘年向盡更爲哭子之人追營香火之緣仰賴金繒之賜尚復祈恩而不已乃將徼福於無窮伏蒙　陛下眷遇一於初終愛恤兼夫存没特撓常法俯成私求雖老矣無能莫稱漏泉之施若死而未泯豈忘結草之酬臣無任

辭免司空表二道

臣某言今月十一日三班差使崔汝諧至奉宣詔旨

及齋賜制誥一道除授臣司空依前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加食邑四百戶食實封一百戶餘如故者使軺馳授祇忝明恩家巷卧居敢叨虚奬中謝竊以事官之所命異於時制之今除名稱三公班序一品逢辰特幸稱位實難臣晚玷誤恩嘗尸劇任曾無尺寸粗報眷憐獨有丘山莫知負載荒遠攖痾之久休明嗣服之初緜力薄材適甘於屏弃高秩厚禮更冒於褒崇惟器與名恐身累國仰祈遷令追寢賚書庶以衰殘獲所安之終吉亦令蹇淺免非據於具瞻臣無任

二

臣某言近具表乞追寢恩命伏蒙聖慈特降詔書

不允者隆施所逮懇辭弗俞輒冒天威更輸微款中謝臣事勞無紀操行不修居竊萬鍾初未知於辭富坐彌九載方有俟於黜幽豈圖邦命之新尚眷求人之舊寵靈覃被危厲增加位高疾顛力少任重實前修之切戒敢小醜之冒膺仰冀睿明顧憐衰朽改玆非服免貽官謗之憂宥以罔功使獲里居之佚臣無任

乞致仕表

此表不曾奏發甍後檢見遺藁

臣某言療以曠官嘗恃食功之舊老而辭祿敢忘知止之廉輒冒天威具輸微款伏念臣小聞寡識薄力淺材信獨善以一心昧自營之百慮久辜視遇特幸遭逢昔也壯時尚無可紀今而耄矣豈有能爲敢望睿明許之致仕實矜危朽賜以全生庶以衰殘豫佚

太平之樂亦令遲暮免離大耋之嗟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六十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一

表

賀冊 仁宗 英宗徽號禮成表
賀景靈宮奉安 列聖御容表
賀 哲宗皇帝登極表
賀升祔禮成表
英宗山陵禮畢慰 皇帝表
又慰 太皇太后表
又慰 皇太后表
英宗祔廟禮畢慰 皇帝表
又慰 太皇太后表
又慰 皇太后表

慈聖光獻皇后昇遐慰　皇帝表
慈聖光獻皇后啓殯及復土返虞慰　皇帝
表二道
慈聖光獻皇后神主祔廟慰　皇帝表
慈聖光獻皇后朞祥除慰　皇帝表
正旦奉慰表
魯國大長公主薨慰表
八皇子薨慰　皇帝表
八皇子葬慰　皇帝表
謝宰相笏記
謝翰林學士笏記
知常州謝上表

南郊進奉表

代鄆州韓資政謝上表

代王魯公乞致仕表三道

代人賀壽星表

代人明州謝上表

代王魯公德用乞罷樞密使表三道

賀冊　仁宗　英宗徽號禮成表

臣某言伏覩進奏院狀報冊告　仁宗皇帝　英宗皇帝徽號禮成者肇稱緟禮追薦鴻名揚二聖之閎休風四海以純孝惠心昭假鳌事備成臣中謝恭惟仁祖以堯之巍巍丕冒區夏　英考以舜之業業祗承廟祧紹隆德至於難名崇報義存於無已　皇帝

陛下仰稽前憲俯采庶言命册使而致嚴告匱主而歸美神靈率籲其啓後於無疆品庶交欣以奉先而不匱臣備叨殊眷獲睹上儀顧久負於沉痾乃獨妨於旅進

賀景靈宮奉安　列聖御容表

臣某言新一代之上儀極二端之美報經始有假實自睿謀歡成無疆乃惟衆志臣中謝竊以閟宮鬼享周特腆於姜嫄原廟神游漢獨隆於高帝遠或遺祖近止及親恭惟　皇帝陛下服卑而郎功食非以致孝嚴祖宗之衆像依仙釋而異宮館御因時初豈忘於苟簡修除備物乃有待於純熙宸宇祕嚴扁榜崇麗祼獻式序妥侑維時虩然往初孰此倫擬臣久尸

榮祿尚負宿痾聞釐事之既成與羣情而偕樂臣無任

賀　哲宗皇帝登極表

臣某言伏覩赦書　皇帝陛下今月五日登寶位者郊廟神靈永有宗依華夏蠻夷永有歸賴中謝恭惟皇帝陛下光御歷服大承統緒以聖繼聖純祐無疆臣遭遇先朝久叨榮祿不獲奔走瞻望清光臣無任

賀升祔禮成表

臣某言伏覩進奏院狀報七月十二日升祔禮成者涓選休辰肇稱吉禮神靈底豫品庶交欣中謝竊以登儷紫庭歸配清廟於稽在昔有舉維時恭惟皇帝陛下德茂承祧志深念祖倣唐文而制作致舜

孝於烝嘗釐事既成歡心溥協臣尚攖衰疾久隔清
光陪九賓之臚傳獨無厚幸偕四方而來賀徒有微
誠臣無任

英宗山陵禮畢慰　皇帝表

臣某言須百祀之材已襄葬故設九虞之主方考祔
儀伏惟　皇帝陛下德懋欽明道隆勤孝雖送終之
禮已備而追遠之念甫深惟順變以抑哀實含生之
至願臣限分鎮守阻豫班朝臣無任

慰　太皇太后表

臣某言宮車云返陵邑既營凡在照臨豈勝摧慕伏
惟　太皇太后道侔坤育仁出天成永懷愛孝之隆
尤積悲惘之感稍舒慈念實慰輿情臣叨備從官限

分符守徒有攀號之至痛初無辨護之微勞臣無任

慰　皇太后表

臣某言感靈有集方祔於廟祧感慕無窮外覃於蠻貊伏惟　太后比賢任姒纘慶塗莘祗協孫謀克襄大事地非蒼梧之遠勢有霸陵之安唯割至哀尚膺遐福臣備官有守奔問無階臣無任

英宗祔廟禮畢慰　皇帝表

臣某言七月而葬既充奉於寢園萬世不祧遂崇成於廟室凡居覆燾同盡攀號伏惟　皇帝陛下膺保聖神踐行仁孝纏哀罔極率禮無違仙遊既集於宗祊聖念彌勤於翼室仰祈順變俯賜含生臣符守所攖班朝莫豫臣無任

慰　太皇太后表

臣某言威靈來返祠廟有嚴序陳昭穆之倫定列祖宗之次哀號罔極遐邇所同伏惟　太皇太后功佐帝圖德齊坤載永惟孝愛尤積悲懷冀紓天性之慈以永母儀之福臣無任

慰　皇太后表

臣某言宗祏告成皇靈來燕凡居覆露同盡哀摧伏惟　太后協慶塗山比賢太姒方正坤儀之位上同乾施之仁虞祔奄終攀號靡極冀京恫之有節膺福履之無疆臣限守州符阻趨天陛臣無任

慈聖光獻皇后昇遐慰　皇帝表

臣某言伏以上天降禍　太皇太后奄棄大養伏惟

皇帝陛下攀號感慕聖情難居臣限以衰疾在遠不獲奔赴闕庭臣無任

慈聖光獻皇后啓殯及復土返虞慰

皇帝表

臣某言伏以日月徂遷伏承　太皇太后諏辰協吉肇啓殯宮聖情攀號何以勝處恭惟　皇帝陛下聖孝發中天報備至感嘆摧咽遐邇一情臣無任

二

臣某言伏承　太皇太后神宮復土奄及返虞聖心傷摧何以勝處恭惟　太皇太后天助懿德以扶昌運輔佐保佑功施三朝粤自棄捐宮闈爰及襄事陛下哀恫夙夜發於至情追奉致隆有溢常禮顯情

報德內外單盡孝治所形人用感歎臣伏限在遠無緣奔走瞻望闕庭臣無任

慈聖光獻皇后神主祔廟慰　皇帝表

臣某言伏承　慈聖光獻皇后神主祔廟既克禮成伏惟　皇帝陛下聖孝終始哀慕難勝日月徂遷禮有順變伏望少抑至情以幸天下臣無任

慈聖光獻皇后朞祥除慰　皇帝表

臣某言伏以日月流邁　太皇太后捐棄大養奄及朞祥仰惟　聖孝攀慕無極伏望深加裁抑以幸萬方臣限以衰疾無緣奔詣闕庭臣無任

正旦奉慰表

臣某言伏以日晷流邁歲曆肇新　太皇太后棄捐

宮闈奄歷時序伏惟　皇帝陛下聖孝天至感慕難勝臣以衰疾無緣奔走瞻望闕庭臣無任

魯國大長公主薨慰表

臣某言伏覩進奏官狀報魯國大長公主薨背伏惟
聖情痛悼臣以衰疾無緣奔走伏望以理寬釋俯慰
群情臣瞻望闕庭無任

八皇子薨慰　皇帝表

臣某言伏覩進奏院報八皇子薨背伏惟　聖情悲悼難任敢乞抑割天慈以幸萬邦臣瞻望闕庭無任

八皇子葬慰　皇帝表

臣某言伏聞鄆王襄事有日靈輴即路伏惟　聖情悲悼難勝敢乞割抑天慈以幸天下臣瞻望闕庭無

任

謝宰相笏記

祇荷寵靈載懷感懼竊念臣志雖慕古才不逮時誤
蒙記憐特賜收用伏惟 皇帝陛下紹膺天統遵養
聖功旁招儁良橫及疏賤誓當罄竭仰稱寵光臣無
任

謝翰林學士笏記

含哀去國扶憊造朝黼坐禁嚴許之燕見玉堂閎麗
賜以叨居申飭使人就傳德意事雖有故寵實非常
莫知報稱之謂何徒荷眷求之如此臣無任

常州謝上表

臣某言以貧擇利以病辭 此於督責之朝皆在譴

何之域（中謝）伏念臣比在羣牧常求外官蒙恩朝廷改職畿縣未識賢勞之力已纏悸眩之病區區本懷懇懇自訴遂蒙優詔特與便州維臣之愚所學非敏受祿則辭貧而取富當官則讓劇而求閒使有以臨知罪其極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明照萬物寛惠四方在宥而不探其可誅因能而不責其所乏顧雖無用於當世嘗以有聞於先臣思報所蒙敢忘盡瘁然而州郡撫循之勢患在數更官司考課之方要諸久任惟此弊邑比多凶年歲行兩周守吏八易當郡人煩勞之後以臣身疲病之餘自非少假以歲時將必上孤於器使所祈降鑒姑使息肩則斷斷一臣不獨免於大戾元元萬室儻有望於小休臣瞻天禱聖無

任

南郊進奉表 江寧

臣某言伏以郊兆宗祈臣工顯相慶九畿之藩屏備萬物之貢輸前件物掌於邦財歛自民職竊覩燎禋之盛式修幣獻之常臣無任

代鄆州韓資政謝表

臣某言秘殿升華名城借重寵靈溢分媿懼交懷中謝竊念臣世系單平天姿滯固親逢文雅之會首玷秀廉之科黽勉在公優游過紀被蒙眷與度越等夷省寺備官禁庭充衛分無可采懼抵冒於憲章寸有所長使裨參於治政朴忠自信智慮罕通未盡將明之才已干訶譴之典至寬之度横貸其愆褫夫左右之

聯寄以東南之屛敗財傷錦宜有衆多之譏增秩賜金本非平素之望敢圖 上聖復眷孤臣就徙通班改司善部惟汝陽之奧壤乃魯服之大邦豈繄薄材稱是煩使此蓋 皇帝陛下遇臣之造於遠不忘燭物之明雖微必逮追惟踦屨之舊特借叢雲之休切自揣循將安報稱敢不激昂志尚陳悉政經宣布詔條之寬綏安風俗之厚庶幾一得少補萬分臣無任

代王魯公乞致仕表 德用

臣某言臣聞下之所以忠於上力已愆則不敢瘝厥官君之所以愛其臣年已至則不思勞以事敢緣茲義冒盡所言 中謝 伏念臣以斗筲之材加犬馬之齒比嘗得謝誤復見收血氣既衰日月逾邁固已積妨

賢者之路豈獨多曠朝廷之儀伏望　聖慈許令致
仕則賴天之力使終晚節之優游訖臣之身得免大
誅之憤眊臣無任

二

臣某言愚臣之在暮年禮當求去　聖主之於舊物
恩不忍捐顧在禮之可言敢緣恩而苟止中謝伏念
臣起身疵賤逢世休嘉年除歲遷遂塵於非望夙興
夜寐常媿於無勞惟是寵榮殊非所欲矧知固陋豈
敢爲高徒以歲路之向窮不勝人言之甚衆爭前而
冒寵則辱之在後也或多蓋衆以擅榮則患之及身
也常酷是亦有傷於國體豈惟無補於臣身此臣所
以迫切於歸誠而彷徨於受命也況　陛下接三后

之烈享百年之平勢盈則非易以持法久則當通其變此誠致慎於安危之際而責難於將相之時雖臣旅力之方剛亦宜知止豈此餘生之無幾尚可妨賢

伏望　天慈俯循人欲上以終愛人之德下以免累國之誅則膂力既愆雖負捐軀之素志餘忠未訖猶知請祝於明時干冒宸嚴臣無任

三

臣某言竊以將相之權臣之所貪得君親之命臣之所憚違懇懇至於辭說之窮區區亦惟義理之迫中謝

伏念臣典司機密陪輔清光年之侵尋職以曠廢假息幸蒙於寬政引身輒匄於餘年豈期愚衷未動聖察令臣股肱便敏足以趨賓贊之儀耳目精明足以

副謀謨之託雖知當退猶願自強奈何獨以罷癃之軀而欲久私要劇之地自計且知其不可人言孰以爲當然伏望　聖慈哀憐悃愊無空敦獎使得罷休

臣無任

代人賀壽星表

臣某言上靈儲祉南極效祥凡在觀瞻實增慶抃伏以　皇帝陛下紹休　三聖博愛萬方唯乾則之棐常宜星文之底應臣叨塵要近親會休嘉豫聞太史之古敢後封人之祝無任

代人上明州到任表

臣某言奉敕差知明州已於某月到任訖東越故區東南窮處施澤之下歡然有生庇身於兹坐以無事

中謝臣受材素薄推數頗奇居有朴忠之心進無通顯之路晚塵郎位頗切郡章歸待皁於省中退得藩於海上自初受命以至造官歷年兩周取道萬里備更艱阨職臣之分使然卒就宴安賴上之恩抵此餘年且索旅力已從尚何施爲可以報稱於苟利國家之事靡所不思及未塡溝壑之時庶幾無愧臣無任

代王魯公德用乞罷樞密使表

臣聞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自惟賤官之守猶或不敢冒居況於任重責大安危所繫豈其癃昏憊耄可以久饕敢緣前言上冒聖聽伏念臣以疵賤之身遭逢　陛下拔擢兼官將相典領機密內之無陪輔將明之効外之無折衝禦侮之勞是　陛下

所以寵臣者不可勝此言而臣之所以報　陛下者未嘗能稱況今犬馬之齒七十有七不能者止宜在此時顧貪戀聖世未敢乞身田里長違　陛下左右惟機務之衆非臣疲曳所能勉強伏望　陛下憫臣無狀賜罷樞密院職事毋使久塞賢者之路臣不任祈恩待命激切之至

二

臣比以殘餘之生久壅賢路願還要職退就散地天聽高邈未蒙照省惓惓之私竊不自寧敢緣厚恩求必愚瞽臣聞量臣以授官者君之所以仁於下也審已以從事者臣之所以忠於上也今臣罷老雖近在臣身謀之有所不給況於官隆事劇所總不一以臣

審已誠不宜久叨權寵畏負　陛下任使之意伏惟
陛下量臣之聰明不足以遠事量臣之強力不足以
副禮聽臣所丐毋令四方有議　陛下信任之失而
臣亦賴　陛下之賜免於官謗臣無任

三

惓惓之私至于再三上凟聖德而終未蒙省察獎誘過渥非臣所堪區區之愚豈敢苟止伏念臣以顓蒙遭遇拔擢人臣貴寵少在臣右而勞烈行治無稱於時機密之地安危所繫雖臣方壯固懼不稱況於殘年餘日豈宜尚汙印韍爲朝廷羞方今明明在上濟濟多士足以典司樞要補敝救失稱　陛下任使副元元之望者甚衆　陛下雖欲苟私愚臣臣雖欲自

侍左右稱所以幸臣之意豈惟公論於臣有所不容誠恐覆餗以虧　陛下知人之明而令賢能宜在高位者久蹄於聖世則夷身毀宗不足以塞責矣伏惟陛下哀臣懇迫聽臣所丐以終　陛下眷寵老臣之賜臣無任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一

方

臨川先生文集

一三

PL
2686
.A1
1560a
v.13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二

論議

郊宗議
荅聖問賡歌事
看詳雜議
詳定十二事議

郊宗議 伏奉聖問撰議繳進

問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二者皆配天也或於郊之圜丘或於國之明堂或以冬之日至或以季秋之月或以祖或以禰或曰配天或曰配上帝其義何也對曰天道升降於四時其降也與人道交其升也與人道辨冬日上天與人道辨之

時也先王於是乎以天道事之秋則猶未辨乎人也先王於是乎以人道事之以天道事之則宜遠人宜以自然故於郊於圓丘以人道事之則宜近人宜以人爲故於國於明堂始而生之者天道也成而終之者人道也冬之日至始而生之之時也季秋之月成而終之之時也故以天道事之則以冬之日至以人道事之則以季秋之月遠而尊者天道也邇而親者人道也祖遠而尊故以天道事之則配以祖禰邇而親故以人道事之則配以禰郊天祀之大者也徧於天之羣神故曰以配天明堂則弗徧也故曰以配上帝而已夫天與人異道也天神以人事之何也曰所謂天者果異於人邪所謂人者果異於天邪故先王

之於人鬼也或以天道事之蕭合稷黍臭陽達於牆屋者以天道事之也嗚呼天人之不相異非知神之所爲其孰能與於此此禮也尚矣孔子何以獨稱周公曰嚴父配天者以得天爲盛天自民視聽者也所謂得天得民而已矣自生民以來能繼父之志能述父之事而得四海之驩心以事其父未有盛於周公者也

荅聖問賡歌事

臣聞叙有典秩有禮命有德討有辠皆天命也人君能勑正則治不能勑正則亂所以勑之不可以無其爲一也然爲於可爲之時則治爲於不可爲之時則亂故人君不可以不知時時有難易事有大細爲難

當於其易爲大當於其細幾者事細而易爲之時也故人君不可以不知幾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此之謂也人君雖知此然賢臣不心悅而服從則不能興事造業而熈百工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熈哉此之謂也夫欲股肱之喜蓋有其道矣蓋人君率其臣作而興事在明乎善而已明乎善在所爲法以示人者當所爲法以示人者當乃股肱之所以喜也股肱喜而事功成事功成而能屢省以不怠廢此又股肱之所以喜也爲是者在欽而已矣皐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愼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此之謂也蓋憲者爲法以示人之謂也所爲法以示人者當率法愼爲能然欽愼而不明

乎善亦何能濟故人君者以明乎善爲難苟明乎善矣則人臣孰敢爲不善人臣無敢爲不善事其有不治者乎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此之謂也人君不務近其人論先王之道以自明而苟欲以耳目所見聞總天下萬事而斷之以私智則人臣皆將歸事於其君而不任其責淫辭邪說並至而人君聽斷不知所出此事之所隳也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此之謂也然則人君欲股肱良而庶事康不在乎他在明乎善而已明乎善不可以責諸人也伏惟天錫 陛下以堯舜之材自秦漢以來欲治之主固未有能髣髴者然百工未熈庶事未康者殆所謂近其人論先王之道以自明者

尚有所鈌而非可以他求也臣昨日蒙德音喻及尚書賡歌之事而愚憧倉卒言不及究故敢復具所聞以獻伏惟　聖心加察幸甚

看詳雜議

臣今月二日至中書曾公亮傳　聖旨以雜議一卷付臣看詳臣謹具條奏如後

議曰官有定員則進趣雖多不能爲濫宜定臺省監寺之員須有闕然後用

臣某曰今之臺省監寺之官雖名曰職事官而實非前代之所謂職事官而與前代刺史等所帶檢校官無以異前代檢校官之類亦不能定員待有闕然後擬前代所謂職事官即今所謂差遣是也今之差遣

固已有定員須有闕然後用人矣若欲令今所謂職事官亦有定員則令職事官以差遣員數校之幾至兩倍而有功有考當陟者又未有以禦之欲有定員所謂可言而不可行者也

議曰內外之官正其名稱出則正刺史縣令之名入則還臺省之名

臣某曰前代有勳官有散官有檢校官有職事官勳官散官當其有辠則皆得議請減而應免官則又可以當官而檢校官與今行守之官無異故朝廷與奪皆足以爲人榮辱利害今散官勳官檢校官既不足以爲人榮辱利害爲人榮辱利害者唯有職事官與差遣而已今若令內外官正其名稱出則正刺史縣

令之名入則還臺省之名則是丞郎知州謂之刺史京朝官知州亦謂之刺史不知職事官之貴賤何以別乎又其祿秩位次不知當復如何若同之則理不可行若不同則與未名之時又何以異臣以爲今州郡長吏謂之知州非不正名所領職事官乃與前代刺史等帶檢校官無異何傷於正名而欲改之乎且漢以丞相史刺察州郡謂之刺史今欲名州郡長吏爲刺史則何得謂之正名

議曰罷官而止俸

臣某曰文王治岐仕者世祿武王克商庶士倍祿蓋人主於士大夫能饒之以財然後可責之以廉恥方今士大夫所以鮮廉寡恥其原亦多出於祿賜不足

又以官多貧少之故大抵罷官數年而後復得一官若罷官而止俸恐士大夫愈困窮而無廉恥士大夫無廉恥最人主所當憂且邦財費省之大原乃不在此議者但知引據唐事乃不知唐時官人俸厚故罷爲前資未至困乏今官人俸薄則與唐時事不得同且不吝於與人以官而欲吝於與官以祿非計之得也

議曰以釐務實日併爲三年以敘磨勘之法以符考績之義

臣某曰今欲以釐務實日併爲三年以敘磨勘之法竊以爲不釐務者非人情之所欲也釐務者非人情之所苦也今等之無功而釐務則計日得遷等之無

皐而不稽務則不得計日而遷恐未足以符考績之義而適足以致不均之怨也且黜陟之法務在沮勸皐功不知立法如此有何沮勸

議曰置兵部審官院

臣某曰崇班以上置兵部審官院此恐可議而行然崇班以上差遣盡付之兵部則不可行當約文字之法相度所任輕重緩急有付之審官者有屬之樞密者至於磨勘則官視卿監以下皆付之兵部審官可也

議曰置兵部流內銓以代三班及置南曹

臣某曰三班院無以異於兵部流內銓何必以代三班乎今三班自無闕事而又增置南曹則非省官之

意

議曰廢江淮荆浙發運使

臣某曰江淮荆浙發運使嘗廢矣未幾復置者以不可廢故也蓋發運使廢則其本司職事必令淮南轉運使領之淮南轉運所總州軍已多地里已遠而發運司據六路之會以應接轉輸及他制置事亦不少但以淮南轉運使領發運則發運一司事多墮廢此蓋其所以廢而復置也臣比見許元爲發運使時諸路有歲歉米貴則令輸錢以當年額而爲之就米賤路分糴之以足年額諸路年額易辦而發運司所收錢米常以有餘或以其餘借助諸路闕乏其所制置利便多如此此類要在揀擇能吏以爲發運而已廢之

不爲便也

議曰廢都水監

臣某曰都水監亦恐不可廢今議者以謂比三司判官主領之時事日煩費日廣舉天下之役其半在於河渠隄埽故欲廢之此臣之所未喻也朝廷以爲天下水利領於三司則三司事叢不得專意而河渠隄埽之類有當經治而力不暇給故别置都水監此所謂修廢官也官修則事舉事舉則雖煩何傷財費則利興利興則雖費何害且所謂舉天下之役半在於河渠隄埽者以爲不當役而役之乎以爲當役而役之乎以爲不當役而役之則但當察官吏之不才而不當廢監以爲當役而役之則役雖多是乃因置監

故吏得修其職而無廢事也何可以廢監乎且今水
土之利患在置官不多而不患其冗也

議曰合三部句院

臣某曰三部句院臣未知其詳然恐由近歲三司帳
籍鉤考之法大壞而不舉故三司句院有事簡處若
不然則此三部句院理不可合

議曰提舉百司不當用內制但用如張師顏者

臣某曰提舉百司多用內制而今患其與三司並行
指揮庫務異同難稟臣以為唯權均體敵乃可以相
檢制事有異同則理有枉直近在闕門之外則非理
皆得上聞庫務官司亦何嫌於難稟今若只用如張
師顏者一人與三司表裏綱紀細務則恐與三司權

不均體不敵雖足以綱紀細務而三司措置百司失理莫能與之抗議今使內制一人總其權以敵三司又使如張師顏者一人躬親點檢細事小既足以究察諸司姦弊大又足以檢制三司如此處置未爲失也若以爲費而當省則提舉百司於內制但爲兼職廢之何所省乎

議曰廢宮觀使副都監

臣某曰宮觀置使提舉都監誠爲冗散然今所置但爲兼職其有特置則朝廷禮當尊寵而不以職事責之者也廢與置其爲利害亦不多若議冗費則宮觀之類自有可議非但置使提舉都監爲可省也

議曰外則并郡縣

臣某曰中國受命至今百餘年無大兵革生齒之衆
蓋自秦漢以來莫及臣所見東南州縣大抵患在戶
口衆而官少不足以治之臣甞奉使河北疑其所置
州縣太多如雄莫二州相去纔二十餘里閒如此者
甚衆其民徭役固多財力彫弊恐亦因此然臣不深
知其利害不敢有言

議曰詔執事之臣下逮有司俾行審官銓選之職
稍稍寛假使時有簡拔

臣某曰今朝廷使監司守倅及知雜以上各以所知
同皐薦舉人材然尚患其所舉不如舉狀今若令有
司行審官銓選之職時有簡拔臣恐以一二人之耳
目不足以盡天下之材而所簡拔不足以塞士大夫

之非議又其所任或不免交私則於時政徒有所損
而已
議曰擇判司簿尉三考四考有兩紙三紙舉狀者
引對給筆札條爲治目不拘文辭咸以事對命官
考驗有理趣者除縣令三考績效有聞委提刑轉
運上其實狀除京官再入兩任知縣如政績顯白
與減一任通判便除知州
臣某曰議者以爲近世縣令最卑有出身三考無出
身四考不問其人材如何但非贓犯則以次而授焉
甚非重民安本之誼臣以爲令有出身三考無出身
四考皆有三人舉主乃得爲縣令非不問其人材如
何而特以次授也蓋近歲朝廷舉令之法最善故近

歲縣令亦稍勝於往時但朝廷誘養之道未純督察之方未盡大抵人才難得非特縣令乏人今議者欲擇判司簿尉三考四考有兩紙三紙舉狀者引對欲除以爲令則與舉令之法無甚異也若欲以筆札條對求治民之材臣恐不必得治材之實但得能文辭談説者爾又以爲績效有聞則提刑轉運上其實狀即除京官若令提刑轉運舉者至於五人而後與轉京官則得轉京官者少若但要提刑轉運舉狀不必五人而後轉則如此選擢之人何以知其賢於舉令而遽優異之如此又以爲兩任知縣政績顯白與減一任通判便除知州不知政績如何而可以謂之顯白若有殊尤可賞則朝廷自當選擢及有升任指揮

若不足以致選擢及升任指揮則其政績不爲甚異
政績無甚異而更不用關陞之法便減一任通判與
除知州臣恐入知州者愈冗而所除又未必賢
右臣所聞淺陋不足以知治體謹具條奏并元降
雜議封上取 進止

詳定十二事議

起居舍人司馬光起請舊官九品之外別分職任差
遣爲十二等以進退羣臣十二等之制宰相第一兩
府第二兩制以上第三三司副使知雜御史第四三
司判官轉運使第五提點刑獄第六知州第七通判
第八知縣第九幕職第十令錄第十一判司簿尉第
十二其餘文武職任差遣並以此比類爲十二等若

上等有闕則於次之中擇才以補之奉　聖旨兩制
詳定聞奏王珪等詳定司馬光起請難盡施行外致
治之要在任官之久欲乞知州令滿三年爲一任通
判人緣審官院見今員多闕少俟將來差遣得行亦
別取指揮知縣人今後初入者並滿六周年方入通
判仍乞下審官詳定條約聞奏者臣愚以謂司馬光
十二等之說王珪等既以爲難行而珪等所議知州
三年爲一任知縣六年方入通判亦無補於官人失
得之數朝廷必欲大修法度甄序人材則以至誠惻
怛求治之心博延天下論議之士而與之反復必有
至當之論可施於當世凡區區變更而終無補於事
實者臣愚竊恐皆不足爲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二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三

論議

易泛論
卦名解
河圖洛書義
諫官論
伯夷

易泛論

柔巽隱伏制得其道則易制者魚也民之象也小人女子之象也貪暴而止乎高者隼也貪竊而動乎陰者鼠也狐疑也不果也牛順而強也羊很也羊前其剛以觸者也鮒物之在下汗而微者也鳥飛而止則

困者也雉文明見乎外者也豹文之蔚然者也虎文之炳然者也虎豹剛健君子大人之象也虎之搏物擬而後動動而有獲者也鶴潔白以遠舉鳴之以時而遠聞者也鴻進退以時而有序者也禽飲井之無擇者也獖豕之牙能畜其剛而不可犯者也豕汙穢也豚豕之微者也龜有靈德潛見以時而不志於養者也龜人之所恃以知吉凶者也龍天類也能見能躍能飛能雲雨而變化不測人不可係而服者也馬地類也能行而係乎人其為物有常者也鬼物之無形者也几尊物也所馮以為安者也牀安上以止者也車載其上以行者也輪有運動之材而非車之全也可以為車之一器者也輿有承載之材而亦非車

之全者也輜車輿所以行者也笙圓虛以容而應者
也矢直而利乎行者也弧攻遠之器也鼎成物之器
也鉉所舉鼎而行之者也鼎耳虛中以受鉉者也瓶
井之上水者也甕井水之已出乎上而受之者也筐
女所以承實者也匕鬯所以事宗廟社稷之器也樽
酒簋貳祭之約也貳簋享之約也幽而能正時者斗
也暮夜者陰盛之時也日中者豐之時也日昃者過
中當退之時也晝日者明進已盛而未至乎中之時
[illegible]中則照天下矣日以明進至晝日其極盛也甲
仁屬也庚義屬也月幾望陰盛而不亢也雲陰上也
雨陰陽應也霜陰剛之微也堅氷陰剛而疑陽也膏
陽之澤也血陰之傷也汗出而不反也膚柔物之爲

間而易侵者也趾在下而行者也拇在下之微而無能爲者也腹容物者也頄上體之見乎外而無能爲者也臀下體之無能爲者也身躬已也頂首之上者也面見乎外者也心體之主也限上下之所同也夤上體之接乎限者也須柔而附剛者也陽物之飾也背體之不接乎物而上者也尾後也首先也上也足下也角剛之上窮者也肱上體之隨而附者也股下體之隨而附者也腓趾之上股之下而體之隨而附者也垂其翼下也耳所聽也東北止以近險也西南順以遠險也西南衆也南明也西南坤之地也東北違坤之所也西陰所也東陽所也左下也右上也載者載上也負後也負者下道也乘者上道也載鬼以

鬼爲在上也負塗以塗爲在後也往從之也往之外
也往之上也來之已也來之內也渝變其德也億安
也居不行也安以靜居也逐從求之也血去不來也
出自穴出不去也復反而得其所也反自外來而復
也見見彼也處不行也征進也盤桓動未進也枕止
而安之也動方征也起方往也遇逢而見之也躋升
也孕女之得其配也以有爲而未功也字育女之功
也田與事之大者也弋與事之小者也飛宜下不宜
上者也且方然也或疑辭也方也後也乃徐也方此
交之時未可以然也要其終則然也田平夷著見之
地也非龍之所宜宅也大川險也沙近險而無難也
泥則近險而有難也沛澤之困乎水者也穴陰之宅

也在穴動物在陰之小者也淵龍之宅也在天則龍有爲之地陸高平也陵陸之大也塗汚也井泥濁也谷下也井谷旁出而下流也鮠硊秉剛也石堅而不動者也金剛而趣變者也玉溫潤粹美剛而不可變者也干鴻之在下而不失其宜者也鴻所宜居者也桷木之在上者也株木不能庇蔭其下者也磐進於干而不失其安者也甘物之所美也苦物之所惡也黃地色也玄天色也黃中之見乎色者也白成色之主也白未受飾乎物者也朱紱天子飾下者也赤紱人臣飾下者也泣血陰之憂也涕憂之見乎容貌者也號嗟憂之見乎音聲者也號甚乎嗟者也藩內外之隔也廬人所庇也升虛邑小而易之也升階平易

以有序以漸升而得位也伐邑者小之也伐國大事也伐邑小事也城地道上承而外扞也復于隍則不上承不外扞矣墉扞外以保內也自下之高者也二簋陰象也門陰象也戶陽象也易曰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易象之大槩見於乾坤之說推而長之則凡易之象可不疑矣棟室壁之所恃也野空曠也同人于野無適莫也龍戰于野無君臣也邑有事之地也趣時而爲之者也郊遠乎有事之地次師旅之安舍也巷出門庭而未易道也自牖自幽以即明也婚媾內外之合也鄰比已者也妻配也王母幽以遠也以父爲陽以母爲幽也以母爲近則王母爲遠也妣以順配祖者也臣以順承君者也考父之有成德之

稱也長子一也弟子不一也僕卑以順也童未有與也婦一乎順者也妾配之不正者也士未成夫之辭也女未成婦之辭也娣女歸而不得正配者也衣上飾也袽所以窒隙也裳下之飾也鞶帶在下體之上而以柔爲飾也袂體乎衣者也囊所以畜物也茀所以蔽車也履踐下而承上也履上道也載下道也不可甚乎不利也可其爲利僅也有凶不必凶而凶在其中也有厲不必厲而厲在其中也有悔不必悔而悔在其中也

卦名解

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故曰雲雷屯屯已大亨則雷雨之動滿盈而爲解故曰雷雨作解動而免乎

險解山下有險非險在前也可往而止焉必蒙者也故爲蒙蹇則險在前者也險在前則不可以往故爲蹇彖曰見險而能止知矣哉知者反乎蒙者也需亦險在前也其不爲乾健而進也非若艮之止也非坎之所能陷也待時而進耳故爲需柔得位而上下應之小者之畜也小者畜則其畜亦小矣故爲小畜以小而畜大非柔之中也柔得位而不中不中而上下應之小畜之道也能止健大者之畜也大者畜則其畜亦大矣故爲大畜四陽過二陰而陽得中故爲大過大過者大者過也大者過則亦事之大過越也四陰過二陽而陰得中故爲小過小過者小者過也小者過則亦事之小過越者耳大有能有大者也大者

應之也柔得尊位大有者也同人同乎人者也柔得
位得中而應乎乾者也巽而麗乎內故爲家人止而
麗乎外故爲旅少男長女必惑山下有風必撓蠱者
撓惑之名也爲天下之蠱者事也故爲蠱少女少男
男下女上故爲咸咸者交感之名也長男長女男上
女下故爲恒姤陰遇陽故爲姤陽終決陰故爲夬柔
履剛故爲履履禮也禮者以柔履剛者也剛應順而
以動故爲豫上下交故爲泰不交故爲否以剛中爲
主而下順從故爲比順而止故爲謙動而說故爲隨
大者在上故爲觀大者壯故爲大壯剛浸長以臨柔
故爲臨臨者大臨小之名故曰臨者大也柔來文剛
分剛上而文柔故爲賁柔變剛爲剝剝者消爛之名

也剝窮上而剛反故曰復復者反而得其所之名也天下雷行物應之故爲無妄雷之感物物之所以應無妄者也剛退故爲遯明入地中故爲明夷明者傷於晤之名也文王與紂當其象矣以爻考之自三以下周象也自四以上殷象也明出地上晉臣進之象卦也明出地上則方晝而未至乎中中則照天下晝則進之盛而不亢乎王者也損上益下主於自損者也故爲益損下益上主於自益者也故爲損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凡女卦皆受損者也凡男卦皆受益者也損上益下損下益上此之謂也巽乎水而上水故爲井以木巽火故爲鼎明以動故爲豐豐者光明盛大之卦也剛上下而實在其間頤中有物之象也頤

中有物必噬噬則合矣故爲噬嗑噬嗑者有間而通之
之卦也上險下說說以行險故爲節柔在内而剛得
中說而巽故爲中孚柔亦在内可謂對矣中孚者至
誠之卦也无妄則不妄而已一陽陷於二陰故爲坎
坎者陷也内明水象也一陰麗於二陽故爲離離麗
也外明火象也水之爲物陷者也火之爲物麗者也
推此則震巽艮兌可以類知之也上火下澤睽睽者
不合之名也二女之卦也火在水上未濟未濟者有
濟之道也男女之卦也水上火下男女相逮之卦也
故爲既濟澤上火下二女不相得之卦也故爲革不
相得而相違革之所以生也以衆行險故爲師上剛
而下險險而健故爲訟上動而下止止而動故爲頤

止而動順之道也上説而下順故爲萃上巽而下險
險而巽故爲渙渙者離散之名也巽而免乎險則不
蹇不困下雖險上巽而不健則不訟故爲渙而已困
則剛見揜者也在難中者也不可以不動矣蹇則難
在前者也不可以往而已故彖曰利西南也順而巽
其進也孰禦焉故爲升止而巽有止之道故爲漸歸
妹者歸女之卦也妹少女也少女爲主於内故曰歸
妹歸妹女歸之以其時也故曰動而説所以爲歸妹
也陽在下則動而進故爲震進在陰上巳得其所則
止故爲艮内柔伏故爲巽外柔見故爲兑此其文皆
在繫辭或彖繫所不言以其所言反求其所不言則
知其所以然也

河圖洛書義

孔子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圖必出於河而洛不謂之圖書必出於洛而河不謂之書者我知之矣圖以示天道書以示人道故也蓋通於天者河而圖者以象言也成象之謂天故使龍負之而其出在於河龍善變而尚變者天道也中於地者洛而書者以法言也效法之謂人故使龜負之而其出在於洛龜善占而尚占者人道也此天地自然之意而聖人於易所以則之者也

諫官論

以賢治不肖以貴治賤古之道也所謂貴者何也公卿大夫是也所謂賤者何也士庶人是也同是人也

或爲公卿或爲士何也爲其不能公卿也故使之爲士爲其賢於士也故使之爲公卿此所謂以賢治不肖以貴治賤也今之諫官者　天子之所謂士也其貴則　天子之三公也惟三公於安危治亂存亡之故無所不任其責至於一官之廢一事之不得無所不當言故其位在卿大夫之上所以貴之也其道德必稱其位所謂以賢也至士則不然修一官而百官之廢不可以預也守一事而百事之失可以毋言也稱其德副其材而命之以位也循其名傃其分以事其上而不敢過也此君臣之分也上下之道也今命之以士而責之以三公士之位而受三公之責非古之道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正名也者所以正分也

然且爲之非所謂正名也身不能正名而可以正天下之名者未之有也蚳鼃爲士師孟子曰似也爲其可以言也蚳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孟子曰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然則有官守者莫不有言責有言責者莫不有官守士師之諫於王是也其諫也蓋以其官而已矣是古之道也古者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能諫謂之不恭則有常刑蓋自公卿至於百工各以其職諫則君孰與爲不善自公卿至於百工皆失其職以阿上之所好則諫官者乃 天子之所謂士耳吾未見其能爲也待之以輕而要之以重非所以使臣之道也其待已也輕而取重任焉非所以事君之道也不

得已若唐之太宗庶乎其或可也雖然有道而知命
者果以爲可乎未之能處也唐太宗之時所謂諫官
者與丞弼俱進於前故一言之謬一事之失可救之
於將然不使其命已布於天下然後從而爭之也君
不失其所以爲君臣不失其所以爲臣其亦庶乎其
近古也今也上之所欲爲丞弼所以言於上皆不得
而知也及其命之已出然後從而爭之上聽之而改
則是士制命而君聽也不聽而遂行則是臣不得其
言而君恥過也臣不得其言士制命而君聽二者上
下所以相悖而否亂之勢也然且爲之其亦不知其
道矣及其諄諄而不用然後知道之不行其亦辨之
晩矣或曰周官之師氏保氏司徒之屬而大夫之秩

也曰嘗聞周公爲師而召公爲保矣周官則末之學
也

伯夷

事有出於千世之前聖賢辯之甚詳而明然後世不
深考之因以偏見獨識遂以爲説既失其本而學士
大夫共守之不爲變者蓋有之矣伯夷是已夫伯夷
古之論有孔子孟子焉以孔孟之可信而又辯之反
復不一是愈益可信也孔子曰不念舊惡求仁而得
仁餓于首陽之下逸民也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
不立惡人之朝避紂居北海之濵目不視惡色不事
不肖百世之師也故孔孟皆以伯夷遭紂之惡不念
以怨不忍事之以求其仁餓而避不自降辱以待天

下之清而號爲聖人耳然則司馬遷以爲武王伐紂伯夷叩馬而諫天下宗周而恥之義不食周粟而爲采薇之歌韓子因之亦爲之頌以爲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迹於後世是大不然也夫商衰而紂以不仁殘天下天下孰不病紂而尤者伯夷也嘗與太公聞西伯善養老則往歸焉當是之時欲夷紂者二人之心豈有異邪及武王一奮太公相之遂出元元於塗炭之中伯夷乃不與何哉蓋二老所謂天下之大老行年八十餘而春秋固已高矣自海濱而趨文王之都計亦數千里之遠文王之興以至武王之世歲亦不下十數豈伯夷欲歸西伯而志不遂乃死於北海邪抑來而死於道路邪抑其至文王之都而不足以及

武王之世而死邪如是而言伯夷其亦理有不存者
也且武王倡大義於天下太公相而成之而獨以爲
非豈伯夷乎天下之道二仁與不仁也紂之爲君不
仁也武王之爲君仁也伯夷固不事不仁之紂以待
仁而後出武王之仁焉又不事之則伯夷何處乎余
故曰聖賢辯之甚明而後世偏見獨識者之失其本
也嗚呼使伯夷之不死以及武王之時其烈豈獨太
公哉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三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六十四

論議

三聖人
周公
子貢
揚孟
材論
命解
對疑

三聖人

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之爲名道

之極德之至也非禮勿動非禮勿言非禮勿視非禮
勿聽此大賢者之事也賢者之事如此則可謂備矣
而猶未足以鑽聖人之堅仰聖人之高以聖人觀之
猶太山之於岡陵河海之於陂澤然則聖人之事可
知其大矣易曰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鬼
神合其吉凶此蓋聖人之事也德苟不足以合於天
地明苟不足以合於日月吉凶苟不足以合於鬼神
則非所謂聖人矣孟子論伯夷伊尹柳下惠皆曰聖
人也而又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
由也夫動言視聽苟有不合於禮者則不足以爲大
賢人而聖人之名非大賢人之所得擬也豈隘與不
恭者所得僭哉蓋聞聖人之言行不苟而已將以爲

天下法也昔者伊尹制其行於天下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伊尹之心者由是多進而寡退苟得而害義此其流風末俗之弊也聖人患其弊於是伯夷出而矯之制其行於天下曰治則進亂則退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伯夷之心者由是多退而寡進過廉而復刻此其流風末世之弊也聖人又患其弊於是柳下惠出而矯之制其行於天下曰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遺逸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柳下惠之心者由是多汙而寡潔惡異而尚同此其流風末世之弊也此三人者因時之偏而救之非天下之中道也故久必弊至孔子之時三聖

人之弊各極於天下矣故孔子集其行而制成法於天下曰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可以仕則仕可以處則處然後聖人之道大具而無一偏之弊矣其所以大具而無弊者豈孔子一人之力哉四人者相爲終始也故伯夷不清不足以救伊尹之弊柳下惠不和不足以救伯夷之弊聖人之所以能大過人者蓋能以身救弊於天下耳如皆欲爲孔子之行而忘天下之弊則惡在其爲聖人哉是故使三人者當孔子之時則皆足以爲孔子也然其所以爲之清爲之任爲之和者時耳豈滯於此一端而已乎苟在於一端而已則不足以爲賢人也豈孟子所謂聖人哉孟子之所謂隘與不恭君子不由者亦言其時爾且夏之

道豈不美哉而殷人以爲野殷之道豈不美哉而周人以爲鬼所謂隘與不恭者何以異於是乎當孟子之時有敎孟子枉尺直尋者有敎孟子權以援天下者蓋其俗有似於伊尹之弊時也是以孟子論是三人者必先伯夷亦所以矯天下之弊耳故曰聖人之言行豈苟而已將以爲天下法也

周公

甚哉荀卿之好妄也載周公之言曰吾所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者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千有餘人是誠周公之所爲則何周公之小也夫聖人爲政於天下也初若無爲於天下而天下卒以無所不治者其法誠修也故三代之制立

庠於黨立序於遂立學於國而盡其道以爲養賢教
士之法是士之賢雖未及用而固無不見尊養者矣
此則周公待士之道也誠若荀卿之言則春申孟嘗
之行亂世之事也豈足爲周公乎且聖世之事各有
其業講道習藝患日之不足豈暇遊公卿之門哉彼
遊公卿之門求公卿之禮者皆戰國之奸民而毛遂
侯嬴之徒也荀卿生於亂世不能考論先王之法著
之天下而惑於亂世之俗遂以爲聖世之事亦若是
而已亦已過也且周公之所禮者大賢與則周公豈
唯執贄見之而已固當薦之天子而共天位也如其
不賢不足與共天位則周公如何其與之爲禮也子
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

不知爲政蓋君子之爲政立善法於天下則天下治立善法於一國則一國治如其不能立法而欲人人悅之則日亦不足矣使周公知爲政則宜立學校之法於天下矣不知立學校而徒能勞身以待天下之士則不唯力有所不足而勢亦有所不得也或曰仰祿之士猶可驕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夫君子之不驕雖闇室不敢自慢豈爲其人之仰祿而可以驕乎嗚呼所謂君子者貴其能不易乎世也荀卿生於亂世而遂以亂世之事量聖人後世之士尊荀卿以爲大儒而繼孟子者吾不信矣

子貢

子讀史所載子貢事疑傳之者妄不然子貢安得爲

儒哉夫所謂儒者用於君則憂君之憂食於民則患民之患在下而不用則修身而已當堯之時天下之民患於洚水堯以爲憂故禹於九年之間三過其門而不一省其子也回之生天下之民患有甚於洚水天下之君憂有甚於堯然回以禹之賢而獨樂陋巷之間曾不以天下憂患介其意也夫二人者豈不同道哉所遇之時則異矣蓋生於禹之時而由回之行則是楊朱也生於回之時而由禹之行則是墨翟也故曰賢者用於君則以君之憂爲憂食於民則以民之患爲患在下而不用於君則修其身而已何憂患之與哉夫所謂憂君之憂患民之患者亦以義也苟不義而能釋君之憂除民之患賢者亦不爲矣史記

曰齊伐魯孔子聞之曰魯墳墓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爲莫出子貢因行說齊以伐吳說吳以救魯復說越復說晉五國由是交兵或強或破或亂或霸卒以存魯觀其言迹其事儀秦軫代無以異也嗟乎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已以墳墓之國而欲全之則齊吳之人豈無是心哉奈何使之亂歟吾所以知傳者之妄一也於史考之當是時孔子子貢爲匹夫非有卿相之位萬鍾之祿也何以憂患爲哉然則異於顔回之道矣吾所以知其傳者之妄二也墳墓之國雖君子之所重然豈有憂患而謀爲不義哉借使有憂患爲謀之義則豈可以變詐之說亡人之國而求自存哉吾所以知其傳者之妄三也子貢之行雖

不能盡當於道然孔子之賢弟子也固不宜至於此矧曰孔子使之也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真子貢雖好辯詎至於此邪亦所謂毀損其真者哉

揚孟

賢之所以賢不肖之所以不肖莫非性也賢而尊榮壽考不肖而厄窮死喪莫非命也論者曰人之性善不肖之所以不肖者豈性也哉此學乎孟子之言性而不知孟子之指也又曰人爲不爲命也不肖而厄窮死喪豈命也哉此學乎揚子之言命而不知揚子之指也孟子之言性曰性善揚子之言性曰善惡混孟子之言命曰莫非命也揚子之言命曰人爲不爲

命也孟揚之道未嘗不同二子之說非有異也此孔
子所謂言豈一端而已各有所當者也孟子之所謂
性者正性也揚子之所謂性者兼性之不正者言之
也揚子之所謂命者正命也孟子之所謂命者兼命
之不正者言之也夫人之生莫不有羞惡之性有人
於此羞善行之不修惡善名之不立盡力乎善以充
其羞惡之性則其爲賢也孰禦哉此得乎性之正者
而孟子之所謂性也有人於此羞利之不厚惡利之
不多盡力乎利以充羞惡之性則其爲不肖也孰禦
哉此得乎性之不正而揚子之兼所謂性者也有人
於此才可以賤而賤辠可以死而死是人之所自爲
也此得乎命之不正者而孟子之所兼謂命者也有

人於此才可以貴而賤德可以生而死是非人之所
爲也此得乎命之正者而楊子之所謂命也今夫羞
利之不厚惡利之不多盡力乎利而至乎不肖則楊
子豈以謂人之性而不以辠其人哉亦必惡其失性
之正也才可以賤而賤辠可以死而死則孟子豈以
謂人之命而不以辠其人哉亦必惡其失命之正也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
於臭也四支之於安逸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
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知
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
謂命也然則孟楊之說果何異乎今學者是孟子則
非楊子是楊子則非孟子蓋知讀其文而不知求其

指耳而曰我知性命之理誣哉

材論

天下之患不患材之不衆患上之人不欲其衆不患士之不欲爲患上之人不使其爲也夫材之用國之棟梁也得之則安以榮失之則亡以辱然上之人不欲其衆不使其爲者何也是有三蔽焉其尤蔽者以爲吾之位可以去辱絕危終身無天下之患材之得失無補於治亂之數故偃然肆吾之志而卒入於敗亂危辱此一蔽也又或以謂吾之爵祿貴富足以誘天下之士榮辱憂戚在我吾可以坐驕天下之士將無不趨我者則亦卒入於敗亂危辱而已此亦一蔽也又或不求所以養育取用之道而諰諰然以爲天

下實無材則亦卒入於敗亂危辱而已此亦一蔽也此三蔽者其爲患則同然而用心非不善而猶可以論其失者獨以天下爲無材者耳蓋其心非不欲用天下之材特未知其故也且人之有材能者其形何以異於人哉惟其遇事而事治畫策而利害得治國而國安利此其所以異於人也上之人苟不能精察之審用之則雖抱皐夔稷契之智且不能自異於衆況其下者乎世之蔽者方曰人之有異能於其身猶錐之在囊其末立見故未有有其實而不可見者也此徒有見於錐之在囊而固未覩夫馬之在廐也驚驥雜處飲水食芻嘶鳴蹄齧求其所以異者蔑矣及其引重車取夷路不屢策不煩御一頓其轡而千里

已至矣當是之時使駑馬並驅則雖傾輪絕勒敗筋傷骨不舍晝夜而追之遼乎其不可以及也夫然後騏驥騕褭與駑駘別矣古之人君知其如此故不以天下為無材盡其道以求而試之試之之道在當其所能而已夫南越之修簳簇以百鍊之精金羽以秋鶚之勁翮加強弩之上而彍之千步之外雖有犀兕之捍無不立穿而死者此天下之利器而決勝覿武之所寶也然用以敲扑則無以異於朽槁之挺是知雖得天下之瑰材桀智而用之不得其方亦若此矣古之人君知其如此於是銖量其能而審處之使大者小者長者短者強者弱者無不適其任者焉如是則士之愚蒙鄙陋者皆能奮其所知以効小事況其

賢能智力卓犖者乎嗚呼後之在位者蓋未嘗求其說而試之以實也而坐曰天下果無材亦未之思而已矣或曰古之人於材有以教育成就之而子獨言其求而用之者何也曰天下法度未立之後必先索天下之材而用之如能用天下之材則能復先王之法度能復先王之法度則天下之小事無不如先王時矣況教育成就人材之大者乎此吾所以獨言求而用之之道也噫今天下蓋嘗患無材吾聞之六國合從而辯說之材出劉項並世而籌畫戰鬬之徒起唐太宗欲治而謨謀諫諍之佐來此數輩者方此數君未出之時蓋未嘗有也人君苟欲之斯至矣天下之廣人物之衆而曰果無材可用者吾不信也

命解

先王之俗壞天下相率而爲利則強者得行無道弱者不得行道貴者得行無禮賤者不得行禮孔子修身潔行言必由繩墨陳蔡大夫惡其議已率衆而圍之此乃所謂不得行道也公行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出位而與右師言者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說孟子曰我欲爲禮也方是時不獨右師不說凡與右師言者蓋皆不說也此乃所謂不得行禮也然孔子不以弱而離道孟子不以賤而失禮故立乎千世之上而爲學者師右師陳蔡之大夫卒亦不得傷焉以其有命也今不知命之人剛則不以道御之而曰有命焉彼安能困我由此則

死乎巖牆之下者猶正命也柔則不以禮節之而曰不出懼及禍焉由此則是貧賤可以智去也夫柔而不以禮節之剛而不以道御之其難免一也故易旅之初六與上九同患悲夫離道以合世去禮以從俗茍命之窮矣孰能恃此以免者乎

對疑

已亥勑書自今內殿崇班以上大喪致其事供奉官以下則勿致如其故於是有疑者以爲供奉官以下亦士大夫也而朝廷獨遇之如此顧而問曰今子以謂如何嘗竊原朝廷之意以對曰先王之制喪禮不飲酒不食肉不御於內以致其哀戚者所謂禮之實而其行之在我者也不論其人之貴賤不視其世之

可否而使之同者也然而有疾則雖賤者亦使之飲酒而食肉此所謂以權制者也或不言而事行或言而後事行或身執事而後行者所謂禮之文而其行之在物者也論其人之貴賤視其世之可否而爲之節者也視其世之可否而爲之節故金革之事則雖貴者亦有時乎而無辟此所謂以權制者也今欲使三班趨走給使之吏大喪則皆無以身執事而從古者卿士大夫之禮此固盛世之所宜急而先王以孝理天下之意然而事又有先於此者古之時卿大夫之喪所以聽身不執事者爲其可以不身執事也其可以不身執事者何也古之人君於其卿士大夫之喪所以存問養恤者蓋不詘於其在事之時其有大

喪而得不以身執事者以其臣屬足使而祿賜足以事養故也今三班趨走給使之吏其素所以富養之非備厚也一日使去位而治喪則朝廷視遇與庶人之在野者無以異庶人之在野者所以葬祭其先人畜養其妻子有常產矣三班趨走給使之吏去位而治喪則其使令非有臣屬事養非有祿賜一日無常產則其窮乃有欲比於庶人而不得者若用事者不爲之憂此而曰汝必無以身執事則亦有餓而死者耳然而世之議者方曰今之小吏去位而治喪者衆矣吾未見有餓而死者夫今之去位而治喪者自非多積餘藏有以活身則孰能無以身執事者乎今欲使之去位而治喪故欲使其致喪之實而無以身執

事也苟不能使之無以身執事而徒使之去位則豈盛世之所急而先王以孝理天下之意也愚故曰事又有先於此者謂所以存問恤養士大夫如古之時者今之所先也夫明吾政以贍天下之財而存問恤養士大夫如古之時此吾之所易為也仰無以葬祭其先人俯無以畜養其妻子然且去位而治喪無以身執事以致古者士大夫之禮此人所難行也捨吾之所易為而忽不謀曰是皆先王之事非吾今日之所能為也操人之所難行而誅之不釋曰古之士大夫皆然爾奚事而不為朝廷或者以為此非先王以權制喪內恕及人之道故止而不為雖然愚亦有疑焉欲內恕以及人而不為吾之所易為者何也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六十四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五

論議

洪範傳

易象論

洪範傳

五行天所以命萬物者也故初一曰五行五事人所以繼天道而成性者也故次二曰敬用五事五事人君所以修其心治其身者也修其心治其身而後可以爲政於天下故次三曰農用八政爲政必協之歲月日星辰曆數之紀故次四曰協用五紀既協之歲月日星辰曆數之紀當立之以天下之中故次五曰建用皇極中者所以立本而未足以趣時趣時則中

不中無常也唯所施之宜而已矣故次六曰乂用三德有皇極以立本有三德以趣時而人君之能事具矣雖然天下之故猶不能無疑也疑則如之何謀之人以盡其智謀之鬼神以盡其神而不專用己也故次七曰明用稽疑雖不專用己而參之於人物鬼神然而反身不誠不善則明不足以盡人物幽不足以盡鬼神則其在我者不可以不思在我者其得失微而難知莫若質諸天物之顯而易見且可以爲戒也故次八曰念用庶證自五事至於庶證各得其序則五福之所集自五事至於庶證各失其序則六極之所集故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敬者何君子所以直內也言五事之本在人心而已農者何厚也言

君子之道施於有政取諸此以厚彼而已有本以保常而後可立也故皇極曰建有變以趣時而後可治也故三德曰乂嚮者慕而欲其至也威者畏而欲其亡也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何也五行也者成變化而行鬼神往來乎天地之間而不窮者也是故謂之行天一生水其於物爲精精者一之所生也地二生火其於物爲神神者有精而後從之者也天三生木其於物爲魂魂從神者也地四生金其於物爲魄魄者有魂而後從之者也天五生土其於物爲意精神魂魄具而後有意自天一至於天五五行之生數也以奇生者成而耦以耦生者成而奇其成之者皆五五者天數之中也蓋中者所以

成物也道立於兩成於三變於五而天地之數具其
爲十也耦之而已蓋五行之爲物其時其位其材其
氣其性其形其事其情其色其聲其臭其味皆各有
耦推而散之無所不通一柔一剛一晦一明故有正
有邪有美有惡有醜有好有凶有吉性命之理道德
之意皆在是矣耦之中又有耦焉而萬物之變遂至
於無窮其相生也所以相繼也其相克也所以相治
也語器也以相治故序六府以相克語時也以相繼
故序盛德所在以相生洪範語道與命故其序與語
器與時者異也道者萬物莫不由之者也命者萬物
莫不聽之者也器者道之散時者命之運由於道聽
於命而不知者百姓也由於道聽於命而知之者君

子也道萬物而無所由命萬物而無所聽唯天下之至神爲能與於此夫火之於水妻道也其於土母道也故神從志無志則從意志致一之謂精唯天下之至精爲能合天下之至神精與神一而不離則變化之所爲在我而已是故能道萬物而無所由命萬物而無所聽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何也北方陰極而生寒寒生水南方陽極而生熱熱生火故水潤而火炎水下而火上東方陽動以散而生風風生木木者陽中也故能變能變故曲直西方陰止以收而生燥燥生金金者陰中也故能化能化故從革中央陰陽交而生濕濕生土土者陰陽沖氣之所生也故發之而爲稼斂之而爲穡

曰者所以命其物爰者言於之稼穡而已潤者性也
炎者氣也上下者位也曲直者形也從革者材也稼
穡者人事也冬物之性復復者性之所故於水言其
性夏物之氣交交者氣之時故於火言其氣陽極上
陰極下而後各得其位故於水火言其位春物之形
著故於木言其形秋物之材成故於金言其材中央
人之位也故於土言人事水言潤則火熯土溽木敷
金斂皆可知也火言炎則水洌土烝木溫金凊皆可
知也水言下火言上則木左金右土中央皆可知也
推類而反之則曰後曰前曰西曰東曰北曰南皆可
知也木言曲直則土圜金方火銳水平皆可知也金
言從革則木變土化水因火革皆可知也土言稼穡

則水之井洫火之爨冶木金之爲械器皆可知也所謂木變者何灼之而爲火爛之而爲土此之謂變所謂土化者何能熯能潤能敷能斂此之謂化所謂水因者何因甘而甘因苦而苦因蒼而蒼因白而白此之謂因所謂火革者何革生以爲熟革柔以爲剛革剛以爲柔此之謂革金亦能化而命之曰從革者何可以圜可以平可以鋭可以曲直然非火革之則不能自化也是故命之曰從革也夫金陰精之純也是其所以不能自化也蓋天地之用五行也水施之火化之木生之金成之土和之施生以柔化成以剛故木撓而水弱金堅而火悍悍堅而濟以和萬物之所以成也奈何終於撓弱而欲以收成物之功哉潤下

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何也寒生水水生鹹故潤下作鹹熱生火火生苦故炎上作苦風生木木生酸故曲直作酸燥生金金生辛故從革作辛濕生土土生甘故稼穡作甘生物者氣也成之者味也以奇生則成而耦以耦生則成而奇寒之氣堅故其味可用以耎熱之氣耎故其味可用以堅風之氣散故其味可用以收燥之氣收故其味可用以散土者沖氣之所生也沖氣則無所不和故其味可用以緩而已氣堅則壯故苦可以養氣脉耎則和故鹹可以養脉骨收則強故酸可以養骨筋散則不攣故辛可以養筋肉緩則不壅故甘可以養肉堅之而後可以耎收之而後可以散欲緩則用甘不欲

則弗用也古之養生治疾者必先通乎此不通乎此而能已人之疾者蓋寡矣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何也恭則貌欽故作肅從則言順故作乂明則善視故作哲聰則善聽故作謀睿則思無所不通故作聖五事以思爲主而貌最其所後也而其次之如此何也此言修身之序也恭其貌順其言然後可以學而至於哲既哲矣然後能聽而成其謀能謀矣然後可以思而至於聖思者事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思所以作聖也既聖矣則雖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可也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

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賔八曰師何也食貨人之所以相生養也故一曰食二曰貨有相生養之道則不可不致孝於鬼神而著不忘其所自故三曰祀有所以相生養之道而知不忘其所自然後能保其居故四曰司空司空所以居民民保其居然後可敎故五曰司徒司徒所以敎民敎之不率然後俟之以刑戮故六曰司寇自食貨至于司寇而治内者具矣故七曰賔八曰師賔所以接外治師所以接外亂也自食貨至於賔師莫不有官以治之而獨曰司空司徒司寇者言官則以知物之有官言物則以知官之有物也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何也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上考之星

辰下考之曆數然後歲月日時不失其政故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曆者數也數者一二三四是也五紀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非特曆而已先王之舉事也莫不有時其制物也莫不有數有時故莫敢廢有數故莫敢踰蓋堯舜所以同律度量衡協時月正日而天下治者取諸此而已皇極皇建其有極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何也皇君也極中也言君建其有中則萬物得其所故能集五福以敷錫其庶民也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何也言庶民以君爲中君保中則民與之也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何也言君中則民人中也庶民無淫朋人無比德者惟君爲中而已蓋君

有過行偏政則庶民有淫朋人有比德矣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何也言民之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其所猷所爲所守之當否所猷所爲所守不協于極亦不惟于咎君則容受之而康汝顔色以誘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雖未可以錫之福然亦可教者也故當受之而不當譴怒也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康而色之謂也其曰我所好者德則是協于極則非但康汝顔色以受之又當錫之福以勸焉如此則人惟君之中矣不言攸好德則錫之福而言曰予攸好德則錫之福何也謂之皇極則不爲已甚也攸好德然後錫

之福則獲福者寡矣是爲已甚而非所以勸也曰予攸好德則錫之福則是苟革面以從吾之攸好者吾不深探其心而皆錫之福也此之謂皇極之道也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何也言苟曰好德則雖煢獨必進寵之而不虐苟曰不好德則雖高明必畀廢之而不畏也蓋煢獨也者衆之所違而虐之者也高明也者衆之所比而畏之者也人君蔽於衆而不知自用其福威則不期虐煢獨而煢獨實見虐矣不期畏高明而高明實見畏矣煢獨見虐而莫勸其作德則爲善者不長高明見畏而莫懲其作僞則爲惡者不消善不長惡不消人人離德作僞則大亂之道也然則虐煢獨而寬朋黨之多畏高明而忽卑晦之賤最人君

之大戒也人之有能有爲使盡其行而邦其昌何也言有能者使在職而盡其材有爲者使在位而盡其德則邦昌也人君孰不欲有能者盡其材有爲者盡其德然曠千數百年而未有一人致此蓋聰不明而無以通天下之志誠不至而無以同天下之德則智以難知而爲愚者所詘賢以寡助而爲不肖者所困雖欲盡其行不可得也通天下之志在窮理同天下之德在盡性窮理矣故知所謂咎而弗受知所謂德而錫之福盡性矣故能不虐煢獨以爲仁不畏高明以爲義如是則愚者可誘而爲智也雖不可誘而爲智必不使之詘智者矣不肖者可革而爲賢也雖不可革而爲賢必不使之困賢者矣夫然後有能有爲

者得羞其行而邦賴之以昌也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何也言凡正人之道既富之然後善雖然徒富之亦不能善也必先治其家使人有好於汝家然後人從汝而善也汝弗能使有好於汝家則人無所視効而放僻邪侈亦無不爲也蓋人君能自治然後可以治人能治人然後人爲之用人爲之用然後可以爲政於天下爲政於天下者在乎富之善之而善之必自吾家人始所謂自治者惟皇作極是也所謂治人者弗協于極弗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無虐煢獨而畏高明是也所謂人爲之用者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是也所謂爲政於天下者凡厥

正人是也既曰能治人則人固已善矣又曰富之然
後善何也所謂治人者教化以善之也所謂富之然
後善者政以善之也徒教化不能使人善故繼之曰
凡厥正人既富方穀徒政亦不能使人善故卒之曰
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也于其無好德
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何也既言治家不善不足
以正人也又言用人不善不足以正身言崇長不好
德之人而錫之福亦用咎作汝而已矣無偏無陂遵
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
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
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
訓于帝其訓何也言君所以虛其心平其意唯義所

在以會歸其有中者其說以爲人君以中道布言是以爲彝是以爲訓者于天其訓而已夫天之爲物也可謂無作好無作惡無偏無黨無反無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矣蕩蕩平言乎其大平平者言乎其治大而治終於正直而王道成矣無偏者言乎其所居無黨者言乎其所與以所居者無偏故能所與者無黨故曰無偏無黨以所與者無黨故能所居者無偏故曰無黨無偏偏不已乃至於側陂不已乃至於反始曰無偏無陂者率義以治心不可以有偏陂也卒曰無反無側者及其成德也以中庸應物則要之使無反側而已路大道也正直中德也始曰義中曰道曰路卒曰正直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

高明而道中庸之謂也孔子以爲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令曰無有作好無有作惡何也好惡者性也天命之謂性作者人爲也人爲則與性反矣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辠五刑五用哉命有德討有辠皆天也則好惡者豈可以人爲哉所謂示之以好惡者性而已矣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何也言凡厥庶民以中道布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者其説以爲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當順而比之以效其所爲而不可逆葢君能順天而效之則民亦順君而效之也二帝三王之誥命未嘗不稱天者所謂于帝其訓也此人之所以化其上也及至後世矯

誣上天以布命于下而欲人之弗叛也不亦難乎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何也直而不正者有矣以正正直乃所謂正也曲而不直者有矣以直正曲乃所謂直也正直也者變通以趣時而未離剛柔之中者也剛克也者剛勝柔者也柔克也者柔勝剛者也平康正直疆弗友剛克爕友柔克何也爕者和孰上之所爲者也友者右助上之所爲者也疆者弗柔從上之所爲者也弗友者弗右助上之所爲者也君君臣臣適各當分所謂正直也若承之者所謂柔克也若威之者所謂剛克也蓋先王用此三德於一嚬一笑未嘗或失況以大施於慶賞刑威之際哉故能爲之其未有也治之其未亂也沈潛剛克高明

柔克何也言人君之用剛克也沈潛之於內其用柔
克也發見之於外其用柔克也抗之以高明其用剛
克也養之以卑晦沈潛之於內所以制姦慝發見之
於外所以昭忠善抗之以高明則雖柔過而不廢養
之以卑晦則雖剛過而不折易曰道有變動故曰爻
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吉凶之生豈在夫大哉蓋或一嚬一笑之間而已洪
範之言三德與舜典皐陶謨所序不同何也舜典所
序以教胄子而皐陶謨所序以知人臣故皆先柔而
後剛洪範所序則人君也故獨先剛而後柔至於正
直則舜典洪範皆在剛柔之先而皐陶謨乃獨在剛
柔之中者教人治人宜皆以正直爲先至於序德之

品則正直者中德也固宜在柔剛之中也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何也執常以事君者臣道也執權以御臣者君道也三德者君道也作福柔克之事也作威剛克之事也以其作於神天也是故謂之福作福以懐之作禍以威之言作福則知威之爲禍言作威則知福之爲懐也皇極者君與臣民共由之者也三德者君之所獨任而臣民不得僭焉者也有其權必有禮以章其别故惟辟玉食也禮所以定其位權所以固其政下僭禮則上失位下侵權則上失政上失位則亦失政矣上失位失政人所以亂也故臣之有作福

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
僭忒也側頗僻者臣有作福作威之効也僭忒者臣
有玉食之効也民側頗僻也易而其僭忒也難民僭
忒則人可知也人側頗僻則民可知也其曰庶民有
淫朋人有比德亦若此而已矣於淫朋曰庶民於僭
忒曰民而已何也僭忒者民或有焉而非衆之所能
也天子皇王辟皆君也或曰天子或曰皇或曰王或
曰辟何也皇極于帝其訓者所以繼天而順之故稱
天子建有極者道故稱皇好惡者德故稱王福威者
政故稱辟道所以成德德所以立政故言政於三德
而稱辟也建有極者道故稱皇則其曰天子作民父
母以爲天下王何也吾所建者道而民所知者德而

已矣士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何也言有所擇有所建則立卜筮人卜筮凡七而其爲卜者五則其爲筮者二可知也先卜而後筮則筮之爲正悔亦可知也衍者吉之謂也忒者凶之謂也吉言衍則凶之爲耗可知也凶言忒則吉之爲當亦可知也此言之法也蓋自始造書則固如此矣福之所以爲福者於文從畐畐則衍之謂也禍所以爲禍者於文從咼咼則忒之謂也蓋忒也當也言乎其位衍也耗也言乎其數夫物有吉凶以其位與數而已六五得位矣其爲九四所難者數不足故也九四得數矣其爲六五所制者位不當故也數衍而位當者吉數

耗而位忒者凶此天地之道陰陽之義君子小人之所以相爲消長中國夷狄之所以相爲強弱易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蓋聖人君子以察存亡以御治亂必先通乎此不通乎此而爲百姓之所與者蓋寡矣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何也卜筮者質諸鬼神其從與違爲難知故其占也從衆而已也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民謀及卜筮何也言人君有大疑則當謀之於已已不足以決然後謀之於卿士又不足以決然後謀之於庶民又不足以決然後謀之於鬼神鬼神尤人君之所欽也然而謀之反在乎卿士庶民之後者吾之所疑而謀者人事也必先盡之人然後及鬼神焉固其理也聖

人以鬼神爲難知而卜筮如此其可信者易曰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唯其誠之不至而已矣用其至誠則鬼神其有不應而龜筮其有不告乎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何也將有作也心從之而人神之所弗異則有餘慶矣故謂之大同而子孫其逢吉也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何也吾之所謀者疑也可以作可以無作然後謂之疑疑而從者衆則作而吉也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何也尊者從卑者逆故逆者雖衆以作內猶言也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

凶何也所以謀之心謀之人者盡矣然猶不免於疑則謀及於龜筮故龜筮之所共違不可以有作也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者何也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者自肅時雨若以下是也曰時者自王省惟歲以下是也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何也陰陽和則萬物盡其性極其材言庶草者以爲物之尤微而莫養又不知自養也而猶蕃廡則萬物得其性皆可知也一極備凶一極無凶何也雨極備則爲常雨暘極備則爲常暘風極備則爲常風燠極無則爲常寒寒極無則爲常燠此饑饉疾癘之所由作也故曰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

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何也言人君之有五事猶天之有五物也天之有五物一極備凶一極無亦凶其施之小大緩急無常其所以成物者要之適而已人之有五事一極備凶一極無亦凶施之小大緩急亦無常其所以成民者亦要之適而已故雨暘燠寒風者五事之證也降而萬物悅者肅也故若時雨然升而萬物理者乂也故若時暘然哲者陽也故若時燠然謀者陰也故若時寒然睿其思心無所不通以濟四事之善者聖也故若時風然狂則蕩故常雨若僭則亢故常暘若豫則解緩故常燠若急則縮栗故常寒若冥其思心無所不入以濟四事之惡者蒙故常風若也孔子曰見賢

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也君子之於人也固常思齊
其賢而以其不肖爲戒況天者固人君之所當法象
也則質諸彼以驗此固其宜也然則世之言災異者
非乎曰人君固輔相天地以理萬物者也天地萬物
不得其常則恐懼修省固亦其宜也今或以爲天有
是變必由我有是辠以致之或以爲災異自天事耳
何豫於我我知修人事而已蓋由前之說則蔽而葸
由後之說則固而怠不蔽不葸不固不怠者亦以天
變爲已懼不曰天之有某變必以我爲某事而至也
亦以天下之正理考吾之失而已矣此亦念用庶證
之意也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何也言自王
至於師尹猶歲月日三者相繫屬也歲月日有常而

不可變所揔大者不可以侵小所治少者不可以僭
多自王至于師尹三者亦相繫屬有常而不可變所
揔大者亦不可以侵小所治少者亦不可以僭多故
歲月日者王及卿士師尹之證也歲月日時無易百
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
百穀用不成乂用昬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何也
既以歲月日三者之時爲王及卿士師尹之證也而
王及卿士師尹之職亦皆協之歲月日時之紀焉故
歲有會月有要日有成大者省其大而略小者治其
小而詳其小大詳略得其序則功用興而分職治矣
故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小大詳略
失其序則功用無所程分職無所考故百穀用不成

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也庶民惟星星有
好風星有好雨何也言星之好不一猶庶民之欲不
同星之好不一待月而後得其所好而月不能違也
庶民之欲不同待卿士而後得其所欲而卿士亦不
能違也故星者庶民之證也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
何也言歲之所以爲歲以日月之有行而歲無爲也
猶王之所以爲王亦以卿士師尹之有行而王無爲
也春秋者陰陽之中冬夏者陰陽之正陰陽各致其
正而後歲成有冬有夏者言歲之成也月之從星則
以風雨何也言月之好惡不自用而從星則風雨作
而歲功成猶卿士之好惡不自用而從民則治教政
令行而王事立矣書曰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

視夫民者天之所不能違也而況於王乎況於卿士乎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何也人之始生也莫不有壽之道焉得其常性則壽矣故一曰壽少長而有爲也莫不有富之道焉得其常產則富矣故二曰富得其常性又得其常產而繼之以毋擾則康寧矣故三曰康寧也夫人君使人得其常性又得其常產而繼之以毋擾則人好德矣故四曰攸好德好德則能以令終故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何也不考終命謂之凶蚤死謂之短中絕謂之折禍莫大於凶短折疾次之憂次之貧又次之故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凶者考終命之

反也短折者壽之反也疾憂者康寧之反也貧者富之反也此四極者使人畏而欲其亡故先言人之所尤畏者而以猶愈者次之夫君人者使人失其常性又失其常產而繼之以擾則人不好德矣故五曰惡六曰弱惡者小人之剛也弱者小人之柔也九疇曰初曰次而五行五事八政五紀三德五福六極特以一二數之何也九疇以五行爲初而水之於五行貌之於五事食之於八政歲之於五紀正直之於三德壽凶短折之於五福六極不可以爲初故也或曰箕子之所次自五行至於庶證而今獨曰自五事至于庶證各得其序則五福之所集自五事至于庶證各爽其序則六極之所集何也曰人君之於五行也以

五事修其性以八政用其材以五紀協其數以皇極建其常以三德治其變以稽疑考其難知以庶證證其失得自五事至于庶證各得其序則五行固已得其序矣或曰世之不好德而能以令終與好德而不得其死者衆矣今曰好德則能以令終何也曰孔子以爲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君子之於吉凶禍福道其常而已幸而免與不幸而及焉蓋不道也或曰孔子以爲富與貴人之所欲貧與賤人之所惡而福極不言貴賤何也曰五福者自天子至于庶人皆可使慕而欲其至六極者自天子至於庶人皆可使畏而欲其亡若夫貴賤則有常分矣使自公侯至於庶人皆慕貴欲其至而不欲賤之在已則陵犯篡

奪之行日起而上下莫安其命矣詩曰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蓋王者之世使賤者之安其賤如此夫豈使知貴之爲可慕而欲其至賤之爲可畏而欲其亡乎

易象論解

君子之道始於自強不息故於乾也君子以自強不息自強不息然後厚德載物故於坤也君子以厚德載物自強積德以有載也迺能經綸故於屯也君子以經綸經綸者君子有事之時故於蒙也君子以果行育德果行育德則無事矣故於需也君子以飲食宴樂飲食宴樂所以待人而與之從事者也故於訟也君子以作事謀始作事謀始則能爲物主故於師

也君子以容民畜衆建萬國親諸侯容民畜衆之大者故於比也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諸侯親則無所用武故於小畜也君子以懿文德德以禮爲體故於履也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禮也者因時之會通以財成輔相天地者也故於泰也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物不能終泰故於否也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泰則通否則辨故於同人也君子以類族辨物族各有其類物各有其辨則君子小人見矣故於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雖遏惡也不可以爲偏亢故於謙也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順天休命而以謙平施則人樂之故於豫也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樂

成而息故於隨也君子以嚮晦入宴息物不可終息
故於蠱也君子以振民育德振民育德莫大乎教思
無窮容保民無疆故於臨也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
民無疆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莫大乎省方觀民設
教故於觀也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教至矣則明罰
勑法繼之故於噬嗑也先王以明罰勑法明罰勑法
者所以待之而非敢於折獄故於賁也君子以明庶
政無敢折獄無敢折獄者將以厚下也故於剥也上
以厚下安宅厚下者將使人無失其性命之情也欲
不失其性命之情則亦不違其性命之理而已故於
復也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者所以
應時知應時然後知對時育物故於無妄也先王以

茂對時育萬物對時育物者非稽古畜德之主則不能故於大畜也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畜德莫大乎養故於頤也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知自養然後出處皆有以大過人故於大過也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出則欲獨立不懼處則欲遯世無悶則德不可無習故於坎也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德行不失其事教事不廢其習然後可以繼明照四方故於離也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所謂明者非恃其所明則資諸人而已故於咸也君子以虛受人惟以虛受人而有節於內故於恒也君子以立不易方所以有時而遠小人故於遯也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所謂嚴者亦禮而已矣故於大壯也君子以非

禮勿履非禮勿履德之所以昭也故於晉也君子以
自昭明德明者自明非所以莅衆故於明夷也君子
以莅衆用晦而明知自明又知所以莅衆則言有物
而行有常故於家人也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常言
有物行有常則知所同知所異於睽也君子以同而
異同故能有容異故能有辨反身修德言有辨也故
於蹇也君子以反身修德赦過宥辠言有容也故於
解也君子以赦過宥辠能反身修德赦過宥辠則其
欲也懲而窒矣故於損也君子以懲忿窒慾能懲忿
窒慾然後見善遷有過改故於益也君子以見善則
遷有過則改以居則修德以動則有功功不可以擅
德不可以居也故於夬也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

忌能施祿及下居德則忌則衆之所聽也故於姤也后以施命誥四方衆之所聽不可不戒故於萃也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不虞知戒矣德之所以積也故於升也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積小以至高大而至於命則志遂矣故於困也君子以致命遂志至於命則所以成已也而後可以成民教故於井也君子以勞民勸相勞民勸相莫大乎恭愛故於革也君子以治歷明時能治歷明時然後能正位凝命故於鼎也君子以正位凝命正位凝命不可恃故於震也君子以恐懼修省修省之道在於正已而已故於艮也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能正已則賢德可居俗可善故於漸也君子以居賢德善俗俗善矣其終不能無愛

愛則敝矣故於歸妹也君子以永終知敝則知所敝以待人者盡矣故於豐也君子以折獄致刑折獄以刑君子所以明慎之時也故於旅也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不留獄則治道終矣終則有始故於巽也君子以申命行事申命行事不可以無學故於兌也君子以朋友講習所講習者仁義而已故於渙也先王以饗帝立廟饗帝立廟則仁之至義之盡矣其推行之也度數不可以無制德行不可以無議故於節也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制數度議德行則欲急已以緩人故於中孚也君子以議獄緩死急已以緩人者依於仁而已故於小過也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依於仁則無患矣故於既濟也君子以

思患而豫防之物不窮也故於未濟也君子以慎辨
物居方辨物居方者物之終始也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五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六十六

論議

周南詩次解
禮論
禮樂論
大人論
致一論
九卦論

周南詩次解

王者之治始之於家家之序本於夫婦正夫婦正者在求有德之淑女爲后妃以配君子也故始之以關雎夫淑女所以有德者其在家本於女工之事也故

次以葛覃有女功之本而后妃之職盡矣則當輔佐
君子求賢審官求賢審官者非所能專有志而已故
次之以卷耳有求賢審官之志以助治其外則於其
内治也其能有嫉妬而不逮下乎故次之樛木無嫉
妬而逮下則子孫衆多故次之以螽斯子孫衆多由
其不妬忌則致國之婦人亦化其上則男女正婚姻
時國無鰥民也故次之以桃夭國無鰥民然後好德
賢人衆多故次之以兎罝好德賢人衆多是以室家
和平而婦人樂有子則后妃之美具矣故次之以芣
苡后妃至於國之婦人樂有子者由文王之化行使
南國江漢之人無思犯禮此德之廣也故次之以漢
廣德之所及者廣則化行乎汝墳之國能使婦人閔

其君子而勉之以正故次之以汝墳婦人能勉君子以正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公子皆能信厚此關雎之應也故次之以麟之趾焉

禮論

嗚呼荀卿之不知禮也其言曰聖人化性而起僞吾是以知其不知禮也知禮者貴乎知禮之意而荀卿盛稱其法度節奏之美至於言化則以爲僞也亦烏知禮之意哉故禮始於天而成於人知天而不知人則野知人而不知天則僞聖人惡其野而疾其僞以是禮興焉今荀卿以謂聖人之化性爲起僞則是不知天之過也然彼亦有見而云爾凡爲禮者必詘其放傲之心逆其嗜欲之性莫不欲逸而爲尊者勞莫

不欲得而爲長者讓擎跽曲拳以見其恭夫民之於
此豈皆有樂之之心哉患上之惡已而隨之以刑也
故荀卿以爲特劫之法度之威而爲之於外爾此亦
不思之過也夫斲木而爲之器服馬而爲之駕此非
生而能者也故必削之以斧斤直之以繩墨圓之以
規而方之以矩束聯膠漆之而後器適於用焉前之
以銜勒之制後之以鞭策之威馳驟舒疾無得自放
而一聽於人而後馬適於駕焉由是觀之莫不劫之
於外而服之以力者也然聖人捨木而不爲器捨馬
而不爲駕者固亦因其天資之材也今人生而有嚴
父愛母之心聖人因其性之欲而爲之制焉故其制
雖有以強人而乃以順其性之欲也聖人苟不爲之

禮則天下蓋將有慢其父而疾其母者矣此亦可謂失其性也得性者以爲僞則失其性者乃可以爲眞乎此荀卿之所以爲不思也夫狙猿之形非不若人也欲繩之以尊卑而節之以揖讓則彼有趨於深山大麓而走耳雖畏之以威而馴之以化其可服邪以謂天性無是而可以化之使爲耶則狙猿亦可使爲禮矣故曰禮始於天而成於人天則無是而人欲爲之者舉天下之物吾蓋未之見也

禮樂論

氣之所稟命者心也視之能必見聽之能必聞行之能必至思之能必得是誠之所至也不聽而聰不視而明不思而得不行而至是性之所固有而神之所

自生也盡心盡誠者之所至也故誠之所以能不測者性也賢者盡誠以立性者也聖人盡性以至誠者也神生於性性生於誠誠生於心心生於氣氣生於形形者有生之本故養生在於保形充形在於育氣養氣在於寧心寧心在於致誠養誠在於盡性不盡性不足以養生能盡性者至誠者也能至誠者寧心者也能寧心者養氣者也能養氣者保形者也能保形者養生者也不養生不足以盡性也生與性之相因循志之與氣相爲表裏也生渾則蔽性性渾則蔽生猶志一則動氣氣一則動志也先王知其然是故體天下之性而爲之禮和天下之性而爲之樂禮者天下之中經樂者天下之中和禮樂者先王所以養

人之神正人氣而歸正性也是故大禮之極簡而無文大樂之極易而希聲簡易者先王建禮樂之本意也世之所重聖人之所輕世之所樂聖人之所悲非聖人之情與世人相反聖人內求世人外求內求者樂得其性外求者樂得其欲欲易發而性難知此情性之所以正反也衣食所以養人之形氣禮樂所以養人之性也禮反其所自始樂反其所自生吾於禮樂見聖人所貴其生者至矣世俗之言曰養生非君子之事是未知先王建禮樂之意也養生以爲仁保氣以爲義去情卻欲以盡天下之性修神致明以趨聖人之域聖人之言莫大顏淵之問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則仁之道亦不遠也耳非

取人而後聰目非取人而後視口非取諸人而後言也身非取諸人而後動也其守至約其取至近有心有形者皆有之也然而顏子且猶病之何也蓋人之道莫大於此非禮勿聽非謂掩耳而避之天下之物不足以干吾之聰也非禮勿視非謂掩目而避之天下之物不足以亂吾之明也非禮勿言非謂止口而無言也天下之物不足以易吾之辭也非禮勿動非謂止其躬而不動天下之物不足以干吾之氣也天下之物豈特形骸自爲哉其所由來蓋微矣不聽之時有先聰焉不視之時有先明焉不言之時有先言焉不動之時有先動焉聖人之門惟顏子可以當斯語矣是故非耳以爲聰而不知所以聰者不足以盡天

下之聽非目以爲明而不知所以明者不足以盡天下之視聰明者耳目之所能爲而所以聰明者非耳目之所能爲也是故待鍾鼓而後樂者非深於樂者也待玉帛而後恭者非深於禮者也蕢桴土鼓而樂之道備矣燔黍捭豚汚尊杯飲禮既備矣然大裘無文大輅無飾聖人獨以其事之所貴者何也所以明禮樂之本也故曰禮之近人情非其至者也曾子謂孟敬子君子之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觀此言也曾子而不知道也則可使曾子而爲知道則道不違乎言貌辭氣之間何待於外哉是故古之人目擊而道已存不言而意已傳不賞而人

自勸不罰而人自畏莫不由此也是故先王之道可以傳諸言効諸行者皆其法度刑政而非神明之用也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去情却欲而神明生矣修神致明而物自成矣是故君子之道鮮矣齊明其心清明其德則天地之間所有之物皆自至矣君子之守至約而其至也廣其取至近而其應也遠易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變化之應天人之極致也是以書言天人之道莫大於洪範洪範之言天人之道莫大於貌言視聽思大哉聖人獨見之理傳心之言乎儲精晦息而通神明君子之所不至者三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不失足於人不失色者容貌精也

不失口者語默精也不失足者行止精也君子之道
也語其大則天地不足容也語其小則不見秋毫之
末語其強則天下莫能敵也語其約則不能致傳記
聖人之遺言曰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
蓋言性也大禮性之中大樂性之和中和之情通乎
神明故聖人儲精九重儀鳳凰修五事而關陰陽是
天地位而三光明四時行而萬物和詩曰鶴鳴於九
皐聲聞于天故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充塞乎
天地之間揚子曰貌言視聽思性所有潛天而天潛
地而地也嗚呼禮樂之意不傳久矣天下之言養生
修性者歸於浮屠老子而已浮屠老子之說行而天
下爲禮樂者獨以順流俗而已夫使天下之人驅禮

樂之文以順流俗爲事欲成治其國家者此梁晉之君所以取敗之禍也然而世非知之也者何耶特禮樂之意大而難知老子之言近而易輕聖人之道得諸已從容人事之間而不離其類焉浮屠直空虛窮苦絕山林之間然後足以善其身而已由是觀之聖人之與釋老其遠近難易可知也是故賞與古人同而勸不同罰與古人同而威不同仁與古人同而愛不同智與古人同而識不同言與古人同而信不同同者道也不同者心也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昔宓子賤爲單父宰而單父之人化焉今王公大人有堯舜伊尹之勢而無子賤一邑之功者得非學術素淺而道未明歟夫天下之人非不勇爲聖人之道爲

聖人之道者時務速售諸人以爲進取之階今夫進取之道譬諸鈎索物耳幸而多得其數則行爲王公大人若不幸而少得其數則裂逢掖之衣爲商賈矣由是觀之王公大人同商賈之得志者也此之謂學術淺而道不明由此觀之得志而居人之上復治聖人之道而不捨焉幾人矣內而好愛之容盡其欲外有便嬖之諛驕其志向之所能者日已忘矣今之所好者日已至矣孔子曰有顔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又曰吾見其進未見其止也夫顔子之所學者非世人之所學不遷怒者求諸已不貳過者見不善之端而止之也世之人所謂退顔子之所謂進也人之所謂益顔子之所謂損也易曰損先難而後獲顔子

之謂也耳損於聲目損於色口損於言身損於動非先難歟及其至也耳無不聞目無不見言無不信動無不服非後得歟是故君子之學始如愚人焉如童蒙焉及其至也天地不足大人物不足多鬼神不足爲隱諸子之支離不足惑也是故天之高也日月星辰陰陽之氣可端策而數也地至大也山川丘陵萬物之形人之常產可指籍而定也是故星曆之數天地之法人物之所皆前世致精好學聖人者之所建也後世之人守其成法而安能知其始焉傳曰百工之事皆聖人作此之謂也故古之人言道者莫先於天地言天地者莫先乎身言身者莫先乎性言性者莫先乎精精者天之所以高地之所以厚聖人所以

配之故御人莫不盡能而造父獨得之非車馬不同造父精之也射人莫不盡能而羿獨得之非弓矢之不同羿精之也今之人與古之人一也然而用之則二也造父用之以爲御羿用之以爲射盜蹠用之以爲賊

大人論

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夫此三者皆聖人之名而所以稱之之不同者所指異也由其道而言謂之神由其德而言謂之聖由其事業而言謂之大人古之聖人其道未嘗不入於神而其所稱止乎聖人者以其道存乎虛無寂寞不可見之間苟存乎人則所謂德也

是以人之道雖神而不得以神自名名乎其德而已夫神雖至矣不聖則不顯聖雖顯矣不大則不形故曰此三者皆聖人之名而所以稱之之不同者所指異也易曰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夫易之爲書聖人之道於是乎盡矣而稱卦以智不稱以神者以其存乎爻也存乎爻則道之用見於器而剛柔有所定之矣剛柔有所定之則非其所謂化也且易之道於乾爲至而乾之盛莫盛於二五而二五之辭皆稱利見大人言二爻之相求也夫二爻之道豈不至於神矣乎而止稱大人者則所謂見於器而剛柔有所定爾蓋剛柔有所定則聖人之事業也稱其事業以大人則其道之爲神德之爲聖可知也孔子曰顯

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此言神之所爲也神之所爲雖至而無所見於天下仁而後著用而後功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及其仁濟萬物而不窮用通萬世而不倦也則所謂聖矣故神之所爲當在於盛德大業德則所謂聖業則所謂大也世蓋有自爲之道而未嘗知此者以爲德業之卑不足以爲道道之至在於神耳於是棄德業而不爲夫爲君子者皆棄德業而不爲則萬物何以得其生乎故孔子稱神而卒之以德業之至以明其不可棄蓋神之用在乎德業之間則德業之至可知矣故曰神非聖則不顯聖非大則不形此天地之全古人之大體也

致一論

萬物莫不有至理焉能精其理則聖人也精其理之道在乎致其一而已致其一則天下之物可以不思而得也易曰一致而百慮言百慮之歸乎一也苟能致一以精天下之理則可以入神矣既入於神則道之至也夫如是則無思無爲寂然不動之時也雖然天下之事固有可思可爲者則豈可以不通其故哉此聖人之所以又貴乎能致用者也致用之效始見乎安身蓋天下之物莫親乎吾之身能利其用以安吾之身則無所往而不濟也無所往而不濟則德其有不崇哉故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利用安身以崇德此道之序也孔子既已語道之序矣患乎學者之

未明也於是又取於爻以諭焉非其所困而困非其所據而據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以小善爲無益以小惡爲無傷凡此皆非所以安身崇德也苟欲安其身崇其德莫若藏器於身待時而後動也故君子舉是兩端以明夫安身崇德之道蓋身之安不安德之崇不崇莫不由此兩端而已身既安德既崇則可以致用於天下之時也致用於天下者莫善乎治不忘亂安不忘危莫不善乎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孔子之舉此兩端又以明夫致用之道也蓋用有利不利者亦莫不由此兩端而已夫身安德崇而又能致用於天下則其事業可謂備也事業備而神有未窮者則又當學以窮神焉能窮神則知微知彰知柔知剛

夫於微彰剛柔之際皆有以知之則道何以復加哉聖人之道至於是而已也且以顏子之賢而未足以及之則豈非道之至乎聖人之學至於此則其視天下之理皆致乎一矣天下之理皆致乎一則莫能以惑其心也故孔子取損之辭以明致一之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也夫危以動懼以語者豈有他哉不能致一以精天下之理故也故孔子舉益之辭以戒曰立心勿恒凶勿恒者蓋不一也嗚呼語道之序則先精義而後崇德及喻人以修之之道則先崇德而後精義蓋道之序則自精而至粗學之之道則自粗而至精此不易之理也夫不能精天下之義則不能入神矣不能入神則天下之義亦不

可得而精也猶之人身之於崇德也身不安則不能崇德矣不能崇德則身豈能安乎凡此宜若一而必兩言之者語其序而已也

九卦論

處困之道君子之所難也非夫智足以窮理仁足以盡性內有以固其德而外有以應其變者其孰能無患哉古之人有極天下之困而其心能不累其行能不移患至而不傷其身事起而不疑其變者蓋有以處之也處之之道聖人嘗言之矣易曰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辯義巽以行權此其處之之道也夫君子之學至於是則備矣宜其通於天下也然而猶困

焉者非吾行之過也時有利不利也蓋古之所謂困者非謂夫其行自困者謂夫行足以通而困於命者耳蓋於此九卦者智有所不能明仁有所不能守則其困也非所謂困而其處困也疎矣夫惟深於此九者而能果以行之者則其通也宜而其困也有以處之惟其學之之素也且君子之行大矣而待禮以和仁義爲之内而和之以禮則行之成也而禮之實存乎謙謙者禮之所自起禮者行之所自成也故君子不可以不知履欲知履不可以不知謙夫禮雖發乎其心而其文著乎外者也君子知禮而已則溺乎其文而失乎其實忘性命之本而莫能自復矣故禮之弊必復乎本而後可以無患故君子不可以不知復

雖復乎其本而不能常其德以自固則有時而失之矣故君子不可以不知恒雖能久其德而天下事物之變相代乎吾之前如吾知恒而已則吾之行有時而不可通矣是必度其變而時有損益而後可故君子不可以不知損益夫學如此其至德如此其備則宜乎其通也然而猶困焉者則向所謂困於命者也困於命則動而見病之時也則其事物之變尤衆而吾之所以處之者尤難矣然則其行尤貴於達事之宜而適時之變也故辯義行權然後能以窮通而井者所以辯義巽者所以行權也故君子之學至乎井巽而大備而後足以自通乎困之時孔子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謂其言之足以自通乎困之時也嗚呼

後世之人一困於時則憂思其心而失其故行然卒至於不能自存也是豈有他哉不知夫九者之義故也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六十六

75

臨川先生文集

一四

PL
2686
.A1
1560a
v.14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七

論議

九變而賞罰可言

夫子賢於堯舜

三不欺

非禮之禮

王霸

性情

勇惠

仁智

中述

行述

九變而賞罰可言

萬物待是而後存者天也莫不由是而之焉者道也道之在我者德也以德愛者仁也愛而宜者義也仁有先後義有上下謂之分先不擅後下不侵上謂之守形者物此者也名者命此者也所謂物此者何也貴賤親踈所以表飾之其物不同者是也所謂命此者何也貴賤親踈所以稱號之其命不同者是也物此者貴賤各有容矣命此者親踈各有號矣因親踈貴賤任之以其所宜爲此之謂因任因任之以其所宜爲矣放而不察乎則又將大弛必原其情必省其事此之謂原省原省明而後可以辨是非是非明而後可以施賞罰故莊周曰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

己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是說雖微莊周古之人孰不然古之言道德所自出而屬之天者未之有也堯者聖人之盛也孔子稱之曰惟天惟大惟堯則之此之謂明天聰明文思安安此之謂明道德允恭克讓此之謂明仁義次九族列百姓序萬邦此之謂明分守修五禮同律度量衡以一天下此之謂明形名棄后稷契司徒皐陶士垂共工此之謂明因任三載考績五載一巡狩此之謂明原省命舜曰乃言底可績謂禹曰萬世永賴時乃功蠢茲有苗昏迷不恭此之謂明是非皐陶方祗厥

叙方施象刑惟明此之謂明賞罰至後世則不然仰而視之曰彼蒼蒼而大者何也其去吾不知其幾千萬里是豈能知我何哉吾爲吾之所爲而已安取彼於是遂棄道德離仁義略分守慢形名忽因任而忘原省直信吾之是非而加人以其賞罰於是天下始大亂而寡弱者號無告聖人不作諸子者伺其間而出於是言道德者至於窈冥而不可考以至世之有爲者皆不足以爲言形名者守物誦數罷苦以至於老而疑道德彼皆忘其智力之不贍魁然自以爲聖人者此矣悲夫莊周曰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語道而非其序安取道善乎其言之也莊周古之荒唐人也其於道也蕩而不盡善聖人者與之

遇必有以約之約之而不能聽殆將擯四海之外而不使之疑中國雖然其言之若此者聖人亦不能廢

夫子賢於堯舜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而世之解者必曰是爲門人之私言而非天下公共之論也而孟子亦曰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是豈亦門人之私言而非天下公共之論哉爲是言者蓋亦未之思也夫所謂聖賢之言者無一辭之苟其發也必有指焉其指也學者之所不可不思也夫聖者至乎道德之妙而後世莫之增焉者之稱也苟有能加焉者則豈聖也哉然孟子宰我之所以爲是說者蓋亦言其時而已也昔者道發乎伏羲而成乎堯舜繼而大之於禹

湯文武此數人者皆居天子之位而使天下之道寖明寖備者也而又有在下而繼之者焉伊尹伯夷柳下惠孔子是也夫伏羲既發之也而其法未成至於堯而後成焉堯雖能成聖人之法未若孔子之備也夫以聖人之盛用一人之知足以備天下之法而必待至於孔子者何哉蓋聖人之心不求有爲於天下待天下之變至焉然後吾因其變而制之法耳至孔子之時天下之變備矣故聖人之法亦自是而後備也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此之謂也故其所以能備者豈特孔子一人之力哉蓋所謂聖人者莫不預有力也孟子曰孔子集大成者蓋言集諸聖人之事而大成萬世之法耳此其所以賢於堯舜也

三不欺

昔論者曰君任德則下不忍欺君任察則下不能欺君任刑則下不敢欺而遂以德察刑爲次蓋未之盡也此三人者之爲政皆足以有取於聖人矣然未聞聖人爲政之道也夫未聞聖人爲政之道而足以有取於聖人者蓋人得聖人之一端耳且子賤之政使人不忍欺古者任德之君宜莫如堯也然則驩兜猶或以類舉於前則德之使人不欺豈可獨任也哉子產之政使人不能欺夫君子可欺以其方故使畜魚而校人烹之然則察之使人不欺豈可獨任也哉西門豹之政使人不敢欺夫不及於德而任刑以治是孔子所謂民免而無耻者也然則刑之使人不欺豈

可獨任也哉故曰此三人者未聞聖人為政之道也然聖人之道有出此三者乎亦兼用之而已昔者堯舜之時比屋之民皆足以封則民可謂不忍欺矣驩兜以丹朱稱於前曰嚚訟可乎則民可謂不能欺矣四罪而天下咸服則民可謂不敢欺矣故任德則有不可化者任察則有不可周者任刑則有不可服者然則子賤之政無以正暴惡子產之政無以周隱微西門豹之政無以漸柔良然而三人者能以治者蓋足以治小具而高亂世耳使當堯舜之時所大治者則豈足用哉蓋聖人之政仁足以使民不忍欺智足以使民不能欺政足以使民不敢欺然後天下無或欺之者矣或曰刑亦足任以治乎曰所任者蓋亦非

專用之而足以治也豹治十二渠以利民至乎漢吏不能廢民以爲西門君所爲不從吏以廢也則豹之德亦足以感於民心矣然則尚刑故曰任刑焉耳使無以懐之而惟刑之見則民豈得或不能欺之哉

非禮之禮

古之人以是爲禮而吾今必由之是未必合於古之禮也古之人以是爲義而吾今必由之是未必合於古之義也夫天下之事其爲變豈一乎哉固有迹同而實異者矣今之人諰諰然求合於其迹而不知權時之變是則所同者古人之迹而所異者其實也事同於古人之迹而異於其實則其爲天下之害莫大矣此聖人所以貴乎權時之變者也孟子曰非禮之

禮非義之義大人不爲蓋所謂迹同而實異者也夫君之可愛而臣之不可以犯上蓋夫莫大之義而萬世不可以易者也桀紂爲不善而湯武放弒之而天下不以爲不義也蓋知向所謂義者義之常而湯武之事有所變而吾欲守其故其爲蔽一而其爲天下之患同矣使湯武暗於君臣之常義而不達於時事之權變則豈所謂湯武哉聖人之制禮也非不欲儉以爲儉者非天下之欲也故制於奢儉之中焉蓋禮之奢爲衆人之欲而聖人之意未嘗不欲儉也孔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然天下不以爲非禮也蓋知向之所謂禮者禮之常而孔子之事爲禮之權也且奢者爲衆人之所欲而制令衆人能儉則聖

人之所欲而禮之所宜矣然則可以無從乎使孔子
蔽於制禮之文而不達於制禮之意則豈所謂孔子
哉故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不爲釋者曰非禮
之禮若娶妻而朝暮拜之者是也非義之義若藉交
以報仇是也夫娶妻而朝暮拜之藉交以報仇中人
之所不爲者豈待大人而後能不爲乎嗚呼蓋亦失
孟子之意矣

王霸

仁義禮信天下之達道而王霸之所同也夫王之與
霸其所以用者則同而其所以名者則異何也蓋其
心異而已矣其心異則其事異其事異則其功異其
功異則其名不得不異也王者之道其心非有求於

天下也所以爲仁義禮信者以爲吾所當爲而已矣
以仁義禮信修其身而移之政則天下莫不化之也
是故王者之治知爲之於此不知求之於彼而彼固
已化矣霸者之道則不然其心未嘗仁也而患天下
惡其不仁於是示之以仁其心未嘗義也而患天下
惡其不義於是示之以義其於禮信亦若是而已矣
是故霸者之心爲利而假王者之道以示其所欲其
有爲也唯恐民之不見而天下之不聞也故曰其心
異也齊桓公劫於曹沫之刃而許歸其地夫欲歸其
地者非吾之心也許之者免死而已由王者之道則
勿歸焉可也而桓公必歸之地晉文公伐原約三日
而退三日而原不降由王者之道則雖待其降焉可

也而文公必退其師蓋欲其信示於民者也凡所爲仁義禮信亦無以異於此矣故曰其事異也王者之大若天地然天地無所勞於萬物而萬物各得其性萬物雖得其性而莫知其爲天地之功也王者無所勞於天下而天下各得其治雖得其治然而莫知其爲王者之德也霸者之道則不然若世之惠人耳寒而與之衣飢而與之食民雖知吾之惠而吾之惠亦不能及夫廣也故曰其功異也夫王霸之道則異矣其用至誠以求其利而天下與之故王者之道雖不求利之所歸霸者之道不主於利然不假王者之事以接天下則天下孰與之哉

性情

性情一也世有論者曰性善情惡是徒識性情之名而不知性情之實也喜怒哀樂好惡欲未發於外而存於心性也喜怒哀樂好惡欲發於外而見於行情也性者情之本情者性之用故吾曰性情一也彼曰性善無它是嘗讀孟子之書而未嘗求孟子之意耳彼曰情惡無它是有見於天下之以此七者而入於惡而不知七者之出於性耳故此七者人生而有之接於物而後動焉動而當於理則聖也賢也不當於理則小人也彼徒有見於情之發於外者為外物之所累而遂入於惡也因曰情惡也害性者情也是曾不察於情之發於外而為外物之所感而遂入於善者乎蓋君子養性之善故情亦善小人養性之惡故

情亦惡故君子之所以爲君子莫非情也小人之所以爲小人莫非情也彼論之失者以其求性於君子求情於小人耳自其所謂情者莫非喜怒哀樂好惡欲也舜之聖也象喜亦喜使舜當喜而不喜則豈足以爲舜乎文王之聖也王赫斯怒當怒而不怒則豈足以爲文王乎舉此二者而明之則其餘可知矣如其廢情則性雖善何以自明哉誠如今論者之說無情者善則是若木石者尚矣是以知性情之相須猶弓矢之相待而用若夫善惡則猶中與不中也曰然則性有惡乎曰孟子曰養其大體爲大人養其小體爲小人揚子曰人之性善惡混是知性可以爲惡也

勇惠

世之論者曰惠者輕與勇者輕死臨財而不訾臨難而不避者聖人之所取而君子之行也吾曰不然惠者重與勇者重死臨財而不訾臨難而不避者聖人之所疾而小人之行也故所謂君子之行者有二焉其未發也慎而已矣其既發也義而已矣慎則待義而後決義則待宜而後動蓋不苟而已也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言動者賢不肖之所以分不可以苟爾是以君子之動苟得已則斯靜矣故於義有可以不與不死之道而必與必死者雖衆人之所謂難能而君子未必善也於義有可與可死之道而不與不死者雖衆人之所謂易出而君子未必非也是故尚難而賤易者小人之行也無難無易而惟義之是者君

子之行也傳曰義者天下之制也制行而不以義雖出乎聖人所不能亦歸於小人而已矣季路之爲人可謂賢也而孔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夫孔子之行惟義之是而子路過之是過於義也爲行而過於義宜乎孔子之無取於其材也勇過於義孔子不取則惠之過於義亦可知矣孟子曰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蓋君子之動必於義無所疑而後發苟有疑焉斯無動也語曰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君子之行當慎處於義爾而世有言孟子者曰孟子之文傳之者有所誤也孟子之意當曰無與傷惠無死傷勇嗚呼蓋亦弗思而已矣

仁智

仁者聖之次也智者仁之次也未有仁而不智者也未有智而不仁者也然則何智仁之别哉以其所以得仁者異也仁吾所有也臨行而不思臨言而不擇發之於事而無不當於仁也此仁者之事也仁吾所未有也吾能知其爲仁也臨行而思臨言而擇發之於事而無不當於仁也此智者之事也其所以得仁則異矣及其爲仁則一也孔子曰仁者靜智者動何也曰譬今有二賈也一則既富矣一則知富之術而未富也既富者雖焚舟折車無事於賈可也知富之術而未富者則不得無事也此仁智之所以異其動靜也吾之仁足以上格乎天下浹乎草木旁溢乎四

夷而吾之用不匱也然則吾何求哉此仁者之所以能靜也吾之知欲以上格乎天下浹乎草木旁溢乎四夷而吾之用有時而匱也然則吾可以無求乎此智者之所以必動也故曰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山者靜而利物者也水者動而利物者也其動靜則異其利物則同矣曰仁者壽智者樂然則仁者不樂智者不壽乎曰智者非不壽不若仁者之壽也仁者非不樂樂不足以盡仁者之盛也能盡仁之道則聖人矣然不曰仁而目之以聖者言其化也蓋能盡仁道則能化矣如不能化吾未見其能盡仁道也顏回次孔子者也而孔子稱之曰三月不違仁而已然則能盡仁道者非若孔子者誰乎

中述

君子所求於人者薄而辨是與非也無所苟孔子罪宰予曰於予與何誅罪冉有曰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二子得罪於聖人若當絕也及爲科以列其門弟子取者不過數人於宰予有辭命之善則取之於由求有政事之善則取之不以不善而廢其善孔子豈阿其所好哉所求於人者薄也管仲功施天下孔子小之門弟子三千人孔子獨稱顏回爲好學問其餘則未爲好學者閔損原憲曾子之徒不與焉冉求宰我之得罪又如此孔子豈不樂道人之善哉辨是與非無所苟也所求於人者薄所以取人者厚蓋辨是與非者無所苟所以明聖人之道如宰予冉求二子

之不得列其善則士之難全者衆矣惡足以取人善乎如管仲無所貶則從政者若是而止矣七十子之徒皆稱好學則好學者若是而止矣惡足以明聖人之道乎取人如此則吾之自取者重而人之所處者易明道如此則吾之與人其所由可知已故薄於責人而非匿其過不苟於論人所以求其全聖人之道本乎中而已春秋之旨豈易於是哉

行述

古之人僕僕然勞其身以求行道於世而曰吾以學孔子者惑矣孔子之始也食於魯魯亂而適齊齊大夫欲害已則反而食乎魯魯受女樂不朝者三日義不可以留也則烏乎之曰甚矣衛靈公之無道也其

遇賢者庶乎其猶有禮耳於是之衛衛靈公不可與處也於是不暇擇而之曹以適于宋鄭陳蔡衛楚之郊其志猶去衛而之曹也老矣遂歸于魯以卒孔子之行如此烏在其求行道也夫天子諸侯不以身先於賢人其不足與有為明也孔子而不知其何以為孔子也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僕僕然勞其身以求行道於世是沽也子路曰君子之仕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蓋孔子之心云耳然則孔子無意於世之人乎曰道之將興歟命也道之將廢歟命也苟命矣則如世之人何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七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六十八

論議

夔說
鯀說
季子
荀卿
楊墨
老子
莊周二
原性
性說
對難

夔說

舜命其臣而勑戒之未有不讓者焉至於夔則獨無所讓而又稱其樂之和美者何也夫禹垂益伯夷龍皆新命者也故疇於衆臣而後命之而皆有讓矣棄契皋陶夔當是時蓋已爲是官因命是五人者而勑戒之焉耳故獨無所讓也孔氏曰禹垂益伯夷夔龍皆新命者蓋失之矣聖人之聰明雖大過於人然未嘗自用聰明也故舜之命此九人者未嘗不咨而後命焉則何獨於夔而不然乎使夔爲新命者則何稱其樂之和美也使夔之受命之日已稱其樂之和美則賢人之舉措亦少輕矣孔氏之說蓋惑於命汝典樂之語爾夫汝作司徒汝作士之文豈異於命汝典

樂之語乎且所以知其非新命者蓋舜不疇而命之而無所讓也舜之命夔也亦無所疇夔之受命也亦無所讓則何以知其爲新命乎夫擊石拊石而百獸率舞非夔之所能爲也爲之者衆臣也非衆臣之所能爲也爲之者舜也將有治於天下則可以無相乎故命禹以宅百揆也民窮於衣食而欲其化而入於善豈可得哉故次命棄以爲稷也民既富而可以教矣則豈可以無教哉故次命契以爲司徒也既教之則民不能無不帥教者民有不帥教則豈可以無刑乎故次命皐陶以爲士也此皆治人之所先急者備矣則可以治末之時也工者治人之末者也故次命垂以爲共工也於是治人之事具則宜及於鳥獸草

木也故次命益以爲虞也夫其所以治至於鳥獸草木則天下之功至矣治天下之功至則可以制禮之時也故次命伯夷以爲典禮也夫治至於鳥獸草木而人有禮以節文之則政道成矣可以作樂以樂其成也故次命夔以爲典樂也借使禹不能揔百揆稷不能富萬民契不能教臯陶不能士垂不能共工伯夷不能典禮然則天下亂矣天下亂而夔欲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其可得乎故曰爲之者衆臣也使舜不能用是衆臣則是衆臣亦不能成其功矣故曰非衆臣之所能爲也爲之者舜也夫夔之所以稱其樂之和美者豈以爲伐耶蓋以美舜也孔子之所謂將順其美者其夔哉

鯀說

堯咨孰能治水四岳皆對曰鯀然則在廷之臣可治水者惟鯀耳水之患不可留而俟人鯀雖方命圮族而其才則羣臣皆莫及然則舍鯀而孰使哉當此之時禹蓋尚少而舜猶伏於下而未見乎上也夫舜禹之聖也而堯之聖也羣臣之仁賢也其求治水之急也而相遇之難如此後之不遇者亦可以無憾矣

季子

先王酌乎人情之中以制喪禮使哀有餘者俯而就之哀不足者企而及之哀不足者非聖人之所甚善也善之者善其能勉於禮而已延陵季子其長子死既封而號者三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其合

矣乎夫長子之喪聖人爲之三年之服蓋以謂父子之親而長子者爲親之後人情之所至重也今季子三號遂行則於先王之禮爲不及矣今論者曰當是之時季子聘於齊將君之命若夫季子之心則以謂不可以私義而緩君命有勢不得以兩全者則當忍哀以徇於尊者之事矣今將命而聘旣聘而返遂少緩而盡哭之哀則於事君之義豈爲不足而害於使事哉君臣父子之義勢足以兩全而不爲之盡禮也則亦薄於骨肉之親而不用先王之禮爾其言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所不之矣夫骨肉之復于土魂氣之無不之是人情之所哀者矣君子無所不言命至於喪則有性焉獨不可以謂命也昔莊

周喪其妻鼓盆而歌東門吳喪其子比於未有此棄人齊物之道吾儒之罪人也觀季子之說蓋亦周吳之徒矣父子之親仁義之所由始而長子者繼祖考之重故喪之三年所以重祖考也今季子不爲之盡禮則近於棄仁義薄祖考矣孔子曰喪事不敢不勉也又曰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臨人之喪而不哀孔子猶以爲不足觀也況禮之喪三年者乎然則此言宜非取之矣蓋記其葬深不至於泉歛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掩坎其高可隱孔子之稱之蓋稱其葬之合於禮爾獨稱葬之合於禮則哀之不足可知也衛有送葬者夫子觀之曰善哉此可以爲法矣若此則夫子之所美也聖人之言辭隱而義顯豈徒然哉

學者之所不可不思也

荀卿

荀卿載孔子之言曰由智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曰智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愛己子曰可謂士矣子曰賜智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貢曰智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君子矣子曰回智者若何仁者若何顏淵曰智者知己仁者愛己子曰可謂明君子矣是誠孔子之言歟吾知其非也夫能近見而後能遠察能利狹而後能澤廣明天下之理也故古之欲知人者必先求知己欲愛人者必先求愛己此亦理之所必然而君子之所不能易者也請以事之近而天下之所共知者諭之今有人於此不能見太山於咫尺之

内者則雖天下之至愚知其不能察秋毫於百步之外也蓋不能見於近則不能察於遠明矣而荀卿以謂知已者賢於知人者是猶能察秋毫於百步之外者爲不若見太山於咫尺之内者之明也今有人於此食不足以厭其腹衣不足以周其體者則雖天下之至愚知其不能以贍足鄉黨也蓋不能利於狹則不能澤於廣明矣而荀卿以謂愛已者賢於愛人者是猶以贍足鄉黨爲不若食足以厭腹衣足以周體者之富也由是言之荀卿之言其不察理已甚矣故知已者智之端也可推以知人也愛已者仁之端也可推以愛人也夫能盡智仁之道然後能使人知已愛已是故能使人知已愛已者未有不能知人愛人

者也能知人愛人者未有不能知己愛己者也今荀卿之言一切反之吾是以知其非孔子之言而爲荀卿之妄矣楊子曰自愛仁之至也蓋言能自愛之道則足以愛人耳非謂不能愛人而能愛己者也噫古之人愛人不能愛己者有之矣然非吾所謂愛人而墨翟之道也若夫能知人而不能知己者亦非吾所謂知人矣

楊墨

楊墨之道得聖人之一而廢其百者是也聖人之道兼楊墨而無可無不可者是也墨子之道摩頂放踵以利天下而楊子之道利天下拔一毛而不爲也夫禹之於天下九年之間三過其門闔呱呱之泣而不

一省其子此亦可謂爲人矣顏回之於身簞食瓢飲以獨樂於陋巷之間視天下之亂若無見者此亦可謂爲已矣楊墨之道獨以爲人爲已得罪於聖人者何哉此蓋所謂得聖人之一而廢其百者也是故由楊子之道則不義由墨子之道則不仁於仁義之道無所遺而用之不失其所者其唯聖人之徒歟二子之失於仁義而不見天地之全則同矣及其所以得罪則又有可論者也楊子之所執者爲已爲已學者之本也墨子之所學者爲人爲人學者之末也是以學者之事必先爲已其爲已有餘而天下之勢可以爲人矣則不可以不爲人故學者之學也始不在於爲人而卒所以能爲人也今夫始學之時其道未足

以爲已而其志已在於爲人也則亦可謂謬用其心矣謬用其心者雖有志於爲人其能乎哉由是言之楊子之道雖不足以爲人固知爲已矣墨子之志雖在於爲人吾知其不能也嗚呼楊子知爲已之爲務而不能達於大禹之道也則亦可謂惑矣墨子者廢人物親踈之别而方以天下爲已任是以所欲以利人者適所以爲天下害患也豈不過甚哉故楊子近於儒而墨子遠於道其異於聖人則同而其得罪則宜有間也

老子

道有本有末本者萬物之所以生也末者萬物之所以成也本者出之自然故不假乎人之力而萬物以

生也末者涉乎形器故待人力而後萬物以成也夫其不假人之力而萬物以生則是聖人可以無言也無爲也至乎有待於人力而萬物以成則是聖人之所以不能無言也無爲也故昔聖人之在上而以萬物爲已任者必制四術焉四術者禮樂刑政是也所以成萬物者也故聖人唯務修其成萬物者不言其生萬物者蓋生者尸之於自然非人力之所得與矣老子者獨不然以爲涉乎形器者皆不足言也不足爲也故抵去禮樂刑政而唯道之稱焉是不察於理而務高之過矣夫道之自然者又何預乎唯其涉乎形器是以必待於人之言也人之爲也其書曰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夫轂輻之用固在於車

之無用然工之琢削未嘗及於無者蓋無出於自然之力可以無與也今之治車者知治其轂輻而未嘗及於無也然而車以成者蓋轂輻具則無必爲用矣如其知無爲用而不治轂輻則爲車之術固已疎矣今知無之爲車用無之爲天下用然不知所以爲用也故無之所以爲用者以有轂輻也無之所以爲天下用者以有禮樂刑政也如其廢轂輻於車廢禮樂刑政於天下而坐求其無之爲用也則亦近於愚矣

莊周上

世之論莊子者不一而學儒者曰莊子之書務詆孔子以信其邪說要焚其書廢其徒而後可其曲直固不足論也學儒者之言如此而好莊子之道者曰莊

子之德不以萬物干其慮而能信其道者也彼非不知仁義也以爲仁義小而不足行已彼非不知禮樂也以爲禮樂薄而不足化天下故老子曰道失後德德失後仁仁失後義義失後禮是知莊子非不達於仁義禮樂之意也彼以爲仁義禮樂者道之末也故薄之云耳夫儒者之言善也然未嘗求莊子之意也好莊子之言者固知讀莊子之書也然亦未嘗求莊子之意也昔先王之澤至莊子之時竭矣天下之俗譎詐大作質朴並散雖世之學士大夫未有知貴已賤物之道者也於是棄絕乎禮義之緒奪攘乎利害之際趍利而不以爲辱殞身而不以爲怨漸漬陷溺以至乎不可救已莊子病之思其說以矯天下之弊

而歸之於正也其心過慮以爲仁義禮樂皆不足以正之故同是非齊彼我一利害則以足乎心爲得此其所以矯天下之弊者也旣以其說矯弊矣又懼來世之遂實吾說而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也於是又傷其心於卒篇以自解故其篇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由此而觀之莊子豈不知聖人者哉又曰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皆有所長時有所用用是以明聖人之道其全在彼而不在此而亦自列其書於宋鈃愼到墨翟老聃之徒俱爲不該不偏一曲之士蓋欲明吾之言有爲而作非大道之全云耳然則莊子豈非有意於天下之弊而存

聖人之道乎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皆有矯於天下者也莊子用其心亦二聖人之徒矣然而莊子之言不得不爲邪說比者蓋其矯之過矣夫矯枉者欲其直也矯之過則歸於枉矣莊子亦曰墨子之心則是也墨子之行則非也推莊子之心以求其行則獨何異於墨子哉後之讀莊子者善其爲書之心非其爲書之說則可謂善讀矣此亦莊子之所願於後世之讀其書者也今之讀者挾莊以謾吾儒曰莊子之道大哉非儒之所能及知也不知求其意而以異於儒者爲貴悲夫

莊周下

學者詆周非堯舜孔子余觀其書特有所寓而言耳

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爲得之讀其文而不以意原之此爲周者之所以詆也周曰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而爲天下用又自以爲處昏上亂相之間故窮而無所見其材孰謂周之言皆不可措乎君臣父子之間而遭世遇主終不可使有爲也及其引太廟犧以辭楚之聘使彼蓋危言以懼衰世之常人耳夫以周之才豈迷出處之方而專畏犧者哉蓋孔子所謂隱居放言者周殆其人也然周之說其於道既反之宜其得罪於聖人之徒也夫中人之所及者聖人詳說而謹行之說之不詳行之不謹則天下弊中人之所不及者聖人藏乎其心而言之略不略而詳則天下惑且夫諄諄

而後喻譊譊而後服者豈所謂可以語上者哉惜乎周之能言而不通乎此也

原性

或曰孟荀楊韓四子者皆古之有道仁人而性者有生之大本也以古之有道仁人而言有生之大本其爲言也宜無惑何其說之相戾也吾願聞子之所安曰吾所安者孔子之言而已夫太極者五行之所由生而五行非太極也性者五常之太極也而五常不可以謂之性此吾所以異於韓子且韓子以仁義禮智信五者謂之性而曰天下之性惡焉而已矣五者之謂性而惡焉者豈五者之謂哉孟子言人之性善荀子言人之性惡夫太極生五行然後利害生焉而

太極不可以利害言也性生乎情有情然後善惡形焉而性不可以善惡言也此吾所以異於二子孟子以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因以謂人之性無不仁就所謂性者如其說必也怨毒忿戾之心人皆無之然後可以言人之性無不善而人果皆無之乎孟子以惻隱之心爲性者以其在內也夫惻隱之心與怨毒忿戾之心其有感於外而後出乎中者有不同乎荀子曰其爲善者僞也就所謂性者如其說必也惻隱之心人皆無之然後可以言善者僞也爲人果皆無之乎荀子曰陶人化土而爲埴埴豈土之性也哉夫陶人不以木爲埴者惟土有埴之性焉烏在其爲僞也且諸子之所言皆吾所謂情也習也非性也楊子之

言爲似矣猶未出乎以習而言性也古者有不謂喜怒愛惡慾情者乎喜怒愛惡慾而善然後從而命之曰仁也義也喜怒愛惡慾而不善然後從而命之曰不仁也不義也故曰有情然後善惡形焉然則善惡者情之成名而已矣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吾之言如此然則上智與下愚不移有說乎曰此之謂智愚吾所云者性與善惡也惡者之於善也爲之則是愚者之於智也或不可強而有也伏羲作易而後世聖人之言也非天下之至精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孔子作春秋則游夏不能措一辭蓋伏羲之智非至精至神不能與惟孔子之智雖游夏不可強而能也況所謂下愚者哉其不移明矣或曰四子之云爾其

皆有意於教乎曰是說也吾不知也聖人之教正名而已

性說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吾是以與孔子也韓子之言性也吾不有取焉然則孔子所謂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惟上智與下愚不移何說也曰習於善而已矣所謂上智者習於惡而已矣所謂下愚者一習於善一習於惡所謂中人者上智也下愚也中人也其卒也命之而已矣有人於此未始爲不善也謂之上智可也其卒也去而爲不善然後謂之中人可也有人於此未始爲善也謂之下愚可也其卒也去而爲善然後謂之中人可也惟其

不移然後謂之上智惟其不移然後謂之下愚皆於其卒也命之夫非生而不可移也且韓子之言弗顧矣曰性之品三而其所以爲性五夫仁義禮智信孰而可謂不善也又曰上焉者之於五主於一而行之四下焉者之於五反於一而悖於四是其於性也不一失焉而後謂之上焉者不一得焉而後謂之下焉者是果性善而不善者習也然則堯之朱舜之均瞽瞍之舜鯀之禹后稷越椒叔魚之事後所引者皆不可信邪曰堯之朱舜之均固吾所謂習於惡而已者瞽瞍之舜鯀之禹固吾所謂習於善而已者后稷之詩以異云而吾之所論者常也詩之言至以爲人子而無父人子而無父猶可以推其質常乎夫言性亦

常而已矣無以常乎則狂者蹈火而入河亦可以爲性也越椒叔魚之事徒聞之左丘明丘明固不可信也以言取人孔子失之宰我以貌失之子羽此兩人者其成人也孔子朝夕與之居以言貌取之而失彼其始生也婦人者以聲與貌定而卒得之婦人者獨有過孔子者邪

對難

予爲揚孟論以辨言性命者之失而有難予者曰子之言性則誠然矣至於言命則予以爲未也今有人於此其才當處於天下之至賤而反處於天下之至貴其行當得天下之大禍而反得天下之大福其才當處於天下之至貴而反處於天下之至賤其行當

得天下之至福而反得天下之至禍此則悖於人之所取而非人力之所及者矣於是君子曰爲之者天也所謂命者蓋以謂命之於天云耳昔舜之王天下也進九官誅四凶成王之王天下也尊二伯誅二叔若九官之進也以其皆聖賢也四凶之誅者以其皆不肖也二伯之尊者亦以其皆聖賢也二叔之誅者亦以其皆不肖也是則人之所爲矣使舜爲不明進四凶而誅九官成王爲不明尊二叔而誅二伯則所謂非人力之所及而天之所命者也彼人之所爲可強以爲之命哉曰聖賢之所以尊進命也不肖之所以誅命也昔孔子懐九官二伯之德困於亂世脱身於干戈者屢矣遑遑於天下之諸侯求有所用而卒

死於旅人也然則九官二伯雖曰聖賢其尊進者亦命也盜跖之罪浮於四凶二叔竟以壽死然則四凶二叔雖曰不肖其誅者亦命也是以聖人不言命教人以盡乎人事而已嗚呼又豈唯貴賤禍福哉凡人之聖賢不肖莫非命矣曰貴賤禍福皆自外至者子以謂聖賢之貴而福不肖之賤而禍皆有命則吾既聞之矣若夫聖賢不肖之所以爲聖賢不肖則在我者也何以謂之命哉曰是誠君子志也古之好學者之言未有不若此者也然孟子曰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知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由此而言之則聖賢之所以爲聖賢君子雖不謂之命而孟子固

曰命也已不肖之所以爲不肖何以異於此哉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六十八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九

論議

祿隱
太古
原教
原過
進說
取材
興賢
委任
知人
風俗

閔習

祿隱

孔子叙逸民先伯夷叔齊而後柳下惠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也柳下惠降志辱身矣孟子叙三聖人者亦以伯夷居伊尹之前而揚子亦曰孔子高餓顯下祿隱夫聖人之所言高者是所取於人而所行於已者也所言下者是所非於人而所棄於已者也然而孔孟生於可避之世而未嘗避也蓋其不合則去則可謂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矣至於揚子則吾竊有疑焉爾當王莽之亂雖鄉里自喜者知遠其辱而揚子親屈其體爲其左右之臣豈君子固多能言而不能行乎抑亦有以處之非必出於此言乎曰

聖賢之言行有所同而有所不必同不可以一端求也同者道也不同者迹也知所同而不知所不同非君子也夫君子豈固欲爲此不同哉蓋時不同則言行不得無不同唯其不同是所以同也如時不同而固欲爲之同則是所同者迹也所不同者道也迹同於聖人而道不同則其爲小人也孰禦哉世之士不知道之不可一迹也久矣聖賢之宗於道猶水之宗於海也水之流一曲焉一直焉未嘗同也至其宗於海則同矣聖賢之言行一伸焉一屈焉未嘗同也至其宗於道則同矣故水因地而曲直故能宗於海聖賢因時而屈伸故能宗於道孟子曰伯夷柳下惠聖人也百世之師也如其高餓顯下祿隱而必其出於

所高則柳下惠安擬伯夷哉揚子曰塗雖曲而通諸夏則由諸川雖曲而通諸海則由諸蓋言事雖曲而通諸道則亦君子所當同也由是而言之餓顯之高祿隱之下皆迹矣豈足以求聖賢哉唯其能無係累於迹是以大過於人也如聖賢之道皆出於一而無權時之變則又何聖賢之足稱乎聖者知權之大者也賢者知權之小者也昔紂之時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此三人者道同也而其去就若此者蓋亦所謂迹不必同矣易曰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言君子之無可無不可也使揚子寧不至于耽祿於弊時哉蓋於時爲不可去必去則揚子之所知亦已小矣

太古

太古之人不與禽獸朋也幾何聖人惡之也制作焉以別之下而戾於後世侈裳衣壯宮室隆耳目之觀以嚚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皆不得其所當然仁義不足澤其性禮樂不足錮其情刑政不足網其惡蕩然復與禽獸朋矣聖人不作昧者不識所以化之之術顧引而歸之太古太古之道果可行之萬世聖人惡用制作於其間必制作於其間爲太古之不可行也顧欲引而歸之是去禽獸而之禽獸奚補於化哉吾以爲識治亂者當言所以化之之術曰歸之太古非愚則誣

原教

善教者藏其用民化上而不知所以教之之源不善教者反此民知所以教之之源而不誠化上之意善教者之爲教也致吾義忠而天下之君臣義且忠矣致吾孝慈而天下之父子孝且慈矣致吾恩於兄弟而天下之兄弟相爲恩矣致吾禮於夫婦而天下之夫婦相爲禮矣天下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皆吾教也民則曰我何頼於彼哉此謂化上而不知所以教之之源也不善教者之爲教也不此之務而暴爲之制煩爲之防劬劬於法令誥戒之間藏於府憲於市屬民於鄙野必曰臣而臣君而君子而子父而父兄弟者無失其爲兄弟也夫婦者無失其爲夫婦也率是也有賞不然則罪鄉閭之師

族鄰之長踈者時讀密者曰告若是其悉矣顧不有服教而附于刑者於是嘉石以慙之圜土以苦之甚者弃之於市朝放之於裔末卒不可以已也此謂民知所以教之之源而不誠化上之意也善教者浹於民心而耳目無聞焉以道擾民者也不善教者施於民之耳目而求浹于心以道強民者也擾之爲言猶山藪之擾毛羽川澤之擾鱗介也豈有制哉自然然耳強之爲言其猶囿毛羽沼鱗介乎一失其制脱然逝矣噫古之所以爲古無異焉由前而已矣今之所以不爲古無異焉由後而已矣或曰法令誥戒不足以爲教乎曰法令誥戒文也吾云爾者本也失其本而求之文吾不知其

可也

原過

天有過乎有之陵歷鬭蝕是也地有過乎有之崩弛竭塞是也天地舉有過卒不累覆且載者何善復常也人介乎天地之間則固不能無過卒不害聖且賢者何亦善復常也故太甲思庸孔子曰勿憚改過揚雄貴遷善皆是術也予之朋有過而能悔悔而能改人則曰是向之從事云爾今從事與向之從事弗類非其性也飾表以疑世也夫豈知言哉天播五行於萬靈人固備而有之有而不思則失思而不行則廢一日咎前之非沛然思而行之是失而復得廢而復舉也顧曰非其性是率天下而戕性也且如人有財

見篡於盜已而得之曰非夫人之財向篡於盜矣可歟不可也財之枉己固不若性之爲已有也財失復得曰非其財且不可性失復得曰非其性可乎

進說

古之時士之枉下者無求于上上之人日汲汲惟恐一士之失也古者士之進有以德有以才有以言有以曲藝今徒不然自薦才等而下之至于明法其進退之皆有法度古之所謂德者才者無以爲也古之所謂言者又未必應今之法度也誠有豪傑不世出之士不自進乎此上之人弗舉也誠進乎此而不應今之法度有司弗取也夫自進乎此皆所謂枉己者也孟子曰未有枉己能正人者也然而今之士不自

進乎此者未見也豈皆不如古之士自重以有恥乎古者井天下之地而授之甿士之未命也則授一廛而爲甿其父母妻子裕如也自家達有塾有序有庠有學觀游止處師師友友弦歌堯舜之道自樂也磨礱鐫切沉浸灌養行完而才備則曰上之人其舍我哉上之人其亦莫之能舍也今也地不井國不學黨不庠遂不序家不塾士之未命也則或無以裕父母妻子無以處行完而才備上之人亦莫之舉也士安得而不自進嗚呼使今之士不若古非人則然勢也勢之異聖賢之所以不得同也孟子不見王公而孔子爲季氏吏夫不以勢乎哉士之進退不惟其德與才而惟今之法度而有司之好惡未必今之法度也

是士之進不惟今之法度而幾枉有司之好惡耳今之有司非昔之有司也後之有司又非今之有司也有司之好惡豈常哉是士之進退果卒無所必而已矣噫以言取人未之失也取焉而又不得其所謂言是失之失也況又重以有司好惡之不可常哉古之道其卒不可以見乎士也有得已之勢其得不已乎得已而不已未見其爲有道也楊叔明之兄弟以父任皆京官其勢非吾所謂無以處無以裕父母妻子而有不得已焉者也自枉而爲進士而又枉於有司而又若不釋然二君固常自任以道而且朋友我矣懼其猶未寤也爲進說與之

取材

夫工人之爲業也必先淬礪其器用揄度其材幹然後致力寡而用功得矣聖人之於國也必先遴柬其賢能練覈其名實然後任使逸而事以濟矣故取人之道世之急務也自古守文之君孰不有意於是哉然其間得人者有之失士者不能無焉稱職者有之謬舉者不能無焉必欲得人稱職不失士不謬舉宜如漢左雄所議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爲得矣所謂文吏者不徒苟尚文辭而已必也通古今習禮法天文人事政教更張然後施之職事則以詳平政體有大議論使以古今參之是也所謂諸生者不獨取訓習句讀而已必也習典禮明制度臣主威儀時政沿襲然後施之職事則以緣飾治道有大議論則以

經術斷之是也以今準古今之進士古之文吏也今之經學古之儒生也然其策進士則但以章句聲病苟尚文辭類皆小能者爲之策經學者徒以記問爲能不責大義類皆蒙鄙者能之使通才之人或見贅於時高世之士或見排於俗故屬文者至相戒曰涉獵可爲也誣豔可尚也於政事何爲哉守經者曰傳寫可爲也誦習可勤也於義理何取哉故其父兄朂其子弟師長朂其門人相爲浮豔之作以追時好而取世資也何哉其取舍好尚如此所習不得不然也若此之類而當擢之職位歷之仕塗一旦國家有大議論立辟雍明堂損益禮制更著律令決讞疑獄彼惡能以詳平政體緣飾治道以古今參之以經術斷

之哉是必唯唯而已文中子曰文乎文乎苟作云乎
哉必也貫乎道學乎學乎博誦云乎哉必也濟乎義
故才之不可苟取也久矣必若差別類能宜少依漢
之牋奏家法之義策進士者若曰邦家之大計何先
治人之要務何急政教之利害何大安邊之計策何
出使之以時務之所宜言之不直以章句聲病累其
心策經學者宜曰禮樂之損益何宜天地之變化何
如禮器之制度何尚各傳經義以對不獨以記問傳
寫爲能然後署之甲乙以升黜之庶其取舍之鑑灼
于目前是豈惡有用而事無用辭逸而就勞哉故學
者不習無用之言則業專而修矣一心治道則習貫
而入矣若此之類施之朝廷用之牧民何嚮而不利

哉其他限年之議亦無取矣

興賢

國以任賢使能而興棄賢專己而衰此二者必然之勢古今之通義流俗所共知耳何治安之世有之而能興昏亂之世雖有之亦不興蓋用之與不用之謂矣有賢而用國之福也有之而不用猶無有也商之興也有仲虺伊尹其衰也亦有三仁周之興也同心者十人其衰也亦有祭公謀父內史過兩漢之興也有蕭曹寇鄧之徒其衰也亦有王嘉傅喜陳蕃李固之衆魏晉而下至於李唐不可偏舉然其間興衰之世亦皆同也由此觀之有賢而用之者國之福也有之而不用猶無有也可不慎歟今猶古也今之天下

亦古之天下今之士民亦古之士民古雖擾攘之際猶有賢能若是之衆況今太寧豈曰無之在君上用之而已博詢衆庶則才能者進矣不有忌諱則讜直之路開矣不邇小人則讒諛者自遠矣不拘文牽俗則守職者辦治矣不責人以細過則能吏之志得以盡其効矣苟行此道則何慮不跨兩漢軼三代然後踐五帝三皇之塗哉

委任

人主以委任爲難人臣以塞責爲重任之重而責之重可也任之輕而責之重不可也愚無他識請以漢之事明之高祖之任人也可以任則任可以止則止至於一人之身才有長短取其長則不問其短情有

忠僞信其忠則不疑其僞其意曰我以其人長於某事而任之在它事雖短何害焉我以其人忠於我心而任之在它人雖僞何害焉故蕭何刀筆之吏也委之關中無復西顧之憂陳平亡命之虜也出捐四萬餘金不問出入韓信輕猾之徒也與之百萬之衆而不疑是三子者豈素著忠名哉蓋高祖推己之心而寘於其心則它人不能離間而事以濟矣後世循高祖則鮮有敗事不循則失故孝文雖愛鄧通猶遲申屠之忠孝武不疑金霍終定天下大策當是時守文之盛者二君而已元成之後則不然雖有何武王嘉師丹之賢而脅於外戚豎宦之寵牽於帷嬙近習之制是以王道寖微而不免負謗於天下也中興之後

唯世祖能馭大臣以寇鄧耿賈之徒爲任職所以威名不減於高祖至於爲子孫慮則不然反以元成之後三公之任多奪於外戚豎宦帷嬙近習之人而致敗由是置三公之任而事歸臺閣以虛尊加之而已然而臺閣之臣位卑事冗無所統一而奪於衆多之口此其爲奪於外戚豎宦帷嬙近習者愈矣至於治有不進水旱不時災異或起則曰三公不能爕理陰陽而策免之甚者至於誅死豈不痛哉沖質之後桓靈之間因循以爲故事雖有李固陳蕃之賢皆挫於閹寺之手其餘則希世用事全軀而已何政治之能立哉此所謂任輕責重之弊也噫常人之性有能有不能有忠有不忠知其能則任之重可也謂其忠則

委之誠可也委之誠者人亦輸其誠任之重者人亦荷其重使上下之誠相照恩結於其心是豈禽息烏視而不知荷恩盡力哉故曰不疑於物物亦誠焉且蘇秦不信天下爲燕尾生此一蘇秦傾側數國之間於秦獨以然者誠燕君厚之之謂也故人主以狗彘畜人者人亦狗彘其行以國士待人者人亦國士自奮故曰常人之性有能有不能有忠有不忠顧人君待之之意何如耳

知人

貪人廉淫人潔佞人直非終然也規有濟焉爾王莽拜侯讓印不受假僭皇命得璽而喜以廉濟貪者也晉王廣求爲冢嗣管絃遏密塵埃被之陪宸未幾而

聲色喪邦以潔濟淫者也鄭注開陳治道激昂頹辭君民翕然倚以致平卒用姦敗以直濟佞者也於戲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古今一也

風俗

夫天之所愛育者民也民之所係仰者君也聖人上承天之意下爲民之主其要在安利之而安利之要不在於它在乎正風俗而已故風俗之變遷染民志關之盛衰不可不慎也君子制俗以儉其弊爲奢奢而不制弊將若之何夫如是則有殫極財力僭瀆擬倫以追時好者矣且天地之生財也有時人之爲力也有限而日夜之費無窮以有時之財有限之力以給無窮之費若不爲制所謂積之涓涓而洩之浩浩

如之何使斯民不貧且濫也　國家奄有諸夏四聖繼統制度以定矣紀綱以緝矣賦斂不傷於民矣徭役以均矣升平之運未有感於今矣固當家給人足無一夫不獲其所矣然而寠人之子短褐未盡完趨末之民巧僞未盡抑其故何也殆風俗有所未盡淳歟且聖人之化自近及遠由内及外是以京師者風俗之樞機也四方之所面内而依倣也加之士民富庶財物畢會難以儉率易以奢變至於發一端作一事衣冠車馬之奇器物服玩之具旦更奇制夕染諸夏工者矜能於無用商者通貨於難得歲加一歲巧眩之性不可窮好尚之勢多所易故物有未弊而見毀於人人有循舊而見嗤於俗富者競以自勝貧者

恥其不若且曰彼人也我人也彼爲奉養若此之麗而我反不及由是轉相慕効務盡鮮明使愚下之人有逞一時之嗜欲破終身之貲産而不自知也且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實漏卮淳朴之風散則貪饕之行成貪饕之行成則上下之力匱如此則人無完行士無廉聲尚陵逼者爲時宜守檢押者爲鄙野節義之民少兼并之家多富者財産滿布州域貧者困窮不免於溝壑夫人之爲性心充體逸則樂生心欝體勞則思死若是之俗何法令之能避哉故刑罰所以不措者此也且壞崖破岩之水原自涓涓干雲蔽日之木起於青葱禁微則易救末者難所宜略依古之王制命市納賈以觀好惡有作奇技淫巧以疑

衆者糾罰之下至物器饌具爲之品制以節之工商逐末者重租稅以困辱之民見末業之無用而又爲糾罰困辱不得不趨田畝田畝闢則民無饑矣以此顯示衆庶未有輦轂之內治而天下不治矣

閔習

父母死則燔而捐之水中其不可明也禁使葬之其無不可亦明也然而吏相與非之乎上民相與怪之乎下蓋其習之久也則至於戕賊父母而無以爲不可顧曰禁之不可也嗚呼吾是以見先王之道難行也先王之道不講乎天下而不勝乎小人之說非一日之積也而小人之說其爲不可不皆若戕賊父母之易明也先王之道不皆若禁使葬之之易行也嗚

呼吾是以見先王之道難行也正觀之行其庶矣惜
乎其臣有罪焉作閔習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九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七十

論議
復讎解
推命對
使醫
汴說
雜著
論茶法
茶商十二說
制置三司條例
相鶴經
策問十一

復讎解

或問復讎對曰非治世之道也明天子在上自方伯諸侯以至于有司各修其職其能殺不辜者少矣不幸而有焉則其子弟以告于有司有司不能聽以告于其君其君不能聽以告于方伯方伯不能聽以告于天子則天子誅其不能聽者而爲之施刑於其讎亂世則天子諸侯方伯皆不可以告故書說紂曰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讎蓋讎之所以興以上之不可告辜罪之不常獲也方是時有父兄之讎而輒殺之者君子權其勢恕其情而與之可也故復讎之義見於春秋傳見於禮記爲亂世之爲子弟者言之也春秋傳以爲父受誅子復讎不可也此

言不敢以身之私而害天下之公又以爲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此言不以有可絶之義廢不可絶之恩也周官之説曰凡復讎者書于士殺之無罪疑此非周公之法也凡所以有復讎者以天下之亂而士之不能聽也有士矣不使聽其殺人之罪以施行而使爲人之子弟者讎之然則何取於士而祿之也古之於殺人其聽之可謂盡矣猶懼其未也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書于士則殺之無罪則所謂復讎者果所謂可讎者乎庸詎知其不獨有可言者乎就當聽其罪矣則不殺於士師而使讎者殺之何也故疑此非周公之法也或曰世亂而有復讎之禁則寧殺身以復讎乎將無復讎而以存人之祀乎曰可以復

讎而不復非孝也復讎而殄祀亦非孝也以讎未復之恥居之終身焉蓋可也讎之不復者天也不忘復讎者己也克己以畏天心不忘其親不亦可矣

推命對

吳里處士有善推命知貴賤禍福者或俾予問之予辭焉他日復以請予對曰夫貴若賤天所為也賢不肖吾所為也吾所為者吾能自知之天所為者吾獨懵乎哉吾賢歟可以位公卿歟則萬鍾之祿固有焉不幸而貧且賤則時也吾不賢歟不可以位公卿歟則簞食豆羹無歉焉若幸而富且貴則咎也此吾知之無疑奚率於彼者哉且禍與福君子置諸外焉君子居必仁行必義反仁義而福君子不有也由仁義

而禍君子不屑也是故文王拘羑里孔子畏於匡彼聖人之智豈不能脫禍患哉蓋道之存焉耳曰子以爲貴若賤天所爲也然世賢而賤不肖而貴者亦天所爲歟曰非也人不能合於天耳夫天之生斯人也使賢者治不賢故賢者宜貴不賢者宜賤天之道也擇而行之者人之謂也天人之道合則賢者貴不肖者賤天人之道悖則賢者賤而不肖者貴也天人之道悖合相半則賢不肖或貴或賤堯舜之世元凱用而四凶殛是天人之道合也桀紂之世飛廉進而三仁退是天人之道悖也漢魏而下賢不肖或貴或賤是天人之道悖合相半也蓋天之命一而人之時不能率合焉故君子脩身以俟命守道以任時貴賤禍

福之來不能沮也予不力於仁義以信其中而屑屑
焉甘意於誕謾虛怪之說不已溺哉

使醫

一人疾焉而醫者十並使之歟曰使其尤良者一人
焉爾烏知其尤良而使之曰衆人之所謂尤良者而
隱之以吾心其可也夫能不相逮不相爲謀又相忌
也況愚智之相百者乎人之愚不能者常多而智能
者常少醫者十愚不能者烏知其不九邪並使之智
能者何用愚不能者何所不用一日而病且亡誰者
任其咎邪故予曰使其尤良者一人焉爾使其尤良
者有道藥云則藥食云則食坐云則坐作云則作夫
然故醫也得肆其術而無憾焉不幸而病且亡則少

矣藥二云則食坐二云則作曰姑如吾所安焉爾若人也何必醫如吾所安焉可也凡疾而使醫之道皆然而腹心爲甚有腹心之疾者得吾說而思之其庶矣

汴說

古者卜筮有常官所誦有常事若考步人生辰星宿所次訾相人儀狀色理逆斥人禍福考信於聖人無有也不知從何許人　宗其說者澶漫四出抵今爲尤蕃舉天下而籍之以是自名者蓋數萬不啻而汴不與焉舉汴而籍之蓋亦以萬計予嘗睎汴之術士菩挾奇而以動人者大祀宮廬服輿食飲之華封君不如也其出也或召焉問之其人也朝貴人也其歸也或賜焉問之其人也朝貴人也坐其廬旁歷其人

之往來肴相切踵相籍窮一朝暮則已錯不可計竊異之且竊歎曰吾儕治先聖人之言而脩其術張之能爲天子營太平歛之猶足以提身正家顧未甞有公卿徹官若是其即之勤也或曰子知乎渴者期於瘵疾者期於醫治然也子誠能爲天子營太平提身正家彼所存勢與位爾勢不盈位不充則熱中熱中則惑勢盈位充矣則病失之病失之則憂惑且憂則思決以彼爲能決子亦能乎不能則無異其即彼踈此也因寤不復異又之補吏淮南省親江南有金華山人者率然相過自言能逆斥禍福噫今之世子之術奚適而不遇哉因以汴說諗之

議茶法

國家罷榷茶之法而使民得自販於方今實爲便於古義實爲宜而有非之者蓋聚歛之臣將盡財利於毫末之間而不知與之爲取之過也夫茶之爲民用等於米鹽不可一日以無而今官場所出皆麤惡不可食故民之所食大率皆私販者夫奪民之所甘而使不得食則嚴刑峻法有不能止者故鞭扑流徙之罪未常少弛而私販私市者亦未嘗絕於道路也既罷榷之之法則凡此之爲患皆可以無矣然則雖盡充歲入之利亦爲國者之所當務也況關市之入自足倖昔日之利乎昔桑洪羊興榷酤之議當時以爲財用待此而給萬世不可易者然至霍光不學無術之人遂能屈其論而罷其法蓋義之勝利久矣今

朝廷之治方欲刻百代之弊而復堯舜之功而其爲法度乃欲出於霍光之所羞爲者則可乎以今之勢雖未能盡罷榷貨而能緩其一亦所以示上之人恤民之深而興治之漸也彼區區聚斂之臣務以求利爲功而不知與之爲取上之人亦當斷以義豈可以人人合其私說然後行哉楊雄曰爲人父而榷其子縱利如子何以雄之聰明其講天下之利害宜可信然則今雖國用甚不足亦不可以復易已行之法矣是以國家之勢苟修其法度以使本盛而末衰則天下之財不勝用庸詎而必區區於此哉

茶商十二說

臣竊以須仰巨商有十二之損爲害甚廣請試陳之

須仰巨商巨商數少相率旣易邀賤遂繁故有場饒
明減閤減累累不已歲數百萬是饒減之損一也又
旣仰巨商巨商稀少積壓等候陳損旣多或棄或焚
或充雜用此稅旣陷正稅又饒是陷稅之損二也又
旣仰巨商饒豐價薄園民困耗逋欠歲程至如石橋
一場祖額一百七萬而近歲買納才得十萬而虧及
累年便乞減額是退額之損三也又旣仰巨商須憑
力禁是以捕捉之旅所在屯布掩緝之衆彌占川落
官負請俸卒旅衣糧擾民費財總計不細是力禁之
損四也又旣仰巨商須置榷務諸郡津置或數千里
所載綱運率自省破船材兵費風波盜竊每歲之計
不爲不甚是遠萃之損五也又旣仰巨商必先多備

茶體輕怯難掌易損架閣利燥封角利密而官數浩瀚堆積敖廩風枯雨濕氣味失奪俟售待給已反陳損是堆積之損六也又失物分輕則得衆得衆則易竭今仰巨商本不及數千緡則不能行是分重而不得衆也故難竭而成積滯分重之損七也又凡貨利已則精心精心則貨善貨善則易售今仰巨商非已甚衆始從小户次輸主人方納官場復支商旅是以小户偷竊主人殽雜姦吏容庇皆以非已而致貨不善也是非已之損八也又既仰巨商遂爲二等新好者支筭商旅低陳者留賣南中食用不堪遂皆私易故一縣大率每歲以茶被刑者往往百數是煩刑之損九也又既仰巨商茶多積壞壞不堪賣遂轉鬻茶

俵給戶民悉不堪食虛納所直諸郡甚多是剋本之損十也又巨商悉係通商南方盡從官賣官賣既不堪食多配寺院茶坊茶多弃損錢實虛斂是削民之損十一也既仰巨商貨終難蓋諸般折給從是生焉雖依元價折錢變賣雜收什一請實虛損官亦虛損是刻士之損十二也其爲害廣也如此不可不去也

乞制置三司條例

竊觀先王之法自畿之內賦入精麤以百里爲之差而畿外邦國各以所有爲貢又爲經用通財之法以懋遷之其治市之貨財則亡者使有害者使除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則吏爲斂之以待不時而買者凡此非專利也蓋聚天下之人不可以無財理天下

之財不可以無義夫以義理天下之財則轉輸之勞逸不可以不均用度之多寡不可以不通貨賄之有無不可以不制而輕重斂散之權不可以無術今天下財用窘急無餘典領之官拘於弊法內外不以相知盈虛不以相補諸路上供歲有定額豐年便道可以多致而不敢不贏年儉物貴難於供備而不敢不足遠方有倍蓰之輸中都有半價之鬻三司發運使按簿書促期會而已無所可否增損於其間至遇軍國郊祀之大費則遣使刻剥殆無餘藏諸司財用事往往爲伏匿不敢實言以備緩急又憂年計之不足則多爲支移折變以取之民納租稅數至或倍其本數而朝廷所用之物多求於不產責於非時富商大

賈因時秉公私之急以擅輕重斂散之權臣等以謂發運使揔六路之賦入而其職以制置茶鹽礬稅為事軍儲國用多所仰給宜假以錢貨繼其用之不給使周知六路財賦之有無而移用之凡糴買稅斂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令在京庫藏年支見在之定數所當供辦者得以從便變賣以待上令稍收輕重斂散之權歸之公上而制其有無以便轉輸省勞費去重斂寛農民庶幾國用可足民財不匱矣所有本司合置官屬許令辟舉及有合行事件令依條例以聞奏下制置司參議施行

相鶴經

鶴者陽鳥也而遊於陰因金氣依火精以自養金數

九火數七六十三年小變百六十年大變千六百年
形定生三年頂赤七年飛薄雲漢又七年夜十二時
鳴六十年大毛落茸毛生乃潔白如雪泥水不能汙
百六年雌雄相視而孕一千六百年飲而不食胎化
產爲仙人之騏驥也夫聲聞於天故頂赤食於水故
喙長輕於前故毛豐而肉踈脩頸以納新故天壽不
可量所以體無青黃二色土木之氣內養故不表於
外也是以行必依洲渚止不集林木蓋羽族之清崇
也其相曰隆鼻短喙則少瞑露睛赤白則視遠長頸
踈身則能鳴鳳翼雀尾則善飛龜背鼈腹會舞高脛
促節足力其文李浮丘伯授王子晉又崔文子學道
於子晉得其文藏嵩山石室淮南公采藥得之遂傳

於近代熈寧十年正月一日臨川王某筆

策問

問堯舉鯀於書詳矣堯知其不可然且試之邪抑不知之也不知非所以爲聖也知其不可然且試之則九載之民其爲病也亦久矣幸而羣臣遂舉舜禹不幸復稱鯀此亦將以九載試之邪以堯之大聖知鯀之大惡其知之也足以自信不疑矣何牽於羣臣也必曰吾唯羣臣之聽不自任也聖人之心急於救民其趣舍顧是否何如豈固然邪必以爲後世法得無明哲之主牽制以召敗者邪或曰堯知水之數故先之以鯀或曰久民病以大禹功是皆不然堯必不以民病私禹禹必不以利民病而大巳功以民病私其

臣利民病以爲己功烏在其爲堯禹也又以爲泥於數其探聖人滋淺矣且謂之有數繇何罪其殛死也聖人之所以然愚不能釋吾于無隱焉耳

二

問皐陶曰在知人在安民大哉古之君臣相戒如此夫雖有知人之明而無安民之惠心未可與爲治也有安民之惠心而無知人之明則不能任人雖欲安民亦有所不能焉然而天子之尊也四海之富也自公至于士凡幾位自正至于旅凡幾職所謂知人者其必有術可以二三子而不知乎

三

問聖人治世有本末其施之也有先後令天下困敝

不革其爲日也久矣治教政令未嘗放聖人之意而爲之也失其本求之末當後者反先之天下靡靡然入於亂者凡以此夫治天下不以聖人所以治其卒不治也則爲士而不閑聖人之所以治非所以爲士也願二三子盡道聖人所以治之本末與其所先後以聞於有司

四

問記曰追王太王王季文王不以卑臨尊也夏商受命固有祖考奚無追王之事邪

五

問聖人之爲道也人情而已矣考之以事而不合隱之以義而不通非道也洪範之陳五事合於事而通

於義者也如其休咎之効則予疑焉人君承天以從事天不得其所當然則戒吾所以承之之事可也必如傳云人君行然天則順之以然其固然邪僭常暘若狂常雨若使狂且僭則天如何其順之也堯湯水旱奚尤以取之邪意者微言深法非淺者之所能造敢以質於二三子

六

問述詩書傳記百家之文二帝三王之所以基太平而澤後世必曰禮樂云若政與刑乃其助爾禮節之樂和之人已大治之後其所謂助者幾不用矣下三王而王者亦有議禮樂之情者乎其所謂禮樂如何也儒衣冠而言制作者文采聲音云而已基太平而

澤後世儻在此邪宋之爲宋久矣禮樂不接於民之耳目何也抑猶未可以制作邪董仲舒王吉以爲王者未制作用先王之禮樂宜於世者如欲用先王之禮樂則何者宜於世邪

七

問舜命九官三后在焉呂刑所謂三后恤功于民乃堯命之何也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以功次之禹也稷也伯夷也其可也以事次之民之災也富之也教之也其可也今考其文辭未有次焉何也曰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降典也則以民云制于刑之中則以百姓云何也

八

問夏之法至商而更之商之法至周而更之皆因世就民而爲之節然其所以法意不相師乎

九

問易曰黄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説者曰垂衣裳以辨貴賤乾坤尊卑之義也夫垂衣裳以辨貴賤自何世始始於黄帝獨曰黄帝可也於堯舜曰堯曰舜可也兼三世而言之吾疑焉二三子姑爲之解

十

問詩論商之所以王本之契論周本之后稷夫成湯文武之仁聖而以當桀紂之天下此夏商所以破滅

而商周得之也彼千歲之稷契何功焉其本之也不有說邪

十一

問挂兵於夷狄以弊百姓畋游倡樂賞賜無節而臺榭陂池宮室之觀侈此國之所以貧今皆無此而有司之所講常出於權利然亦不足於財信任親戚後宮之家尊顯公卿大臣之世布衣巖穴之秀蔽鄣而不得仕此官之所以曠今皆無此而所使在位皆公天下之選也然亦不足於士異時嘗多兵矣而不以兵多故費財今民之壯者多去而爲兵而租賦盡於糧餉然亦不足於兵異時嘗多馬矣而不以馬多故費土今內則空可耕之地以爲牧蓋鉅萬頃外則棄

錢幣以取之四夷然亦不足於馬此其故何也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七十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一

雜著

先大夫述并集序附
題王逢原講孟子後
許氏世譜
傷仲永
同學一首別子固
書瑞新道人壁
讀孟嘗君傳
讀柳宗元傳
讀江南録
書李文公集後

書刺客傳後
孔子世家議
書洪範傳後
題張忠定書
題燕華仙傳
書金剛經義贈吳珪
與妙應大師說
題旁詩 仲子正字

先大夫述

王氏其先出太原今爲撫州臨川人不知始所以徙其後有隱君子某生某某以子故贈尚書職方員外郎職方生衛尉寺丞某某公考也公諱某始字損之年十

七以文干張公詠張公奇之攺字公舜良祥符八年
得進士第爲建安主簿時尚少縣人頗易之既數月
皆畏翕然令賴以治嘗疾病闔縣爲禱祠縣人不時
入稅州咎縣公曰孔目吏尚不時入稅貧民何獨爲
邪即與校至府門取孔目吏以歸杖二十與之期三
日盡期民之稅亦無不入自將巳下皆側目爲判官
臨江軍守不法公遇事輒据爭之以故事一政吏爲
文書譔其上至公輒閣軍有蕭灘號難度以腐船度
輒返吏呼公爲判官灘云豪吏大姓至相與出錢求
轉運使下吏出公領新淦縣縣大治今三十年吏民
稱說如公在攺大理寺丞知廬陵縣又大治移知新
繁縣攺殿中丞到縣條宿姦數人上府流惡處自餘

一以恩信治之嘗歷歲不笞一人知韶州改太常博
士尚書屯田員外郎夷越無男女之別前守類以爲
俗然即其得可已皆弗究公曰同是人也不可瀆其
倫夫所謂因其俗者豈謂是邪凡有萌蘖一切擿抉
窮治之時未幾男女之行于市者不敢一塗胡先生
瑗爲政範亦擬公此事部縣翁源多虎公教捕之民
言虎自斃者五令斷虎頭輿致州爲頌以獻公麾輿
者出以頌還令其不喜恠不以其道說之不說也如
此蜀効忠士屯者五百人代不到謀叛韶小州即有
變無所可枝梧佐吏始殊恐公不爲動獨捕其首五
人即日斷流之護出之界上劫佐吏固爭請付獄既
而聞其徒謀若以首赴獄當夜劫之以叛衆乃愈服

公完營驛倉庫建坊道隨所施設有條理長老言自
嶺海服朝廷爲吾置州守未有賢公者丁衛尉府君
憂服除通判江寧府閱兩將一以府倚公辦寶元二
年二月二十三日以疾棄諸孤官下享年四十六公
於忠義孝友非勉也宦游常奉親行獨西川以遠又
法不聽在新繁未嘗劇飲酒歲時思慕哭殊悲其自
奉如甚嗇者異時悉所有又貸於人治酒食須以娛
其親無秋毫愛也人乃或以爲奢居未嘗怒笞子弟
每置酒從容爲陳孝悌仁義之本古今存亡治亂之
所以然甚適其自任以世之重也雖人望公則亦然
卒之官不充其材以夭嗚呼其命也毋謝氏以公故
封永安縣君娶某氏封長壽縣君子男七人女一人

適張氏處兩人將以某月日葬某處子某等謹撰次公事如右以求有道而文者銘焉以取信於後世

先大夫集序

君子於學其志未始不欲張而行之以致君下膏澤於無窮唯其志之大故或不位於朝不位於朝而埶不足以自効則思慕古之人而作爲文辭亦不失其所志也二帝三王羣聖人之時賢俊並用雖窮處巖宂亦扳而在高位其志莫不得施而文之傳于後者少矣後之時非古之時也人之不得志者常多而以文自傳者紛如也先大夫少而博學及強年有仕進之望其志欲有以爲而遽沒其於文所不暇也一日諸子閱橐中乃得舊歌詩百餘篇雖此不足盡識其

志然諷詠情性其亦有以助于道者不忍棄去也輒序次之嗚呼公之詩君子視之當自知矣不敢贊也

題王逢原講孟子後

逢原在常江陰時學者有問以孟子而逢原爲之論說是以如是其詳也未幾而逢原卒故其書纔終於一篇而考之時不同蓋其志猶未就也雖然觀其說亦足以槩見之矣若逢原所謂見其進未見其止也其卒時年二十八嗚呼惜哉逢原卒於嘉祐已亥六月後七年講義方行

許氏世譜

伯夷神農之後也佐堯舜有大功賜姓曰姜其後見經者四目曰申詩所謂申伯者是也曰呂書所謂呂

侯者是也曰齊曰許春秋内書齊侯許男是也周衰
許男嘗從大侯侵伐會盟竟於春秋及後世復國而
子孫以其封姓然世傳有許由者堯以天下讓由由
不受逃之箕山箕山上蓋有許由冢焉其事不見於
經學者疑之或曰由亡求於世者耳雖與之天下蓋
不受也故好事者以云而由與伯夷其生後先所祖
同不同莫能知也漢興許氏侯者六人柏至侯盎宋
子侯瘛嚴侯猜此三侯者其始以將封而史不書其
州里平恩侯廣漢博望侯舜樂成侯延壽此三侯者
同產昆弟也以外戚起於宣元之世昌邑人也盎孫
昌嘗爲丞相延壽及廣漢弟子嘉嘗爲大司馬至王
莽敗許氏始皆失其封云後漢會稽有許荊者循吏

也許慎者以經術顯許峻者爲易林傳於世許楊者治鴻隙陂有德於汝南汝南之民報祭焉許靖者避地交州後入蜀先主以爲太傅與從弟劭俱善論人物劭兄虔亦知名世稱平輿淵有二龍焉慎峻楊靖皆汝南人也許褚者家於譙以忠力事魏封侯牟鄉許慈者家南陽入蜀父子爲博士司馬晉時有許攸者東陽人也德行高察孝廉不起老於家其子曰生亦有至性焉初許氏爵邑於周子孫播散四方有絕者猶不乏焉至昌邑始大者間與於汝南其後祖高陽者爲最盛然高陽之族不見其所始有據者仕魏歷校尉郡守生允爲鎮北將軍允三子皆仕司馬晉奇司隸校尉猛幽州刺史奇子遐侍中猛子式平原

太子自允至式皆知名允後五世詢司馬晉嘗召官之不起詢孫珪爲旌陽太守於齊珪生勇慧齊太子家令允從僕射勇慧生懋篤學以孝聞卒於梁爲中庶子懋生亨爲陳衛尉卿嘗領史官次齊梁時事有子善心爲之卒業是時有許紹者善心族父也通守夷陵治有恩流戸自歸數十萬卒有勞於唐爵安陸郡公圉師欽寂欽明其後也圉師紹少子寛博有器幹别自封平恩勇與敬宗俱龍朔中宰相欽寂謂紹曾大父也萬歲中帥師當契丹爲所敗執以如安東使説守者降至安東曰賊今且破臧公勉守無忘忠也契丹即殺之是歲弟欽明亦遇殺欽明爲涼州都督案行卒與突厥遇亦執使降至靈州顧爲庚言吉

守者所以破賊兄弟將兵一旦同以身徇邊鄙賢者榮之敬宗者善心子也始以公開郡於高陽與其孫令伯以文稱當世天寶之亂敬宗有孫曰遠與張巡以睢陽抗賊自以不及巡推巡爲將而親爲之下久之食已盡煮茶紙以食猶堅守賊所以不得南向以睢陽弊其鋒也卒與俱死者皆天下豪傑義士云唐亡遠孫儒不義朱梁自雍州入于江南終身不出焉儒生稠沈毅有信仕江南李氏參德化王軍事稠生規好道家言不以事自恩嘗羇宣歙間聞旁舍呻呼就之曰我某郡人也察君長者且死願以骸骨屬君因指橐中黃金十斤曰以是交長者規許諾敬負其骨千里并黃金置死者家家大驚愧之因請獻金如

兄言以爲許君壽規不顧竟去於是聞者滋以規爲長者卒葬池州後以子故贈大理評事生遂遜迴三子遂善事母里母勵其子輒曰汝獨不慚許伯通乎祥符中　天子有事於泰山加恩羣臣遜當遷讓其兄遂　天子以遂試將作監主簿遂子俞字堯言名能文章大臣屢薦之有與不合者官以故不遂嘗知興國軍大冶縣縣人至今稱之俞兩子均爲進士遜字景山嘗上書江南李氏李氏嘆奇之以爲崇文館校書郎歲終拜監察御史後復上書　太宗論邊事宰相趙普奇其意以爲與已合知興元府起鄭侯廢堰以利民治澧荆揚三州爲盜者逃而去其事兄如事父使妻事其長姒如事母故人無後爲嫁其女如

已子有子五人恂黃州録事參軍恢尚書虞部員外
郎怡今爲太子中舍簽書淮南節度判官廳公事元
今爲江淮荆湖兩浙制置發運使平泰州海陵主簿
五人者咸孝友如其先人故士大夫論孝友者歸許
氏元以國子博士發運判官七年遂爲其使待制天
章閣自　天子大臣莫不以爲材其勞烈方在史氏
記余故不論而著其家行云迥字光遠其事母如伯
通之孝事其兄如景山之爲弟也慷慨有大意少嘗
仕李氏後不復仕與其兄俱葬顏村有子會爲進士
方壯時亦慨然好議天下事今爲太廟齋郎臨川王
某曰余譜許氏自據以下其緒傳始顯焉然自許男
見於周其後數封而有紀之子孫多焉攷是論之夫

伯夷之所以佐其君治民余讀書未嘗不喟然嘆思之也傳曰盛德者必百世祀若伯夷者蓋庶幾焉彼其後世忠孝之良亦使之遭時沐浴舜禹之間以盡其材而與夫夔皋羆虎之徒俱出而馳焉其孰能概之耶

傷仲永

金谿民方仲永世隸耕仲永生五年未嘗識書具忽啼求之父異焉借旁近與之即書詩四句并自爲其名其詩以養父母收族爲意傳一鄉秀才觀之自是指物作詩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觀者邑人奇之稍稍賓客其父或以錢幣乞之父利其然也日扳仲永環謁於邑人不使學予聞之也久明道中從先人還家

於舅家見之十二三矣今作詩不能稱前時之聞又七年還自揚州復到舅家問焉曰泯然衆人矣王子曰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其受之人也賢於材人遠矣卒之爲衆人則其受於人者不至也彼其受之天也如此其賢也不受之人且爲衆人今夫不受之天固衆人又不受之人得爲衆人而巳邪

同學一首別子固

江之南有賢人焉字子固非今所謂賢人者予慕而友之淮之南有賢人焉字正之非今所謂賢人者予慕而友之二賢人者足未嘗相過也口未嘗相語也辭幣未嘗相接也其師若友豈盡同哉予考其言行其不相似者何其少也曰學聖人而已矣學聖人則

其師若友必學聖人者聖人之言行豈有二哉其相似也適然予在淮南爲正之道予固予固不予疑也還江南爲予固道正之予固亦以爲然予又知所謂賢人者旣相似又相信不疑也子固作懷友一首遺予其大略欲相扳以至乎中庸而後已正之蓋亦常云爾夫安驅徐行轥中庸之庭而造於其堂舍二賢人者而誰哉予昔非敢自必其有至也亦願從事於左右焉爾輔而進之其可也噫官有守私有繫會合不可以常也作同學一首別子固以相警且相慰云

書瑞新道人壁

始瑞新道人治其衆於天童之景德予知鄞縣愛其材能數與之遊後新主此山之四年予自淮南來視

蘇州之積水卒事訪焉則新既死於某月某日矣人知與不知莫不愴焉而予與之又久以深宜其悲也夫新之材信奇矣然自放於世外而人悼惜之如此彼公卿大夫操治民之勢而能以利澤加焉則其生也榮其死也哀不亦宜乎皇祐五年六月十五日臨川王某介甫題

讀孟嘗君傳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雞鳴狗盜之力哉夫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讀柳宗元傳

余觀八司馬皆天下之奇材也一爲叔文所誘遂陷於不義至今士大夫欲爲君子者皆羞道而喜攻之然此八人者既困矣無所用於世往往能自強以求列於後世而其名卒不廢焉而所謂欲爲君子者吾多見其初而已要其終能毋與世俯仰以自別於小人者少耳復何議彼哉

讀江南録

故散騎常侍徐公鉉奉　太宗命撰江南録至李氏亡國之際不言其君之過但以歷數存亡論之雖有愧於實録其於春秋之義（春秋臣子爲君親諱禮也）箕子之説（周武王克商問箕子商所以亡箕子不忍言商惡以存亡國宜告之）徐氏録爲得焉然吾

聞國之將亡必有大惡惡者無大於殺忠臣國君無道不殺忠臣雖不至於治亦不至於亡紂爲君至暴矣武王觀兵於孟津諸侯請伐紂武王曰未可及聞其殺王子比干然後知其將亡也一舉而勝焉季梁在隋隋人雖亂楚人不敢加兵虞以不用宮之奇之言晉人始有納璧假道之謀然則忠臣國之與也存與之存亡與之亡予自爲兒童時已聞金陵臣潘佑以直言見殺當時京師因舉兵來伐數以殺忠臣之辠及得佑所上諫李氏表觀之詞意質直忠臣之言予諸父中舊多爲江南官者其言金陵事頗詳聞佑所以死則信然則李氏之亡不徒然也今觀徐氏錄言佑死頗似妖妄與予舊所聞者甚不類不止於佑

其它所誅者皆以辠戾何也子甚怪焉若以商紂及隋虞二君論之則李氏亡國之君必有濫誅吾知佑之死信爲無辠是乃徐氏匿之耳何以知其然吾以情得之大凡毀生於嫉嫉生於不勝此人之情也吾聞鉉與佑皆李氏臣而俱稱有文學十餘年爭名於朝廷間當李氏之危也佑能切諫鉉獨無一説以佑見誅鉉又不能力諍卒使其君有殺忠臣之名踐亡國之禍皆鉉之由也鉉懼此過而又耻其善不及於佑故匿其忠而汙以它辠此人情之常也以佑觀之其它所誅者又可知矣噫若果有此吾謂鉉不唯厚誣忠臣其欺吾君不亦甚乎

書李文公集後

文公非董子作仕不遇賦惜其自待不厚以予觀之詩三百發憤於不遇者甚衆而孔子亦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嘆不遇也文公論高如此及觀於史一不得職則詆宰相以自快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言不可獨信久矣雖然彼宰相名實固有辨彼誠小人也則文公之發爲不忍於小人可也爲史者獨安取其怒之以失職耶世之淺者固好以其利心量君子以爲觸宰相以近禍非以其私則莫爲也夫文公之好惡蓋所謂皆過其分者耳方其不信於天下更以推賢進善爲急一士之不顯至寢食爲之不甘蓋奔走有力成其名而後已士之廢興彼各有命身非王公大人之位取其任而私之又自

以爲賢僕僕僕然忘其身之勞也豈所謂知命者耶記曰道之不行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夫文公之過也抑其所以爲賢歟

書刺客傳後

曹沫將而亡人之城又劫天下盟主管仲因勿倍以市信一時可也子獨怪智伯國士豫讓豈顧不用其策耶讓誠國士也曾不能逆策三晉救智伯之亡一死區區尚足校哉其亦不欺其意者也聶政售於嚴仲子荊軻豢於燕太子丹此兩人者汙隱困約之時自貴其身不妄願知亦曰有待焉彼挾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哉

孔子世家議

太史公叙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公卿特起則曰列傳此其例也其列孔子爲世家奚其進退無所據耶孔子旅人也棲棲衰季之世無尺土之柄此列之以傳宜矣曷爲世家哉豈以仲尼躬將聖之資其教化之盛舄奕萬世故爲之世家以抗之又非極摯之論也夫仲尼之才帝王可也何特公侯哉仲尼之道世天下可也何特世其家哉處之世家仲尼之道不從而大置之列傳仲尼之道不從而小而遷也自亂其例所謂多所抵牾者也

書洪範傳後

王某曰古之學者雖問以口而其傳以心雖聽以耳而其受以意故爲師者不煩而學者有得也孔子曰

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夫孔子豈敢愛其道驚天下之學者而不使其蚤有知乎以謂其問之不切則其聽之不專其思之不深則其取之不固不專不固而可以入者口耳而已矣吾所以教者非將善其口耳也孔子没道日以衰熄浸淫至於漢而傳注之家作爲師則有講而無應爲弟子則有讀而無問非不欲問也以經之意爲盡於此矣吾可無問而得也豈特無問又將無思非不欲思也以經之意爲盡於此矣吾可以無思而得也夫如此使其傳注者皆已善矣固足以善學者之口耳不足善其心況其有不善乎宜其歷年以千數而聖人之經卒於不明而學者莫能資其言以施於世也

予悲夫洪範者武王之所以虛心而問與箕子之所以悉意而言爲傳注者汩之以至於今冥冥也於是爲作傳以通其意嗚呼學者不知古之所以教而蔽於傳注之學也久矣當其時欲其思之深問之切而後復焉則吾將孰待而言邪孔子曰予欲無言然未嘗無言也其言也蓋有不得已焉孟子則天下固以爲好辯蓋邪說暴行作而孔子之道幾於熄焉孟子者不如是不足與有明也故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夫予豈樂反古之所以教而重爲此譊譊哉其亦不得已焉者也

題張忠定書

忠定公没久矣士大夫至今稱之豈不以剛毅正直

有勞于世如公者少歟先公年十七以文見公實見稱賞遂易字舜良時在昇州也竊觀遺蹟不勝感惻之至

題燕華仙傳

燕華仙事異矣黃君所爲傳亦辯麗可憙十方世界皆智所幻推智無方幻亦無窮必有合焉乃與爲類則王夫人之遇豈偶然哉

書金剛經義贈吳珪

惟佛世尊具正等覺於十方刹見無邊身於一尋身說無量義然旁行之所載累譯之所通理窮於不可得性盡於無所住金剛般若波羅蜜爲最上乘者如斯而已矣

與妙應大師說

妙應大師智緣診父之脉而知子之禍福翰林王承旨疑其古之無有緣曰昔秦醫和診晉侯之脉而知良臣必死良臣之死乃見於晉侯之脉診父而知子又何足怪哉熙寧庚戌十二月十九日某書

題旁詩 仲子正字

旁近有詩云杜家園上好花時尚有梅花三兩枝日莫欲歸巖下宿爲貪香雪故來遲俞秀老一見稱賞不已云絕似唐人旁喜作詩如此詩甚工也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一

方

臨川先生文集

一五

PL
2686
.A1
1560a
v.15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二

書

答韓求仁書
答龔深父書
再答龔深父論語孟子書
答王深父書三
與王深父書二
答劉讀秀才書

答韓求仁書

比承手筆問以所疑哀荒久不爲報勤勤之意不可以虛辱故略以所聞致左右不自知其中否也唯求仁所擇爾蓋序詩者不知何人然非達先王之法言

者不能爲也故其言約而明肆而深要當精思而熟
講之爾不當疑其有失也二南皆文王之詩而其所
繫不同者周南之詩其志美其道盛微至於赳赳武
夫兎罝之人遠至於江漢汝墳之域久至於衰世之
公子皆有以成其德召南則不能與於此此其所以
爲諸侯之風而繫之召公者也夫事出於一人而其
不同如此者蓋所入有淺深而所施有久近故爾所
謂小雅大雅者詩之序固曰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
有大雅焉然所謂大雅者積衆小而爲大故小雅之
未有疑於大雅者此不可不知也又作詩者其志各
有所主其言及於大而志之所主者小其言及於小
而志之所主者大此又不可不知也司馬遷以爲大

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已之得失而其流及上此言可用也又宣王之大雅其善疑於小而幽王之小雅其惡疑於大蓋宣王之善微矣其大者如此而已幽王之惡大矣其小者猶如此也凡序言刺某者一人之事也言刺時者非一人之事也刺言其事疾言其情或言其事或言其情其實一也何以知其如此墻有茨衛人刺其上也而卒曰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是以知其如此也刺亂爲亂者作也閔亂爲遭亂者作也何以知其如此平王之揚之水先束薪而後束楚忽之揚之水先束楚而後束薪周之亂在上而鄭之亂在下故也亂在上則刺其上亂在下則閔其上是以知其如此也管蔡爲亂成王幼

沖周公作鴟鴞以遺王非疾成王而刺之也特以救亂而已故不言刺亂也言刺亂刺褊刺奢刺荒序其所刺之事也言刺時者明非一人之事爾非謂其不亂也關雎之詩所謂悠哉悠哉輾轉反側者孔子所謂哀而不傷者也何彼襛矣之詩所謂平王者猶格王寧王而已非東周之平王也所謂齊侯者猶康侯寧侯而已非營丘之齊侯也鄭緇衣之詩宜也好也蓆也此其先後之序也此詩言武公父子善善之無已故序曰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蓆多也宜者以言其所善之當也多者以言其所善之衆也緇衣者君臣同朝之服也適子之館者就之也爲之改作緇衣而授之以粲者舉而養之也能就之又能舉而養之

此所以爲有國者之善善而異於匹夫之善善也夫有國善善如此則優於天下矣其能父子善於其職而國人美之不亦宜乎生民之詩所謂是任是負以歸肇祀者言后稷既開國任負所種之穀以歸而肇祀爾非以謂兆帝祀於郊也所謂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者言我既爲天子得祀郊則盛于豆登其香始升而上帝居歆爾非以爲后稷得郊也其卒曰故臭亶時庶無辠悔以迄于今者言上帝所以居歆何臭之亶時乎乃以后稷肇祀則庶無辠悔以迄于今得郊祀之時爾蓋所謂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者此也衛有邶鄘之詩而說者以謂衛後世并邶鄘而取之理或然也既無所受之

則疑而闕之可也意誠而心正心正則無所爲而不正故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此詩之言故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也非以它經爲有異乎此也吾之所受者爲此則彼者吾之所弃也所謂彼哉彼哉者蓋孔子之所弃也孔子曰管仲如其仁仁也揚子謂屈原如其智不智也猶之詩以不明爲明又以不明爲昏考其辭之終始則其文雖同不害其意異也忠足以盡已恕足以盡物雖孔子之道又何以加於此而論者或以謂孔子之道神明不測非忠恕之所能盡雖然此非所以告曾子者也好勇過我也者所謂能勇而不能怯者也能勇而不能怯非成材也故孔子無所取古者鳳鳥至河出圖皆聖人在

上之時其言鳳鳥不至河不出圖者蓋曰無聖人在上而已矣顏子具聖人之體而微所謂美人也其於尊五美屛四惡非待教也若夫鄭聲佞人則由外鑠我者也雖若顏子者不放而遠之則其於為邦也不能無敗書曰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由此觀之佞人者堯舜之所難而況於顏子者乎夫佞人之所以入人者言而已言之入人不如聲之深則鄭聲之可畏固又甚矣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矣謂顏子三月不違仁者蓋有所試矣雖然顏子之行非終於此其後孔子告之以克己復禮而請事斯語矣夫能言動視聽以禮則蓋已終身未嘗違仁非特三月而已也語道之全則無不在也無

不爲也學者所不能據也而不可以不心存焉道之在我者爲德德可據也以德愛者爲仁仁譬則左也義譬則右也德以仁爲主故君子在仁義之間所當依者仁而已孔子之去魯也知者以爲爲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辠行也以微辠行也者依於仁而已禮體此者也智知此者也信信此者也孔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而不及乎義禮智信者其說蓋如此也揚子曰道以道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義以宜之禮以體之天也合則渾離則散一人而兼統四體者其身全乎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揚子言其合老子言其離此其所以異也韓文公知道有君子有小人德有凶有吉

而不知仁義之無以異於道德此爲不知道德也管仲九合諸侯一正天下此孟子所謂天之大任者也不能如大人正已而物正此孔子所謂小器者也言各有所當非相違也昔之論人者或謂之聖人或謂之賢人或謂之君子或謂之仁人或謂之善人或謂之士微子一篇記古之人出處去就蓋略有次序其終所記八士者其行特可謂之士而已矣當記此時此八人之行蓋猶有所見今亡矣其行不可得而考也無君子小人至於五世則流澤盡澤盡則服盡而尊親之禮息萬世莫不尊親者孔子也故孟子曰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孟子所謂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者先儒以國中之地謂之廛以周官

考之此說是也廛而不征者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法而不廛者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或廛而不征或法而不廛蓋制商賈者惡其盛盛則人去本者衆又惡其衰衰則貨不通故制法以權之稍盛則廛而不征已衰則法而不廛文王之時關譏而不征及周公制禮則凶荒札喪然後無征蓋所以權之也貢者夏后氏之法而孟子以爲不善者不善非夏后氏之罪也時而已矣責難於君者吾聞之矣責善於友者吾聞之矣雖然其於君也曰以道事之不可則止其於友也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王驩於孟子非君也非友也彼未嘗謀於孟子則孟子未嘗與之言不亦宜乎求仁所問於易者尚非易之蘊

也能盡於詩書論語之言則此皆不問而可知某嘗學易矣讀而思之自以爲如此則書之以待知易者質其義當是時未可以學易也唯無師友之故不得其序以過於進取乃今而後知昔之爲可悔而其書往往已爲不知者所傳追思之未嘗不媿也以某之愧悔故亦欲求仁愼之蓋以求仁之才能而好問如此某所以告於左右者不敢不盡冀有以亮之而已至於春秋三傳既不足信故於諸經尤爲難知辱問皆不果荅亦冀有以亮之

荅龔深父書

某得手筆感慰尤喜侍奉萬福所示王深父事甚曉然不爲小廉曲謹以投衆人耳目而趣舍必度於仁

義是乃深父所以合於古人而衆人所以不識深父者也言之於深父何病揚雄亦用心於内不求於外不修廉隅以徼名當世故某以謂深父於爲雄幾可以無悔揚雄者自孟軻以來未有及之者但後世士大夫多不能深考之爾孟軻聖人也賢人則其行不皆合於聖人特其智足以知聖人而已故某以謂深父其知能知軻其於爲雄幾可以无悔揚雄之仕合於孔子無不可之義奈何欲非之乎若以深父不仕爲過於雄則自雄以來能不仕者多矣豈皆能過於雄乎若以深父之不仕爲與雄異則孟子稱禹稷顔回同道深父之於爲雄其以強學力行之所至仕不仕特其所遭義命之不同未可以議於此深父吾友

也言其美尤不敢略亦不敢誣所以致忠信於吾友然以久廢學恐所論尚不中不惜更詳喻及也

再荅龔深父論語孟子書

某啓所論及巽論其曉然道德性命其宗一也道有君子有小人德有吉有凶則命有順有逆性有善有惡固其理又何足以疑伊尹曰茲爲不義習與性成出善就惡謂之性亡不可謂之性成伊尹之言何謂也召公曰惟不恭厥德乃早墜厥命者所謂命凶也命凶者固自取然猶謂之命若小人之自取或幸而免不可謂之命則召公之言何謂也是古之人以無君子爲無道以無吉德爲無德則出善就惡謂之性亡非不可也雖然可以謂之無道而不可謂之道無

小人可謂之無德而不可以謂德無凶可以謂之性亡而不可以謂之性無惡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言相近之性以習而相遠則習不可以不慎非謂天下之性皆相近而已矣孔子見南子爲有禮則孔子不可告子路曰是禮也而曰天厭之乎孟子曰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若有禮而無權則何以爲孔子天下之理固不可以一言盡君子有時而用禮故孟子不見諸侯有時而用權故孔子可見南子孔子與蒲人盟而適衛者將以行法也不如是則要盟者得志矣且有至于人而不得行則聖人之無所奈何孔子適衛非蒲之所能至則孔子何爲而不適衛蓋適衛然後足以明義此孔子之所

微也凡此皆略爲深甫道之以深甫之明何難於荅
是而千里以書見及此固深甫之好問嗜學之無已
也久廢筆墨言不逮意幸察

荅王深甫書

某拘於此鬱鬱不樂日夜望深甫之來以豁吾心而
得書乃不知所冀況自京師去潁良不遠深甫家事
會當有暇時豈宜愛數日之勞而不一顧我乎朋友
道喪久矣此吾於深甫不能無望也向說天民與深
甫不同雖蒙丁寧相教意尚未能與深甫相合也深
甫曰事君者以容於吾君爲悅安社稷者以安吾之
社稷爲悅天民者以行之天下而澤被於民爲達三
者皆執其志之所殖而成善者也而未及乎知命大

人則知命矣某則以謂善者所以繼道而行之可善
者也孔子曰智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
禮未善也又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孔子之所謂善
者如此則以容於吾君爲悅者未可謂能成善者也
亦曰容而已矣以容於吾君爲悅者則以不容爲慼
安吾社稷爲悅則以不安爲慼吾身之不容與社稷
之不安亦有命也而以爲吾慼此乃所謂不知命也
夫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彼非以達
可行於天下爲悅者也則其窮而不行也豈以爲慼
哉視吾之窮達而無悅慼於吾心不知命者其何能
如此且深甫謂以民繫天者明其性命莫不稟於天
也有匹夫求達其志於天下以養全其類是能順天

者敢取其號亦曰天民安有能順天而不知命者乎深甫曰安有能視天以去就而德顧貶於大人者乎某則以謂古之能視天以去就其德貶於大人者有矣即深甫所謂管仲是也管仲不能正已者也然而至於不死子糾而從小白其去就可謂知天矣天之意固嘗甚重其民故孔子善其去就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此乃吾所謂德不如大人而尚能視天以去就者深甫曰正已以事君者其道足以致容而已不容則命也何恱於吾心哉正已而安社稷者其道足以致安而已不安則命也何恱於吾心哉正已以正天下者其道足以行天下而已不行則命也何窮達於吾心哉某則以謂

大人之窮達能無悅戚於吾心不能毋欲達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又曰何爲不豫哉然而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夫孟子可謂大人矣而其言如此然則所謂無窮達於吾心者殆非也亦曰無悅戚而已矣深甫曰惟其正己而不期於正物是以使萬物之正焉某以謂期於正己而不期於正物而使萬物自正焉是無治人之道也無治人之道者是老莊之爲也所謂大人者豈老莊之爲哉正己不期於正物者非也正己而期於正物者亦非也正己而不期於正物是無義也正己而期於正物是無命也是謂大人者豈顧無義命哉楊子曰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大器楊子

所謂大器者蓋孟子之謂大人也物正焉者使物取正乎我而後能正非使之自正也武王曰四方有辠無辠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橫行於天下武王耻之孟子所謂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不期於正物而使物自正則一人橫行於天下武王無爲怒也孟子没能言大人而不放於老莊者揚子而已深甫嘗試以某之言與常君論之二君猶以爲未也願以教我

二

某學未成而仕仕又不能俛仰以赴時事之會居非其好任非其事又不能遠引以避小人之謗讒此其所以爲不肖而得辠於君子者而足下之所知也往

者足下遽不棄絕手書勤勤尚告以其所不及幸甚幸甚顧私心尚有欲言未知可否試嘗言之某嘗以謂古者至治之世然後備禮而致刑不備禮之世非無禮也有所不備耳不致刑之世非無刑也有所不致耳故某於江東得吏之大辠有所不治而治其小辠不知者以謂好伺人之小過以爲明知者又以爲不果於除惡而使惡者反資此以爲言某乃異於此以爲方今之理勢未可以致刑致刑則刑重矣而所治者少不致刑則刑輕矣而所治者多理勢固然也一路數千里之間吏方苟簡自然狃於養交取容之俗而吾之治者五人小者罰金大者纔絀一官而豈足以爲多乎工尹商陽非嗜殺人者猶殺三人而止

以爲不如是不足以反命某之事不幸而類此若夫爲此紛紛而無與於道之廢興則旣亦知之矣抑所謂君子之仕行其義者竊有意焉足下以爲如何自江東日得毀於流俗之士顧吾心未嘗爲之變則吾之所存固無以媚斯世而不能合乎流俗也及吾朋友亦以爲言然後怵然自疑且有自悔之心徐自反念古者一道德以同天下之俗士之有爲於世也人無異論今家異道人殊德又以愛憎喜怒變事實而傳之則吾友庸詎非得於人之異論變事實之傳而後疑我之言乎況足下知我深愛我厚吾之所以日夜向往而不忘者安得不嘗試言吾之所自爲以冀足下之察我乎使吾自爲如此而可以無辠固夫善

即足下尚有以告我使釋然知其所以爲辠雖吾往者已不及尚可以爲來者之戒幸留意以報我無忽

三

某啓不見已兩月雖塵勞汩汩企望盛德何日無之忽辱惠書承以論語義見教言微旨奧直造孔庭非極高明孰能爲之仰羡仰羡近蒙子固夷甫過我因與二公同觀尤所歎服何時得至金陵以盡遠懷

與王深父書

某頓首自與足下別日思規箴切劘之補甚於飢渴足下有所聞輒以告我近世朋友豈有如足下者乎此固某所望於足下者惜乎與足下相去遠過失日甚而不肯傳聞於足下誠使盡聞而盡教之雖某之

愚其庶幾少有成乎惟足下不以數附書爲勤幸甚
幸甚

二

某頓首近已奉狀不知到否竟不得脫省中而今曰就職聞足下當入都下幸能蚤來冀得一見若足下來差池則某此月乞去至淮南迎親矣出不過三四十日則還至都下幸足下且留以待某還事欲講於左右者甚衆切切勿遽去若令不得一見又不知何時奉見切勿亟歸也有王逢原者卓犖可駭自常州與之如江南已見其有過人者及歸而見之所學所守愈超然殆不可及忽得報死矣天於善人君子如此可歎可歎如逢原者求之於時殆未見比不知常君

方之孰賢耳可痛可痛恨足下不得見之耳書不盡
意自愛自愛

答劉讀秀才書

久不聞問忽得書承侍奉萬福良以爲慰見問進退
去就之意蓋道之所存意有所不能致而意之所至
言有所不能盡第深考微子一篇則古之聖人君子
所以趣時合變蓋可睹矣阻闊愈遠惟自愛數以書
見及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二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三

書

荅徐絳書
荅李資深書
荅韶州張殿丞書
荅司馬諫議書
荅曾公立書
荅呂吉甫書
與王子醇書四
與趙卨書
回蘇子瞻簡
與陳和叔内翰簡

答許朝議書

答蔡天啓書

與參政王禹玉書二

答曾子固書

答徐絳書

某啓某鄙朴未嘗得邂逅而蒙以書辱於千里之遠固已幸甚足下求免於今之世而求合於古之人不以問世之能言而欲有取於不肖此某之所以難於對也自生民以來爲書以示後世者莫深於易易之所爲作不出足下之所求文王以伏羲爲未足以喻世也故從而爲之辭至於孔子之有述也蓋又以文王爲未足此皆聰明睿智天下至神然尚於此不能

以一言盡之而患其喻之難也況以區區之中材而遇變故之無窮其能皆有所合而卒以自免乎雖能有所合而有以自免其可以易言而遽曉乎此某夙夜勉焉而懼終不及者也其能遽有以進左右者乎然學者患其志之不同而有志者欲其爲之不已某與足下幸志同矣如爲之不已佗日邂逅得各講其所聞擇其可以守之庶其卒將有得焉蓋古之人其成未嘗不以友者此亦區區有望於君子也

荅李資深書

某啓辱書勤勤教我以義命之說此乃足下忠愛於故舊不忍捐弃而欲誘之以善也不敢忘不敢忘雖然天下之變故多矣而古之君子辭受取舍之方不

一彼皆内得於已有以待物而非有待乎物者也非有待乎物故其迹時若可疑有以待物故其心未嘗有悔也若是者豈以夫世之毀譽者槩其心哉若某者不足以望此然私有志焉顧非與足下久相從而熟講之不足以盡也多病無聊未知何時得復晤語書不能一一千萬自愛

荅韶州張殿丞書

某啓伏蒙再賜書示及先君韶州之政爲吏民稱誦至今不絶傷今之士大夫不盡知又恐史官不能記載以次前世良吏之後此皆不肖之孤言行不足信於天下不能推揚先人之功緒餘烈使人人得聞知之所以夙夜愁痛疢心疾首而不敢息者以此也先

人之存某尚少不得備聞爲政之迹然嘗侍左右尚
能記誦教誨之餘蓋先君所存嘗欲大潤澤於天下
一物枯槁以爲身羞大者旣不得試已試乃其小者
耳小者又將泯沒而無傳則不肖之孤罪大釁厚矣
尚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耶閤下勤勤惻惻以不傳
爲念非夫仁人君子樂道人之善安能以及此自三
代之時國各有史而當時之史多世其家往往以身
死職不負其意蓋其所傳皆可考據後旣無諸侯之
史而近世非尊爵盛位雖雄奇儁烈道德滿行不幸
不爲朝廷所稱輒不得見於史而執筆者又雜出一
時之貴人觀其在廷論議之時人人得講其然不尚
或以忠爲邪以異爲同誅當前而不慄訕在後而不

蓋苟以饜其忿好之心而止耳而況陰挾翰墨以裁前人之善惡疑可以貸褒似可以附毀往者不能訟當否生者不得論曲直賞罰謗譽又不施其間以彼其私獨安能無欺於冥昧之間邪善既不盡傳而傳者又不可盡信如此唯能言之君子有大公至正之道名實足以信後世者耳目所遇一以言載之則遂以不朽於無窮耳伏惟閣下於先人非有一日之雅餘論所及無黨私之嫌苟以發潛德爲己事務推所聞告世之能言而足信者使得論次以傳焉則先君之不得列於史官豈有恨哉

答司馬諫議書

某啓昨日蒙教竊以爲與 君實游處相好之日久而

議事每不合所操之術多異故也雖欲強聒終必不
蒙見察故略上報不復一一自辨重念蒙君實視遇
厚於反覆不宜鹵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實或見恕
也蓋儒者所爭尤在於名實名實已明而天下之理
得矣今君實所以見教者以爲侵官生事征利拒諫
以致天下怨謗也某則以謂受命於人主議法度而
修之於朝廷以授之於有司不爲侵官舉先王之政
以興利除弊不爲生事爲天下理財不爲征利闢邪
説難壬人不爲拒諫至於怨誹之多則固前知其如
此也人習於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
俗自媚於衆爲善　上乃欲變此而某不量敵之衆
寡欲出力助　上以抗之則衆何爲而不洶洶然盤

庚之遷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盤庚不爲怨者故改其度度義而後動是而不見可悔故也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爲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爲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無由會晤不任區區向往之至

荅曾公立書

某啓示及青苗事治道之興邪人不利一興異論羣譁和之意不在於法也孟子所言利者爲利吾國如曲防遏糴利吾身耳至狗彘食人食則檢之野有餓莩則發之是所謂政事政事所以理財理財乃所謂義也一部周禮理財居其半周公豈爲利哉姦人者因名

實之近而欲亂之以眩上下其如民心之願何始以
爲不請而請者不可遏終以爲不納而納者不可却
蓋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不得不然也然二分不及一
分一分不及不利而貸之貸之不若與之然不與之
而必至於二分者何也爲其來日之不可繼也不可
繼則是惠而不知爲政非惠而不費之道也故必貸
然而有官吏之俸輦運之費水旱之逋鼠雀之耗而
必欲廣之以待其飢不足而直與之也則無二分之
息可乎則二分者亦常平之中正也豈可易哉公立
更與深於道者論之則某之所論無一字不合於法
而世之譊譊者不足言也因書示及以爲如何

答呂吉甫書

某啓與公同心以至異意皆緣國事豈有它哉同朝紛紛公獨助我則我何憾於公人或言公吾無與焉則公何尤於我趣時便事吾不知其説焉致實論情公宜昭其如此開喻重悉覽之悵然昔之在我者誠無細故之可疑則今之在公者尚何舊惡之足念然公以壯烈方進爲於聖世而某苶然衰疢特待盡於山林趣舍異路則相呴以濕不如相忘之愈也想趣召在朝夕惟良食爲時自愛

與王子醇書四

某啓得書承動止萬福良以爲慰洮河東西蕃漢集附即武勝必爲帥府今日築城恐不當小若以目前功多難成城大難守且爲一切之計亦宜勿廢舊城

審處地勢以待異時增廣城戍之後想當分置市易務爲蕃巡檢大作廨宇募蕃漢有力人假以官本置坊列肆使蕃漢官私兩利則其守必易其集附必速矣因書希詳諭經畫次第秋涼自愛不宣

二

某啓承已築武勝又討定生羌甚善聞郢成珂等諸酋皆聚所部防拓恩威所加於此可見矣然久使暴露能無勞費恐非所以慰悅衆心令見內附之利謂宜諭成珂等放散其衆量頒精壯人馬防招隨宜犒勞使悉懷惠城成之後更加厚賞人少則賞不費財賜厚則衆樂爲用不知果當如此否請更詳酌蕩除強梗必有穀可獲以供軍有地可募人以爲弓箭手

特恐新募未便得力若募選秦鳳涇原舊人投換仍許其家人刺手承占本名官土人貟節級更與轉資即素教之兵足以鎮服初附事難遙度心所謂然耶試言之爾諸當條奏想不憚煩露次勞苦爲時自愛不宣

三

某啓得書喻以禦寇之方　上固欲公毋涉難冒險以百全取勝如所喻甚善甚善方今熈河所急在修守備嚴戒諸將勿輕舉動武人多欲以討殺取功爲事誠如此而不禁則一方憂未艾也竊謂公厚以恩信撫屬羌察其材者收之爲用今多以錢粟養戍卒乃適足備屬羌爲變而　未有以事秉常董氈也誠

能使屬羌爲我用則非特無內患亦宜賴其力以乘
外寇矣自古以好坑殺人致畔以能撫養收其用皆
公所覽見且王師以仁義爲本豈宜以多殺斂怨耶
喻及青唐既與諸族作怨後無復合理固然也然則
近董氊諸族事定之後以兵威臨之而宥其罪使討
賊自贖隨加厚賞彼亦宜遂爲我用無復與賊合矣
與討而驅之使堅附賊爲我患利害不侔也事固有
攻彼而取此者服誠能挫董氊則諸羌自服安所事
討哉又聞屬羌經討者既亡蓄積又廢耕作後無以
自存安得不屯聚爲寇以梗商旅往來如募之力役
及伐材之類因以活之宜有可爲幸留意念恤邊事
難遙度想公自有定計意所及嘗試言之春暄爲國

自愛不宣

四

某啓久不得來問思仰可知木征內附熙河無復可
虞矣唯當省冗費理財穀爲經久之計而已　上以
公功信積著虛懷委任疆場之事非復異論所能搖
沮公當展意思有以報　上餘無可疑者也某久曠
職事加以疲病不能自支幸蒙恩憐得釋重負然相
去彌遠不勝惓惓唯爲國自愛幸甚不宣

與趙尚書

某啓議者多言遽欲開納西人則示之以弱彼更倔
強以事情料之殆不如此以我衆大當彼寡小我尚
疲弊厭兵即彼偷欲得和可知我深閉固距使彼不

得安息則彼上下忿懼并力一心致死於我此彼所以能倔強也我明示開納則彼孰敢違衆首議欲爲倔強者就令有敢如此則彼舉國皆將德我而怨彼孰肯爲之致死此所以怒我而怠寇也老子曰抗兵相加哀者勝矣此之謂也至於開納之後與之約和乃不可遽遽則彼將驕而易我蓋明示開納所以怠其衆而紓吾患徐與之議所以示之難而堅其約

聖上恐龍圖未喻此指故令以書具道前降指揮如西人有文字詞理恭順即與收接聞奏宜即明示界

上使我吏民與彼舉國皆知朝廷之意

回蘇子瞻簡

某啓承誨喻累幅知尚盤桓江北俯仰踰月豈勝感

悵得秦君詩手不能捨葉致遠適見亦以爲清新嫵麗與鮑謝似之不知公意如何餘卷正冒眩尚妨細讀嘗鼎一臠旨可知也公奇秦君數口之不置吾又獲詩手之不捨然聞秦君嘗學至言妙道無乃笑我與公嗜好過乎未相見跋涉自愛書不宣悉

與陳和叔內翰簡

某啓今日承以券致饋喻令來取與和叔交游三十年豈敢復相求於末度然人道所以相交際亦宜粗有禮非苟以豢養爲利而已是以不敢拜貺竊恐此非公指然久客於此每以煩費公帑爲慙自是臺無餽不亦善乎餘留面叙不宣

荅許朝議書

某啓連得誨示豈勝感慰歲暮沍寒想比日安佳頃在朝廷觀公議法每求所以生之想今爲州亦用此意公壽考康寧子孫蕃衍當以此也咫尺思一相見情何有已唯冀良食自愛永綏福履不宣

答蔡天啓

某啓近附書想達比日安否如何何時南來日以企佇得書說同生基以色立誠如是也所謂猶如野馬熠熠清擾者日光入隙所見是也衆生以識精合此而成身衆生爲想所陰不依日光則不能見想陰既盡心光發宣則不假日光了了見此此即所謂見同生基也未即會晤爲道自愛數以書見及尊教授想比日安佳未及爲書

與參政王禹玉書

某啓越宿伏惟台候萬福某久尸宰事每念無以塞責而比者憂患之餘衰疹浸加自惟身事漫不省察持此謀國其能無所曠廢以稱主上任用之意乎況自春以來求解職事至于四五今則疾病日甚必無復任事之理仰恃契眷謂宜少敦僚友之義曲爲開陳使得蚤遂所欲而不宜迪　上見留以重某逋慢之罪也區區之懐言不能盡惟望深賜矜憐而巳不宣

二

某啓繼蒙賜臨傳喻　聖訓徬徨踧踖無所容措某羇孤無助遭值大聖獨排衆毀付以宰事苟利於國

豈辭糜殞顧自念行不足以悅衆而怨怒實積於親貴之尤智不足以知人而險詖常出於交游之厚且據勢重而任事久有盈滿之憂意氣衰而精力弊有曠失之懼歷觀前世大臣如此而不知自弛乃能終不累國者蓋未有也此某所以不敢逓逋慢之誅欲及皐戾未積得優游里閭爲聖時知止不殆之臣庶幾天下後世於　上拔擢任使無所譏議伏惟明公方佐佑大政上爲朝廷公論下及僚友私計謂宜少垂念慮特賜敷陳某既不獲通章表所恃在明公一言而已心之精微書不能傳惟加憫察幸甚不宣

答曾子固書

某啓久以疾病不爲問豈勝鄉往前書疑子固於讀

經有所不暇故語及之連得書疑某所謂經者佛經也而教之以佛經之亂俗某但言讀經則何以別於中國聖人之經子固讀吾書每如此此亦某所以疑子固於讀經有所不暇也然世之不見全經久矣讀經而已則不足以知經故某自百家諸子之書至於難經素問本草諸小說無所不讀農夫女工無所不問然後於經爲能知其大體而無疑蓋後世學者與先王之時異矣不如是不足以盡聖人故也楊雄雖爲不好非聖人之書然於墨晏鄒莊申韓亦何所不讀彼致其知而後讀以有所去取故異學不能亂也惟其不能亂故能有所去取者所以明吾道而已子固視吾所知爲尚可以異學亂之者乎非知我也方今

亂俗不在於佛乃在於學士大夫沉沒利欲以言相尚不知自治而已子固以爲如何苦寒比日侍奉萬福自愛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三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七十四

書

上相府書

上富相公書

上曾參政書

上執政書

上歐陽永叔書四

與劉原父書

荅吳孝宗書二

荅錢公輔學士書

荅崔伯易書

與郭祥正太博書三

與吳特起書
與曾子山書
與吳司錄議王逢原姻事書

上相府書

某聞古者極治之時君臣施道以業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其澤者爲之焦然耻而憂之聾聵侏儒亦各得以其材食之有司其誠心之所化至於牛羊之賤不忍不仁於草木今行葦之詩是也況於所得士大夫也哉此其所以上下輯睦而稱極治之時也伏惟閤下方以古之道施天下而某之不肖幸以此時竊官於朝受命佐州宜竭罷駑之力畢思慮治百姓以副吾君吾相於設官任材休息元元之意不宜

以私恩上而自近於不敏之誅抑其勢有可言則亦閤下之所宜憐者其少失先人今大毋春秋高宜就養於家之日久矣徒以內外數十口無田園以託一日之命而取食不腆之祿以至於今不能也今去而野處念自廢於苟賤不廉之地然後有以共裘葛具魚菽而免於事親之憂則恐內傷先人之明而外以累君子養完人材之德濡忍以不去又義之所不敢出也故輒上書闕下願殯先人之丘冢自託於筦庫以終犬馬之養焉伏惟閤下觀古之所以材聾瞶侏儒之道覽行葦之仁憐士有好修之意者不窮之於無所據以傷其操使老者得養而養者雖愚無能無報盛德於以廣仁孝之政而曲成士大夫爲子孫之

誼是亦君子不宜得已者也黷冒威尊不任皇恐之至

上富相公書

某不肖當朝廷選用才能修立法度之時不以罪廢而蒙器使此其幸固已多矣某竊自度守一州尚不足以勝任任有大於一州者固知其不勝也自被使江東夙夜震恐思得脫去非獨爲私計凡以此也三司判官尤朝廷所選擇出則被使漕運而金穀之事某生平所不習此所以蒙恩反側而不敢冒也惟不肖常得出入門下蒙眷遇爲不淺矣平居不敢具書以勤左右之觀省幸緣恩惠所及敢布其私心誠望閤下哀其忠誠載賜一州處幽閒之區寂寞之濱其

治民非敢謂能也庶幾地閒事少夙夜悉心力易以塞責而免於官謗也若夫私養之勢不便於京師固嘗屢以聞朝廷而熟於左右者之聽矣今茲蒙恩厚賜祿多豈宜復言私計不便乎雖然所辭者才力所不能而所願猶未安理分也亦冀閤下哀之

上曾參政書

某聞古之君子立而相天下必因其材力之所宜形勢之所安而役使之故人得盡其材而樂出乎其時今也某材不足以任劇而又多病不敢自蔽而數以聞執事矣而閤下必欲使之察一道之吏而寄之以刑獄之事非所謂因其材力之所宜也某親老矣有上氣之疾日久比年加之風眩勢不可以去左右閤

下必欲使之奔走跋涉不常乎親之側非所謂因其
形勢之所安也伏惟閤下由君子之道以相天下故
某得布其私焉論者或以爲事君使之左則左使之
右則右害有至於死而不敢避勞有至於病而不敢
辭者人臣之義也某竊以爲不然上之使人也既因
其材力之所宜形勢之所安則使之左而左使之右
而右可也上之使人也不因其材力之所宜形勢之
所安上將無以報吾君下將無以慰吾親然且左右
惟所使則是無義無命而苟悅之爲可也害有至於
死而不敢避者義無所避之也勞有至於病而不敢
辭者義無所辭之也今天下之吏其材可以備一道
之使而無不可爲之勢其志又欲得此以有爲者蓋

不可勝數則某之事非所謂不可辭之地而不可避之時也論者又以爲人臣之事其君與人子之事其親其勢不可得而兼也其材不足以任事而勢不可以去親之左右則致爲臣而養可也某又竊以爲不然古之民也有常産矣然而事親者猶將輕其志重其禄所以爲養今也仕則有常禄而居則無常産而特將輕去其所以爲養非所謂爲人子事親之義也且某之材固不足以任使事矣然尚有可任者在吾君與吾相處之而已爾固不可以去親之左右矣然任豈有不便於養者乎在吾君與吾相處之而已爾然以某之賤未甞得比於門墻之側而慨然以鄙樸之辭自通於閣下之前欲得其所求自常人觀之宜

其終齟齬而無所合也自君子觀之由君子之道以相天下則宜不爲遠近易慮而不以親踈改施如天之無不燾而施之各以其命之所宜如地之無不載而生之各以其性之所有彼常人之心區區好恔而自私不恕已以及物者豈足以量之邪伏惟閤下垂聽而念焉使天下士無復思古之君子而樂出乎閤下之時而又使常人之觀閤下者不能量也豈非君子所願而樂者乎冒黷威尊不任惶恐之至

上執政書

竊以方今仁聖在上四海九州冠帶之屬望其施爲以福天下者皆聚於朝廷而某得以此時備使畿內交遊親戚知能才識之士莫不爲某願此亦區區者

思自竭之時也事顧有不然者某無適時才用其始仕也苟以得祿養親爲事耳日月推徙遂非其據今親闈老矣日夜惟諸子壯大未能以有室家而某之兄嫂尚皆客殯而不葬也其心有不樂於此及今愈思自置江湖之上以便昆弟親戚往還之勢而成婚姻葬送之謀故某在廷二年所求郡以十數非獨爲食貧而口衆也亦其所懷如此非獨以此也某又不幸今茲天被之疾好學而苦眩稍加以憂思則往往昏瞶不知所爲以京師千里之縣吏兵之衆民物之稠所當悉心力耳目以稱上之恩施者蓋不可勝數以某之不肖雖平居無他尚懼不給又況所以亂其心如此而又爲疾病所侵乎歸印有司自請於　天

子以待放絀而歸田里此人臣之明義而某之所當守也顧親老矣而無所養勢不能爲也偷假歲月饕祿賜以徼一日之幸而不忖事之可否又義之所不敢爲竊自恕而求其猶可以冒者自非哀憐東南寬閒之區幽僻之濵與之一官使得因吏事之力少施其所學以庚祿賜之入則進無所逃其辠退無所託其身不惟親之欲有之而已蓋聞古者致治之世自瞽矇昏瞶侏儒籧篨戚施之人上所以使之皆各得盡其才鳥獸魚鼈昆蟲草木所以養之皆各得盡其性而不失也於是裳裳者華魚藻之詩作於時而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言古之君子於士之宜左者左之宜右者

右之各因其才而有之是以人人得似其先人又曰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魚者潛逃深渺之物皆得其所安而樂王是以能那其居也方今寬裕廣大有古之道大臣之在內有不便於京而求出小臣之在外有不便於身而求歸朝廷未嘗不可而士亦未有以此非之者也至於所以賜某者亦可謂周矣爲其貧也使之有屋廬而多祿廩爲其求在外而欲其內也置之京師而如其在外之求顧某之私不得盡聞於上是以所懷齟齬而有不得也今敢盡以聞於朝廷而又私布於執事矣伏惟執事察其身之疾而從之盡其才憐其親之欲而養之盡其性以完朝廷寬裕廣大之政而無使裳裳者華魚藻

之詩作於時則非獨於某爲幸甚

上歐陽永叔書

今日造門幸得接餘論以坐有客不得畢所欲言某所以不願試職者向時則有婚嫁葬送之故勢不能久處京師所圖甫畢而二兄一嫂相繼喪亡於今窘迫之勢比之向時爲甚若萬一幸被館閣之選則於法當留一年藉令朝廷憐閔不及一年即與之外任則人之多言亦甚可畏若朝廷必復召試某以必以私急固辭竊度寬政必蒙矜允然召旨既下比及辭而得請則所求外補又當遷延矣親老口衆寄食於官舟而不得躬養於今已數月矣早得所欲以紓家之急此亦仁人宜有以相之也翰林雖嘗被旨與某

試然某之到京師非諸公所當知以今之體須某自言或有司以報乃當施行前命耳萬一理當施行遽爲罷之於公義亦似未有害某私計爲得竊計明公當不惜此區區之意不可以盡唯仁明憐察而聽從之

二

某以不肖願趨走於先生長者之門久矣初以疵賤不能自通閤下親屈勢位之尊忘名德之可以加人而樂與之爲善顧某不肖私門多故又奔走職事不得繼請左右及此蒙恩出守一州愈當遠去門牆不聞議論之餘私心眷眷何可以處道途邅迴數月始至敝邑以事之紛擾未得具啓以敘區區鄉往之意

過蒙奬引追賜詩書言高旨遠足以爲學者師法惟褒被過分非先進大人所宜施於後進之不肖豈所謂誘之欲其至於是乎雖然懼終不能以上副也輒勉強所乏以酬盛德之貺非敢言詩也惟赦其僭越幸甚

三

某以五月去左右六月至楚州即七舍弟病留四十日至揚州又與四舍弟俱失郡牧所生一子七月四日視郡事承守將數易之後加之水旱吏事亦尚紛冗故修啓不發伏惟幸察閤下以道德爲天下所望方今之勢雖未得遠引以從雅懐之所尚推攄所蘊以救時敝則出處之間無適不宜此自明哲所及者

承餘論及之因試薦其區區某到郡侍親幸且順適
但以不才而臨今日之民宜得辠於君子固有日矣

四

某以疵賤之身聞門願見非一日積幸以職事二年
京師以求議論之補蒙恩不弃知遇特深違離未久
感戀殊甚然以私門多故未甞得進一書以謝左右
伏蒙恩憐再賜手書推奬存撫甚非後進所當得於
先生大人之門以愧以恐何可以言也秋冷伏惟動
止萬福惟爲時自重以副四方瞻望之意

與劉原父書

辱手教勤勤尤感愧伏承動止萬福又良慰也河役
之罷以轉運賦功本狹與雨淫不止督役者以病告

故止耳昔梁王墮馬賈生悲哀泣魚傷人曾子涕泣今勞人費財於前而利不遂於後此某所以愧恨無窮也若夫事求遂功求成而不量天時人力之可否此某所不能則論某者之紛紛豈敢怨哉閤下乃以初不能無意爲有憾此非某之所敢聞也方今萬事所以難合而易壞常以諸賢無意耳如鄙宗夷甫輩稍稍騖於世矣仁聖在上故公家元海未敢跋扈耳閤下論爲世師此雖戲言願勿廣也前月被使江東朝夕當走左右自餘須面請

荅吳孝宗書 孝宗字子經

比得周秀才所示書即欲奉報以多病多事未能如志重承手問尤以感愧知生事彌困爲之柰何某亦

以姻事見迫又田入不足故私計亦未能不以經心
然勞佚有命當順以聽之耳前書所示大抵不出先
志若子經欲以文辭高世則世之名能文辭者已無
過矣若欲以明道則離聖人之經皆不足以有明也
自秦漢已來儒者唯楊雄爲知言然尚恨有所未盡
今學士大夫往往不足以知雄則其於聖人之經宜
其有所未盡子經誠欲以文辭高世則無爲見問矣
誠欲以明道則所欲爲子經道者非可以一言而盡
也子經所謂斜鑿以矯矢背柄以矯舟此天下之所
同而舟矢已來未之改也先志所論有非天下之所
同而特出子經之新意者則與矯舟矢之意爲不類
又子經以爲詩禮不可以相解乃如某之學則惟詩

禮足以相解以其理同故也子經以謂如何兩家各多難無由會合許明年見過幸甚未爾自愛

答吳孝宗論先志書

某辱書又示以先志而怪某尚有欲爲吾弟道者責以一言盡之吾弟所爲書博矣所欲爲吾弟道者非可以一言盡然吾弟自以爲才不及子貢而所言皆子貢所欲聞於夫子而不得者也則某有欲爲吾弟道者可勿怪也積憂久病廢學疲懶書不能逮意知已就試國學隆暑自愛他俟試罷見過面盡不宣

答錢公輔學士書

比蒙以銘文見屬足下於世爲聞人力足以得顯者銘父母以屬於不腆之文似其意非苟然故輒爲之

而不辭不圖乃猶未副所欲欲有所增損鄙文自有
意義不可改也宜以見還而求能如足下意者爲之
耳家廟以今法準之恐足下未得立也足下雖多聞
要與識者講之如得甲科爲通判通判之署有池臺
竹林之勝此何足以爲太夫人之榮而必欲書之乎
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苟不能行道適足以爲父母之
羞況一甲科通判苟粗知爲辭賦雖市井小人皆可
以得之何足道哉何足道哉故銘以謂閭巷之士以
爲太夫人榮明天下有識者不以置悲歡榮辱於其
心也太夫人能異於閭巷之士而與天下有識同此
其所以爲賢而宜銘者也至於諸孫亦不足列孰有
五子而無七孫者乎七孫業之有可道固不宜略若

皆兒童賢不肖未可知列之於義何當也諸不具道
計足下當與有識者講之南去愈遠君子惟順愛自
重

與崔伯易書

伯易足下得書於京師所以開我者不敢忘而人事
紛紛不得修報以爲到高郵即奉見得道所欲言者
去軍城止三十里而遇親舟遂挽以北念還軍中則
重煩親友然遂不得一見足下而西殊悒悒也逢原
遽如此痛念之無窮特爲之作銘因吳特起去奉呈
此於平生爲銘最爲無媿惜也如此人而年止如此
以某之不肖固不敢自謂足以知之然見逢原所學
所爲日進而比在高郵見之遂若不可企及竊以謂

可畏憚而有望其助我者莫踰此君雖足下之言亦
以謂如此今則已矣可痛可痛然此特可爲足下道
爾人之愛逢原者多矣亦豈如吾兩人者知之之盡
乎可痛可痛莘老必朝夕見之於京師不別致書爲
致意

與郭祥正太博書

某叩頭得手筆存問區區哀感所不可言示及詩篇
壯麗俊偉乃能至此良以嘆駭也輒留巾匭永以爲
玩山邑少事不足以煩剸治想多暇日足以吟詠無
緣一至左右惟自愛重以副鄉往之私幸甚

二

某叩頭皋逆餘生奄經時序咫尺無由自訴伏承存

錄旣以詩書不勝區區哀感詩已傳聞兩篇餘皆所未見豪邁精絶固出於天才此非力學者所能逮也雖在哀疚把翫不能自休謹輒藏之巾匭永以爲好也知導引事稍熟希爲人愼疾自愛幸甚

三

某叩頭承示新句但知嘆愧子固之言未知所謂豈以謂足下天才卓越更當約以古詩之法乎哀荒未能劇論當俟異時爾聞有殤子之釁想能以理自釋情累也某辠逆荼毒奄忽時序諸非面訢無以盡

與吳特起書

某啓適見鍾檢正世美言上舍吳師禮淅人也有文學節行欲爲逢原壻彼極多人欲壻之而慕逢原節

義故欲娶其女鍾爲人不妄吳亦有名故欲作書奉報乃得來書更請審擇特起肯遠相過甚慰思渴老年待盡若復得一相見豈非幸願今歲暑雨特甚多逃於北山平生未嘗畏暑年老氣衰復值此非常氣候殊爲憊頓書不及悉千萬自愛

與曾子山書

某啓比聞上下呶呶何故人不患無材患韜晦之爲難況州縣之勢固已相遼郡若摧縣易於拉朽此不可不知也冬寒千萬自愛

與吳司錄議王逢原姻事書

某啓仲冬嚴寒伏惟尊體動止萬福王令秀才近見文學才智行義皆高過人見留他來此修學雖貧不

應舉爲人亦通不至大叚苦節過當他恐二舅不欲與作親久不得委曲不審尊意如何傳聞皆不可信也某目見其所爲如此甚可愛也未拜見千萬乞保尊重

二

某啓新正伏惟二舅都曹尊體動止萬福向曾上狀不審得達左右否王令秀才見在江陰聚學文學智識與其性行誠是豪傑之士或傳其所爲過當皆不足信某此深察其所爲大抵只是守節安貧耳近日人從之學者甚衆亦不至絶貧乏況其家口寡亦易爲贍足雖然不應舉以某計之今應舉者未必及第未必不困窮更請斟酌此人但恐久遠非終困窮者

也雖終困窮其畜妻子當亦不至失所也渠却望二舅有信來決知親事終如何幸一賜報也尚寒伏乞善保尊重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七十四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五

書

與王逢原書七
與劉元忠待制書
與沈道原舍人書二
答黎檢正書
與丁元珍書
上杜學士言開河書
與馬運判書
答王伯虎書
答段逢書
答姚闢書

答李參書
答史諷書
上邵學士書

與王逢原書

某頓首逢原足下比得足下於客食中窘窘相造謝不能取一日之閑以與足下極所欲語者而舟即東矣間閲足下之詩切有疑焉不敢不以告足下詩有歎蒼生淚垂之説夫君子之於學也固有志於天下矣然先吾身而後吾人吾身治矣而人之治不治係吾得志與否耳身猶屬於命天下之治其可以不屬於命乎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又曰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孔子之説如此而或

以爲君子之學汲汲以憂世者惑也惑於此而進退之行不得於孔子者有之矣故有孔不暇暖席之説吾獨以聖人之心未始有憂有難予者曰然則聖人忘天下矣曰是不忘天下也否之象曰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禄初六曰拔茅茹以其彚正吉象曰拔茅正吉志在君也在君者不忘天下者也不可榮以禄者知命也吾雖不忘天下而命不可必合憂之其能合乎易曰遯世無悶樂天知命是也詩三百如栢舟北門之類有憂也然仕於其時而不得其志不得以不憂也仕不在於天下國家與夫不仕者未始有憂君子陽陽考槃之類是也借有憂者不能奪聖人不憂之説孟子曰伊尹視天下匹夫匹婦有不被

其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可謂憂天下也然湯聘之猶囂囂然曰我處畎畝之間以樂堯舜之道豈如彼所謂憂天下者僕僕自枉而幸售其道哉又論禹稷顏回同道曰鄉鄰有鬬者被髮纓冠而救之則惑也今窮於下而曰我憂天下至於慟哭者無乃近救鄉鄰之事乎孔子所以極其說於知命不憂者欲人知治亂有命而進不可以苟則先王之道得伸也世有能諭知命之說而不能重進退者有矣由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也始得足下文特愛足下之才耳既而見足下衣刓屨缺坐而語未嘗及已之窮退而詢足下終歲食不葷不以絲忽妄售於人世之自立如足下者有幾吾以謂知及之仁又能守之故以某之所

學報足下

二

某頓首讀所辱書辭見足下之材浩乎沛然非某之所能及問諸邑人知足下之行學爲君子而方不已者也惜乎某之行亟不得久留從足下以遊及求足下所稱滿君者而見之所示藁副輒留傳玩不審定復枉顧否不勝幸望也

三

某頓首逢原近已附書亦得所賜教殊慰唯逢原見教正得鄙心之所欲方欲請而已被　旨還都遂得脫此亦可喜也但令兹所除復非不肖所宜居不免又干溷朝廷此更增不知者之毁然吾自計當如

此豈能顧流俗之紛紛乎不久到眞州冀逢原一來見就不知有暇否幸因書見報某止寓和州耳來眞唯迎親老來視女弟旣而歸和俟命也冬寒自愛

四

某頓首被　命使江東按刑獄事明日遂行欲至楊州宿留別乞一差遣切欲一見逢原幸枉駕見追只於丹陽奉候切勿以事爲解也它須面陳此不詳悉切見過專奉遲切切

五

某頓首自別逢原一得書遂不知行李所在伏計已達暨陽令此介往幸喩動止之詳以慰恩渴也居江陰果可以徙否某之勢恐未能自脫於此矣皐夔日

積而缺然無友朋之救此寤寐所以怵惕而不知所爲者也逢原不知可以遊番乎番亦多士可以優游卒歲試思之也人還一報餘自愛重

六

某頓首得手教承尚在江州思企何可勝言某昨到金陵怱怱遂歸番冬末須一到金陵不知逢原此行以何時到江陰今必與吳親同舟而濟但到金陵莫須求客舟以往否近制船難爲謀自金陵至潤只一兩程到潤則求舫至江陰亦易矣某處此遂未有去理如孫少述丁元珍曾子固尚以書見止不宜自求便安數溷朝廷它人復可望其見察者乎臯夔日積而不知所以自脱足下安以爲我謀哉配兵不習水

事甚善但計今之勢如此等事皆不可與論説不知
足下意以爲當如何施行幸試疏示更有所聞悉望
見教所至幸望留意訪以所不逮也至冬末到金陵
欲望逢原一至金陵見訪不知可否私心極有事欲
面謁切試思之幸能一來爲惠大矣

七

某頓首逢原足下方欲作書而得所賜書尤感慰唯
逢原所以教我得鄙心所欲出者窮僻無交游所與
議者皆不出流俗之人非逢原之教我尚安得聞此
方力求所欲但未知何時得耳及冬春之交未得脱
此冀相遇於江寧不審肯顧否承教許如此當可如
約也但不謀潤居何也江陰豈不可留乎若在潤則

相遇尤易耳配卒事須面叙乃悉餘更有所聞悉望見教今世既無朋友相告戒之道而言亦未必可用大抵見教者欲使某同乎俗合乎世耳非足下教我尚何望於他人切無所惜也冬寒自愛

與劉元忠待制書

某啓久阻濶豈勝向往繼奉手誨勤勤懇懇尤荷眷念承欲求宫觀方 主上躬親庶政求才如不及之時人臣雖有邪心安能有所軒輊謂宜黽勉以俟休命不須如所喻也無緣面晤幸深思鄙言而已炎溽爲時自愛

與沈道原舍人書

某啓辱手筆感慰又復冬至投老觸緒多感但日有東歸之思爾 上聰明日躋然流俗險膚未有已時亦安能

久自困苦於此北山松柏間修雅詋已極莪長一兩日令俞
遜往北山因欲漸治垣屋矣於道原欲略布所懐

二

某啓久不作書然思一相見極飢渴也近因歙州葉
戸曹至此論及詋文因更思索鳥獸草木之名頗爲
解釋因悟孔子使人多識乃學者最後事也續當錄
寄道原何以淹留如此若道原有除吾甥當能一過
江相見諸欲面晤何可勝言此時四姐亦當可以一
來相見矣未間自愛

答黎檢正書侁

某啓前得所示熟讀蓋自秦漢以來所謂能文者不
過如此竊以爲士之所尚者志志之所貴者道茍不

合乎聖人則皆不足以爲道唯天下之英材爲可以與此故欲以所聞告左右而嘗爲尊叔父道之足下聞之而遂自悔以足下如此之才而復之不遠又能如此此何所不至如某者衰久矣徒知思而已尚何能有所補助乎辱書愧嘆以不即見爲恨饗寔自愛

與丁元珍書

某頓首過廣曾欲作書遣人奉詗動止以有故亟歸是以雖作書而不果遣辱教承知屢賜問然不得也亦嘗附狀何爲皆不至乎曹振佳士已爲發令狀如此人雖微元珍之教固不敢失況重以元珍之見喻乎前書已報左右恐不到故復以聞求郡固且止甚荷見教然某之所請不爲無辭若執政不察直以爲

皐則某何敢解免如欲盡其辭而然後加之皐則某事固有本末非今日苟然欲避煩勞而求佚也古者一道德以同俗故士有援古人之所爲以自守則人無異論今家異道人殊德士之欲自守者又牽於末俗之勢不得事事如古則人之異論可悉弭乎要當擇其近於禮義而無大譏者取之耳不審足下終將何以爲僕謀哉秋冷自愛重之望冬問復到廣州冀或一邀從者爲境上之會不審可求機來否耳不宣

上杜學士言開河書

十月十日謹再拜奉書運使學士閣下某愚不更事物之變備官節下以身得察於左右事可施設不敢因循苟簡以孤大君子推引之意亦其職宜也鄞之

地邑跨負江海水有所去故人無水憂而深山長谷之水四面而出溝渠澮川十百相通長老言錢氏時置營田吏卒歲浚治之人無旱憂恃以豐足營田之廢六七十年吏者因循而民力不能自并向之渠川稍稍淺塞山谷之水轉以入海而無所瀦幸而雨澤時至田猶不足於水方夏歷旬不雨則衆川之涸可立而須故今之邑民最獨畏旱而旱輒連年是皆人力不至而非歲之咎也某爲縣於此幸歲大穰以爲宜乘人之有餘及其暇時大浚治川渠使有所瀦可以無不足水之患而無老壯稚少亦皆懲旱之數而幸今之有餘力聞之翕然皆勸趨之無敢愛力夫小人可與樂成難與慮始誠有大利猶將强之況其所

願欲哉竊以爲此亦執事之所欲聞也伏惟執事聰明辨智天下之事悉已講而明之矣而又導利去害汲汲若不足夫此最長民之吏當致意者故輒具以聞州州既具以聞執事矣顧其曆事之詳尚不得徹輒復條件以聞唯執事少留聰明有所未安教而勿誅幸甚

與馬運判書

運判閤下比奉書即蒙寵荅以感以作且承訪以所聞何閤下逮下之周也嘗以謂方今之所以窮空不獨費出之無節又失所以生財之道故也富其家者資之國富其國者資之天下欲富天下則資之天地蓋爲家者不爲其子生財有父之嚴而子富焉則何

求而不得今閭門而與其子市而門之外莫入焉雖盡得子之財猶不富也蓋近世之言利雖善矣皆有國者資天下之術耳直相市於門之內而已此其所以困與在閤下之明宜已盡知當患不得爲耳不得爲則尚何賴於不肖者之言耶今歲東南饑饉如此沐水又絶其經畫固勞心私竊度之京師兵食宜窘薪芻百穀之價亦必踴以謂宜料畿兵之駑怯者就食諸郡可以舒漕輓之急古人論天下之兵以爲猶人之血脉不及則枯聚則疽分使就食亦血脉流通之勢也儻可上聞行之否

荅王伯虎書

辱書問以所疑如某者何足以語然聖人君子之行

則嘗聞於先生長者矣蓋曰不辱已不害人而已不辱已所以爲有義不害人所以爲有仁若夫操至治之成法責備於叔世以自絕與以仁施其身以及其親則皆聖人君子之所不爲不知足下謂當如此否因出見過得復從容爲左右道之

荅段縫書

段君足下某在京師時嘗爲足下道曾鞏善屬文未嘗及其爲人也還江南始熟而慕焉友之又作文粗道其行惠書以所聞詆鞏行無纖完其居家親友惴畏焉怪某無文字規鞏見謂有黨果哉足下之言也鞏固不然鞏文學論議在某交游中不見可敵其心勇於適道殆不可以刑禍利祿動也父在困厄中左

右就養無虧行家事鈇髮以上皆親之父亦愛之甚
嘗曰吾宗敝所頼者此兒耳此某之所見也若足下
所聞非某之所見也鞏在京師避兄而舍此雖某亦
辠之也宜足下深攻之也於辠之中有足矜者顧不
可以書傳也事固有迹然而情不至是者如不循其
情而誅焉則誰不可誅邪鞏之迹固然邪然鞏爲人
弟於此不得無過但在京師時未深接之還江南又
既往不可咎未嘗以此規之也鞏果於從事少許可
時時出於中道此則還江南時嘗規之矣鞏聞之輒
瞿然鞏固有以教某也其作懷友書兩通一自藏一
納某家皇皇焉求相切劘以免於悔者略見矣嘗謂
友朋過差未可以絕固且規之規之從則已固且爲

文字自著見然後已耶則未嘗也凡輩之行如前之云其既往之過亦如前之云而已豈不得爲賢者哉天下愚者衆而賢者希愚者固忌賢者賢者又自守不與愚者合愚者加怨焉挾忌怨之心則無之焉而不謗君子之過於聽者又傳而廣之故賢者常多謗其困於下者尤甚勢不足以動俗名實未加於民愚者易以謗謗易以傳也凡道輩之云云者固忌固怨固過於聽者也足下乃欲引忌者怨者過於聽者之言縣斷賢者之是非甚不然也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孟子曰國人皆曰可殺未可也見可殺焉然後殺之匡章通國以爲不孝孟子獨禮貌之孔孟所以爲孔孟者爲其善自守不惑於衆人也

如惑於衆人亦衆人耳烏在其爲孔孟也足下姑自
重毋輕議輩

荅姚闢書

姚君足下別足下三年於兹一旦犯大寒絶不測之
江親屈來門出所爲文書與謁幷入若見貴者然始
驚以疑卒觀文書詞盛氣豪於理悖焉者希間而論
衆經有所開發私獨喜故舊之不予遺而朋友之足
望也今冠衣而名進士者用萬千計蹈道者有焉蹈
利者有焉蹈利者則否蹈道者則未免離章絶句解
名釋數遽然自以聖人之術單此者有焉夫聖人之
術修其身治天下國家在於安危治亂不在章句名
數焉而已而曰聖人之術單此者皆守經而不苟世

者也守經而不苟世其於道也幾其去趨利者則緬然矣觀足下固已幾於道姑汲汲乎其可急於章句名數乎徐徐之則古之路道者將無以出足下上足下以爲何如

荅李參書

李君足下留書獎引甚渥卒曰敎之育之在執事耳某材德薄不能堪足下望之又何過也夫敎之育之某之所以望於人也足下曾某之望乎豈欲享庇人以壯者之食而强之負重乎然足下自言不樂雷同不喜趨競審如是某誠愛焉誠慕焉誠欲告足下以所聞焉曰其人誠甚貴有宅長稍近於諛則疾之若數世之讐審如是亦過矣天下靡靡然足下之讐豈

少耶君子不爲已甚者求中焉其可也

答史諷書

前日蒙訪及以易說一通且欲責某之一言以信之天下大非某智力之所能任也某於易甞學之矣而未之有得故雖悦足下志意之高辭說之明而不敢斷其義之是非則何能推其義以信之天下雖然足下屬我良重不可以無說蓋學者君子之務本而教者聖人之餘事故學則求之教則應之有餘則應不足則求蓋有餘而求之者有矣未有不足而能應者也蓋見求而不應者矣未有不求而應之者也爲足下計亦志於學而已學足乎已則不有知於上必有知於下不有傳於今必有傳於後不幸而不見知於

上下而不傳於今又不傳於後古之人蓋猶不憾也知我者其天乎此乃易所謂知命也命者非獨貴賤死生爾萬物之廢興皆命也孟子曰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且足下求以誨人者也道無求而誨之者求人而誨之則喪道喪道以求傳道則孰取以爲道足下其試思之

上邵學士書

仲詳足下數日前辱示樂安公詩石本及足下所撰復鑑湖記啓封緩讀心目開滌詞簡而精義深而明不候按圖而盡越絕之形勝不俟入國而熟賢牧之愛民非夫誠發乎文文貫乎道仁思義色表裏相濟者其孰能至於此哉因環列書室且欣且慶非有厚

也公義之然也某嘗患近世之文辭弗顧於理理弗顧於事以襞積故實爲有學以雕繪語句爲精新譬之擷奇花之英積而玩之雖光華馨采鮮縟可愛求其根柢濟用則蔑如也某幸觀樂安足下之所著譬由笙磬之音圭璋之器有節奏焉有法度焉雖庸耳必知雅正之可貴溫潤之可寶也仲尼曰有德必有言德不孤必有鄰其斯之謂乎昔昌黎爲唐儒宗得子壻李漢然後其文益振其道益大今樂安公懿文茂行起越朝右復得足下以宏識清議相須光潤苟力而不已使後之議者必曰樂安公聖宋之儒宗也猶唐之昌黎而勳業過之又曰邵公樂安公之壻也猶昌黎之李漢而器略過之則韓李蔣邵之名各齊

驅並驟與此金石之刻不朽矣所以且欣且慶者在於茲焉郡庠拘率偶足下有西笑之謀未獲親交談議聊因手書以道欽謝之意且賀樂安公之得人也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五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七十六

書

上田正言書二
謝張學士書
荅李秀才書
荅孫長倩書
上杜學士書
與孫莘老書
上徐兵部書
上宋相公書
上富相公書
上張樞密書

上郎侍郎書二

上運使孫司諫書

上浙漕孫司諫薦人書

上田正言書

正言執事某五月還家八月抵官每欲介西北之郵布一書道區區之懷輒以事廢揚東南之吭也舟輿至自汴者日十百數因得問汴事與執事息耗甚詳其間薦紳道執事介然立朝無所跛倚甚盛甚盛顧猶有疑執事者雖某亦然某之學也執事誨之進也執事奬之執事知某不爲淺矣有疑焉不以聞何以償執事之知哉初執事坐殿廡下對方正策指斥天下利害奮不諱忌且曰願陛下行之無使天下謂制

科爲進取一塗耳方此時竊執事意豈若今所謂舉方正者獵取名位而已哉蓋曰行其志云爾今聯諫官朝夕耳目天子行事即一切是非無不可言者欲行其志宜莫若此時國之疵民之病亦多矣執事亦抵職之日久矣向之所謂疵者今或痤然若不可治矣向之所謂病者今或痼然若不可起矣曾未聞執事建一言寤主上也何向者指斥之切而今之疏也豈向之利於言而今之言不利邪豈不免若今之所謂舉方正者獵取名位而已邪人之疑執事者以此爲執事解者或造辟而言詭辭而出疏賤之人奚遽知其微哉是不然矣傳所謂造辟而言者迺其言則不可得而聞也其言之效則天下斯見之矣今國之

疵氏之病有滋而無損焉烏所謂言之效邪復有爲
執事解者曰蓋造辟而言之矣如不用何是又不然
臣之事君三諫不從則去之禮也執事對策時常用
是著于篇今言之而不從亦當不翅三矣雖惓惓之
義未能自去孟子不云乎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
盍亦辭其言責邪執事不能自免於疑也必矣雖堅
強之辯不能爲執事解也逌如某之愚則願執事不
矜寵利不憚誅責一爲天下昌言以寤主上起民之
病治國之疵蹇蹇一心如對策時則人之疑不解自
判矣惟執事念之如其不然願賜教荅不宣

二

某聞公卿大夫才名與寵兼盛於世必有大功以宜

之否則君子撟之執事姿略穎然出常士之表應進士中甲科舉方正爲第一將朝車逼舉刺史事又陳善策得璽書召名與寵不已兼盛於世邪所未較著者功爾本朝　太祖武靖天下　眞宗文持之今上接祖宗之成兵不釋翳者葢數十年近世無有也所當設張之具猶若闕然重以羌酋梗邊主上方覽衆策以濟之天下舉首戴目屬心執事者難以一二計爲執事議者曰朝廷藉不吾以宜且自賛以植顯效疇天下屬巳之意矧上惓惓然命之乎此固策大功之會也抑聞之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汙執事才名與寵可謂易汙易缺者必若策大功適足宜之而巳可無茂邪恭惟旦暮輔佐天子秉國事修所當

設張之具復邊人於安稱主上所以命之之意使天下舉首戴目者盈其願而退則後世之書可勝傳哉董仲舒有是才名顧不獲此寵公孫季有此寵不成此功有此寵而成此功者宜在執事不宜在宅草鄙之人不達大誼厚奬訓之厚敢不盡愚

謝張學士書

某頓首某不肖學不得盡意於文章仕不得行其所學苟居竊食動輒愧心而世之同好惡者巳云少矣遇足下於此最爲相盡義不得諱其不腆之文過蒙推褒非所望也朋友道喪爲日久矣以某之不肖行於前而誨於後自巳爲多矣況足下之明耶每望教督而終未蒙惟足下不遺以朋友之心見存不勝幸

甚更數日遂東去千萬自愛不勝思懷也

荅李秀才書

昨日蒙示書今日又得三篇詩足下少年而已能如此輔之以良師友而爲之不止何所不至自涇至此蓋五百里而又有山川之阨足下樂從所聞而不以爲遠亦有志矣然書之所願特出於名名者古人欲之而非所以先足下之才力求古人之所汲汲者而取之則名之歸孰能爭乎孔子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古之成名在無事於文辭而足下之於文辭方力學之而未止也則某之不肖何能副足下所求之意邪

荅孫長倩書

孫君足下比過江寧家兄道足下雖稺年有奇意欲務古人事於今世發爲詞章尤感切今世事犖犖有可畏愛者語未究足下來門見示以文見責以教誨觀足下所爲文探足下志信然獨責教誨爲失其所焉爾古之道廢踣乆矣大賢間起廢踣之中率常位庳澤狹萬不救一二天下日更薄惡宦學者不謀道主祿利而已嘗記一人爲甚貴且有名自言少時迷喜學古文後乃大寤棄不學學治今時文章夫古文何傷直與世少合耳尚不肯學而謂學者迷若行古之道於今世則徃徃困矣其又肯行邪甚貴且有名者云爾況其下碌碌者邪反於是其亦幾何矣足下何覺之早邪其亦謀道而不主利祿者邪語曰塗之

人皆可以為禹蓋人人有善性而未必善自充也若足下者充之不已不惑以變其又可量邪走將企警嗟慕之不遑於教誨乎何敢

上杜學士書

竊聞受命攺使河北伏惟慶慰國家東西南北地各萬里統而維之止十八道道數千里而轉運使獨一二人其在部中吏無崇卑皆得按舉雖將相大臣氣勢烜赫上所尊寵文書指麾勢不得恣一有罪過糺詰按治遂行不請政令有大施舍常咨而後定生民有大利害得以罷而行之金錢粟帛倉庾庫府舟車漕引凡上之人皆須我主出信乎是任之重也而河北又天下之重處左河右山強國之與鄰列而為藩

者皆將相大臣所屯無非天下之勁兵悍卒以惠則恣以威則搖幸時無事廟堂之上猶北顧而不敢忽有事雖天子其憂未嘗不在河北也今執事按臨東南無幾何時浙河東西十有五州之吏士民未盡受察便宜當行而害之可除去者猶未畢也而卒然舉河北以付執事豈主上與一二股肱之臣不惟付予必久而後可要以效哉且以爲世之士大夫無足寄以重獨執事爲能當之耳伏惟執事名行於天下而材信於朝廷而處之宜必有補於當世故雖某蒙恩德最厚一日失所依據而釋然於心不敢恨望唯公義之存而忘所私焉

與孫莘老書

某昨日相見殊怱怱所示及信獄事深思如此難處足下試思其方因書示及今世人相識未見有切瑳琢磨如古之朋友者蓋能受善言者少幸而其人有善人之意而與游者猶以爲陽不信也此風甚可患如某之不肖雖不爲有道計足下猶當以善言處我而未嘗有善言見賜豈以爲不足語乎足下尚如此復何望於今世人也是爲事某亦雖多復辨論非敢自強蔽以所職直以爲不如是則亦有所未悟彼此之理不盡在他人恐以不能敬受其說而欲是者因而已在足下聰明想宜知鄙心要當往復窮究道理耳古之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蓋無朋友則不聞其過最患之大者況某之不肖所學者非世之所可用

而所任者非身之所能爲恐心拂性苟取衣食而冒人之寄屬其大過宜日日有方理稽求可以自脫冀足下時見諭也鹽秤子搔擾事幸疏示其詳不敢作足下文字施行要約束今後耳足下既受人民社稷於上官勢亦不得有所避避太過則其事將不直而職事亦何由理也如鹽秤子事悉望疏示自足下職事然某不敢漏露也至麾嶺鄉詩奉寄一覽也秋冷自愛

上徐兵部書

向蒙執事畀之嚴符開以歸路暮春三月登舟而南浮江絶湖緜二千里風波勁悍雨潦湍猛窮兩月乃至家展先人之墓寧祖母於堂十年縈鬱一旦釋去

戴執事之賜此時惟重還職不時以懼以慙然去父毋之道古人所爲遲遲也不識執事謫之貫之宜將何如區區之懷無以自處矣恭惟執事寬通精明㬥著有年宜留本朝輔助風敎利權之柄國家誠重薦紳之論猶爲嗟咨寵靈降集可拱以俟伏惟爲國自壽逆迎休福某此月治行承序於左右在旦暮矣下情無任依歸頌願之至

上宋相公書

某愚戇淺薄動多觸罪初叨一命則在幕府當此之時尤爲無知自去吏屬之籍以至今日雖嘗獲侍燕語然不能自同衆人之數也閣下撫接顧待乆而加親及以罪逆扶喪歸葬閣下發使弔問特在諸公之

先而所以顧恤之尤厚此蓋仁人君子樂於以禮長育成就人材哀念一日之雅而忘其終身不肖之醜顧在私心宜何以報當閤下以三公歸第四方奔走賀慶之時而某尚以衰麻之故不能有一言自獻以賛左右之喜歲時不居奄及喪除可以有獻矣然所能進於左右乃不過如此蓋心之委曲有不勝言冀蒙有以恕之而已伏惟閤下以直道相先帝雖已不在政事之地然絶德至行九州四海所共矜式朝廷大議在所謀謨伏惟爲時自重幸甚

上富相公書

某以閤下在相位時獨蒙拔擢在常人之情固以歸德於左右然某以謂大君子以至公佐　天子進天

下士而某適以不肖誤在選中閤下非故爲賜也則某宜不知所得矣及以不孝得罪天地扶喪南歸閤下以上宰之重親屈手筆拊循慰勉過於朝夕出入牆屏之人又加賜物以助其喪祭然後慨然有感槩於私心而雖在攀號摧割之中不能以須臾忘也近聞以旌纛出撫近鎮而尚以衰麻故不得參問動止卷卷之情何可以勝日月不處既除喪矣而繼以疾病又念之曲折造次不足以自達故曠日引久而闕然不即叙感實冀寬大仁明有以容而察之而已伏惟閤下以盛德偉譽豐功茂烈爲天下所鄉往而又忠言讜議終始如一此志義之士所以尤勤勤於祝頌也伏惟體道爲國自重以荅輿人之心幸甚

上張樞密書

某惷陋褊迫不知所向在京師時自以備數有司而閤下方斷國論故非公事未嘗敢以先人之故私請左右脩子姪之禮及以罪逆扶喪歸葬閤下方以醫藥自輔哀疚迷謬闕於赴告凡此皆宜得疏絕之罪者也然閤下拊循顧待旣久而加親追賜手筆哀憐備厚當是時某方纍然在喪服之中無以冀於全存故不能有所獻以謝恩禮之厚今旣除喪可以叙感矣然所能致於左右者不過如此蓋拳拳之心書不能言實冀寬大仁明有以容而亮之而已伏惟閤下以正直相天下翊堯戴舜功不世有辭寵去寄而退託一州所以承下風而望餘澤非特門牆小人而已

伏惟爲國自重幸甚

上郎侍郎書

某啓伏念先人爲韶州明公使按其部存全挽進誼固已厚先人不幸諸孤困躓而又遭明公於此時閔閔煦煦視猶子姪兩世受恵鈌然不報唯其心不敢一日置也身賤地遠又不敢輒以書通左右得邑海上道當出越庶幾進望庭下解積年企仰之意失於問聽到越而後知安車遷在杭也不敏之罪無所辭誅伏惟尊明赦之不遽弃絶以終夙昔之賜幸也不敢必然覬也既到職下拘於法不得奔走以詞下從者伏惟以道自壽下情不任惓惓之至

二

某啓昔者幸以先人之故得望步趨伏蒙撫存教道如親子姪而去離門墻凡五六年一介之使一書之問不徹於隷人之聽誠以苛禮不足報盛德空言不能輸欲報之實顧不知執事察不察也去年得邑海上塗當出越而問聽之繆謂執事在焉比至越而後知車馬在杭行自念父黨之尊而德施之隆去五六年而一書之不進又望門不造雖其心之勤企而欲報者猶在而執事之見察其可必也且悔且恐不知所云輙試陳不敏之罪於左右顧猶不敢必左右之察也不圖執事遽然貶損手教重之蜀牋兖墨之賜文辭反復意指勤過然後知大人君子仁恩溥博度量之廓大如此小人無狀不善隱度妄自悔恐而不

知所以裁之也一官自綴勢不得去欲趨而前其路無由唯其思報心尚不怠

上運使孫司諫書

伏見閤下令吏民出錢購人捕鹽竊以爲過矣海旁之鹽雖日殺人而禁之勢不止也今重誘之使相捕告則州縣之獄必蕃而民之陷刑者將衆無賴姦人將乘此勢於海旁漁業之地搔動艚戶使不得成其業艚戶失業則必有合而爲盜賊殺以相仇者此不可不以爲慮也鄞於州爲大邑某爲縣於此兩年見所謂大戶者其田多不過百畝少者至不滿百畝百畝之直爲錢百千其尤良田乃直二百千而已大抵數口之家養生送死皆自田出州縣百須又出於其

家方今田桑之家尤不可時得者錢也今責購而不可得則其間必有鬻田以應責者夫使良民鬻田以賞無賴告訐之人非所以爲政也又其間必有扞州縣之令而不時出錢者州縣不得不鞭械以督之鞭械吏民使之出錢以應捕鹽之購又非所以爲政也且吏治宜何所師法也必曰古之君子重告訐之利以敗俗廣誅求之害急較固之法以失百姓之心因國家不得已之禁而又重之古之君子蓋未有然者也犯者不休告者不止糶鹽之額不復於舊則購之勢未見其止也購將安出哉出於吏之家而已吏固多貧而無有也出於大戶之家而已大家將有由此而破產失職者安有仁人在上而令下有失職之民

乎在上之仁人有所爲則世輙指以爲師故不可不愼也使世之在上者指閤下之爲此而師之獨不害閤下之義乎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閤下之爲方爾而有司或以謂將請於閤下求增購賞以勵告者故某竊以謂閤下之欲有爲不可不愼也天下之吏不由先王之道而主於利其所謂利者又非所以爲利也非一日之積也公家日以窘而民日以窮而怨常恐天下之勢積而不已以至於此雖力排之已若無奈何又從而爲之辭其與抱薪救火何異竊獨爲閤下惜此也在閤下之勢必欲變今之法令如古之爲固未能也非不能也勢不可也循今之法而無所變有何不可而必欲重之乎伏惟閤下常立天子之側

而論古今所以存亡治亂將大有爲於世而復之乎二帝三代之隆顧欲爲而不得者也如此等事豈待講說而明今退而當財利責蓋迫於公家用調之不足其勢不得不權事勢而爲此以紓一切之急也雖然閤下亦過矣非所以得財利而救一切之道閤下於古書無所不觀觀之於書以古已然之事驗之其易知較然不待某辭說也枉尺直尋而利古人尚不肯爲安有此而可爲者乎今之時士之在下者浸漬成俗苟以順從爲得而上之人亦往往憎人之言言有忤己者輒怒而不聽之故下情不得自言於上而上不得聞其過恣所欲爲上可以使下之人自言者惟閤下其職不得不自言者某也伏惟留思而幸聽

之文書雖已施行追而改之君猶愈於遂行而不反也干犯云云

上浙漕孫司諫薦人書

某今日遂出城以西度到潤州必得復望履舄故不敢造辭以戀起居明州司法吏汪元吉者其爲吏廉平州人無賢不肖皆推信其行喜近文史而尤明吏事有論利害事一編令封獻左右伏惟暇日略賜觀省其言有可採者不以某之言爲妄則儻可以收備從吏役使有仕進之望乎蓋薄惡之俗士大夫之修行義者少矣況身處汙賤之勢而清議所不及者乎勸獎之道亦當先錄小善務以下流之有善者爲始今世胥史士大夫之論議常恥及之惟通古今而明

者當不以世之所耻而廢人之爲善爾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七十六

方

臨川先生文集

一六

PL
2686
.A1
1560a
v.16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七

書

上張太傅書二
上人書
代人上凌屯田書
與祖擇之書
與孫子高書
與孫侔書三
請杜醇先生入縣學書二
答孫元規大資書
答孫少述書
答王該祕校書二

答張幾書
答楊忱書
答陳柅書
答余京書
答王景山書

上張太傅書二

某愚不識事務之變而獨古人是信聞古有堯舜也者其道大中至正常行之道也得其書閉門而讀之不知憂樂之存乎己也穿貫上下浸淫其中小之爲無間大之爲無崖岸要將一窮之而已矣中不幸而失先人母老弟弱衣穿食單有寒餓之疾始憮然欲出仕往即焉而乃幸得於今三年矣唯是憂患疾疹

筋力之懦而神明之昏也學日以落而廢職之咎幾不能以免其敢出所有以求當世貴者之識哉其亦偷禄焉而已矣今也執事延之勤問之密而又使獻其所爲文其又敢自閉匿以重不敏而虛教命之辱哉謹書所爲原說誌序書詞凡十篇獻左右夫文者言乎志者也旣將獻故又書所志以爲之先焉冒犯威重惟赦之

二

某惷昧淺薄不知所以爲文得君子過顧不能閉伏所短以終取憐聞命之辱輒具以獻追自悔恐且得罪戾而失所以望於君子者伏蒙執事有時之盛名而不以矜愚有使者之重而不以驕微賤報之書授

之欲其至於道加賜所作使得覘而法之誠見執事之賢於人也賢與衆人之所以異不在此其將安在伏惟執事之用心持久而力行則瓌偉閎廓自重之士將皆願綴於門闌之游豈獨某哉其將從某者始也既拜賜敢不獻其將然

上人書

嘗謂文者禮教治政云爾其書諸策而傳之人大體歸然而已而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云者徒謂辭之不可以已也非聖人作文之本意也自孔子之死久韓子作望聖人於百千年中卓然也獨子厚名與韓並子厚非韓比也然其文卒配韓以傳亦豪傑可畏者也韓子嘗語人以文矣曰云云子厚亦曰云云疑

二子者徒語人以其辭耳作文之本意不如是其已也孟子曰君子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諸左右逢其原孟子之云爾非直施於文而已然亦可託以爲作文之本意且所謂文者務爲有補於世而已矣所謂辭者猶器之有刻鏤繪畫也誠使巧且華不必適用誠使適用亦不必巧且華要之以適用爲本以刻鏤繪畫爲之容而已不適用非所以爲器也不爲之容其亦若是乎否也然容亦未可已也勿先之其可也某學文久數挾此說以自治始欲書之策而傳之人其試於事者則有待矣其爲是非邪未能自定也執事正人也不阿其所好者書雜文十篇獻左右願賜之教使之

是非有定焉

上凌屯田書 代人作

俞跗疾醫之良者也其足之所經耳目之所接有人於此狼疾焉而不治則必歆然以爲已病也雖人也不以病俞跗焉則少矣隱而慮俞跗之心其族姻舊故有狼疾焉則何如也未如之何其已未有可以治焉而忽者也今有人於此弱而孤壯而屯蹷困塞先大父棄館舍于前而先人從之兩世之柩窶而不能葬也嘗觀傳記至春秋過時而不葬與子思所論未葬不變服則戚然不知涕之流落也竊悲夫古之孝子慈孫嚴親之終如此其甚也今也乃獨以窶故犯春秋之義拂子思之説鬱其爲子孫之心而不得伸

猶人之狼疾也奚有間哉伏惟執事性仁而躬義憫艱而悼厄窮人之俞跗也而又有先人一日之雅焉某之疾庶幾可以治焉者也是敢不謀於龜不介於人跋千里之途犯不測之川而造執事之門自以爲得所歸也執事其忽之歟

與祖擇之書

治教政令聖人之所謂文也書之策引而被之天下之民一也聖人之於道也蓋心得之作而爲治教政令也則有本末先後權勢制義而一之於極其書之策也則道其然而已矣彼陋者不然一適焉一否焉非流焉則泥非過焉則不至甚者置其本求之末當後者反先之無一焉不誖於極彼其於道也非心得

之也其書之策也獨能不誖耶故書之策而善引而被之天下之民反不善焉無矣二帝三王引而被之天下之民而善者也孔子孟子書之策而善者也皆聖人也易地則皆然某生十二年而學學十四年矣聖人之所謂文者私有意焉書之策則未也間或悱然動於事而出於詞以警戒其躬若施於友朋褊迫陋庳非敢謂之文也乃者執事欲收而敎之使獻焉雖自知明敢自蓋邪謹書所爲書序原說若干篇因敘所聞與所志獻左右惟賜覽觀焉

與孫子高書

子高足下辱賜教獎勞甚渥反復誦觀慙生於心某天介踈樸與時多舛始者徒以貧弊無以養故應書

京師名錯百千人中不願過爲人知亦誠無以取知
於人獨因友兄田仲通得進之仲實二君子不我愚
而許之朋往往有溢美之言寘疑於人抑二君子實
過豈某願哉兄乃板其辭以爲貺是重二君子之過
而深某之慙也其敢承乎兄粹淳靜深文彩熖然而
摧縮鋒角不自夸奮具大樹立之器人所趨慕宜擇
豪異而朋之顧眷眷於某豈今所謂同年交者固皆
當然哉某願從兄游誠不待同年然後定也承曰與
介第講肄圖史商較世俗甚盛甚盛孔子曰垂之空
言不如見之行事深切著明也私有望於兄焉此月
奉計牒當度江南十一日盡室行江山清華有可歎
愛無良朋以共之亦足憮然春暄職外奉親自壽

與孫倖書

某頓首辱書具感恩意之厚先人銘固嘗用子固文但事有缺略向時忘與議定又有一事須至別作然不可以書傳某於子固亦可以忘形迹矣而正之云然則某不敢易矣雖然告正之作一碣立於墓門使先人之名德不泯幸矣子固亦近得書甚安樂云不復來此遂入京恐欲知故及此朱氏事固如足下說而朱秘校乃已入京考於禮蓋亦皆如足下之說但愁痛不能具道此意以質於賢者耳銘事子固不以此罪我兩人者以事有當然者且吾兩人與子固豈當相求於形迹閒耶然能不失形迹亦大善唯碣宜速見示也某憂痛愁苦千狀萬端書所不能具以此

思足下欲飛去可以言吾心所欲言者唯正之子固耳思企思企千萬自愛

二

某辱手筆感媿近亦聞正之喪配未敢即問人生多難乃至此平當歸之命耳人情處此豈能無愁但當以理遣之無自苦爲也然此乃某不能自勝者二年之間愁釁相仍居常忽忽不自聊勉從俗往還其心唯欲閉門坐卧耳欲往奉見久矣況以書見趣乎親老常多病生事怵迫如坐燒屋之下不可以一日輟而不圖其能遠來千里之外乎欲足下一至廣德某當走見矣爲十日之會亦足以晤言矣或潤州亦可也諸侯面論此不復云矣正之或來潤或廣德不可

復以它爲解矣某甚重去親側若正之難來此亦無所係著但至潤及廣德尤爲易耳

三

某到京師已數月求一官以出既未得所欲而一舟爲火所燔爲生之具略盡所不燔者人而已家人又頗病人之多不適意豈獨我乎然足下之親愛我良厚其亦欲知我所以處此之安否也故及此耳知與公蘊居甚適何時當邂逅以少釋愁苦之心乎且頻以書見及某自度不能數十日亦當得一官以出但不知何處耳子高當已入京不知得及相見於京師否諸不一一千萬自愛

請杜醇先生入縣學書

人之生久矣父子夫婦兄弟賓客朋友其倫也孰持其倫禮樂刑政文物數制事爲其具也其具孰持之爲之君臣所以持之也君不得師則不知所以爲君臣不得師則不知所以爲臣爲之師所以并持之也君不知所以爲君臣不知所以爲臣人之類其不相賊殺以至於盡者非幸歟信乎其爲師之重也古之君子尊其身耻在舜下雖然有鄙夫問焉而不敢忽歛然後其身似不及者有歸之以師之重而不辭曰天之有斯道固將公之而我先得之得之而不推餘於人使同我所有非天意且有所不忍也某得縣於此踰年矣方因孔子廟爲學以教養縣子弟願先生留聽而賜臨之以爲之師某與有聞焉伏惟先生不

與古之君子者異意也幸甚

二

惠書何推褒之隆而辭讓之過也仁人君子有以教人義不辭讓固已爲先生道之今先生過引孟子柳宗元之說以自辭孟子謂人之患在好爲人師者謂無諸中而爲有之者豈先生謂哉彼宗元惡知道韓退之毋爲師其孰能爲師天下士將惡乎師哉夫謗與譽非君子所䘏也適於義而已矣不曰適於義而唯謗之䘏是薄世終無君子唯先生圖之示詩質而無邪亦足見仁人之所存甚善甚善

荅孫元規大資書

某不學無術少孤以賤材行無可道而名聲不聞於

當世巨公貴人之門無可進之路而亦不敢輒有意於求通以故聞閤下之名於天下之日久而獨未甞得望履舃於門比者得邑海上而聞左右之别業實在敝境猶不敢因是以求聞名於從者卒然蒙賜教督讀之茫然不知其爲媿且恐也伏惟閤下危言讜論流風善政簡在天子之心而諷於士大夫之口名聲之盛位勢之尊不宜以細故苟自貶損令咳唾之餘先加於新進之小生疑左右者之誤而非閤下之本意也以是不敢即時報謝以忤睬聽以累左右而自得不敏之誅顧未甞一日而忘拜賜也今兹使來又拜教之辱然後知閤下眞有意其存之也夫禮之有施報自敵以下不可廢況王公大人而先加禮新

進之小生而其報謝之禮缺然者久之其爲罪也大矣雖聰明寛閎其有以容而察於此而獨區區之心不知所以裁焉

荅孫少述書

少述足下某天禀疎介與時不相值生平所得數人而已兄素固知之置此數人復欲强數指不可詘唯接兄之日淺而相愛深別後焦然如失所憑兄賜問者八九奉荅卒不過一再而已以爲吾黨之相與情誼何如爾問之密踈不足計也不然今之游交竿牘之使午行於涂豈某於兄顧不能哉此月十二日抵眞州明日當舟行無事當爲朱先生叙字且賡所貺詩以寄元珍六月代去民先受鄆辟爲之柰何近日

人事可嗟可惟者衆何時見兄論之春暄自重

答王該祕校書

某不思其力之不任也而唯孔子之學操行之不得取正於孔子焉而已宦爲吏非志也竊自比古之爲貧者不知可不可耶今之吏不可以語古拘於法限於勢又不得久以不見信於民民源源然日入貧惡借令孔子在與之百里尚恐不得行其志於民故凡某之施設亦苟然而已未甞不自愧也足下乃從而譽之豈其聽之不詳耶且古所謂蹈之者徒若是而止耶殆不若是而止也易子之事未之聞也幸敎之亦未敢忽也

某頓首自足下之歸未得以書候動止而以慰左右者之憂乃辱書告以所不聞幸甚如見譽則過其實甚矣告者欺足下也其尤顯白不可欺者縣之獄至或歷累月而無一日之空屬民治以苟自免以得罰者以十數安在乎民之無訟而服役之不辭哉且某之不敏不幸而無以養故自縻於此蓋古之人有然者謂之爲貧之仕爲乘田曰牛羊蕃而已矣爲委吏曰會計當而已矣牛羊之不蕃會計之不當斯足以得罪牛羊蕃而已矣會計當而已矣亦不足道也唯其所聞數以見告幸甚

荅張幾書

張君足下某常以今之仕進爲皆詘道而信身者顧

有不得已焉者捨爲仕進則無以自生捨爲仕進而求其所以自生其詘道有甚焉此固某之亦不得已焉者獨嘗爲進說以勸得已之士焉得已而已焉者未見其人也不圖今此而得足下焉足下恥爲進士貴其身而以自娛於文而貧無以自存此尤所以爲難者凡今於此不可毋進謁也況如某少知義道之所存乎今者足下乃先貶損而存之賜之書詞盛指過不敢受而有也惟是不敏之罪不知所以辭敢布左右惟幸察之而已

荅楊忱書

承賜書屈欲交之不知其爲懼與媿也已又喜焉聞君子者仁義塞其中澤於面浹於背謀於四體而出

於言唯志仁義者察而識之耳然尚有其貌濟其言匱其言濟其實匱者非天下之至察何與焉某嘗窮觀古之君子所以自爲者顧而自忖其中則欿然又思昔者得見於足下俯數刻爾就使其中有絕於衆人者亦未嘗得與足下言也足下何愛而欲交之邪或者焯然察其有似邪夫顧而自忖其中則欿然其爲貌言也乃有以召君子之愛宜乎不知其爲懼與媿也然而足下自許不妄交則其交之也固宜相切以義以就其人之材而後已爾則某也甚有賴其爲言也可以已邪

荅陳柅書

某啓伏蒙不遺不肖而身辱先之示之文章使得窺

究其所蘊又取某所以應見問者序而存之以寵其行足下之賜過矣不敢當也某懦陋淺薄學未成而仕其言行往往背戾於聖人之道擯而後復者非一事也自度尚不足與庸人為師況如足下之材良俊明安能一有所補邪雖然足下過聽所序而存者或非某所聞於師友之本指也則義不得默而已莊生之書其通性命之分而不以死生禍福累其心此其近聖人也自非明智不能及此明智矣讀聖人之說亦足以及此不足以及此而陷溺於周之說則其為亂大矣墨翟非亢然詆聖人而立其說於世蓋學聖人之道而失之耳雖周亦然韓氏作讀墨而又謂子夏之後流而為莊周則莊墨皆學聖人而失其源者

也老莊之書具在其說未嘗及神仙唯葛洪爲二人作傳以爲仙而足下謂老莊潛心於神仙疑非老莊之實故嘗爲足下道此老莊雖不及神仙而其說亦不皆合於經蓋有志於道者聖人之說博大而閎深要當不遺餘力以求之是二書雖欲讀抑有所不暇某之所聞如此其離合於道惟足下自擇之

荅余京書

某行不足以配古之君子智不足應今時之變竊食窮縣而無勢於天下非可以道德而謀功名之合也今足下貺損手筆告之所存文辭博美義又宏廓守而充之以卒不遷其至可量邪顧告之非其所推褒之語不以實稱類有以不敏欺足下者孔子曰不患

人之不已知患已不知人也此亦足傷足下知人之明獨媿而已不敢當也

荅王景山書

某愚不量力而唯古人之學求友于天下久矣聞世之文章者輒求而不置蓋取友不敢須臾忽也其意豈止於文章耶讀其文章庶幾得其志之所存其文是也則又欲求其質是則固將取以爲友焉故聞足下之名亦欲得足下之文章以覿不圖不遺面惠賜之又語以見存之意幸甚幸甚書稱歐陽永叔尹師魯蔡君謨諸君以見比此數公今之所謂賢者不可以某比足下又以江南士大夫爲能文者而李泰伯曾子固豪士某與納焉江南士大夫良多度足下不

徧識安知無有道與藝閉匿不自見於世者乎特以二君槩之亦不可也况如某者豈足道哉恐傷足下之信而又重某之無狀不敢當而有也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聖人之言如此唯足下思之而已聞將東游宅語須面盡之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七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七十八

書

答郟大夫書

與章參政書

與王宣徽書三

與彭器資書

與程公闢書

與李修撰書復圭

與徐賢良書

與楊蟠推官書二

與孟逸祕校手書九

與樓郁教授書

荅王逢原書
荅王致先生書
回文太尉書
回元少保書二
荅范峋提刑書二
荅孫莘老書
荅俞秀老書
荅宋保國書
荅熊伯通書二
荅蔣頴叔書
荅郟大夫書

承教并致令嗣埋銘祭文發揮德美足以傳後信今

感惻豈可勝言衰疾倦於人事惟頃見令嗣數邀請之心所愛尚不知應接之勞也不圖奄忽遂隔生死言及於此秪傷慈念然壽夭有命悲痛無補惟當以理自開釋耳無緣會晤千萬良食自愛

與章參政書

自聞休命日與賢士大夫同喜承誨示重以感愧又喜動止多福某外尸榮禄幸可以小愒而痞喘稍瘳即苦瞀眩投老殘年況不復久唯祝公爲時自愛勉建功業稱明主眷遇而已書不逮意想蒙恕亮

與王宣徽書

某頓首再拜阻闊門墻浸彌年月惓惓鄉往豈可勝言某屛居丘園衰疾日嬰闕於修問想蒙矜恕北都

衙校偶至北山得聞比日動止康豫深慰鄙情也南北遼闊無緣進望履舄惟冀爲時倍保崇重無任禱頌之至

二

某頓首再拜留守宣徽太尉台座久遠言侍豈勝瞻仰山川阻闊修問曠踈竊惟尊體動止萬福門内吉慶新正伏冀爲國自重下情禱頌之至不宣

三

某惶恐再拜伏承屢求自佚 聖上眷賢想必未遂高懷無緣造詣豈勝企仰某衰疾日積待盡丘園每荷眷記但深感切

與彭器資書

某啓數得會晤深以慰釋遽當乖闊豈勝係戀衰疾無緣追路且爲道自愛謹勒此以代面叙

與程公闢書

某啓比承故人遠屈殊以不獲從容爲恨更煩專使貺以好音豈勝感悵陰晴不常寒暄屢變尤喜跋涉動止安豫平字韻詩不敢違指聊供一笑集古句亦勉副來喻不足傳示也尚此阻闊惓惓可知千萬自愛以副情禱也不宣

厚之康強必數相見久欲致書未果幸因晤語爲道惓惓也

與李修撰書 復圭

某啓比得奉餘論殊以不從容爲恨忽復改歲豈勝

思仰乃煩枉教慰感何可復言尤喜動止多福日冀別膺休命復得展晤於丘園未間良食自壽不宣

與徐賢良書

某叩首罪逆苟活向蒙賢者不以無狀遠賜存省區區哀感所不可言自後日欲修問而乃重煩手教先加撫慰重以愧惻也從是北征計在旬月過潤去此甚近以几筵之故無由一至京口奉候瞻向之情可以意知也自別後不復治禮亦時時體中疾病諸非面見何可言也千萬自愛數以書見及幸甚尊兄支福不及別削也

與楊蟠推官書

某頓首推官足下辱手筆所以見教者過當不敢當

也某不爲通乎道者曰有志乎道可也方當求正乎人其敢正人乎哉讀足下之文但知畏之而已足下固肯得賢人者而師之願造請所聞焉以私故未遑謹奉手啓不宣

二

某頓首區區之意已白左右卒不見亮而相責望加焉夫豈敢有愛哉特無以當所欲耳雖然得閒將試進其疑者亦冀足下或有以聞之不宣

與孟逸祕校手書

某頓首仲休兄足下自京師奉别於今已八九年事物之役少休息時不得馳問但增勤企忽得書乃知尚滯下邑幸得會合歡慰固無量顧忝一日之雅而

以公函見賜竊慚怍不知所謂也拜見在近千萬自愛他留面陳

二

某頓首昨日以旱事奉報既而且以書抵王公言今旱者皆貧民有司必不得已不若取諸富民之有良田得穀多而售數倍之者貧民被災不可不恤也度治所已接狀矣然民既爲使者所沮得無貧懦力不能復自訴者乎唯念之屯田必已入城矣前治宿松事何其詳也錦鷄更求兩雌不欲忤物性耳秋涼自愛

三

某頓首數日得奉談笑殊自慰别後懷渴殊深伏惟

動止萬福鷳巳領得感怍當有元給之直幸示下不
然則魯自是不贖人矣按田良苦惟寬中自愛兩日
稍寒矣尤宜自愛

四

某頓首到郡忽忽欲一詣邑奉見尚未果伏惟動止
萬福歲饑如此幸得賢令君相與爲治宜不至有失
所者然聞富室之藏尚有所閉而未發者切以謂方
今之急閣下宜勉數日之勞躬往隱括而發之裁其
價以予民損有餘以補不足天之道也悠悠之議恐
不足䘏在力行之而巳不知鄙見果可行否幸一報
有以見教幸多及屯田尊候萬福不及上狀不知端
州何時可以到此欲及其將至使人以書逆之幸一

爲致問示及不久得奉見未爾自愛

五

某頓首某不肖學不得盡意於文章仕不得行其所學苟居竊食動輒媿心而世之同好惡者已云少矣遇足下於此最爲相盡義不得諱其不腆之文過蒙推褒非所望也朋友道喪之日久矣以某之不肖行於前而悔之於後自已爲多矣況足下之明邪每望教督而終未蒙惟足下不遺以朋友之義見存不勝幸甚更數日遂東去十里自愛不勝思懷也

六

某頓首辱書感慰想按田勞苦乞自愛惟下戶所得亦不多又誠可哀至於豪右雖所蠲至少未爲損也

仁明審處之而已質利甚好但某亦自質却數十千恐不免嫌謗也邑中但痛繩之豈有不從者乎按置一二人自然趨令矣日夕思一見無由聞常因檢覆至近郊能入城否或不欲入城憚請謁之煩即至近郊可示諭當走城外奉謁也

七

某頓首辱書感慰非兄之愛厚何其能勤勤不忘如此也奔走南北而事多不能如心去就之際未知所擇安能無勞於心邪不知兄代者何時到乎春暄千萬自愛以慰鄙懷也時以書見及不勝幸願

八

某頓首近別殊思渴雨不足遽止爲之柰何兩日欲

作書往而私門不幸再得小功之訃愁苦豈可以言說邪元規得南信否昨日報之當更重其愛思然恐其急於得實又當走人往候之故耳前日所議云何欲以公往可否然元規方內憂暇議此否此決無害事但已之爲不可耳更裁之黄任道書煩送去無聊上問不謹幸憐察

九

某頓首幸以一日之雅而每辱以公禮見加非所望也蒙諭具曉盛意舉監若行辭不難也至於閤下治行自爲諸公所知不患無知已也惟以道自釋餘留面究也蠶麥之入今歲如何邑亡歲之凶固賢令仁佐政治之所及也竊以爲慰

與樓郁教授書

某竊邑無狀每自隱度宜得罪於賢者敢圖不遺辱賜手筆而副以褒揚之辭乎此乃重某之不肖使不得聞其過惡而非所以望敎誨之意也足下學行篤美信於士友窮居海瀕自樂於屢空之内此某所仰歎也

荅王逢原書

某啓不見已兩月雖塵勞汩汩企望盛德何日忘之忽辱惠書承以論語義見敎言微旨奥直造孔庭非極高明孰能爲之仰羨仰羨近蒙子固夷甫過我因與二公同觀尤所歎服何時得至金陵以盡遠懷不宣

荅王致先生

某頓首先生足下久不見顔色傾渴無量蒙賜手筆存奬尤過新將頒慰民望固幸甚足下無事於職而愛民之心乃至於此可以爲仁矣他留面陳怱怱不謹

回文太尉書

某再拜留守太尉儀同台座久遠言燕豈勝悵仰山川阻闊久曠馳問仰惟尊體動止萬福丘園衰疾候望無階唯冀爲時倍保崇重下情祝望之至不宣

回元少保書

某啓比承存問不敢因郵叙感日詷管從之東馳布悃愊專使臨門誨諭稠疊區區感激何可具言承動

止康寧深以爲慰相望數驛而衰憊日滋無緣馳詣但有鄉往若春氣暄和乘輿遊衍得陪几杖何幸如之未爾間伏乞良食自重不宣

二

某啓久闕修問豈勝企仰新歲想膺多福貴眷各吉慶山川相望拘綴無緣造晤冀倍自壽重以副惓惓也程公闢想日得從容也

荅范峋提刑書

某啓久阻闊豈勝鄉往承誨喻示及知舟馭已在近關良喜動止萬福冀得瞻晤又重以喜餘非面叙不悉

二

某啓承營從數辱丘園得聞餘論多所開釋戒行有日適以服藥疲頓不獲追路豈勝愧悵冒涉方遠冀良食自壽以慰係戀謹奉啓以代面叙

荅孫莘老書

某啓丘園自屏煩公遠屈衰疾不獲奉迓仰惟營從跋涉勞苦謹遣人馳此奉候不宣

荅俞秀老書

某啓比嬰危疾療治百端僅乃小愈竊聞秀老亦久伏枕近纔康復不知營從何時如約一至乎歲盡當營理報寧庵舍以佇遊憩餘非面叙不悉未相見間自愛令弟見訪闕於從容及聞邀之已過江矣聞不久復來不及別幅也

答宋保國書

某啓使人三至示以經解副之佳句勤勤如此豈敢鹵莽以虛來旨所示極好尚有少疑想嘗從非久淹於符離冀異時肯顧我可以究懷未爾爲時自愛不宣

答熊伯通書

某啓幸得會晤豈勝欣慰遽復乖闊實深悵戀明日當展親墓不獲追送瞻係旌旆重增愧恐唯冀爲時自重度非久北還餘非面叙不可宣究也

二

某啓久欲相送於崇果適值展墓今日聞舟師尚次淮濱猶欲與七弟一往而疲憊殊甚惓惓之情何可

具言重煩誨喻感激感激沈氏書即馳送幸託婚姻之末豈勝欣慰冬寒跋涉自愛想公非久淹南方冀復朝夕會晤於此爲時自愛不宣

荅蔣頴叔書

阻闊未久豈勝思渴承手筆訪以所疑因得聞動止良以爲慰如某所聞非神不能變而變以赴感特神足耳所謂性者若四大是也所謂無性者若如來藏是也雖無性而非斷絶故曰一性所謂無性曰一性所謂無性則其實非有非無此可以意通難以言了也惟無性故能變若有性則火不可以爲水水不可以爲地地不可以爲風矣長來短對動來靜對此但令人勿着爾若了其語意則雖不著二邊而著中邊

此亦是著故經曰不此岸不彼岸不中流長瓜梵志一切法不變而佛告之以受與不受亦不受皆爭論也若知應生無所住心則但有所著皆在所訶雖不涉二邊亦未出三句若無此過即在所可三十六對無所施也妙法蓮華經說實相法然其所說亦行而巳故導師曰安立行淨行無邊行上行也其所以名芬陁利華取義甚多非但如今法師所釋也佛說有性無非第一義諦若第一義諦有即是無無即是有以無有像計度言語起而佛不二法離一切計度言說謂之不二法亦是方便說耳此可冥會難以言了也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七十八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九

啓

賀韓魏公啓
賀致政文太師啓
賀留守侍中啓
賀留守王太尉啓
賀致仕趙少保啓
賀呂參政啓
回謝王參政啓
賀章參政啓
免參政上兩府啓
荅高麗國王啓

罷相出鎮回謝啓
謝皇親叔敕啓
賀韓史館相公啓
回留守太尉賀生日啓
除參知政事謝執政啓
回王參政免啓
參知政事回宗室賀啓
回曾簽書免啓
上執政辭僕射啓
除宰相上兩府大三免啓二
回謝舍人啓
回韓相公啓

回文侍中啓

賀韓魏公啓

伏審判府司徒侍中寵辭上宰歸榮故鄉兼兩鎮之節麾備三公之典策貴極富溢而無亢滿之累名遂身退而有褒加之崇在於觀瞻孰不慶羨伏惟某官受天間氣爲世元龜誠節表於當時德望冠乎近代典司密命揔攬中權毀譽幾至於萬端夷險常持於一意故四海以公之用捨一時爲國之安危越執鴻樞遂躋元輔以人才未用爲大恥以國本不建爲深憂言衆人之所未嘗任大臣之所不敢及臻變故果有成功　英宗以哀疚荒迷慈聖以謙冲退託內援百官之衆外當萬事之微國無危疑人以靜一周勃

霍光之於漢能定策而終以致疑姚崇宋璟之於唐
善政理而未嘗遭變記在舊史號爲元功未有獨運
廟堂再安社稷弼亮三世敉寧四方崛然在諸公之
先煥乎如今日之懿若夫進退之當於義出處之適
其時以彼相方又爲特美某久叨庇賴實預甄收職
在近臣欲致盡規之義世當大有更懐下比之嫌用
自絕於高閎非敢忘於舊德遜聞新命竊仰遐風瞻
望門闌不任鄉往之至

賀致政文太師啓

伏審明制閔煩安車歸慰位在三師之首名兼兩鎮
之崇誕告敷聞具瞻胥慶豈惟末契竊仰高風恭惟
致政儀同太師聲冠時髦望隆國棟天應時而生德

帝考實而念功蕭何漢之宗臣方叔周之元老寵靈莫二宜受祉之難窮懇惻有加遂留賢而弗獲瞻承雖阻企慕實深

賀留守侍中啓

伏以露章有請辭寵甚堅遂迴渙號之孚以徇撝謙之美爰田衍食舊鎮撫臨雖非朝廷爵以報功之心茲見君子廉以激貪之節高風所洎薄俗以敦恭惟留守太保侍中躬授將明之才出逢開泰之運謨謀王體秉執事樞勳庸已著於三朝寵祿具膺於多祉惟時出處作世表儀未遑慶牘之修首辱占書之貺永言感戢實被悃悰

賀留守王太尉啓

恭聞孚號崇奬者明肇建節旄再司管籥匪周邦之獨慰乃黎獻之交欣伏惟留守太尉朝廷偉材宗廟貴器華問旣大寵祿用光取甘茂之十官最先諸老問季友於兩社乃允具瞻將壇之拜旣崇公衮之歸豈晚某舊蒙識拔尚阻趨承踊躍之私實爲倍百

賀致政趙少保啓

竊審抗言辭寵得謝歸榮繇西省諫諍之官序東宮師保之位殿庭鳴玉尚仍前日之班里舍揮金甫遂高年之樂伏惟慶慰資政少保慭昭賢業寅亮聖時伯夷之直惟清仲山之明且哲所居之名赫赫豈獨後思爾瞻之節巖巖方當上輔遂從雅志實激貪風未即披承徒深欽仰

賀呂參政啓

竊聞明命登用大儒是宜夷夏之交歡豈特親朋之私慶某官以君子之器值聖人之時直道正言石投水而必受淫辭詖行雪見晛而自消果膺夢卜之求式受鈞衡之任王功方就庶無一簣之虧國勢已安更加九鼎之重豈徒惠好過示撝謙冀同雅操之堅以稱茂恩之厚

回謝王參政啓

伏審光被上恩寵參國論明繙敷告庶位交忻歷選迓衡之君疇咨當軸之輔尚尤違之敢弼則曰汝無後言欲譽問之能宣則曰予有疏附厥懷協濟乃稱具瞻當盛德之日躋攬衆材而時舉懋膺休顯允屬

者明恭惟參政侍郎秉哲在躬推仁及物告嘉謀于后學皆會於本原揚乎號于庭辭必稽於典要以陳善閉邪之賴應贊元經體之求重念羈單最稱眷舊牽絲一府久承論議之餘持橐三朝常出踐更之後復叨榮於並命茲竊幸於爲僚曲荷至懷先詒重問方勵同寅之志敢忘胥顧之勤

賀章參政啓

承聞大號登用正人國論所歸帝舉時當伏惟參政諫議素所蘊蓄實在生民久於韜湮乃遇明主遠大蓋存乎道術緒餘宜見夫功名湖海殘生門闌末契方士師之未立可謂曰知於樂正之有爲云胡不喜更荷誨言之無間但慚慶禮之不先

免參政上兩府啓

忽奉明綸俾參大政蒙恩則厚撫已不遑切以聖明之時尤艱輔弼之任置人或誤累上非輕内揆拙踈仰慚優渥雖已陳情而懇避猶疑渙汗之難迴敢竭吝衷更煩公議伏惟某官望隆熈世謀協睿聰儻矜一介之誠願借半辭之助使安常分無忝盛時亦所以正選用之繆恩不獨荷保全之私惠

答高麗國王啓

伏以幾疆阻闊覲止無階道義流聞瞻言有素使旜及國摯實在庭逮以好音申之嘉惠眷存即厚慰感實深恭惟大王膺保德名踐修猷訓纂榮懷之舊服龐耋壽豈之多祥冀順節宣寀綏福履有少儀物具如

別牋

罷相出鎮回謝啓

比奉制恩許還宰柄妨賢廢事但淹歷於歲時辭劇就安更叨逾於寵數受方國蕃宣之寄兼將相威儀之多在於無功是謂叨寵此蓋留守太師忠能與善美務成人顧惟疲曳之餘每賴推揚之助得紆符紱歸賁丘園仰玷寵光之私實踰分願之素

謝皇親叔敎啓

此者叨被命書延登揆路方至神之獨運追羣聖以上行褒典所加治功宜稱顧薄材之難強豈高位之敢安甫集愧懷遽承慶問拜嘉甚寵叙感奚勝

賀韓史館相公啓

伏覩制命登用臣宗大忠當與衆正欣賴伏惟慶慰
恭惟史館相公世載賢業躬合聖時道直方而行以
不疑氣剛大而養之無害逺專國柄實佑帝庭貪夫
以廉惟伯夷之行是効枉者更直則成湯之舉可知
某久曠舊恩尚竊榮禄以承流而自効知馳義之所
歸

回留守太尉賀生日啓

閭史記時永念劬勞之報乎兵傳敎乃蒙慰賜之加
仰荷眷憐豈勝感惻伏惟判府留守太尉望隆國棟
聲冠時髦如畎畝之餘生乃門闌之舊物尚貿品題
之賜每愧愚憧敢圖恩紀之施未遺幽遠仰承嘉惠
增激懦衷

除參知政事謝執政啓

此者登備近司與聞大政誤膺休命良積媿懷竊念某早以孤生出階賤仕稍蒙推擢遂至叨逾久於侍從之班初乏論思之效皇明繼照符守外分亟被召還得參勸講已汙禁林之選更陪宰席之延據非其宜知有所自此蓋伏遇某官貫行忠恕啓佑善良因令危拙之身亦與訏謨之地敢不自致進爲之義庶以上同經濟之心

回王參政免啓

伏審升拜 帝恩進陪國論孚號布宣於朝位懽言騰溢於士林草與朋游實先慶抃恭惟某官元精發秀冲氣鍾和贊密命於三朝騫隆名於四海大忠無

拂常深簡於上心經德不回非外移於衆口久蓄庶
民之施果膺置輔之求方當上同扶世之猷庶以自
免瘝官之責過煩重問曲喻至懷冀回操以就工遂
協謀而許國

參知政事回宗室賀啓

此者叨被　上恩使陪國論惟才能之淺陋荷眷遇
之特殊遜避弗容省循知畏此蓋伏遇某官道存博
愛志務上同有許國之至懷樂推賢而與共因令孤
拙得冐寵靈先蒙慶問之勤尤積媿顏之厚

回曾簽書免啓

伏審顯膺優詔進貳中樞伏惟歡慰某官鍾才宏遠
逢運休明夙東注於宸心克將明於王政乃寘民瞻

之地實資世濟之才明命誕敷師言咸允而剡章上
奏辭寵更堅惟祇若於王休庶共釐於邦采

上執政辭僕射啓

竊以中臺揆路之要左省侍班之崇以疇茂勳乃稱
公論某誤尸宰事久曠天工方慙莫副於具瞻豈意
更叨於殊獎比陳愚款未賜俞音伏惟某官仁在曲
成義惟兼善特借未辭之助庶逃虛授之尤

除宰相十兩府大王免啓二

伏奉制命特授云云綸綍之言布宣於朝廷鈞衡之
任揔率於臣工必收特出之才乃稱具瞻之實某叨
塵事任參豫政機雖有許國之愚忠初無濟時之明
效久思自弛以免庶尤敢圖眷注之私更寘辨章之

地[illegible][illegible]由諭未獲終辭伏望某官深亮懇誠俯垂怜
惻少借半辭之助以紓曠責之慙

二

竊以鈞衡之任寔總於百工苟非經濟之材曷熙於
庶績某曩叨柄用已乏事功方追虚責之尤豈稱具
瞻之實敢圖隆眷未獲固辭伏惟某官仁以曲成義
惟兼濟願借重言之助庶逃虚授之慙

回謝舍人啓

伏審詔試公府書命帝庭茂對明綸之恩遂膺顯服
之賜豫遊惟舊懷慰良多舍人美行邁倫高材濟務
自翺翔於朝路實熠燿於士林孚號載揚師虞惟允
未皇賛喜特枉鳴謙感愧之私敷言曷罄

回韓相公啓

伏審祗服命書已臨使府來章得請尤欣閭里之還舊俗去思胥慶旌麾之入伏惟某官氣凝簡厚學造本元忠義著於三朝功名垂於一代銅臺坐鎮居多恬養之休棠訟日清久被仁漸之化未遑馳慶先辱貽書惕然汗顏俯以拜貺其爲感戢實倍悃悰

回文侍中啓

伏審顯奉制書榮遷官秩暫解樞衡之密出分藩輔之憂伏惟某官器範曠夷才猷膚敏著三朝之茂烈爲一代之宗工遽辭機務之繁屢貢近藩之請詔音賜可顧志願之莫違寵數有加唯德功之宜稱豈朞明悊尚屈謙虛況當成命之行允協僉言之望冀廻

沖守以對茂恩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九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

啓

回賀冬啓三
回賀正啓三
賀文太師啓
謝知制誥啓
回謝館職啓
知常州上中書啓
知常州上監司啓
上揚州韓資政啓
上郎侍郎啓二
上田正言啓

上撫州知州啓
謝孫龍圖啓
謝王司封啓
謝提刑啓
謝夏譴察推啓
荅交代張廷訊啓
賀致政楊侍讀啓
荅桂帥余侍郎啓
遠迎宣徽太尉狀
上韓太尉先狀
荅程公闢議親書
回賀冬啓三

伏以七始載華三微遂著方明主撫辰之盛宜哲人膺祉之多恭惟儀同太師一代宗工三朝壽儁適履新陽之盛備膺諸福之歸屬以嬰痾阻於稱壽睠睠祝頌實倍等夷

二

伏以四序密移一陽来復氣驗管灰之應官書雲物之占伏惟某官佐主以將明之材庇民以平易之政踐揚機要時所具瞻就立功名老方益壯甫臨穀旦宜介多祥邈無薦壽之由第切馳情之極

三

伏以陽朋初復圭景寖長惟勳德之並隆宜福休之荐至某官材高百辟望重三朝收善世之榮名往蕃

王室暢經邦之遠業復荷天衢延跂台華彌增善頌

回賀正啓三

伏以杓回寅位德盛木行物秉引達之陽朝布始和之令伏惟留守司徒侍中深忠許國令德在民方穀旦之甫臨宜春祺之協應某方茲居里適阻造門顧敘慶之弗遑在馳誠而曷已

二

伏以杓回寅位德盛木行品物時亨吉人類長伏惟某官元功致主茂德宜民烝庶之所詠歌神明之所輔相甫臨穀旦宜介吉祥稱慶未遑鳴謙遽及感銘之素敷敘何殫

三

肇履歲端始和治本惟國元老荷天純休伏惟某官抗志極高守氣甚約措之事業而盛大發爲聞望而輝光暫息价藩佇還宰席瞻馳頌願倍百等夷

賀文太師啓

伏以歲旦更始物得以生當命相布德之時乃使民觀象之月伏惟致政儀同太師王纘之事天降之才冕服命圭極上公之貴號神旗豹尾總全魏之嘉師宜獲相於明靈以時膺於戩穀某限以病居在遠慶賀無階同善頌於輿人以自輸於微志

謝知制誥啓

據非其稱媿甚於榮切以通會朝之籍於禁中出誥命之書於天下自昔必求乎良士方今尤謂之美官

非夫能道先王之言及通當世之務文章足以潤色知術足以討論一有誤居必乖衆論某素出貧賤偶遭盛明讀書雖勤未免是古之累更事雖久終無適時之才製作淹遲而不工思慮短淺而不敏有此一物自足窮於多士之時兼是四端豈宜辱於邇臣之列此蓋伏遇某官以忠純翼戴以寬大甄收謂其引分而無求儻或負能而有待因加奬借使得超踰蓋大公之賜所加唯至誠之報爲稱敢不內盡致身之德庶以上同許國之心

回謝館職啓

奉膺明詔綜理秘文凡與交游舉同慶慰惟館閣圖書之府實朝廷俊乂之林或起賢良進士之高科或

出公卿大臣之列薦因循流弊稍容濫進於平時選用校讎多得眞才於近歲蓋爲其謨謀之已審故不必課試而後知其官以甚高之資加至美之行服異能於大衆蓋巳千人積素望於明時固非一日鉅工所以極論而無避先帝所以特用而不疑雖列職書林於償未塞然奮功朝露其進可量未獲造門先承枉駕私懷感愿豈易敷言

知常州上中書啓

將母之求屢關於聽覽長民之寄終累於陶鎔勢則便安心焉震悸蓋聞抱關擊柝所以待士之爲貧直鏄蒙鏐所以處人之有疾其志卑者其獲少其能薄者其任輕自非審分以取容則必近刑而速謗如某

者湮淪素業邀會時恩備官牧人既以貧而擇利奉使畿縣又以疾而告勞甚矣能薄而志卑宜乎任輕而獲少尚蒙優詔猥備方州自惟缺然何以稱此茲蓋伏遇某官上同一德而以寬裕處心旁燭萬情而以平均待物遂令疎賤亦至叨逾永惟憂國之所存獨可勤民而上副顧今州部已遠朝廷田疇多荒守將數易教條之約束人無適從簿書之因緣吏有以肆惟是妄庸之舊當茲凋瘵之餘自非上蒙寵靈少假歲月則牧年弗息彼將何望於少休晝土復墁此亦無逃於大譴更期元造終賜曲成

知常州上監司啓

蒙恩寬裕得郡便安諏日造官以身受察竊念某鄙

陋之質拙踈於時聞先子之緒餘慕古人之名節黽勉仕宦聊盡爲貧之謀苟簡歲時亦預在庭之數來佐群牧甫更二年數求州符就更畿縣顧神明之罷耗當事役之浩穰慙非其宜辭得所欲遂以一身之賤猥分千里之憂荷覆露之生成出儁賢之撫按竊惟幸會良用震驚惟此陋邦近更數守吏卒困將迎之密里閭苦聽斷之煩自非函容少賜優假緩日月之效使敎條之頒則何以上稱督臨下寬彫瘵伏惟某官逢亨嘉之會奮將明之材簡在淸衷久於煩使體愛養元元之意樂扶持斷斷之能庶幾始終得出芘賴末期望履尤切馳情願順節宣以需褒寵

上揚州韓資政啓

某受才素卑趨世尤拙昌于從事之選積有敗官之憂汔由恩臨得以理去[illegible]離大旆留止近邦惟德之依無時以懈整僕夫之駕方爾就途拜使者於庭遽然承教未忘故吏之賤加賜上樽之餘望不素然報將安所念當遠適顧獨長懷行願高明之才還處機要坐令衰廢之俗復觀太平伏惟爲上自愛副人所望

上郎侍郎啓二

伏蒙過采浮議使承乏官借寵則榮循涯而懼願留平聽得究下情頑䟽之人滯固於事席先子之緒業玷太常之寺名備位於茲歷年無狀安全者幸廢去乃宜何言誤知欲觀頌試審處私計追惟舊聞不越

組以代庖蓋言有守未操刀而使割可必無傷輒敢用是固辭誠願易而他使依違王事雖名理之未安妄冒人知亦生平之不欲高明在上悃愊發中臨啓怔忪果於得請

二

某備官有守望履無階職是簿書之憂缺然竿牘之獻顧惟薄陋最荷庇存實賴盛恩之臨不誅苛禮之廢惟春且暮於氣已暄伏惟養福有經衛生無恙伏惟某官望隆先進德茂老成言歸典刑動應的表早收功於要路晚得謝於明時貴而能貧恬以養智爲時所嚮於義可師伏惟順序節宣慰人祈望

上田正言啓

謝去賓廷歸安子舍逮今旋月惟日想風會稽孜之相仍顧滕書而不暇伏況賢哲異禀神明與休起居安恬福履𢌿厚恭以某官剛㓗不倚沈深內明逢時以征取位如拾朝所恃賴士相倨依矧惟甚盛之才實在可言之職廟謀中失物議否臧有足敷陳諒無回隱仰裨大政取顯官聯四面所瞻一心以徯某早煩教育曉出薦延方玆辦裝不日臨職趣馳之地固未有涯芘賴之心尚安所適

上撫州知州啓　代人作

講聞風聲積有時序刺史之天所芘先人之樹固存仰高之心惟日爲歲顧賤官之有守通私謁之無階恭惟班宣有條保養多福伏以某官學周事變行應

表儀比以將明之才遂當寬博之選一麾坐府猶屈於遠圖三節造庭宜膺於顯數伏惟爲國自愛副人所瞻

謝孫龍圖啓

伏念某蕞爾之材儻然而仕進有官謗未嘗不[redacted]退無私田何以自處苟安朴野之分無意賢達之遊矧勢位之嚴尊加功名之儁偉　天子之所倚重士人之所取平敢干冐進之誅自廢退藏之守過蒙收引親賜撫臨因使下材得聞餘教蓋忘千乘以友賤貧之士先匹夫而輕貴富之身在古已希豈今宜有顧無報稱私用震驚比聞治舟既祖取道恨造門之獨後慚追路之不遑尚幸仁明儻存哀恕縻身於此望

履何階順變于時養安以節

謝王司封啓

伏念某孤窮之人少失所恃雖勉心竭力求以合於古人而固陋顓蒙動輒乖於時變以此而遊於世未嘗見恕於人而自趨走下風習聞餘教慰藉之禮稱揚之私忤嚴顏而不加犯上之誅拂盛指而更以首公爲是書辭報荅騎從見臨不以先進略後生不以上官卑下吏以至其去重煩送將又賙其行使不留滯爰初就道甫爾踰旬乖離雖新感仰殊甚伏惟順節自壽副人所瞻

謝提刑啓

叨備一官甫更三歲不時罷廢實賴全安遭會使車

按臨州部頗望風而震恐將投劾以去歸敢圖高明見遇優過載銜盛德尤激下情乖離尚新企仰殊甚茂惟賢儁善迓福祥固有神明隂來輔相褒陞之寵倚立以須伏惟爲上自願副人所望

謝夏噩察推啓

伏審某官策足盛時收名異等以財自稱爲議所歸時惟私幸之多代有同升之義惟當造請勢未暇遑敢圖高明不自重貴親存敝館申貺華牋竊觀以思懼恐且媿咸池無賴於海鳥章甫不加乎越人夫何謙辭乃爾虛辱方且揆日以時造門

荅交代張廷訊啓

某受才無它竊邑於此更書始下已傾自附之誠賜

閭撫臨重荷相存之意維茲地所邇在海濵方條敎之未孚得仁賢而復治恭以某人天材粹美地勢高華生逢盛時進取顯仕分一雷之土雖屈遠圖撫千室之弦坐期美政趨承在近企仰居深

賀致政楊侍讀啓

伏審得謝中樞戒歸下國孔戮致仕議臣雖願其留踪廣乞身觀者固榮其去丁時翕艴取道阻長繫盛德之可師宜明神之實相茂惟興止休有福祥伏惟某官逢辰清明取位通顯義勇不挫忠精無疵登備諫工嘗已告嘉猷于后奉將使節則以下膏澤於民儀儀會朝凜凜侍從功名之美既耀於將來智略之閎猶嗟於不試引年去位循禮得中唯其養恬有以

鎮薄某望塵非數見器則深竊冒上官之大知唯所不欲推揚後進之美意云何敢忘備位於茲仰高無止

荅桂帥余侍郎啓 安道

受才無狀馳義有年矧以先人是爲雅故夫何竿牘之問乃後門闌之厮誠以賢否之分殊而又卑尊之勢隔恭惟某官以挺生輔世以簡僚帥邊戒滑夏之近憂輿保民之長利有紀之政當謹後世之傳無能之詞敢虛遠人之屬過蒙收引先賜拊循丹青甚微本累玉瑩之粹土木至陋偎承綈繡之華莫副推揚徒知感服念當拜賜宜在至前冀歸節於本朝得望塵於末路私懷未果善禱良深

遠迎宣徽太尉狀

伏審某官遠驅台旆甫次國都朝論具依上心虛佇某阻於官制莫遂郊迎冀趨命之弗遲副瞻風而已久謹奉狀攀迎

先狀上韓太尉 魏公

昔者幸以鄙身託於盛府無薄才以參籌筴之用有疏節以累含容之寬久而再惟滋以自愧伏惟某官憂國愛君之操仁民恤物之方賓禮賢豪包收疵賤葢嘗沐浴於餘澤而且歌舞於下風孰云去離遂自疏斥徒以地殊南北勢隔卑尊小夫竿牘之勤不足自效莫府文書之衆或以爲煩方隨傳車得望步履固願階緣於疇昔因得鑽仰於緒餘敢圖高明先賜

勞來貴以下賤不矜其行之疵賢而容愚不誅其禮之曠夫惟昔之有道皆慎所以與人欲示其自養之汚隆必觀其所遇之能否深慙固陋有玷獎成將次郊闗即趨牆屏其爲感喜豈易談言

荅程公闢議親書

某啓言念某跂通德之門馳誠數仞叙宜家之慶拜貺尺書伏承賢郎推官蘭砌傳芳鯉庭禀訓厚好逑之首逮見父要之彌敦鴻儀之復問敢稽鵲喜之叶占既吉眷惟姪女未習婦功交秦晉之歡仰從嘉命望金張之館俯愧衰宗榮幸所兼敷陳嚋悉謹奉狀謝伏惟照察謹狀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一

啓

知常州謝運使元學士啓
賀慶州杜待制啓
賀運使韓官啓
賀鈐轄柴太保啓
賀知縣啓
上宋相公啓
上集賢相公啓
上梅戶部啓
上杭州范資政啓
上江寧府王龍圖啓

上泉州畢少卿啓
上信州知郡大諫啓
上明州王司封啓
上運使孫司諫啓
上發運副使啓
上李仲偃運使啓
上通判啓
謝范資政啓
謝知州啓
謝隣郡通判啓
謝葛源郎中啓
謝林中舍啓

謝徐祕校啓
謝林肇長官啓
荅林中舍啓二
荅定海知縣啓
荅戚郎中啓
上樞密王尚書啓
與交代趙中舍啓
與張護戎啓
與譚主簿啓
上范資政先狀
謝許發運啓
謝王供奉啓

答馬太博啓二
答沈屯田啓
答陳推官啓
賀集賢相公啓代人作
賀樞密相公啓代人作
賀鳳翔知府陳學士啓代人作
賀樞密相公啓代人作
賀昭文相公啓代宋宣獻公作
謝及第啓
知常州謝運使元學士啓
叨恩兩觀備任一州以無能之賤身在有道之深庇
依歸之志巳結於東南詷問之儀當塵於左右某官

爲國璋器有時盛名久矣踐更之勞此焉寄屬之重傳節所在神民具依膺時維休介福有裕約齋上路將前受於指令請祝下風唯更加於調護

賀慶州杜待制啓

伏審拜命宸章作藩侯閫凡假聲猷之重居深慶蹈之懐恭惟某官華國粹賢逢辰吉旦以儒雅飾治術以器業結上知樹績計庭之司飛榮書殿之祕吳都按部聳群吏之廉隅陝服登車峻列侯之風采國家以邊城之寄戎路所折脊內閣之近班督師臣之重柄申伯宣力方維屏以顯庸韓侯獻功即介圭而入覲佇衆醲椴以協具聯北律方嚴沖眞尚遠希上爲宗社保固襟靈

賀運使轉官啓

躋榮中旨進秩郎闈服顯命之褒優竦輿情而驩抃某官器博以遠道粹而明學際天人之端識通治亂之本紬祕延閣剸劇外司彼方碌碌以巧圖此獨安安而養正恬於所守人之難能本朝推越次之恩旌非常之士遷左兵之名部實文臺之美資矜飾端廉敦厚風教尚煩使節之寄以漸台衮之榮某側聞詔聲阻隨賓慶瞻望英重云云

賀鈐轄柴太保啓

榮拜恩章總持師柄伏惟慶慰竊以一都會之府二浙統於權維諸刺史之兵五符歸於節制國家以安娛之地域民甚於富穰備豫有經置使新於紀律宜

得兕壘之士以雄鎮領之方恭惟某官器範端良機
守強濟出天嫺之資而自任清節持使斧之重而素
高能聲此孰朝僉遂董戎寄韜謀成俗坐肅於南州
軒陛圖功即膺於寵數屬閫掌於支郡阻面慶於賓
榮瞻企風稜豈勝欣悚

賀知縣啓

光膺芝檢榮宰花封凡屬庇庥良增欣抃恭惟某官
資性敏悟器懷坦夷直哉有古人之風挺然生賢者
之後自歷煩任聲施幹材美聲聞于帝聽佳器稱乎
國寶是乃拜綸綍之命殿子男之邦稟乎清風聳是
羣望操刀之能製錦素顯殊勳彈琴之不下堂行聞
異政

上宋相公啓

此者冒躋官次榮託使車躬裁瑣瑣之文私布惓惓之意干磨爲吝震疊于懐會走幹之鼎來辱縢書而寵荅優爲體皃略去等夷繄奨子之大隆滋回皇之失次恭審鎭臨以簡保御惟和積有休祥來護輿寢伏況某官風華靈茂天韻閎深早冠冒於士人亟奮翔於朝野讜言善策發爲天子之光厚實美名布在輿人之誦惟江都之舊壤乃天塹之上游地接京師聊倚諸侯之重民瞻嵒石方圖師尹之賢曾是頑踈終焉庇賴尚茲嬰薄未即趨馳

上集賢相公啓

爲吏南州抗塵末路處洪鈞之大器小以自持瞻英

衮之尊蹤孤而難附恭惟法宮議道賢業熈天變精祲之至和納亨嘉之盛福伏惟某官秉堪輿浩直之氣爲廟堂倚平之材逢辰清明發策高妙垂紳近署之列直筆中臺之端龍閣之富圖書密承顧問蜀部之風教化遂協都俞遽促鋒車入叅醙殿旋屬圜虛耀狼角之色狂寇毒清河之民擊義節以請行先堂兵而制勝淮西入命晉公大宣慰之名朔方燀威子儀開幕府之盛盡劉大慜入奏元功式尊通宰之榮上正文昌之坐方將圖講熈事修舉治綱坯治一陶輔成於醇化籥勺羣慝躋格於太寧顧惟平進之微獲此庇𥌓之下伏希上爲國體保固台嚴西首鈞庭下情無任云云

上梅戶部啓

某一涯承乏自晦於塵容百舍懷賢坐傾於風美欽想承流之暇妙均安節之休恭惟某官奥學丕天懿文華國躋榮膴仕逢吉太辰由郡署之階擢臺端之要公毅執法而邪孽不奸謨明盡規而權綱自正疇咨心術之具往貳計侯之司式是均勞遂淹補外朱轓問俗訪山水之昔遊文石䟽恩即楓槐而日見入持政柄允副民瞻屬臨懐氣之辰尚遠隆堂之拜願臻頤衛前對寵光

上杭州范資政啓

某近遊制壤久揖孤風嘗資斧之無容幸曳裾之有地粹玉之彩開眉宇以照人縟星之文借談端而飾

物羈瑣方嗟於中露逢迎下問於翹材仍以安石之甥復見牢之之舅玆惟雅故少稔燕間言旋桑梓之邦驟感神麻之詠寫吳綾之危思未盡攀瞻憑楚乙之張風但傷間闊恢台貫序虛白調神禱頌之私不任下懇

上江寧府王龍圖啓

某位貌閒殊風規高遠思賢百舍無階贄見之儀承乏一涯彌闊門牆之便忝審鎮臨會府燕息黃堂訟鉅晝清道環天粹伏惟知府龍圖巖廊佳品時棟上材達亨會於凝旒躋榮階於近署龍圖司祕閣之奧使臺峻右陝之邦均逸方城爲國巨屏帝暉溫晬召還即對於清光台座熒煌圖任必歸於舊德蕭辰方

肅宇蔭尚遥伏希上爲治朝保和福履

上泉州畢少卿啓

自去容暉何嘗候問竭來冗局顧委瑣之自爲陰想价藩知崇高之難附伏審履和嘉月静事雄堂訟卸畫清道環天粹茶惟知府凝姿恬懿遠器廉深出相衮之名家而無重衣之逸領使符於壯齒而無巧宦之譏全德所高上意必簡方將治成坐鎮擢寘近班習練臺閣之規光大勳業之舊某最惟孫苦夙佩奬知短羽卑飛巳甘心於枚粒陰虬自躍思遠耀於風雲尚遥堂下之趨益切城中之詠

上信州知郡大諫啓

懐德名之重竊伏猷爲仰庭角之姿何嘗贄見敢謂

玉堂之彥時飛寶刻之音垂貴塵容過形謙柄外惟
榮佩中所銘藏恭惟某官挺不世之資敦絕俗之器
敷揚大業陟降泰庭演潤鑾坡光大訓辭之美保釐
天邑具瞻表則之材屬邪正之彙連亦勞逸之均致
銀符補郡聊福於民艱鴟聽贊謀即稽於天若某海
濵承乏宇蔭未趨伏希上爲本朝精調均復

上明州王司封啓

伏審使旌來臨州部把江湖之重阻留淮楚之近藩
令德所存明神來相茂惟興止休有福祥恭以某官
國之老成士所素仰入衆省計出擁州麾竊聽海瀕
之謠迎貪善政特憂朝右之計思得壯猷曾無幾時
遂去茲土某竊邑無狀芘身有歸

上運使孫司諫啓

近者承顏使展攬拜於眞賢格次海濱已虔於命署顧賦材之艱拙藉容厚之庇存蹈景爲懷向風增悚某官清機照理大業鎭浮以謨明抗論諫垣以才識典校仙藏赤棠按部一新廢置之綱文石疏恩即還清切之禁伏冀爲時寶練延國寵章

上發運副使啓

海濱重複天韻闊疎想經制之會煩固和倪之粹隱恭惟某官材爲時棟名著吏師澄清廢置之綱仰給兵農之大寖成久次即冠近班屬陽月之届和諒福基之敦裕未涯拜伏益用瞻祈

上李仲偃運使啓

伏念某得邑海瀕寄身節下操舟取道持版過庭自顧下寮之愚敢扳先子之雅坐蒙高義曲借善顏載惟恩私有過分願去離門守來造署居取庇自今馳情無遠邇之叅莫唯是曠官之憂庶也始終不爲愛巳之負歲時回薄氣候沍寒明賢之姿休福所嚮伏惟順節自壽副人所瞻

上通判啓

颸馳歲事斗曠音塵詠德所深搖旌曷諭伏審某官陞華儲幄顯被於王靈貳政侯藩益隆於宸寄忝守官於支邑將仰芘於公材欣抃之誠倍萬常品

謝范資政啓

竊閩大化瞻若重霄執訊隆堂近修於常禮占辭記

室屢致於尊光賜逾褒袞之榮仰極高山之詠恭想
鎮海都會宣國福威御六氣之和薦百嘉之祐伏惟
某官道宗當世名重本朝思皇廊廟之材均逸股肱
之郡即還大政以澤含生某容跡海濱被光台照童
烏署策夙荷於揄揚立鯉聯榮復深於契眷幸當棲
庇以處鈞成

謝知州啓

某攝承人乏附麗德輝顧慵陋之無堪辱庇存之尤
厚終逃官謗得近宸慈希驥仰高惟日爲歲恭惟布
宣善治棲有太和伏以某官美業內充懿文彌飾傳
會升平之世躋陞通顯之官風問日隆寵靈交至漢
廷下詔方尊千里之師謝守論功當爲九伯之冠行

登近列允副僉言秋氣正剛風華浸遠詹依禱頌倍
萬等倫

謝隣郡通判啓

某備官於兹閭問之久非席趨承之舊難陳嚮慕之私敢圖高明過自貶損授之温教奬以謙辭惟兹感銘其敢忘去進德之盛知名於今當褒以遷可拱而竢仰惟自壽下副所瞻

謝葛源郎中啓

伏念某受材單少趨道闊疎時所謂賢少焉知慕矧
先君之德友實當世之名卿唯門檣之高未始得望故竿牘之褻無容自通如其仰望之勤豈有須臾之間敢圖風誼親貶書辭追講前人之懽坐忘介子之

醜拜嘉已厚論媿則多恭以某官邦之者明朝所貴重聲舊行于四海勢猶屈於一州雖救養之仁士民猶賴而褒升之寵日月以須唯兹惷愚其卒芘賴伏惟爲道自愛副人所瞻

謝林中舍啓

鄉風有年修問無所維家伯氏得婚高門顧惟幸會之多曾是趨承之晚比問州邸云攺縣章治所相望私誠甚喜謂宜朝夕可布腹心敢圖高明見遇勤恪先賜撫存之教曲加奬引之辭雖睦婣之風可以厚俗而貶損之意有如過中言觀以思頗恐且媿餘暑謝去薄寒來歸吉士所居明神實相𦬠惟體氣怡有休祥未即承顏惟祈養福

謝徐祕校啓

比因幸會得奉光儀再荷眷存之深遂傷睽隔之遠忽承高誼特損謙辭顧獎引之過中非孤蒙之敢望拜嘉之重爲媿則多賢儁之材神明所相茂惟興止休有福祥未即趨承惟加調護竚膺殊擢以慰遐思

謝林肇長官啓

伏蒙貶損猥先臨存方以出行渠川未嘗得望車騎繼陳悃愊叙謝高明敢圖仁人見遇如舊申錫重問相存有加唯賤且貧尤愚不肖學焉昧道仕則曠官荷推褒之過情處負媿以終日三陽肇歲萬物同春茂惟賢明休有祉福以時自壽良副所瞻

答林中舍啓二

幸隣封畛叨綴戚婣仰風誠勤奉問顧鈌敢圖感意申貺華辭荷相存之至隆非遽數之可旣欽承德履茂享春祺更冀保綏少符傾嚮

二

去德不遠嚮風誠勤日有簡書之煩久無竿牘之獻敢圖風誼遠損書辭仰銜存愛之隆實重頑踈之過未由占對竊冀保綏禱頌之私指陳不旣

荅定海知縣啓

竊邑海旁得鄰境上布私書之未暇辱重問以相先惟知感悰豈易縷指未涯占對尤積詠思惟加自頤良副所望

荅戚郎中啓

阻闊風貌固常詠思重慶誥章擢陞郎署聞報之晚
裁賀未皇敢意謙明首形緘問辭博以厚義高且醇
承拜置前誦玩亡斁喜聞王事優簡神宇粹平某官
奉國不回處官以正秩中臺之顯要柄外鎮之慘舒
民無隱情治有異迹竚聞旌召續附慶書

上樞密王尚書啓

竊以璿璣上列齊七政以均和帝袞輔成欽四鄰之
基命親逢華旦允屬宗工恭惟某官與國忠純奕邦
明哲對越光華之旦居然文雅之宗簡在上心鬱爲
時棟雍容禁署嘗密贊於睿謀參貳宰司多委成於
治體奮庸甚盛注意特隆屬恩誥之誕頒分鎮臨之
重寄居留神甸爲表則於四方寵進樞庭當折衝於

萬里聲教所曁慶抃率同俯念空疎夙叨存記縮縣章而衹役望君幄以勞懷恭聽吉音豈勝至願

與交代趙中舍啓

嘗請代期當留聽下單舟在境敢無告於候人善政可師將有求於令尹自餘占對乃盡布陳

與張護戎

鼎來敝邑甫次近郊傳聞使旌適在州部將親威德尤激權悰

與譚主簿

爰茲治舟亦以造境將聯職治可丏規模惟喜則多非陳所悉

上范資政先狀

某此者之官敝邑取道樂郊引舟將次於近圻斂板
即趨於前屏瞻望麾戟下情無任

謝許發運啓

近持悃愊進叩高明荷温教之見存假善舟而使濟
亦旣就道即將造門惟兹下情感喜殊甚

謝王供奉啓

伏審拜恩鼎來視職惟兹踈賤將庇高明敢圖恩私
先賜教督感竦之極敷言曷殫

荅馬太博啓二

伏審進被恩章來臨職任兹惟幸會得奉光儀敢圖
隆私先賜華問感佩之至云云

伏審光奉聖恩已諧禮上未皇修好先辱賜書感尉至深叙陳不旣

荅沈屯田啓

趨承維舊違去尚新唯是企思之深曾無忘去之頃敢圖恩紀特賜書辭仰荷眷存之尤內懷恐媿之極歲云郁沐物且長贏茂惟賢明多有休福竊況藩宣之盛倚成陪貳之良伏惟順序自頤副人所望

荅陳推官啓

某受材無它竊邑於此高明賜教褎諭過情竊觀以惡懼恐且媿未由占對良自保綏

賀集賢相公啓 代人作

恭以禁座流恩政堂遷秩寵兼常伯守在冬官伏惟

慶慰恭以某官襲氣堪輿稟精河岳風華懋美嶢若東南之筠天韻純淪温如西北之璞不階尺木遂致青雲世圖任於老成日對揚於休命股肱作相素同國體之安喉舌命官遂致文明之政茲爲異數允荅具瞻某充位外藩希風上國觀文辯敘彌高天老之台通謁爲儀寖遠豆晏之日懽愉無狀震慄兼常

賀樞密相公啓（代人作）

恭審遷秩上公聯華冢宰伏惟慶慰竊以某官略非世出韻自天成時歸英特之材獨稟高明之器光華漫漫遂適於泰辰文學彬彬適階於膴仕逮濬明之正統圖衛翼之元勳周歷清華之階越登機密之首通規亮節朝矜式以取平深策遠猷上咨嗟而倚重

懋惟徽數允合膚公命布幅負喜盈觀聽某久從外
補遜聽上臚曾馳謁之未遑第承風而竊抃瞻依之
厚度越于常

荅福州知府學士啓代人作

某啓辭閣義風累更元曆雖疆城之相比愧緘蹠之
未皇敢意謙明首書存聘賜之良實重以好辭無因
至前承拜知悚某官卿材修固國器方廉登步本朝
汪翔蹙問維高閫之要地實南越之舊都顧賴忠良
鎮此襟帶既聞善治宜有寵章用冀保和且須來命

賀鳳翔知府陳學士啓代人作

恭審拜命恩綸須條侯府竊惟慶慰某官器謀強濟
業履粹明名日起以貴成勢龍階而獨上儒林材職

之舘方指事以載功歧陽襟帶之邦出承流而宣化
國家試能補郡籲俊熈天即頒寛大之書召還清切
之禁某裒晩無狀情契所同顧海上之身寖爲俗吏
瞻膀中之彦敢附青雲未涯贄見之儀益切瞻言之
素願臻持攝前對寵光

賀昭文相公啓 代宋宣獻公作

恭審肅被寵靈叅司樞要伏惟慶慰竊以安危所繫
文武相須眷注意之殊時崇仰成之異體至若萬務
通于四海二柄萃于一門簡在休宸職繇全德恭以
某官風華博照天韻雄成挾旦奭之謀謨襲章平之
系胄逢辰鼎盛序爵彌高清議被民卓冠一時之傑
豐規振俗邁蹤三代之隆嗟彼羌豪警吾邊吏有嚴

天討爰整王師上方深拱以倚平博謀而取重畀茲
全責欽若壯猷輿誦所同巖瞻惟允昔餽通函谷繫
沛邑之宗臣威被匈奴實漢家之眞宰宜今具美與
古兼徽某夙附末光雅煩善庇仕藩城而待罪隱若
目安佔宿邸之移文翌然滋喜依歸之素有過等夷

謝及第啓

三月二十二日 皇帝御崇政殿放進士棠 恩賜
及第釋褐者四方之傑茂對清光一介之技猥塵華
選冒榮之辱撫已而慚竊以國家攬八寓之廣具萬
官之富一化所染人有善行數路之舉野無滯材取
士如此之詳得人於斯爲盛然猶謙不自足樂於旁
求比詔郡邑詳延巖穴向非蔚有聲采著在觀聽何

以疇上勤佇塞人煩言如某者族敝而賤材頑且跦
逢世治文追師鄉道貞冠方屨有賤儒之名高文大
冊無作者之實吳乾不弔先子夙喪僑家異土歸掃
窮閻上不能執軒冕以取高下不能力稼穡而爲養
俛首干進蘄榮逮親適會詔之興旺遂負書而應令
鄉老署其行薦之明朝春官訾其材置以異等率趨
法座輩試殊庭僅成骫骳之談復玷高華之選夫何
抵此厥有繇然茲蓋伏遇某官德厚兼容風華博照
斟酌元氣洪纖溥被其仁彫刻衆形妍惡曲成其彙
乘雲洒潤秉律噓枯使是寒士階於榮路敢不審圖
大方惇率常憲取所承學著之行事唯仁之守唯誼
之循不以邪曲回精忠之操不以寵利汚廉潔之尚

庶期盡齒無負大賜易此而他未知所裁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一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二

記

虔州學記
君子齋記
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
桂州新城記
太平州新學記
繁昌縣學記
芝閣記
信州興造記
餘姚縣海塘記
通州海門興利記

虔州學記

虔州江南地最曠大山長谷荒翳險阻交廣閩越銅鹽之販道所出入椎理盜奪鼓鑄之姦視天下爲多慶曆中嘗詔立學州縣虔亦應詔而卑陋褊迫不足爲美觀州人欲合私財遷而大之乆矣然吏常力屈於聽獄而不暇顧此凡二十一年而後改築於州所治之東南以從州人之願蓋經始於治平元年二月提點刑獄宋城蔡侯行州事之時而考之以十月者知州事錢塘元侯也二侯皆天下所謂才吏故其就此不勞而齋祠講說候望宿息以至庖湢莫不有所又斥餘財市田及書以待學者內外完善矣於是州人相與樂二侯之適已而來請文以記其成余聞之

也先王所謂道德者性命之理而已其度數在乎俎豆鐘鼓管絃之間而常患乎難知故爲之官師爲之學以聚天下之士期命辯說誦歌絃舞使之深知其意夫士牧民者也牧知地之所在則彼不知者驅之爾然士學而不知知而不行行而不至則奈何先王於是乎有政矣夫政非爲勸沮而已也然亦所以爲勸沮故舉其學之成者以爲卿大夫其次雖未成而不害其能至者以爲士此舜所謂庸之者也若夫道隆而德駿者又不止此雖天子北面而問焉而與之迭爲賓主此舜所謂承之者也蔽陷畔逃不可與有言則撻之以誨其過書之以識其惡待之以歲月之久而終不化則放棄殺戮之刑隨其後此舜所謂威

之者也蓋其教法德則異之以智仁聖義忠和行則同之以孝友睦婣任恤藝則盡之以禮樂射御書數淫言詖行詭怪之術不足以輔世則無所容乎其時而諸侯之所以教一皆聽於天子天子命之矣然後興學命之曆數所以時其遲速命之權量所以節其豐殺命不在是則上之人不以教而爲學者不道也士之奔走揖讓酬酢笑語升降出入乎此則無非教者高可以至於命其下亦不失爲人用其流及乎既衰矣尚可以鼓舞群衆使有以異於後世之人故當是時婦人之所能言童子之所可知有後世老師宿儒之所惑而不悟者也武夫之所道鄙人之所守有後世豪傑名士之所憚而愧之者也堯舜三代從容

無爲同四海於一堂之上而流風餘俗詠歎之不息凡以此也周道微不幸而有秦君臣莫知屈已以學而樂於自用其所建立悖矣而惡夫非之者乃燒詩書殺學士掃除天下之庠序然後非之者愈多而終於不勝何哉先王之道德出於性命之理而性命之理出於人心詩書能循而達之非能奪其所有而予之以其所無也經雖亡出於人心者猶在則亦安能使人舍已之昭昭而從我於聾昏哉然是心非特秦也當孔子時旣有欲毀鄉校者矣蓋上失其政人自爲義不務出至善以勝之而患乎有爲之難則是心非特秦也墨子區區不知失者在此而發尚同之論彼其爲愚亦獨何異於秦嗚呼道之不一久矣楊子

曰如將復駕其所說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蓋有意乎辟雍學校之事善乎其言雖孔子出必從之矣今天子以盛德新即位庶幾能及此乎今之守吏實古之諸侯其異於古者不在乎施設之不專而在乎所受於朝廷未有先王之法度不在乎無所於教而在乎所以教未有以成士大夫仁義之材虔雖地曠以遠得所以教則雖悍昏嚚凶抵禁觸法而不悔者亦將有以聰明其耳目而善其心又況乎學問之民故余為書二侯之績因道古今之變及所望乎上者使歸而刻石焉

君子齋記

天子諸侯謂之君卿大夫謂之子古之為此名也所

以命天下之有德故天下之有德通謂之君子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位而無其德可以謂之君子蓋稱其位也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德而無其位可以謂之君子蓋稱其德也位在外也遇而有之則人以其名予之而以貌事之德在我也求而有之則人以其實予之而心服之夫人服之以貌而不以心與之以名而不以實能以其位終身而無謫者蓋亦幸而已矣故古之人以名爲羞以實爲慊不務服人之貌而思有以服人之心非獨如此也以爲求在外者不可以力得也故雖窮困屈辱樂之而弗去非以夫窮困屈辱爲人之樂者在是也以夫窮困詘辱不足以槩吾心爲可樂也已河南裴君主簿於洛陽治齋於其

官而命之曰君子裴君豈慕夫在外者而欲有之乎豈以爲世之小人衆而躬行君子者獨我乎由前則失已由後則失人吾知裴君不爲是也亦曰勉於德而已蓋所以牓於其前朝夕出入觀焉思古之人所以爲君子而務及之也獨仁不足以爲君子獨智不足以爲君子仁足以盡性智足以窮理而又通乎命此古之人所以爲君子也雖然古之人不云乎德輶如毛毛猶有倫未有欲之而不得也然則裴君之爲君子也孰禦焉故余嘉其志而樂爲道之

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

三司副使不書前人名姓嘉祐五年尚書戶部員外郎呂君沖之始稽之衆史而自李紘已上至查道得

其名自楊偕已上得其官自郭勸已下又得其在事
之歲時於是書石而鑱之東壁夫合天下之衆者財
理天下之財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則有
法而莫守法不善則有財而莫理有財而莫理則阡
陌閭巷之賤人皆能私取予之勢擅萬物之利以與
人主爭黔首而放其無窮之欲非必貴強桀大而後
能如是而天子猶爲不失其民者蓋特號而已耳雖
欲食蔬衣敝憔悴其身愁思其心以幸天下之給足
而安吾政吾知其猶不得也然則善吾法而擇吏以
守之以理天下之財雖上古堯舜猶不能毋以此爲
先急而況於後世之紛紛乎三司副使方今之大吏
朝廷所以尊寵之甚備蓋今理財之法有不善者其

勢皆得以議於上而改爲之非特當守成法吝出入以從有司之事而已其職事如此則其人之賢不肖利害施於天下如何也觀其人以其在事之歲時以求其政事之見於今者而考其所以佐上理財之方則其人之賢不肖與世之治否吾可以坐而得矣此蓋呂君之志也

桂州新城記

儂智高反南方出入十有二州十有二州之守吏或死或不死而無一人能守其州者豈其材皆不足歟蓋夫城郭之不設甲兵之不戒雖有智勇猶不能以勝一日之變也唯天子亦以爲任其罪者不獨守吏故特推恩褒廣死節而一切貸其失職於是遂推選

士大夫所論以爲能者付之經略而今尚書戶部侍郎余公靖當廣西爲寇平之明年蠻越接和乃大城桂州其方六里其木甓瓦石之材以枚數之至四百萬有奇用人之力以工數之至一十餘萬凡所以守之具無一求而有不給者焉以至和元年八月始作而以二年之六月成夫其爲役亦大矣蓋公之信於民也久而費之欲以衛其材勞之欲以休其力以故爲是有大費與大勞而人莫或以爲勤也古者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禮失則夷狄橫而窺中國方是時中國非無城郭也卒於陵夷毀頓陷滅而不救然則城郭者先王有之而非所以恃而爲存也及至喟然覺寤興起舊政則城郭之修也又嘗不敢以爲

後蓋有其患而圖之無其具有其具而守之非其人有其人而治之無其法能以久存而無敗者皆未之聞也故文王之興也有四夷之難則城于朔方而以南仲宣王之起也有諸侯之患則城于東方而以仲山甫此二臣之德協于其君於爲國之本末與其所先後可謂知之矣慮之以悄悄之勞而發赫赫之名承之以翼翼之勤而續明明之功卒所以攘戎夷而中國以全安者蓋其君臣如此而守衛之有其具也今余公亦以文武之材當 明天子承平日久欲補弊立廢之時鎮撫一方修扞其民其勤於今與周之有南仲仲山甫蓋等矣是宜有紀也故其將吏相與謀而來取文將刻之城隅而以告後之人焉至和二

年九月丙辰群牧判官太常博士王某記

太平州新學記

太平新學在子城東南治平三年司農少卿建安李侯定仲求所作侯之爲州也寬以有制靜以有謀故不大罰戮而州旣治於是大姓相勸出錢造侯之庭願興學以稱侯意侯爲相地遷之爲屋百間爲防環之以待水患而爲田二十頃以食學者自門徂堂閎壯麗密而所以祭養之器具蓋往來之人皆莫知其經始而特見其成旣成矣而侯罷去州人善侯無窮也乃來求文以識其時功嗟乎學之不可以已也乆矣世之爲吏者或不足以知此而李侯知以爲先又能不費財傷民而使其自勸以成之豈不賢哉然世

之爲士者知學矣而或不知所以學故余於其求文而因以告焉蓋繼道莫知善守善莫如仁仁之施自父子始積善而充之以至於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推仁而上之以至於聖人之於天道此學者之所當以爲事也昔之造書者實告之矣有聞於上無聞於下有見於初無見於終此道之所以散百家之所以盛學者之所以訟也學乎學將以一天下之學者至於無訟而止遊於斯餔於斯而余說之不知則是美食逸居而已者也李侯之爲是也豈爲士之美食逸居而已者哉治平四年九月四日臨川王某記

繁昌縣學記

奠先師先聖於學而無廟古也近世之法廟事孔子

而無學古者自京師至於鄉邑皆有學屬其民人相與學道藝其中而不可使不知其學之所自於是乎有釋菜奠幣之禮所以著其不忘然則事先師先聖者以有學也今也無有學而徒廟事孔子吾不知其說也而或者以謂孔子百世師通天下州邑爲之廟此其所以報且尊榮之夫聖人與天地同其德天地之大萬物無可稱德故其祀質而已無文也通州邑廟事之而可以稱聖人之德乎則古之事先聖何爲而不然也宋因近世之法而無能改至今　天子始詔天下有州者皆得立學奠孔子其中如古之爲而縣之學士滿二百人者亦得爲之而繁昌小邑也其士少不能中律舊雖有孔子廟而庳下不完又其門

人之像惟顏子一人而已今夏君希道太初至則修而作之具爲子夏子路十人像而治其兩廡爲生師之居以待縣之學者以書屬其故人臨川王某使記其成之始夫離上之法而苟欲爲古之所爲者無法流於今俗而思古者不聞教之所以本又義之所去也太初是無變今之法而不失古之實其不可以無傳也

芝閣記

祥符時封泰山以文天下之平四方以芝來告者萬數其大吏則 天子賜書以寵嘉之小吏若民輒錫金帛方是時希世有力之大臣窮搜而遠采山農野老攀緣狙杙以上至不測之高下至澗溪壑谷分崩

裂絶幽窮隱伏人迹之所不通往往求焉而芝出於九州四海之間蓋幾於盡矣至　今上即位謙讓不德自大臣不敢言封禪詔有司以祥瑞告者皆勿納於是神奇之產銷藏委翳於蒿藜榛莽之間而山農野老不復知其爲瑞也則知因一時之好惡而能成天下之風俗況於行先王之治哉太丘陳君學文而好奇芝生於庭能識其爲芝惜其可獻而莫售也故閣於其居之東偏掇取而藏之蓋其好奇如此噫芝一也或貴於天子或貴於士或辱於凡民夫豈不以時乎哉士之有道固不役志於貴賤而卒所以貴賤者何以異哉此予之所以歎也皇祐五年十月日記

信州興造記

晉陵張公治信之明年皇祐二年也姦彊帖柔隱詘發舒既政大行民以寧息夏六月乙亥大水公徙囚於高獄命百隷戒不共有常誅夜漏半水破城滅府寺苞民廬居公趨譙門坐其下敕吏士以桴收民鰥孤老癃與所徙之囚咸得不死丙子水降公從賓佐按行隱度符縣調富民水之所不至者夫錢戶七百八十六收佛寺之積材一千一百三十有二不足則前此公所命富民出粟以賙貧民者二十三人自言曰食新矣賙可以已願輸粟直以佐材費七月甲午募人城水之所入垣羣府之缺考監軍之室立司理之獄營州之西北亢爽之墟以宅屯駐之師除其故營以時教士刺伐坐作之法故所無也作驛曰饒陽

作宅曰迴車築二亭於南門之外左曰仁右曰智山水之所附也梁四十有二舟千兩亭之間以通車徒之道築一亭于州門之左曰宴月吉所以屬賓也凡爲梁一爲城垣九千尺爲屋八以楹數之得五百五十二自七月九日卒九月七日爲日五十二爲夫一萬一千四百二十五中家以下見城郭室屋之完而不知材之所出見徒之合散而不見役使之及已凡故之所有必具其所無也廼今有之故其經費卒不出縣官之給公所以捄災補敗之政如此其賢於世吏遠矣今州縣之災相屬民未病災也且有治災之政出焉弛舍之不適裒取之不中元姦宿豪舞手以乘民而民始病病極矣吏乃始警然自喜民相與誹

且笑之而不知也吏而不知爲政其重困民多如此此予所以哀民而閔吏之不學也由是而言則爲公之民不幸而遇害災其亦庶乎無憾矣十月二十日臨川王某記

餘姚縣海塘記

自雲柯而南至于某有隄若干尺截然令海水之潮汐不得冒其旁田者知縣事謝君爲之也始隄之成謝君以書屬予記其成之始曰使來者有考焉得卒任完之以不隳謝君者陽夏人也字師厚景初其名也其先以文學稱天下而連世爲貴人至君遂以文學世其家其爲縣不以材自負而忽其民之急方作隄時歲丁亥十一月也能親以身當風霜氛霧之毒

以勉民作而除其菑又能令其民翕然皆勸趨之而忘其役之勞遂不踰時以有成功其仁民之心效見於事如此亦可以已而猶自以為未也又思有以告後之人令嗣續而完之以永其存善夫仁人長慮却顧圖民之災如此其至其不可以無傳而後之君子考其傳得其所以為其亦不可以無思而異時予嘗以事至餘姚而君過予與予從容言天下之事君曰道以閎大隱密聖人之所獨鼓萬物以然而皆莫知其所以然者蓋有所難知也其治政教令施為之詳凡與人共而尤丁寧以急者其易知較然者也通塗川治田桑為之隄防溝澮渠川以禦水旱之災而興學校屬其民人相與習禮樂其中以化服之此其尤

丁寧以急而較然易知者也今世吏者其愚也固不知所爲而其所謂能者務出奇爲聲威以驚世震俗至或盡其力以事刀筆簿書之間而已而反以謂古所爲尤丁寧以急者吾不暇以爲吾曾爲之而曾不足以爲之萬有一人爲之且不足以名於世而見謂材嘻其可歎也夫爲天下國家且百年而勝殘去殺之效則猶未也其不出於當時子良以其言爲然既而聞君之爲其縣至則爲橋於江治學者以教養縣人之子弟既而又有隄之役於是又信其言之行而不予欺也巳爲之書其隄事因并書其言終始而存之以告後之人慶曆八年七月日記

通州海門興利記

余讀豳詩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嗟乎豳之人帥其家人戮力以聽吏吏推其意以相民何其至也夫喜者非自外至乃其中心固有以然也既嘆其吏之能民又思其君之所以待吏則亦欲善之心出於至誠而已蓋不獨法度有以敺之也以賞罰用天下而先王之俗廢有士於此能以豳之吏自爲而不苟於其民豈非所謂有志者邪以余所聞吳興沈君興宗海門之政可謂有志矣既隄北海七十里以除水患遂大浚渠川釃取江南以灌義寧等數鄉之田方是時民之墊於海呻吟者相屬君至則寬禁緩求以集流亡少焉誘起之以就功莫不蹶蹶然奮其憊而來也由是觀之苟誠愛民而有以利之雖創殘窮

敝之餘可勉而用也況於力足者乎與宗好學知方竟其學又將有大者焉此何足以盡吾沈君之才抑可以觀其志矣而論者或以一邑之善不足書之令天下之邑多矣其能有以遺其民而不愧於𦈢之吏者果多乎不多則予不欲使其無傳也至和元年六月六日臨川王某記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二

方

臨川先生文集

一七

PL
2686
.A1
1560a
v.17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三

記

鄞縣經遊記
遊褒禪山記
城陂縣興造記
慈溪縣學記
萬宗泉記
揚州龍興講院記
撫州招仙觀記
石門亭記
撫州通判廳見山閣記
真州長蘆寺經藏記

漣水軍淳化院經藏記
大中祥符觀新修九曜閣記
揚州新園亭記
廬山文殊像現瑞記
撫州祥符觀三清殿記

鄞縣經遊記

慶曆七年十一月丁丑余自縣出屬民使浚渠川至萬靈鄉之左界宿慈福院戊寅升雞山觀碶工鑿石遂入育王山宿廣利寺雨不克東辛巳下靈巖浮石湫之壑以望海而謀作斗門于海濱宿靈巖之旌教院癸未至蘆江臨決渠之口轉以入于瑞巖之開善院遂宿甲申遊天童山宿景德寺質明與其長老瑞

新上石望玲瓏巖須猿吟者久之而還食寺之西堂遂行至東吳具舟以西質明泊舟堰下食大梅山之保福寺莊過五峯行十里許復其舟以西至小溪以夜中質明觀新渠及洪水灣還食普寧院日下昃如林村夜未中至資壽院質明戒桃源清道二鄉之民以其事凡東西十有四鄉鄉之民畢已受事而余遂歸云

遊褒禪山記

褒禪山亦謂之華山唐浮圖慧褒始舍於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後名之曰褒禪今所謂慧空禪院者褒之廬冢也距其院東五里所謂華山洞者以其乃華山之陽名之也距洞百餘步有碑仆道其文漫滅獨

其爲文猶可識曰花山今言華如華實之華者蓋音
謬也其下平曠有泉側出而記遊者甚衆所謂前洞
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問其深則
其好遊者不能窮也謂之後洞余與四人擁火以入
入之愈深其進愈難而其見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
不出火且盡遂與之俱出蓋予所至比好遊者尚不
能十一然視其左右來而記之者已少蓋其又深則
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時予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
明也既其出則或咎其欲出者而予亦悔其隨之而
不得極夫遊之樂也於是予有歎焉古人之觀於天
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
無不在也夫夷以近則遊者衆險以遠則至者少而

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隨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與力而又不隨以怠至於幽暗昏惑而無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於人爲可譏而在己爲有悔盡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無悔矣其孰能譏之乎此予之所得也余於仆碑又以悲夫古書之不存後世之謬其傳而莫能名者何可勝道也哉此所以學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四人者廬陵蕭君圭君玉長樂王回深父余弟安國平父安上純父至和元年七月某日臨川王某記

城陂院興造記

靈谷者吾州之名山衞尉府君之所葬也山之水東出而北折以合於城陂陂上有屋曰城陂院者僧法冲居之而王氏諸父子之來視墓者退輒休於此當慶曆之甲申法冲始傳其毀而有之至嘉祐之戊戌而自門至于寢浮屠之所宜有者新作之皆具乃聚其徒而謀曰自吾與爾有此屋取材於山取食於田而又推其餘以致所無然猶不足以完也而又取貨力於邑人以助蓋爲之以八年而後吾志就其勤如此不可無記惟王氏世與吾接而衞尉府君之葬於此也試往請焉宜肯於是其徒相與礲石於庭而使來以請

慈溪縣學記

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政教故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古者井天下之田而黨庠遂序國學之法立乎其中鄉射飲酒春秋合樂養老勞農尊賢使能攷藝選言之政至于受成獻馘訊囚之事無不出於學於此養天下智仁聖義忠和之士以至一偏一伎一曲之學無所不養而又取士大夫之材行完潔而其施設已嘗試於位而去者以爲之師釋奠釋菜以教不忘其學之所自遷徙偪逐以勉其怠而除其惡則士朝夕所見所聞無非所以治天下國家之道其服習必於仁義而所學必皆盡其材一日取以備公卿大夫百執事之選則其材行皆已素定而士之備選者其施設亦皆素所見聞而已不待閱習而後能者也古

之在上者事不慮而盡功不爲而足其要如此而已此二帝三王所以治天下國家而立學之本意也後世無井田之法而學亦或存或廢大抵所以治天下國家者不復皆出於學而學之士羣居族處爲師弟子之位者講章句課文字而已至其陵夷之久則四方之學者廢而爲廟以祀孔子於天下斵木摶土如浮屠道士法爲王者象州縣吏春秋帥其屬釋奠於其堂而學士者或不預焉蓋廟之作出於學廢而近世之法然也　今天子即位若干年頗修法度而革近世之不然者當此之時學稍稍立於天下矣猶曰州之士滿二百人乃得立學於是慈溪之士不得有學而爲孔子廟如故廟又壞不治今劉君在中言于

州使民出錢將修而作之未及爲而去時慶曆某年也後林君肇至則曰古之所以爲學者吾不得而見而法者吾不可以毋循也雖然吾之人民於此不可以無教即因民錢作孔子廟如今之所云而治其四旁爲學舍講堂其中帥縣之子弟起先生杜君醇爲之師而興于學噫林君其有道者耶夫吏者無變今之法而不失古之實此有道者之所能也林君之爲其幾於此矣林君固賢令而慈溪小邑無珍產淫貨以來四方游販之民田桑之美有以自足無水旱之憂也無游販之民故其俗一而不雜有以自足故人愼刑而易治而吾所見其邑之士亦多美茂之材易成也杜君者越之隱君子其學行宜爲人師者也夫

以小邑得賢令又得宜爲人師者爲之師而以修醇一易治之俗而進美茂易成之材雖拘於法限於勢不得盡如古之所爲吾固信其教化之將行而風俗之成也夫教化可以美風俗雖然必久而後至于善而今之吏其勢不能以久也吾雖喜且幸其將行而又憂夫來者之不吾繼也於是本其意以告來者

萬宗泉記

僧道光得泉之三年直歲善端治屋龍井之西北發土得沇泉二萬宗命瀟井而合焉東爲二池池各有瀟注于南池而東南其餘水以漑山麓之田既鑿善端請名余爲名其泉曰萬宗云

揚州龍興講院記

予少時客遊金陵浮屠慧禮者從予遊予旣吏淮南而慧禮得龍興佛舍與其徒日講其師之說嘗出而過焉庳屋數十椽上破而旁穿側出而視後則榛棘出人不見垣端指以語予曰吾將除此而宮之雖然其成也不以私吾後必求時之能行吾道者付之願記以示後之人使不得私焉當是時禮方丐食飲以卒日視其居枵然余特戲曰姑成之吾記無難者後四年來曰昔之所欲爲凡百二十楹賴州人蔣氏之力旣皆成盍有述焉噫何其能也蓋慧禮者予知之其行謹絜學博而才敏而又卒之以不私宜成此不難也今夫衣冠而學者必曰自孔氏孔氏之道易行也非有苦身窘形離性禁欲若彼之難也而士之行

可一卿才足一官者常少而浮屠之寺廟被四海則彼其所謂材者寧獨禮耶以彼之材由此之道去至難而就甚易宜其能也嗚呼失之此而彼得焉其有以也夫

撫州招仙觀記

招仙觀在安仁郭西四十里始作者與其歲月予不知也祥符中嘗廢廢四五十年而道士全自明以醫游其邑邑之疾病者賴以治而皆憂其去人相與言州出材力因廢基築宮而留之全與其從者一人爲留而觀復興全識予舅氏而因舅氏以乞予書其復興之歲月夫宮室器械衣服飲食凡所以生之具須人而後具而人不須吾以足惟浮屠道士爲然而全

之爲道士人須之而不可以去也其所以養於人也視其黨可以無媿矣予爲之書其亦可以無媿焉慶曆七年七月復興之歲月也

石門亭記

石門亭在青田縣若干里令朱君爲之石門者名山也古之人咸刻其觀遊之感槩留之山中其石相望君至而爲亭悉取古今之刻立之亭中而以書與其甥之壻王某使記其作亭之意夫所以作亭之意其直好山乎其亦好觀遊眺望乎其亦於此問民之疾憂乎其亦燕閒以自休息於此乎其亦憐夫人之刻暴剥偃踣而無所庇障且泯滅乎夫人物之相好惡必以類廣大茂美萬物附焉以生而不自以爲功者

山也好山仁也去郊而適野升高以遠望其中必有槩然者書不云乎予耄遜于荒詩不云乎駕言出遊以寫我憂夫環顧其身無可憂而憂者必在天下憂天下亦仁也人之否也敢自逸至即深山長谷之民與之相對接而交言語以求其疾憂有其壅而不聞者乎求民之疾憂亦仁也政不有小大不以德則民不化服民化服然後可以無訟民不無訟令其能休息無事優遊以嬉乎古今之名者其石幸在其文信善則其人之名與石且傳而不朽成人之名而不奪其志亦仁也作亭之意其然乎其不然乎

撫州通判廳見山閣記

通判撫州太常博士施侯爲閣於其舍之西偏既成

與客升以飲而爲之名曰見山且言曰吾人脫於兵
火洗沐仁聖之膏澤以休其父子者餘百年於今
天子恭儉陂池苑囿臺榭之觀有堙毁而無改作其
不欲有所騷動而思稱祖宗所以憫仁元元之意殊
甚故人得私其智力以逐於利而窮其欲自雖蠻夷
湖海山谷之聚大農富工豪賈之家往往能廣其宮
室高其樓觀以與通邑大都之有力者爭無窮之侈
夫民之富溢矣吏獨不當因其有餘力有以自娛樂
稱上施耶又況撫之爲州山耕而水蒔牧牛馬用虎
豹爲地千里而民之男女以萬數者五六十地大人
衆如此而通判與之爲之父母則其人奚可不賢雖
賢豈能無勞於爲治獨無觀游食饗之地以休其暇

曰殆非先王使小人以力養君子之意吾所以樂爲之就此而忘勞者非以爲吾之不肖能長有此顧不如是不足以待後之賢者爾且夫人之慕於賢者爲其所樂與天下之志同而不失然後能有餘以與民而使皆得其所願而世之說者曰召公爲政於周方春舍於蔽芾之棠聽男女之訟焉而不敢自休息于宮恐民之從我者勤而害其田作之時蓋其隱約窮苦而以自媚於民如此故其民愛思而詠歌之至於不忍伐其所舍之棠今甘棠之詩是也嗟乎此殆非召公之實事詩人之本指特墨子之餘言贅行吝細褊迫者之所好而吾之所不能爲於是酒酣客皆歡相與從容譽施侯所爲而稱其言之善又美大其閣

而嘉其所以名之者曰閣之上流目而環之則邑屋草木川原阪隰之無蔽障者皆見施侯獨有見於山而以爲之名何也豈以山之在吾左右前後若蹯若踞若伏若鶩爲獨能適吾目之所覯邪其亦吾心有得於是而樂之也施侯以客爲知言而以書抵予曰吾所以爲閣而名之者如此子其爲我記之數辭不得止則又因吾叔父之命以取焉遂爲之記以示後之賢者使知夫施侯之所以爲閣而名之者其言如此

眞州長蘆寺經藏記

西域有人焉止而無所繫觀而無所逐唯其無所繫故有所繫者守之唯其無所逐故有所逐者從之從

而守之者不可爲量數則其言而應之議而辨之也亦不可爲量數此其書之行乎中國所以至於五千四十八卷而尚未足以爲多也眞州長蘆寺釋智福者爲高屋建大軸兩輪而棲匭於輪間以藏五千四十八卷者其募錢至三千萬其土木丹漆珠璣萬金之閎壯靡麗言者不能稱也唯觀者知焉夫道之在天下莫非命而有廢興時也知出之有命興之有時則彼所以當天下貧窶之時能獨鼓舞得其財以有所建立每至於此蓋無足以疑智福有才略善治其徒衆從余求識其成於是乎書

漣水軍淳化院經藏記

道之不一久矣人善其所見以爲教於天下而傳之

後世後世學者或徇乎身之所然或誘乎世之所趨
或得乎心之所好於是聖人之大體分裂而爲八九
博聞該見有志之士補苴調胹冀以就完而力不足
又無可爲之地故終不得蓋有見於無思無爲退藏
於密寂然不動者中國之老莊西域之佛也既以此
爲教於天下而傳後世故爲其徒者多寬平而不忮
質靜而無求不忮似仁無求似義當士之夸漫盜奪
有已而無物者多於世則超然高蹈其爲有似乎吾
之仁義者豈非所謂賢於彼而可與言者邪若通之
瑞新閩之懷璉皆今之爲佛而超然吾所謂賢而與
之遊者也此二人者既以其所學自脫於世之淫濁
而又皆有聰明辯智之才故吾樂以其所得者間語

焉與之遊忘日月之多也璉嘗謂余曰吾徒有善因者得屋於漣水之城中而得吾所謂經者五千四十八卷於京師歸市匭而藏諸屋將求能文者爲之書其經藏者之歲時而以予之愛我也故使其徒來屬能爲我強記之乎善因者蓋常爲屋於漣水之城中而因瑞新以求予記其歲時予辭而不許者也於是問其藏經之日某年月日也夫以二人者與余遊而善因屬我之勤豈有它哉其不可以終辭乃爲之書而并告之所以書之意使鑱諸石

大中祥符觀新修九曜閣記

某自揚州歸與叔父會京師叔父曰大中祥符觀所謂九曜者道士丁用平募民錢爲堂庖廡已又爲閣

置九曜像其下從吾乞汝文記其年時汝爲之臨川之城中東有大丘左溪水水南出而北并于江城之東以溪爲隍吾廬當丘上北折而東百步爲祥符觀觀岸溪水東南之山不奄乎人家者可望也某少時固嘗從長者游而樂之以爲溪山之佳雖異州樂也況吾父母之州而又去吾廬爲之近者邪雖其身去爲吏獨其心不須臾去也今道士又新其居以壯觀游閣焉使游者得以窮登望之勝使可望者不唯東南而已豈不重可樂邪道士之所爲幾吾之所樂而命吾文又叔父也即欲已得邪惜乎安得與州之君子者游焉以忘吾憂而慰吾思邪閣成之日某年月日也

揚州新園亭記

諸侯宮室臺榭講軍實容俎豆各有制度揚古今大都方伯所治處制度狹庳軍實不講俎豆無以容不以偪諸侯哉宋公至自丞相府化清事省喟然有意其圖之也今太常刁君實集其意會公去鎮鄆君即而考之占府乾隅夷茀而基因城而垣並垣而溝周六百步竹萬箇覆其上故高亭在垣東南循而西三十軏作堂曰愛思道僚吏之不忘宋公也堂南北鄉袤八筵廣六筵直北爲射埒列樹八百本以翼其旁賓至而享吏休而宴於是乎在又循而西十有二軏作亭曰隸武南北鄉袤四筵廣如之埒如堂列樹以鄉歲時教士戰射坐作之法於是乎在始慶曆二年

十二月某日凡若干日卒功云初宋公之政務不煩其民是役也力出於兵材資於官之饒地瞰於公宫之隙成公志也噫揚之物與監東南所規仰天子宰相所垂意而選繼乎宜有若宋公者丞乎宜有若刁君者金石可弊此無廢已慶暦三年四月某日臨川王某記

盧山文殊像現瑞記

番陽劉定嘗登盧山臨文殊金像所没之谷睹光明雲瑞圖示臨川王某求記其事某曰有有以觀空空亦幻空空以觀有幻亦實幻實果有辨乎然則如子所睹可以記可以無記記無記果亦有辨乎雖然子既圖之矣余不可以無記也定以熙寧元年四月十

日十年九月二十七日睹某以元豐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記

撫州祥符觀三清殿記

臨川之州城横溪上西出出城之上有宮巋然溪之沄沄流過其下東南之山皆在其門戶牕牖之間者曰祥符觀觀之中有屋四注深五十五尺廣七十二尺陛之高居深十八分之一楹二十有四門兩夾窻中象三旁象二十有六者曰三清殿用其師之説以動人而能有此者曰道士黎自新出其力以歸於道士之説而卒成此者曰里之人鄧佺佺之子表故嘗與予遊予之歸表語其父之事而乞予文予不能拒也夫用其師之説以動人者道士也予力顧出道士

下復何云哉皇祐二年五月二十五日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三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四

序

周禮義序
詩義序
書義序
熙寧字說序
新秦集序
老杜詩後集序
靈谷詩序
送陳興之序
送李著作之官高郵序
石仲卿字序

伴送北朝人使詩序
唐百家詩選序
善救方後序
送陳升之序
張刑部詩序
送孫正之序
送胡叔才序

周禮義序

士弊於俗學久矣　聖上閔焉以經術造之乃集儒臣訓釋厥旨將播之校學而臣某實董周官惟道之在政事其貴賤有位其後先有序其多寡有數其遲數有時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

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時其法可施
於後世其文有見於載籍莫具乎周官之書蓋其因
習以崇之庚續以終之至於後世無以復加則豈特
文武周公之力哉猶四時之運陰陽積而成寒暑非
一日也自周之衰以至于今歷歲千數百矣太平之
遺迹掃蕩幾盡學者所見無復全經於是時也乃欲
訓而發之臣誠不自揆然知其難也以訓而發之之
爲難則又以知夫立政造事追而復之之爲難然竊
觀　聖上致法就功取成於心訓迪在位有馮有翼
亹亹乎鄉六服承德之世矣以所觀乎今考所學乎
古所謂見而知之者臣誠不自揆妄以爲庶幾焉故
遂昧冒自竭而忘其材之弗及也謹列其書爲二十

有二卷凡十餘萬言上之　御府副在有司以待制
詔頒焉謹序

詩義序

詩三百十一篇其義具存其辭亡者六篇而已　上
既使臣雱訓其辭又命臣某等訓其義書成以賜太
學布之天下又使臣某爲之序謹拜手稽首言曰詩
上通乎道德下止乎禮義放其言之文君子以興焉
循其道之序聖人以成焉然以孔子之門人賜也商
也有得於一言則孔子悦而進之蓋其説之難明如
此則自周衰以迄于今泯泯紛紛豈不宜哉伏惟
皇帝陛下內德純茂則神罔時恫外行恂達則四方
以無侮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則頌之所形容

蓋有不足道也微言奧義旣自得之又命承學之臣訓釋厥遺樂與天下共之顧臣等所聞如爝火焉豈足以庚日月之餘光姑承明制代匱而已傳曰美成在久故棫樸之作人以壽考爲言蓋將有來者焉追琢其章繢 聖志而成之也臣衰且老矣尚庶幾及見之謹序

書義序

熙寧二年臣某以尚書入侍遂與政而子雱實嗣講事有旨爲之說以獻八年下其說太學班焉惟虞夏商周之遺文更秦而幾亡遭漢而僅存賴學士大夫誦說以故不泯而世主莫或知其可用天縱 皇帝大知實始操之以驗物考之以決事又命訓其義兼

明天下後世而臣父子以區區所聞承乏與榮焉然言之淵懿而釋以淺陋命之重大而承以輕眇茲榮也秪所以爲愧歟謹序

熙寧字說

文者奇偶剛柔雜比以相承如天地之文故謂之文字者始於一二而生生至於無窮如母之字子故謂之字其聲之抑揚開塞合散出入其形之衡從曲直邪正上下内外左右皆有義皆本於自然非人私智所能爲也與夫伏羲八卦文王六十四異用而同制相待而成易先王以爲不可忽而患天下後世失其法故三歲一同同之者一道德也秦燒詩書殺學士而於是時始變古而爲隷蓋天之喪斯文也不然則

秦何力之能爲余讀許慎説文而於書之意時有所悟因序錄其說爲二十卷以與門人所推經義附之惜乎先王之文缺已久愼所記不具又多舛而以余之淺陋考之且有所不合雖然庸詎非天之將與斯文也而以余贊其始故其教學必自此始能知此者則於道德之意已十九矣

新秦集序

新秦集者故龍圖閣直學士尚書禮部郎中知諫院號畧楊公之文公以嘉祐七年四月某日甲子卒官而外甥開封府推官尚書度支員外郎中山李壽朋廷老治其藁爲二十卷公諱畋字樂道世家新秦其先人以忠力智謀爲將帥名聞天下至公始折節讀

書用進士起家嘗提點荆湖北路刑獄數自擊叛蠻有功得士卒心故儂智高反時自喪服中待起之往擊其後爲三司副使天章閣待制侍讀知制誥數以言事有直名故遷龍圖閣直學士知諫院又數言事無所顧望所言有人所不能言者故其卒　天子録其忠賻賜之加等而士大夫知公者爲朝廷惜也公所爲文莊厲謹潔類其爲人而尤好爲詩其詞平易不迫而能自道其意讀其書詠其詩視其平生之大節如此嗟乎蓋所謂善人之好學而能言者也

老杜詩後集序

予考古之詩尤愛杜甫氏作者其辭所從出一莫知窮極而病未能學也世所傳已多計尚有遺落思得

其完而觀之然每一篇出自然人知非人之所能爲而爲之者惟其甫也輒能辨之予之令鄞客有授予古之詩世所不傳者二百餘篇觀之予知非人之所能爲而爲之實甫者其文與意之著也然甫之詩其完見於今者自予得之世之學者至乎甫而後爲詩不能至要之不知詩焉爾嗚呼詩其難惟有甫哉自洗兵馬下序而次之以示知甫者且用自發焉皇祐壬辰五月日臨川王某序

靈谷詩序

吾州之東南有靈谷者江南之名山也龍蛇之神虎豹翬翟之文章楩柟豫章竹箭之材皆自山出而神林鬼冢魑魅之穴與夫仙人釋子恢譎之觀咸附託

焉至其淑靈和清之氣盤礴委積於天地之間萬物之所不能得者乃屬之於人而處士君實生其址君姓吳氏家於山阯豪傑之望臨吾一州者蓋五六世而後處士君出焉其行孝悌忠信其能以文學知名於時惜乎其老矣不得與夫虎豹翬翟之文章楩柟豫章竹箭之材俱出而爲用於天下顧藏其神奇而與龍蛇雜此土以處也然君浩然有以自養遨遊於山川之間嘯歌謳吟以寓其所好終身樂之不厭而有詩數百篇傳誦於閭里他日出靈谷三十二篇以屬其甥曰爲我讀而序之惟君之所得蓋有伏而不見者豈特盡於此詩而已雖然觀其鑱刻萬物而接之以藻繢非夫詩人之巧者亦孰能至於此

送陳興之序

先人爲臨江軍判官實佐今駕部員外郎陳公其後二十五年公之子興之主泰之如皐簿某爲判官淮南以事出如皐遇之相好也其後二年歸京師興之亦以進士得嘉慶院解復遇之相好加焉興之試禮部有日今宰相其世父也奏前試罷之以避嫌興之當遠官踰數月乃得泉之晉江主簿去陳公世大家仕宦四十年連坐謫流落不得所欲其意不能毋望興之貴富世其家也興之亦誠博學能文辭有氣節吾意其爲進士宜有得焉今失所欲又爲所謂主簿者遠其親三千里不啻是其心獨能毋介然者邪夫大公之道行上之人子弟苟賢者任而進之無嫌也

下之人固亦不以嫌之今輿之去知者皆憐其才之可以進焉而不得無以慰其親也吾於輿之又世故故又爲之思所以慰其親豁其心之介然者不得其說而獨以悲大公之道不行焉

送李著作之官高郵序

君之才搢紳多聞之初君眂金陵酒政人皆惜君不試於劇而淪於卑宂君將優爲之曰孔子嘗爲乘田委吏矣會計當而已矣牛羊蕃而已矣旣而又得調高郵關吏人復惜君不試於劇而淪於卑宂君言如初色滋蔓喜於戲今之公卿大夫據徼乘機鑽隙抵巇僅不盈志則戚戚以悲吾乃皦然反之此蒙所以高君也抑有猜焉古之柄國家者有戢景藏采恬處

下列拔而致之朝使相謨謀令豈不若古邪奚遂君請而弗拔也

石仲卿字序

子生而父名之以別於人云爾冠而字成人之道也奚而為成人之道也成人則貴其所以成人而不敢名之於是乎命以字之字之為有可貴焉孔子作春秋記人之行事或名之或字之皆因其行事之善惡而貴賤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字而不名者十二人而已人有可貴而不失其所以貴乃爾其少也閩人石仲卿來請字予以子正字之附其名之義而為之云爾子正於進士中名知經往往脫傳注而得經所以云之意接之久未見其行已有闕也庶幾不失其

所以貴者歟

伴送北朝人使詩序

某被勑送北客至塞上語言之不通而與之並轡十有八日亦默默無所用吾意時竊詠歌以娛愁思嘗笑語鞍馬之勞其言有不足取者然比諸戲謔之善尚宜爲君子所取故悉録以歸示諸親友

唐百家詩選序

余與宋次道同爲三司判官時次道出其家藏唐詩百餘編誘余擇其精者次道因名曰百家詩選廢日力於此良可悔也雖然欲知唐詩者觀此足矣

善救方後序

孟子曰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臣某

伏讀善救方而竊歎曰此可謂不忍人之政矣夫君者制命者也推命而致之民者臣也君臣皆不失職而天下受其治方今之時可謂有君矣生養之德通乎四海至於蠻夷荒忽不救之病皆思有以救而存之而臣等雖賤實受命治民不推 陛下之恩澤而致之民則恐得罪於天下而無所辭誅謹以刻石樹之縣門外左令觀赴者自得而不求有司云皇祐元年二月二十八日序

送陳升之序

今世所謂良大夫者有之矣皆曰是宜任大臣之事者作而任大臣之事則上下一失望何哉人之材有小大而志有遠近也彼其任者小而責之近則煦煦

然仁而有餘於仁矣孑孑然義而有餘於義矣人見其仁義有餘也則曰是其任者小而責之近大任將有大此者然上下竢之云爾然後作而任大臣之事作而任大臣之事宜有大此者焉然則煦煦然而已矣孑孑然而已矣故上下一失望豈惟失望哉後日誠有堪大臣之事其名實烝然於上上必懲前日之所竢而逆疑焉暴於下下必懲前日之所竢而逆疑焉上下交疑誠有堪大臣之事者而莫之或任幸欲任則左右小人得引前日之所竢懲之矣噫聖人謂知人難君子惡名之溢於實爲此則奈何亦精之而已矣惡之則奈何亦充之而已矣知難而不能精之惡之而不能充之其亦殆哉乎在揚州朝之人過焉

者多堪大臣之事可信而望者陳升之而已矣今去官於宿州予不知復幾何時乃一見之也予知升之作而任大臣之事固有時矣煦煦然仁而已矣孑孑然義而已矣非予所以望於升之也

張刑部詩序

刑部張君詩若干篇明而不華喜諷道而不刻切其唐人善詩者之徒歟君並楊劉楊劉以其文詞染當世學者迷其端原靡靡然窮日力以摹之粉墨青朱顛錯叢庬無文章黼黻之序其屬情藉事不可考據也方此時自守不汙者少矣君詩獨不然其自守不汙者邪子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觀君之志然則其行亦自守不汙者邪豈唯其言而已昇予詩而請序

者君之子彥博也彥博字文叔爲撫州司法還自揚州識之日與之接云慶曆三年八月序

送孫正之序

時然而然衆人也己然而然君子也己然而然非私己也聖人之道在焉爾夫君子有窮苦顚跌不肯一失詘己以從時者不以時勝道也故其得志於君則變時而之道若反手然彼其術素脩而志素定也時乎楊墨己不然者孟軻氏而已時乎釋老己不然者韓愈氏而已如孟韓者可謂術素脩而志素定也不以時勝道也惜也不得志於君使眞儒之效不白於當世然其於衆人也卓矣嗚呼予觀今之世圓冠峩如大裾襜如坐而堯言起而舜趨不以孟韓之心爲

心者果異衆人乎子官於揚得友曰孫正之正之行古之道又善爲古文子知其能以孟韓之心爲心而不已者也夫越人之望燕爲絶域也北轅而首之苟不已無不至孟韓之道去吾黨豈若越人之望燕哉以正之之不已而不至焉子未之信也一日得志於吾君而眞儒之效不白於當世子亦未之信也正之之兄官於温奉其親以行將從之先爲言以處子子欲默安得而默也慶曆二年閏九月十一日

送胡叔才序

叔才銅陵大宗世以貲名子弟豪者馳騁漁弋爲已事謹者務多闢田以殖其家先時邑之豪子弟有命儒者耗其千金之產卒無就邑豪以爲訾莫肯命儒

者遇儒冠者皆指目遠去若將浼已然雖胡氏亦然獨叔才之父母不然於叔才之幼捐重幣逆良先生教之既壯可以遊資而遣之無所靳居數年朋試於有司不合而歸邑人之訾者半竊笑者半其父母愈篤不悔復資而遣之叔才純孝人也悱然感父母所以教已之篤追四方才賢學作文章思顯其身以及其親不數年遂能褎然爲材進士復朋試於有司不幸復詘於不已知不予愚而從之遊嘗謂予言父母之恩而慙其邑人不能歸予曰歸也夫祿與位庸者所待以爲榮者也彼賢者道彌於中而襮之以藝雖無祿與位其榮者固在也子之親矯群庸而置子於聖賢之途可謂不賢乎或訾或笑而終不悔不督者

能之乎今而舍道德而榮祿與位殆不其然然則子之所以榮親而釋慼者亦多矣昔之訾者竊笑者固庸者爾豈子所宜慼哉姑持予言以歸爲父母壽其亦喜無量於子何如因釋然寤治裝而歸予即書其所以爲父母壽者送之云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四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五

祭文

祭曾魯公文
祭范潁州文
祭周幾道文
祭張左丞文
祭高樞密文
羣牧司祭高公文
祭呂侍讀文
祭馬龍圖文
祭曾博士易占文
祭蘇虞部文

祭李省副文
祭高師雄主簿文
祭馬玘大夫文
祭盛侍郎文
祭杜待制文
祭丁元珍學士文
祭刁景純學士文
祭韓欽聖學士文
祭沈文通文
祭杜慶州杞文
祭曾魯公文

肅肅魯公爲時臣宗小大具宜濟以勤恭寔相累朝

有德有庸帝序之爵三公是秩神介之祉乃終有吉顯允嗣子能匹公休賛我事樞符帝之求公榮在家祿養具美既壽且康順以卒齒公則無憾以返其眞天子震悼逮及國人況如安石厚知最久西望涕頤以薦食酒

祭范潁州文 仲淹

嗚呼我公一世之師由初迄終名節無疵明肅之盛身危志殖瑤華失位又隨以斥治功亟聞尹帝之都閉姦興良稚子歌呼赫赫之家萬首俯趨獨繩其私以走江湖士爭留公蹈禍不慄有危其辭謁與俱出風俗之衰駭正怡邪蹇蹇我初人以疑嗟力行不回慕者興起儒先酉酉以節相侈公之在貶愈勇爲忠

稽前引古誼不營躬外更三州施有餘澤如醴河江
以灌尋尺宿贓自解不以刑加猾盜涵仁終老無邪
講藝弦歌慕來千里溝川障澤田桑有喜戎孽猘狂
敢齮我疆鑄印刻符公屏一方取將於伍後當名顯
收士至佐維邦之彥聲之所加虜不敢瀕以其餘威
走敵完鄰昔也始至瘡痍滿道藥之養之內外完好
旣其無爲飲酒笑歌百城晏眠吏士委蛇上嘉曰材
以副樞密稽首辭讓至于六七遂參宰柁釐我典常
扶賢贊傑亂宄除荒官吏於朝士變於鄉百治具修
偷墮勉强彼闒不遂歸侍帝側卒屏于外身屯道塞
謂宜耉老尚有以爲神乎孰忍使至於斯蓋公之才
猶不盡試肆其經綸功孰與計自公之貴廡庫逈空

和其色辭傲訐以容化于婦妾不靡珠玉翼翼公子弊綈惡粟閔死憐窮惟是之奢孤女以嫁男成厥家孰堙于深孰鍥乎厚其傳其詳以法來久碩人今亡邦國之憂矧鄙不肖辱公知尤承凶萬里不往而留涕哭馳辭以贊醪羞

祭周幾道文

初我見君皆童而幘意氣豪悍崩山決澤弱冠相視隱憂困窮貌則侔年心頹如翁俛仰悲歡超然一世皓髮蟄藏分當先弊孰知君子赴我稱孤發封涕洟舉屋驚呼行與世乖惟君繾綣弔禍問疾書猶在眼序銘於石以報德音設辭雖褊義不愧心君實愛我祭其知歆

祭張左丞文 若谷

嗚呼公作昇州先君實佐公爲其子請昏于我先君不幸公覲京師訃逮公門公哭殊悲弔問賻祭使來以時乃今公薨獨以窶故財無以禭 無以 祭又不時獨悲以慕惟公之生明惠裕和善恕於人恩實我多雖祭不時其吐之乎

祭高樞密文

越初生民降訖于茲廢興亂治成敗安危猷爲之君辯論之師章書傳記箴賦銘詩乖離詭駮有萬其辭公於其間靡所不知江含海畜其富無訾孰窮其源孰究其涯作時宗工出長羣司洋洋厥聞可以敷施謂且永年左右諏咨曷云其凶弗耄弗期凡我常僚

曷巳其思爲此薄物以將我悲

羣牧司祭高公文

嗚呼惟公學問文章丘山鬱鬱湖海茫茫彌我密命作刑四方寅恭淑慎天子所臧駉駉之良兵賴以盛公用勤告遂圖厥政某等在職維公之依孰奪以逝邈乎不歸殯引就行有翩其旂來陳薄物以告長違

祭呂侍讀文

嗚呼伯夷相唐尚父賔周受氏胙國重光奕休于辰之逢發我文靖公實家嗣纘前之慶御書翰林典禮太常是爲世臣焜燿家邦方騫方奮厥隕誰使震驚咨嗟上自天子凡居此列惟公弟僚於公之殯祗薦羞醪

祭馬龍圖父

嗚呼余託業於進士熟君名於垂髫既備官於淮南晋爲縣之風謡去幕府而西遊依國門之嶕嶢始逢君之執靮屢顧我而回鑣逮揚子之既見方晥城之窮漂遂有通家之好終無挾長之驕君言事以北出于罷官而南僑一江亭之邂逅話宿昔以終宵以牧官之在列當御史之還朝又追隨於暇日心所好而忘遥距乖隔之幾何忽水淺而風飄畫半塗於萬里棄餘日於一朝維知君之日久信智邁而才超考前人之治亂講後世之昬昭釋衆言之牴牾排異學之傾揺衆相紛以異緒君獨悟而同條嗟墁人之已矣斤欲奮而誰要想明靈之猶在冀薄禮之能招

祭曾博士易占文

嗚呼公以罪廢實以不幸卒困以夭亦惟其命命與才違人實知之名之不幸知者爲誰公之閭里宗親黨友知公之名於實無有嗚呼公初公志如何孰云不諧而厄孔多地大天穹有時而毀星日脫敗山傾谷圮人居其間萬物一偏固有窮通世數之然至其壽夭尚何憂喜要之百年一蜕以死方其生時窘若囚拘其死以歸混合空虛以生易死死者不祈唯其不見生者之悲公今有子能隆公後惟彼生者可無甚悼嗟理則然其情難忘哭泣馳辭往侑奠觴

祭蘇虞部文

君慎足以保其身和足以諧於世嗟乎不淑而不永

年受命徂東纔三年耳孰云今者君以喪歸交游之情哀痛何極聊陳薄奠以告長違

祭李省副文 壽朋

嗚呼君謂死者必先氣索而神零孰謂君氣足以薄雲漢兮神昭晰乎日星而忽隕背乎不能保百年之康寧惟君别我往祠太一笑言從容愈於平日既至卽事升降孔秩歸鞍在塗不返其室訃聞士夫環視太息矧我於君情何可極具茲醪羞以告哀惻尚饗

祭高師雄主簿文

我始寄此與君往還於時康定慶曆之間愛我勤我急我所難日月一世疾於跳丸南北幾時相見悲歡去歲憂除追尋陳迹淮水之上冶城之側握手笑語

有如一昔屈指數日待君歸舲安知彌年乃見哭庭維君家行可謂修飭如其智能亦豈多得垂老一命終於遠域豈唯故人所爲歎惜撫棺一奠以告心惻

尚饗

祭馬玘大夫文

嗚呼惟君才敏强明爲時能吏剸劇撥煩易於屈指近畏遠懷有譽無訾使于嶺南俗易夷鄙江東內遷厥勢方起孰云一朝壽止如此攄懷以辭薦此薄非

祭盛侍郎文

某聞之行義弗高位與年尊慙者則已行義既高位與年下憾者則人在己無慙在人無憾有若公然其又奚言惟昔先人指我諸孤實在公藩公泫然哀襚

死賻存託殯得宮寓處得廬一出公恩公或我臨不
有其尊我獎我矜均其子孫戴德莫疇誰謂我人去
公三年問不再行豈曰怠忘賤不敢煩補官揚州公
得謝歸曾幾何時訃者來門哭泣作書以弔後昆欲
醊棺前縻不可奔會有吏役盡室而南戢恨含悽轉
移寒暄乃令來歸公喪且朞纔命使人薄進蘋蘩嗟
嗟公恩死其敢諼

祭杜待制文

士恥無材恥不脩身身脩而材有不及民凡世可願
於公皆有孰窘其年不使難老貴者善防其有孰窺
公心豁豁不置牆帷有挾易驕不難拒善公義所在
服之無賤推以時施宜以每成又況於公强果以行

物貴於時常以其少悲矣予思我知其久鍾山北蟠江落而東完厚密牢萬世之宮其歸孰知愚與在此酹公以文以配銘史

祭丁元珍學士文

我初閉門屈首書詩一出涉世茫無所知援挈覆護免於阽危雖培浸灌使有華滋微吾元珍我始弗殖如何棄我隕命一昔以忠出恕以信行仁至於白首困厄窮屯又從躋之使以蹟死豈伊人尤天實爲此有槃彼石可誌於丘雖不屬我我其祖求請著君德銘之九幽以馳我哀不在繆差

祭刁景純學士文

嗚呼刁公不忮不求坦然立行之平裕然與人之周

既貴賤以同觀亦始終之相倂惟其動必依於仁故其壽若此之脩望音容而已遠欲親乎以無由慨臨風而出涕辭以侑乎醪羞

祭韓欽聖學士文

嗟爲君兮邦之特目揚秀兮顏髮澤紛百家兮並涉超獨懷兮道德博蕩蕩兮無畛寬恂恂兮莫逆出當官兮發論使權彊兮窾息年何尤兮止此祿不多兮誰嗇具壺觴兮酹哭攀喪車兮啓夕豈獨愁兮吾儕隱多聞兮諒直顧笑語兮已矣冀來嘉兮蒐鬼

祭沈文通文

嗚呼文通一世之英耀矣其光韡矣其榮有所不爲爲無不果有所不學學無不成故治行簡於人主之

心名聲溢於時士之口謂且復起謀謨左右何與之以如此之才而不副之以須臾之壽悲傷歎息舉世皆然豈特故人爲之流漣馳哀一酹以訣終天

祭杜慶州杞文

嗚呼慶州一世之英濯濯其靈粲粲其明材能稱於天下言行信於朝廷孰多其予而不足以齒不肖之身始佐公揚公後來東有賜於明昔飲同堂今奠於庭酒肴則薄豐者維誠再拜事公敢不如生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五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六

祭文

祭吳侍中沖卿文

祭歐陽文忠公文

祭張安國檢正文

祭李審言文

祭沈中舍文

祭束向元道文

祭陳浚宣叔文

祭王回深甫文

祭刁博士繹文

祭虞靖之文

祭北山元長老文
祭呂望之母郡太文
祭程相公琳文
祭秦國夫人文
祭鮑君亦泰王文二
祈雨文
謝雨文
哀辭
李通叔哀辭
泰興令周孝先哀辭

祭吳侍中沖卿文

嗚呼公命在酉長我一時公先我茁我後公萎中間

仕宦有合有離後我所踐公輒仍之出則交轡處則連榱坐肘則並行肩則差豈顧敢及天實我貽公之停蓄及所設施有誥有誄亦有銘詩又將有史傳所不疑我既憊眊句辭能爲婚姻之故唯以告悲

祭歐陽文忠公文

夫事有人力之可致猶不可期況乎天理之溟漠又安可得而推惟公生有聞于當時死有傳於後世苟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如公器質之深厚智識之高遠而輔學術之精微故充於文章見於議論豪健俊偉怪巧瑰琦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凄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辭閎辯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世之

學者無問乎識與不識而讀其文則其人可知嗚呼
自公仕宦四十年上下往復感世路之崎嶇雖屯邅
困躓竄斥流離而終不可掩者以其公議之是非既
壓復起遂顯于世果敢之氣剛正之節至晚而不衰
方仁宗皇帝臨朝之末年顧念後事謂如公者可寄
以社稷之安危及夫發謀決策從容指顧立定大計
謂千載而一時功名成就不居而去其出處進退又
庶乎英魄靈氣不隨異物腐散而長在乎箕山之側
與潁水之湄然天下之無賢不肖且猶為涕泣而歔
欷而況朝士大夫平昔游從又予心之所嚮慕而瞻
依嗚呼盛衰興廢之理自古如此而臨風想望不能
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復見而其誰與歸

祭張安國檢正文

嗚呼善之不必福其已久矣豈今於君始悼歎其如此自君喪除知必顧予怪久不至豈其病歟今也君弟哭而來赴天不姑釋一士以爲予助何生之艱而死之遽君始從我與吾兒游言動視聽正而不偷樂於饑寒惟道之謀旣掾司法議爭讞失中書大理再爲君屈遂升宰屬能撓彊倔辯正獄訟又常精出豈君刑名爲獨窮深直諒明清靡所不任人恌莫知乃惻我心君仁至矣勇施而忘巳君孝至矣孺慕以至死能人所難可謂君子嗚呼吾兒逝矣君又隨之我留在世其與幾時酒食之哀侑以言辭

祭李審言文

嗚呼噫公之才豈獨我知公數困厄豈人能爲所畸乎人豈能無疵所伴乎天我乃知之交不就利高明所忌涖不失宜孤寡所思凡今君子疚實在茲公亦如我如我公知厥交淡如唯正無私哀今亡矣侑醊以辭

祭沈中舍文

惟公之生于朝搢紳夫人嬪之以作封君皆以壽終而世有人昔我先子公倫之舊施于不肖遂爲世友不腆之文既藏于丘惟是區區以贊醪羞

祭東向元道文

嗚呼東君其信然耶奚仇友朋奚怨室家堂堂去之我始疑嗟惟昔見君田子之自我欲疾走哭諸田氏

吾靡不赴田疾不知今乃獨哭誰同我悲始君求仕
士莫敢匹洪洪其聲碩碩其實霜落之林豪鷹雋鶚
萬鳥避逃直摩蒼天躝焉僅仕后愈以困洗藏銷塞
動輒失分如羈駿馬以駕柴車側身墮首與蹇同芻
命又不祥不能中壽百不一出孰知其有能知君者
世孰予多學則同游仕則同科出作揚官君實其鄉
傾心倒肝迹斥形忘君於壽食我飲鄞水豈無此朋
念不去彼既來自東乃臨君喪闃闃陰宮梗野榛荒
東門之行不幾日月孰云於今萬世之別嗟屯怨窮
閔命不長世人皆然君子則亡寻其何言君尚有知
具此酒食以陳我悲

祭陳浚宣叔文

嗟乎宣叔學以爲已不溺於俗孤騫介峙孰以不羸孰忤不強卒躓窮巴乃命不祥怡怡在宮翼翼在外胡是不福貴姦壽悖我思古人祿世其初悲君之食不逮於孤古不背死隆親急故今此營營誰瞻誰助自昔海濱以心相投俱官於南邂逅綢繆顏合意同云誰無友諒直之好於君實厚有志不施又困無財雖痛何爲維以告哀

祭王回深甫文

嗟嗟深甫眞棄我而先乎孰謂深甫之壯以死而吾可以長年乎雖吾昔日執子之手歸言子之所爲實受命于吾母曰如此人乃與爲友吾母知子過於予初終子成德多吾不如嗚呼天乎旣喪吾母又奪吾

友雖不即死吾何能久搏胷一慟心摧志朽泣涕爲文以薦食酒嗟嗟深甫子尚知否

祭刁博士繹文

惟君其先黻冕之華君弱而良遂世其家越天聖初上始即位開延聞人間不容僞若古堯虞稷契親逢君子其時奮追群龍五兩之綸三鍾之粟沈才下吏間關楚蜀朅來揚州輔佐元侯朝其或者明試謨謀最未及論泯焉之幽龜紫紛如朱丹其車昔之同升泰亦衆已胡寧君人乃此乎止旻天介壽宜良者多良者弗壽謂旻天何親髮墮顛子髮猶羈帷堂一慟誰者無悲今龜得日棺還無咎銘旌悠悠羽翣南首惟君之舊惟僚及友徘徊路旁潸落奠觴

祭虞靖之文

剛耿直諒醇明博美敢於爲義我實知子達我所願窮吾所耻柰何終窮命也天只前年僕馬來自田里白顚夷馘相見悲喜輸吾肝膈莫逆其韙衰老邂逅綢繆山水念我難繼庶令少止翻然爲辭遂隔生死寓哀一酹嗚呼已矣

祭北山元長老文

元豐三年九月四日祭于北山長老覺海大師之靈自我壯強與公周旋今皆老矣公棄而先逝孰云遠大方現前饌陳告違世禮則然尚饗

祭呂望之母郡太文

嗚呼賢矣夫人善持門閭皓若玉雪一其終初允孝

維婦允仁維姑實生才子我所歎譽秉義率法困而不渝夫人之教著不可誣歸殯窀穸無悔無愉維子之故具此俎壺

祭程相公琳文 爲高若訥作

嗚呼公在京師爲天子毗發論彊彊不苟其爲公於四方爲鎮爲屏推良抑姦兩適寬猛自伯休父有稱于周及公千年追配前休時文而文時武而武顧我無狀辱公等作庶見吉召乃聞凶歸馳哀一觴終古之違

祭秦國夫人文 爲高若訥作

於惟夫人順愼和恭上之岐岐實護于中開號大邦福祿之隆康寧壽考而以榮終喪車其行肇此明發

上用舊德情之鬱結凡我在位敢忘心怛奠云將之具此薄物

祭鮑君求泰王文

年月日官某敢告于鮑君之神農之勞神之所知也歲之四時而於冬爲最隙然猶築場圃治屋廬塗囷倉糞田疇未嘗一日而晏然以休息今茲令又以其暇時屬之使治渠川比常歲則農之勞蓋有加焉神宜哀憐而有以相之也治之無幾也而雨雨且止丁壯老弱相與行水而涸之猶未也而又雨非民獨病也而令亦夙夜以憂惟神相之以霽令是役早有卒也夫令之所以憂其職民也惟神之食於民也爲已乂而憂之亦不可在令後也謹告

二

年月日敢再告于鮑君之神謁於神之明日而天地廓然以温民賴以供役且卒事而復雨雨淫不止民愁而令恐意者令之治行無有可媚于神者而神不卒聽之乎令則有罪而民何尤且霜雪風雨之濫淫固其責自神而無與於令也巍然南面饗人之歸事已而利澤不加焉亦神羞也惟神降意以從令之言毋忽令亦能發明神之令德使民世事神不懈而有加焉謹告

祈雨文

惟神美名正氣索之前史詳矣噫昔人也挺王臣之節忠信我任德誼我負故時君倚焉今其神也享廟

食之貴陰陽吾職禍福吾柄故州民賴焉今千里旱暵及時不雨農夫悼心郡將失色某遂躬率僚屬來請于大廡下惟神全死生之大名開聰明于一方霈甘霔以足民食則前謂人神之靈於古今無愧焉尚饗

謝雨文

夫廟其貌神其靈函聰明正直之德俾禍福倚伏之時用黙於民而不知其所以用者斯之謂至神乎太守領天子命藩一都會歲時豐凶疾苦得勞佚之使百姓無愁歎之聲斯太守之事也神陰也陰陽契合若影響然鼎鼐以郊原旱暵及夏不雨耘者耔者悼心自失遂祈福于大廡下惟神惻然開明靈惠然納至

誠言然而雲興禱然而雨零苗枯而生民默而聲又得非神之至乎今吏民潔牲體奔走歡呼請償其靈某不佞輒書爲千古世諺尚饗

李通叔哀辭 并序

通叔李不疑世爲閩民通叔再從太學進士試斥不送自京師歸而其親道建溪溪水暴下亙其舟溺死年二十八云初予既孤寄金陵家焉從二兄入學爲諸生常感古人汲汲於友以相鐫切以入於道德予材性生古人下學又不能力又不得友以相鐫切以入於道德予其或者歸爲塗之人而已邪爲此憂懼既而遇通叔於諸生間望其容而色睟然類君子即而與之言皆君子之言也其容色在目其言在耳則

予放心不求而歸邪氣不伐而自遁去求其所爲文
則一本於古華虛蕩肆之學蓋未嘗接於其心誠有
以開予者予得而友之憂懼釋然作太阿詩貽之道
氣類之同而合也通叔亦作雙松詩道氣類之同而
期之久也以爲報自予之得通叔然後知聖人戶庭
可策而入也是不惟喻於其言而已蓋觀其行而得
焉者爲多其再斥於太學而歸也予待禮部試留京
師別且言曰通叔去而歸某也不沒而入於愚也其
幾矣明年亦斥而歸或得官皆宜在淮江之南某也
不可以之閩通叔來若何通叔曰是亦不疑之言也
明年從事淮南將問且召焉則未也或以死狀訃既
慟且疑且幸其不然會有江南之役遇閩人輒問狀

還泊東流尉許程者閩人也乃知訃者信又知陳安石者亦溺死安石字伯起亦閩人予嘗問通叔素友獨言伯起云噫二子豈行殆也其亦命而已矣予悲通叔窮以夭也其道之不及民也又悲天之不予相也作哀辭

我思古人兮維友之求燕處日講兮行相爲謀相翼以進兮相持以脩要歸于道兮不入于尤卒聖若賢兮其本則然我無以是兮甚懼以憂猗嗟吾子兮畜德挾材傑然自知兮不群庸游考講六藝兮造窮微深匪富貴慕兮匪賤窮羞曰予既逢兮朝夕其旁仁義之光兮忠信之陬邪志蕩夷兮正氣獨完吾子賜我兮於安以疇尚曰子與兮羽儀于世吾君德澤此

兮淳漓固偷孰神不棐兮隕子于溪子生適然兮欲誰仇所嗟存者兮志孤道遼子之不就兮一朝而休死不以所兮誰得子尸誰檖于棺兮誰坎于丘寻欲慟哭兮子豈有聞子不可作兮寻生之愁

泰興令周孝先哀辭

吁嗟于思兮孝于父母施於族婣兮亦及朋友云然兮宜不富又曷爲兮不壽藐藐兮其子煢煢兮其妻無廬與田兮哀者其誰吾無柰何兮哀以吾辭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六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七

神道碑

贈司空兼侍中文元賈魏公神道碑

檢校太尉贈侍中正惠馬公神道碑

贈司空兼侍中文元賈魏公神道碑

魏公既薨之明年　皇帝篆其墓碑之首曰大儒元老之碑有詔造文賜公子使之并刻臣某昧死序列再拜稽首以聞曰

公諱昌朝字子明姓賈氏皇祕書省著作佐郎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晉國公諱注之子皇太子左贊善大夫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齊國公諱璉之孫晉中書舍人史館修撰皇贈太師中書令魯國公諱緯之

曾孫其先南皮人中徒獲鹿令葬開封而爲其縣人
者自公皇考始公少則莊重謹密治經章解句達老
師宿學譽歎以爲賢巳天禧元年獻文章召試賜同
進士出身除常州晉陵縣主簿國子監說書又以江
州德化縣令兼潁川郡王院伴讀當是時孫宣公領
國子一見聽語待以公相數舉公學問當在 人主
左右大臣有以親嫌者故久弗用以知常州宜興開
封府東明兩縣監在京廣濟永濟兩倉又召置國子
監說書景祐元年積官至尚書都官員外郎乃始置
崇政殿說書而以公爲之公於傳注訓詁不爲曲釋
至先王治心守身經理天下之意指物譬事析毫解
縷言則感心自 仁宗即位大臣或操法令斷天下

事稽古不至秦漢以上以儒術爲疏闊然　上常獨
意鄉堯舜三代得公以經開說則慨然皆以爲善而
公由此顯矣於是　上所質問多道德之要公請悉
記録歲終歸之太史詔以章獻太后故爲彭城郡王
諱其名公言母之諱禮不得以出於宮太平興國寺
災公以易春秋進戒因言近歲屢災寺觀天意蓋有
所在獨可勿繕治以稱　陛下畏天威愛人力之意
西域僧以佛骨銅像來獻公請加賜遣還毋以所獻
示外　上皆從之以直集賢院天章閣侍講史館修
撰判尚書禮部判太府寺天章置侍講自公始故事
親祠郊廟燕遊慢戲之物皆在儀衛公奏除之無幾
遂以知制誥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通進銀臺司兼門

下封駮事權判吏部流内銓權知開封府又以右諫
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兼判國子監而侍講如初公之
爲銓也河北蟲旱以公安撫公舉能詘姦於利害多
所興除異時縣令奉錢滿萬二千乃舉令公以爲法
如此則小縣終不得善治乃請槩舉令而與其奉如
大縣其在御史劉平爲趙元昊所得邊吏以降敵告
議收其族公言漢殺李陵母妻子陵不歸而漢悔
眞宗撫王繼忠家後賴其力且平事固未可知乃不
果收侍講林瑀者言　天子即位當步其日占所得
卦以知吉凶公奏瑀所言不經不可用　上即爲公
罷瑀又奏劾駙馬都尉柴恭僖公奪其州人以爲宜
初元昊反公言兵事起財不贍宜及今度經費罷減

諸不急至是詔與三司合議一歲所省率緡錢百萬
慶曆二年契丹來求地請婚公主其使責以信義告
之利害客詘服不能發口執政議使契丹攻元昊公
曰契丹許我而有功則必驕以弱我而責報無窮已
不且以我市於元昊矣且唐中極衰時聽吐蕃擊朱
泚陸贄尚以爲不可後乃知吐蕃陰與泚合而陽言
助國今獨安知契丹計不出此乃言所以待夷狄者
凡六事　上皆行其策三年遂以本官參知政事四
年以尚書工部侍郎檢校太傅爲樞密使五年以集
賢殿大學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居兩月
拜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議祔章惠太后太廟公
言其非禮及祔獻懿二后密敕遷文武位一等賜外

内諸軍特支優給公又獨奏罷之既而赦遷兩府官
公又不從乃已元昊歸石元孫議賜死公爭言自古
將帥被執歸多不死元孫以不死七年 上以旱避
正殿貶食自責公因稽首遜位章六七入乃除武勝
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大名府
兼北京留守河北安撫使妖人王則謀舉大名反河
南北使其黨挾書妄言冀得近公公疑爲姦考問具
服則惶恐不及會獨嬰貝州以反公即使部將王信
孟元郝質馳兵操攻具往且請自出摶賊不許終賊
所以擒滅功居多移鎮山南東道檢校太師賜爵安
國公公因請寬諸吏民爲則所脅者而捕河北妖人
治殺之無所漏河決商胡方暑公暴隄上躬親指畫出

倉廩與被水百姓舍其流棄接以醫藥所活九十餘萬口契丹誘亡卒號爲南軍以戰夏人而邊法卒亡自歸者皆死公變其法有歸者故拔擢超其伍於是歸者衆因以知契丹國事契丹亦因拒亡卒黜南軍不用邊人以地外質公請重禁絶主不時贖人得贖而有之地則盡歸邊以不爭皇祐元年徙鄭州從公求也至見留爲祥源觀使既而以尚書右僕射觀文殿大學士判尚書都省朝會班宰相視其儀物歲中又求任外除山南東道節度使右僕射檢校太師兼侍中判鄭州固辭僕射侍中乃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又欲遷公四子各一官亦以公辭而止二年母燕國太夫人薨命以故官不起賜書寵慰從之公事燕國

以孝聞　上嘗賜銀飾肩輿士大夫以爲榮及薨自
鄭歸葬扶舁蒼然肩足皆胝行路瞻望悲哀歎息四
年除故官侍講居頃出治許州將行矣　仁宗問易
之乾卦公既講解又作書以亢龍爲戒手詔褒荅以
公所獻藏太史五年又涖大名安撫河北中書議塞
商胡決以公異論故使建言者專其事公猶爭不已
河果不可塞建言者得罪而澶魏濵棣德博多水死
公乃請使撫巡賑救人用歸息嘉祐元年進封許國
公又兼侍中方避未聽而以樞密使召卒罷侍中而
以尚中書門下建章事爲樞密使三年以鎭安軍節
右僕射檢校太師兼侍中充景靈宮使又出許州七
年以保平軍節度陝州大都督府長史移大名兼安撫

公凡三至魏及許鄭皆以寬惠爲治人安樂之宅將
相賜公使錢多使年利公度所賜爲用故在所尤不
擾　皇帝即位改節度鳳翔加左僕射鳳翔尹進封
魏國治平元年求還使侍中守許州至六七終不許
二年乃授許州入見又辭不許使撫諭須秋乃發六
月告疾中人太醫問視相屬又力求解將相乃以左
僕射觀文殿大學士判尚書都省七月戊寅薨
上親臨哭發涕爲不聽朝二日賜龍腦水銀以斂制
服出司賓祭弔別賜黃金給葬贈司空兼侍中謚曰
文元以九月甲申葬開封汴陽里晉公墓次公年六
十八散官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號推誠保德崇
仁守正忠亮佐運翊戴功臣邑戶萬五千實封五千

六百公所著書有春秋要論十卷羣經音辨十卷通紀八十卷本朝時令十二卷又奏議文集各三十卷元配王氏尚書兵部郎中集賢殿修撰軫之女追封莒國夫人繼配陳氏武信軍節度使康肅公堯咨之女封魏國夫人六男子章太常博士集賢校理早卒圭尚書比部員外郎田尚書駕部員外郎青尚書司門員外郎齊大理寺丞炎未仕三女子國子博士程嗣弼大理寺丞宋惠國太常博士龐元英公壻也其後　天子以炎守將作監丞又官公内外族親凡九人賈氏自誼及耽傳王相帝皆以儒學至公又以經術致將相出入文武有謀有功當中國治安四夷集附寵禄光大始終褒榮君臣相遭於是爲盛銘曰

於皇　仁宗時宋之隆奠此中國四夷來同孰爽孰
承有宰魏公帝曰詢爾群公卿士朕欲考古以求亂
治有博六藝使熙朕志魏公乃來錫帝之求進于殿
中登闡沈幽乃尹開封治民不緑乃丞御史督制庶
尤膏澤在下熏烝在上參國政事遂都將相帝巡大
塗公帝之車帝御廣宫之屏之墉文條武壘具獻靁
功終徂在天公則隨邁廷褒元老隱加問賚有銘太
史有謚太常次詩不誣斲石墓旁
初卜葬公汴陽里以水故改卜熙寧元年八月
庚申葬許州陽翟縣三峯鄉支流村奉　勑改
鄉名曰大儒村名曰元老里朝散大夫右諫議
大夫參知政事太原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一百

戶賜紫金魚袋臣王某謹記

檢校太尉贈侍中正惠馬公神道碑

推忠保順同德翊戴功臣彰德軍節度觀察留後特進檢校太尉使持節相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扶風郡開國公食邑六千六百戶食實封二千二百戶諡曰正惠馬公以天禧三年十月戊戌葬開封祥符縣某鄉某里至嘉祐七年公孫慶崇始來請銘以作公碑序曰馬氏故扶風人至公高祖而徙處雲中贈太師諱某者於公爲曾祖贈太師中書令諱某者於公爲祖龍捷左廂都指揮使江州防禦使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蔡公諱某者於公爲父蔡公從太祖定天下力戰有功當是時雲中已爲契丹所得故馬

氏又徙處浚儀今開封府祥符也公諱某字子元蔡
公之終也年七歲　太祖召見禁中有司言例當補
殿直詔特授西頭供奉官而賜以名開寶五年年十
八監彭州兵馬以嚴飭見憚如老將太平興國三年
領兵戍秦州清水姦人李飛雄乘驛稱詔捕公及秦
隴巡檢劉文裕等將擊之秦州因盜庫兵以反公辨
其詐與文裕執飛雄治殺之五年監潭州兵馬改東
頭供奉官雍熈二年又監博州兵馬劉延讓敗於君
子驛而契丹歸矣公方料丁壯集芻糧繕城治械如
寇至吏民初不悅其生事也已而契丹果至度不可
攻乃去四年改西京作坊副使將屯于冀州端拱元
年移知定遠軍時議發河南十三州之民轉饟河北

公告轉運使樊知古此軍聚兵少而積粟多歎其腐
尚可得十七知古用此得粟五十萬斛以罷河南之
役事聞朝廷　太宗嘉之二年深州新躁於契丹城
郭廬舍多壞而流民衆乃移公知深州公至數月則
壞者完流者復舉州忘其冦戎之故而以公爲能撫
我會保州不治移徃代之淳化二年又移知慶州羌
萬人以怨程德元來冦公誘其渠帥諭以威信即皆
引去四年遷西京作坊使知梓州五年李順爲亂於
蜀之西川以公徃討又以爲先鋒平劒州召還至三
泉而復以公與王繼恩討賊繼恩怒公抗直使守彭
州盡收其軍而與之羸卒三百賊率其衆至號十萬
公力戰一日亡其卒太半乃夜獨出招救兵復入賊

終不能得城而以敗去除成都府兵馬鈐轄遷洛苑使五年除蜀漢九州都廵檢使已而又兼成都府兵馬鈐轄　眞宗即位改内苑使蜀卒劉旰聚黨數千人爲亂所攻數州至輒取之公以卒三百追至蜀州與戰旰走邛州而招安使上官正召公歸成都計事公爲正畫曰賊破邛州必乘勝刼掠度江薄我旣息而戰我軍雖倍未易敵也不如迎其弊急擊破之必矣遂行次方井與正合殺旰等無噍類　眞宗賜書奬諭賞以錦袍金帶咸平元年加澄州刺史知秦州諸羌質子有三十年不釋者公悉歸之諸羌德公訖公去無一人犯塞小泉銀坑久不發掌吏盡産以償歲課而責之不已公奏得釋而歸其産四年就除西

上閤門使知成都府兼本州兵馬鈐轄有告龍騎士謀爲變者所引以千數公捕殺其首七人而置其餘無所問自乾德後歲漕蜀物以富人爲送吏多坐漂失籍其家公奏擇三班使臣及三司軍大將代之而課其漕事爲賞罰至今便之六年移鄜延路駐泊兵馬都總管兼知延州蜀人於公去皆環以泣公至延州羌方以兵覷邊會上元開門張燈視以無爲而羌卒不能爲寇又移知鎮州兼本州兵馬都總管景德元年契丹入邊民入保城公與之約盜一錢者死有盜錢二百者公即殺之於是自澶以北城郭皆晝閉詔使過公輒留之而募人間行送詔皆得其報以聞又以便宜使所至受諸漕輓給邊之物故契丹欲虜

掠無所得車駕次澶州大將王超提卒數十萬逗留
不赴公屢趣之不爲動移書譙讓乃始出師猶辭以
中渡無橋則公先巳度材一夕而橋就　上聞手詔
褒之且知公果可以屬大事也二年移知定州又除
東上閤門使樞密院都承旨三年遂以檢校太保簽
書樞密院事祥符元年東封泰山以爲行宮都總管
自此行幸必以公爲都總管而皆許之專殺公部分
明約束審出入肅然而未嘗輒戮一人於是邊將言
契丹近塞大臣議皆請發兵以備公獨議使邊將移
書問狀從之契丹解去遷檢校太傅四年加宣徽北
院使五年除樞密副使當是時契丹巳盟中國無爲
大臣方言符瑞而公每不然之獨當從容極言天下

雖安不可忘戰去兵之意及它爭議甚衆　眞宗多以公言爲是七年除頴州防禦使知潞州州之稅賦常移以輸邉公爲論其害自是所輸不過鄰州而已天禧元年移知太名府兼駐泊兵馬都總管使中貴人勞問賜白金二千兩居頃之遂以爲宣徽南院使知樞密院事檢校太尉有足疾時詔內朝別爲一班免其蹈舞二年疾病賜告求去位　眞宗不許而數使中貴人勞問又幸其第賜白金三千兩已而度公實病不可強以事乃罷以爲彰德軍節度觀察留後而公固求外鎮終不許居久之稍間入謁　眞宗輒使閤門祗候二人伺公至即扶以入因掖其拜起數舁左右問事常聽用三年又求外鎮乃以公知貝州

兼本州兵馬都總管將行矣召見又將付以政固辭
謝久之乃已而更以公爲本鎮至五月公疾作詔使
公子洵美將太醫往視而魏路二鎮之人亦皆奔走
來問爲公請禱已而公疾革　眞宗又使公弟之子
成美馳驛召公歸京師而公以八月壬寅不起矣享
年六十五　眞宗爲之震悼罷朝詔贈侍中録其子
孫賻賜皆加等公前夫人丁氏某郡君後夫人沈氏
某郡夫人子男二人洵美終西京作坊使英州刺史
之美終內殿承制閤門祗候孫十六人其十四人皆
已卒而慶宗今爲右班殿直慶崇今爲文思院知恩
州公少忼慨以武力智謀自喜又能好書賓友儒者
所與善必一時豪傑有集二十卷其文長於議論自

始仕以至登用遇事謇謇未嘗有所顧憚王冀公丁
晉公用事每廷議得其不直輒面詆之　眞宗初或
甚忤然終以此知公而天下至今稱其正直銘曰
在浚西南誰封誰樹有宋正惠馬公之墓公當
太宗　眞宗之時曁曁諤諤謀行計施以羸擊強以
少捕衆以賤抗貴維公之勇雖貴雖衆雖強必克維
公之敏亦維公直帝曰直哉汝予良弼見國而已不
知家室內朝十年典掌機密曁予一心綱紀庶物元
功宗謀莫汝敢匹公曰孤臣敢曠于榮讒説不用是
維帝明士或困窮莫知其有旣榮以位正或見醜公
於可願兩得其尤不訖大耋天爲不諶德歉於年孰
云耇老有睿後世公爲壽考刻趺篆首作此銘詩陳

之隧道永矣其詒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七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八

神道碑

贈太師中書令勤威馮公神道碑
翰林侍讀學士知許州軍州事梅公神道碑
司農卿分司南京陳公神道碑
虞部郎中贈衛尉卿李公神道碑

護衛忠果功臣侍衛親軍步軍副都指揮使威塞軍節度新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司空使持節新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始平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一百户食實封二百户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追封魯國公謚勤威馮

公神道碑

馮氏有家於滑州之白馬者莫知其始所以徙至魯公而嘗以公開國於始平日其本出於漢杜陵楚相唐之後也公諱守信字中孚自爲兒童狀貌嶷然慷慨有大意人固已奇之矣既冠從其鄉人受學以三禮舉於鄉會太平興國初取兵民間公出應選有司以公儒者欲免之公曰吾以子弟免而父兄任其勞此儒者所不爲遂行以才武給宿衛 太宗征河東公奮身冒兵數取俘馘以獻于行在 太宗壯而勞之以功數遷至弓箭直副指揮使 眞宗兩駕河北皆命公帥其所領先驅以禦契丹公所斬虜最諸將遷天武軍都指揮使封州刺史充御前忠佐馬步軍

都軍頭公雖在軍旅數以孝經論語爲人講說人尚
以儒者目之至是　眞宗召問出孝經使講公講天
子一章因言自天子至於士不可以無學學不必博
孝經論語皆聖人以誨學者言行之要臣愚不足以
盡識然所以事　陛下不敢一日而忘此　眞宗嗟
嘆者久之由封州數遷至捧日四廂都指揮使英州
防禦使知瀛州兼高陽關都部署由瀛州召還領步
軍司公事當是時河決滑州天子以爲憂問誰可使
者公自言少長河上能知河利害詔以公爲侍衛親
軍步軍副都指揮使容州觀察使知滑州兼修河都
部署河怒動埽埽且陷公坐其上指畫自若也遂號
其部人以一日塞之　天子賜手書奬諭召還領步

軍如初已而遷威塞軍節度使是歲天禧五年也公年六十六以八月二日薨于位　天子悼慟爲之罷朝二日贈太尉賜錢三百萬勑宣慶使蔣州團練使韓守英禮部郎中直集賢院石中立給護其喪事遂以其年九月二十四日葬開封之祥符縣黃溝鄉大里之原公曾祖諱倫祖諱筠皆不仕考諱蘊贈官至左屯衛大將軍先夫人劉氏玉城縣君後夫人張氏清河郡夫人子男十三人於是文懿左侍禁文吉文握文德文慶文顯文質文貴文銳並右班殿直文燦文俊並右侍禁文郁文雅皆已卒公孝謹忠篤遇人有恩祖母夫人疾病公不釋帶以侍輒數月常患世醫不足賴以爲養力學方藥遂通其術公弟常欲上

其子爲公子以取高蔭公對之慨然曰吾自行伍蒙主上拔擢至此欲棄軀以報久矣顧未有所奈何欺之是歲并公子無所蔭曰以明吾心於弟非有愛也韋城董方廉直爲公所友其卒有二女無以嫁公爲選士辦裝嫁之如己子公將兵治民寬簡有法故人人畏愛之而無敢犯所居有迹賢士大夫多稱之者公葬之三十二年而以其子故累贈至中書令兼尚書令追封魯國公又二年始請謚於　天子而天子賜之謚曰勤威又五年文顯爲西京左藏庫副使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始作碑以表公墓而以銘來請予問謀於太常問書於太史問諸故老以考公子之所告而得公之所爲如此於是爲銘曰

允文　眞宗俊藝在工相協予武有來馮公馮公頷
頷奮節金革有聲中邦外動夷狄自公在野手不去
經率其所學以撫戎兵公之所撫貔貅豹虎指麾進
退妥若兒女武室以遞文罷於柔維時馮公兩取其
優孰施其文有壤千里孰致其武宿衛　天子
帝咨馮公爾往視河河決已塞滑人來歌　帝聞而
嘉勞以手勅公拜稽首匪臣之力　帝曰來爾予釐
爾勤授之旄節留掌我軍方朝告甍有詔罷視弔贈
賻葬哀榮終始追拜爲令尚書中書賜爵國公胙以
魯墟士生顯榮没則多已維時馮公至今受社在周
方虎咸有褒詩至漢充國雄爲之辭誰能詩公流示
無止刻碑墓門公實有子

翰林侍讀學士知許州軍州事梅公神道碑

宋翰林侍讀學士正奉大夫行給事中知許州軍州事兼管内堤堰橋道勸農事上柱國南昌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戸食實封六百戸賜紫金魚袋梅公之墓在宣州宣城縣長安鄉西山里公有五子鼎臣德臣寶臣輔臣清臣清臣今獨在爲尚書司門郎中以公行狀及樂安歐陽公之銘來請文以刻墓碑時熙寧元年八月四日也銘曰

公先梅伯後氏其國彌周涉秦不見史策有銷有福著漢名籍公福之孫詢字昌言三世弗仕陵陽之里公第廷中判官利豐再歲而擢以丞將作以宰仁和

人譽用多主推御史侍考進士一見　天子以爲知
已詔曰試哉遂試中書舘之集賢賜服緋魚於時繼
遷兵我西鄙老弱餽守丁彊多死靈州告危　帝視
不怡公請擇人使潘羅支兵法所謂以夷攻夷
帝曰誰可無如臣者曰子汝嘉閑陷奈何公拜且跪
颺言而起苟紓西師臣不愛死出書授之往訖爾謀
至疆勑還會棄靈州　帝察公藝可書　帝制相或
止之留佐三司其後羅支果窘西賊論將料敵皆如
所策或從或違或擠或推梧合阻夷神者公尸黜之
倅州用獄一眚去杭而蘇列國東屏漕輸淛河就付
將領三年告功僅得故省又以譴投守彼淮州有僚
許公相得於此與之欣然樂以忘徒使于湖北遷自

濠梁又奪一官往禆于襄坐發驛馬給奔喪者于鄠
于蘇剖將之符握節關中使撫其輸煌煌金章厥賜
特殊謀復靈武度兵葫蘆秦有將瑋諾公與俱會瑋
召還公復淪胥有反咸陽能名氏朱始雖弗察後捕
而誅自懷徂池再副戎車　眞宗新陟罪垢皆滌爲
郎度支以將廣德外更四州楚壽陝荆乃還待制中
絆獄刑有歸龍圖其唐殖殖就以學士專其閤直輟
之銓衡乘傳臨幷超遷郎秩進直樞密趣歸封駁考
國中失申命選事得權進絀加職侍讀攺司群牧移
之審官審是在服伐閱積遷給事干中告疾出許鼓
歌從容方公少壯志立人上談辭慨然　帝悅而嚮
及後晩出皆爲將相公則老矣將歸田里康定辛巳

六月十日公七十八以其官卒公開南昌勳爵第一夫人曰劉不及郡封封君彭城其卒先公公卒明年季秋挾日于州山西卜祔而吉公有四子伯爲進士丞于殿中與仲前死仲賜科名叔也皆丞將作殿中或廢或與有顯惟季時丞衛尉今爲郎中論序初終實來求詩刻示無窮

司農卿分司南京陳公神道碑

司農卿分司南京陳公既以嘉祐七年九月某甲子葬開封府之祥符縣西韓村皇考魏公之塋至十二月公子世範等乃來求銘以作公碑蓋公昆弟皆從先人游而某又嘗得識公父子故爲序其實而繫以銘序曰

公諱某字良器以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衛國公
諱嵩者爲曾祖以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燕國公
諱光嗣者爲祖而尚書左丞集賢院學士諱恕之子
也左丞當　眞宗時參知政事後以其子岐公之貴
而贈至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魏國公公岐公之弟
也而於魏公爲少子年六十八以嘉祐七年六月得
疾分司而以乙巳棄世于陳州階至朝散大夫勳至
上柱國爵至潁川郡開國子食邑至六百戸賜紫金
魚袋官終於司農卿而所更者祕書省正字太常寺
太祝大理評事光祿大理寺丞太子中舍殿中丞國
子博士尚書虞部比部駕部員外郎郎中司農光祿
少卿少府監任終於知陳州而所歷者監楚州衡州

酒稅知衢州江山縣知南恩州通判江揚洪廬潭州知衡州監江寧府糧料院知興化軍知均州判登聞鼓院知曹州判殿中省知郢州鄭州其通判揚州廬州皆有所避不赴知郢州則未赴而徙凡仕四十三年蓋其行事可記者衆矣而公予所能記者在江州人大饑且疫公爲具饘粥醫藥不足則取廬山諸佛寺餘財以續之所活以萬數有盜刈人之禾而傷其主者當死公曰古之荒政所以恤人者盡矣然尚緩刑況今哉即奏貸其死洪州大水城之不滅者十五水得城竇以入舉城惶擾不知所爲公豫具薪藁不終日以塞州人德之曰無陳公吾屬如何矣衡州之南山廣袤百餘里與夷接境大木蒙密中國人逋逃

其中冒稱夷人數出寇常寧諸邑其酋有挾左道者人傳以爲能致風雨官軍尤憚之公誘以恩信則率衆數百來自占已而與其甥亡去又將爲寇州人皆恐公設方略以一日捕得殺之　天子賜詔書奬諭公因圖上山川形勢攻取之策以爲賊令不除黨附日衆夷人謂中國無能爲必出助之可須農隙發千人使操斧斤隨以強弩斬木除道則賊失所恃不攻而自窮又出其材可以佐經用奏未報轉運使害其事劾公擅擊斷不聽用佐吏又嘗稱病不自祭炎帝公坐此罷州人乞留不得而賊果侵尋不制朝廷出使發兵擊之數年然後定興化多進士就鄉舉者常八九百人而學舍弊小無文籍公至則新而大之爲

之購書而國子之所有者皆具均州漢上舟子數溺
商旅取貨財而以險爲解公捕案寘法因取近灘數
家除其徭使表水險涉者因此得不死曹州多盜亡
命之尤凶强者七十餘人公集重購得之幾盡又修
律令五家爲保之法故盜往往逃去之它境蓋公施
於政者能如此公甞爲書十二篇上之曰國政要事
其說多聽用而中書欲遷職事以奬之公乃自言外
祖王氏葬揚州無主後願除淮南所當得之一官以
往視其丘墓而已岐公之葬也　天子自曹州召公
歸襄事特詔許公升殿公謝岐公遭遇始終恩禮之
厚因乞御篆岐公之碑首上爲動容賜其首曰褒忠
之碑而公終無一言自及既分司無田園僦官屋以

居自爲棺歛葬埋之制趣於儉而已少長好書以至
於老於篆籀尤善有集二十卷其文能世其家者也
夫人馮氏江南李氏時宰相延巳之孫子男五人世
範前商州洛南縣尉世安前廣州新會縣令世修大
理寺丞世永將作監主簿世弈太常寺太祝女四人
長適大理評事柳安期次適右班殿直王允懿次尚
幼也陳氏漢太丘長諱寔之後故其望在潁川而世
居洪州之南昌縣當唐末五代之亂無仕者魏公布
衣起閭巷明敏諒直稱天下仍父子執國柄而至岐
公尤盛公於仕嘗齟齬然尚至九卿以榮祿自終蓋
太丘之仁隱阨於一時而紀諶群泰貴顯者數世豈
魏公之先遭世不治亦有潛德晦行如太丘者乎不

然何其後世之典如此此是故不可以無銘也銘曰
虞賓夏商其後爲陳屢絶復封以承聖人至漢太丘
棄時就德詒禄魏晉子孫世食旣又困窮乃生魏公
魏公之出魁名碩實有公有卿饋杷其室公則盛矣
天子所思繩繩維卿亦顯于時治官牧民入出具宜
胡公之虛太丘之里兩有州國紹榮本始歸葬浚郊
皇考在前峙此銘詩爲告新阡

虞部郎中贈衛尉卿李公神道碑

嘉祐八年六月某甲子制曰朕初即位大賚羣臣陛
朝者及其父母具官某父具官某率德蹈義不躬榮
禄能敎厥子並爲才臣加賜名命序諸卿位所以勸
天下之爲人父者豈特以慰孝子之心哉可特贈衛

尉卿翌日某甲子中書下其書告第又副其書賜寛
等以待墓焚寛等受書焚其副墓上乃撰次衛尉官
世行治始卒來請曰先人賴　天子慶施賜之官三
品矣而墓碑未刻惟德善可以有辭于後世者夫子
實聞知某曰然衛尉公墓隧宜得銘久矣於是爲序
而銘焉序曰
公姓李氏故隴西人七世祖諱某始遷于光山五世
祖諱某以其郡人王閩從之始爲建安人曾祖諱某
皆不仕考諱某嘗仕江南李氏稍顯矣江南國除又
舉進士中等以殿中丞致仕有學行名能知人贈其
父大理評事而已亦以子貴贈至吏部尚書遊豫章
樂其湖山曰吾必終於此於是又始爲豫章人尚書

之子伯曰虛已官至尚書工部侍郎以才能聞天下其季則公也公諱某字公濟少篤學讀書兼晝夜不息一以進士舉不中即以兄蔭爲郊社齋郎再選福州閩清洪州靖安縣尉有能名遷饒州餘干縣令至於毀淫祠取其材以爲孔子廟率縣人之秀者與于學豪宗大姓斂手不敢犯法州將部使者奏乞與京官移之劇縣不報而坐不覺獄卒殺人以免當是時侍郎方以分司就第公曰吾兄老矣我得朝夕從之游以灑掃先人廬冢尚何求而仕遂止不復言仕侍郎之卒也　天子以公試祕書省校書郎知江州德安縣事辭不就後嘗一至京師大臣交口勸說欲官之終以其不可強也而晏元獻公爲公請乃除太子

洗馬致仕初尚書未老棄其官以歸至侍郎及公之
退也亦皆未老自尚書至公再世皆有子而皆以嚴
治其家如吏治江西士大夫慕其世德稱其家法蓋
近世士多外自藩飾爲聲名而內實罕能治其家及
老往往顧利冒恥不知休息公獨父子兄弟能如此
嗚呼其可謂賢於人也已公事親孝比遭大喪廬墓
六年然後已事兄與其寡姊衣食藥物必躬親之及
公老矣二子就養如公之爲子弟也寬嘗爲江浙等
路提點鑄錢坑冶又嘗提點江南西路刑獄定亦再
爲洪州官不去左右者十二年皆以才能爲世聞人
以恩遷公官至尚書虞部郎中階至朝奉郎勳至護
軍以嘉祐四年七月某甲子卒於豫章之第室年八

十九夫人長壽縣君趙氏先公卒八年旣葬矣五年
某月某甲子以公葬於夫人之墓左曰雷岡在新建
縣之桃花鄉新里夫人故衢州人某官湘之女湘有
文行尚書與爲友故爲公娶其女子三人寬定寔寔
守祕書省正字早世於公之葬也寬爲尚書司勳員
外郎定爲尚書庫部員外郎女子二人已嫁孫二十
有一人曾孫十有五人皆率公敎無違者公旣葬而
二子以恩贈公衛尉卿云銘曰

李世大家隴西其先於唐之季再世光山移遷于閩
嶺海之間乃生尚書節行有偉始來江南考室章水
繩繩二子隱顯兼榮孰多後祿其季維卿幼壯躬孝
唯君之踐能不盡用止於一縣退以德義整身於家

外內肅雝人不疵嗟亦有二子維　天子使父曰往矣致而臣身子曰歸哉以寧吾親以率其婦左右恂恂以官就侍　天子之仁旣具祉福考終大耋追榮于幽乃賜卿號伐石西山作爲螭龜嘗之墓上勒此銘詩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

方

臨川先生文集

一八

PL
2686
.A1
1560a
v.18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九

神道碑

廣西轉運使孫君墓碑
贈左屯衛大將軍李公神道碑銘 幷序
淮南江淛荆湖南北等路制置兼都大發運
副使贈尚書工部侍郎蕭公神道碑
尚書工部侍郎樞密直學士狄公神道碑
尚書屯田員外郎贈刑部尚書李公神道碑
贈禮部尚書安惠周公神道碑

廣西轉運使孫君墓碑

君少學問勤苦寄食浮屠山中步行借書數百里升樓誦之而去其階蓋數年而具衆經後遂博極天下

之書屬文操筆布紙謂爲方思而數百千言已就以天聖五年同學究出身補滁州來安縣主簿洪州右司理再舉進士甲科遷大理寺丞知常州晉陵縣移知潯州潯當是時人未趣學乃改作廟學召吏民子弟之秀者親爲據案講說誘勸以文藝居未幾旁州士皆來學學者由此遂多以選通判耀州兵士有訟財而不直者安撫使以爲直君爭之不得乃奏決於大理大理以君所爭爲是而用君議編於勑慶曆二年擢爲監察御史裏行於是彈奏狄武襄公不當沮敗劉滬末洛城事又因日食言陰盛以後宮爲戒仁宗大獵干城南衛士不及整而歸以夜明日將復出有雉隕于殿中君奏䟽即是夜有詔止獵鑾唐和

寇湖南以君安撫奏事有所不合因自劾乃知復州
又通判金州知漢陽軍吉州稍遷至尚書都官員外
郎提點江南西路刑獄有言常平歲凶當稍貴其粟
以利糴本者詔從之君言此非常平本意也詔又從
之儂智高反君即出兵二千於嶺以助英韶會除廣
西轉運使馳至所部而智高方熾　天子出大臣部
諸將兵數萬擊之君驅散亡殘敗之吏民轉芻米於
惶擾卒急之間又以餘力督守吏治城壍修器械屬
州多完而師飽以有功君勞居多以勞遷尚書司封
員外郎初君請斬大將之北者發騎軍以討賊及後
賊所以破滅皆如君計策軍罷而人重困方恃君綏
撫君乘險阻冒瘴毒經理出入啓居無時以皇祐三

年三月初七日卒于治所年五十四官至尚書工部郎中散官至朝奉郎勳至上騎都尉君所爲州整齊其大體闊略其細故與賓客談說弦歌飲酒往往終日而能聽用佐屬盡其力事以不廢在御史言事計曲直利害如何不顧望大臣以此無助所爲文自少及終以類集之至百卷天德地業人事之治掇拾貫穿無所不言而詩爲多君諱抗字和叔姓孫氏得姓於衛得望於富春其在黟縣自君之高祖棄廣陵以避孫儒之亂而至君曾大父諱師睦善治生以致富歲饑賤出米穀以斗升付糴者得驩心於鄉里大父諱旦始盡棄其產而能招士以教子父諱遂良當終時君始十餘歲後以君故贈尚書職方員外郎君初

娶張氏又娶吳氏又娶舒氏封太康縣君五男子適
邈迪适遘適嘗從予游年十四論議著書足以驚人
終永州軍事推官邈今潞州上黨縣令亦好學能文
狀君行以求銘者邈也君之卒也　天子以适試祕
書省校書郎二女子一嫁太廟齋郎李簡夫一嫁進
士鄭安平君以其卒之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葬黟縣
懷遠鄉上林村歙之爲州在山嶺澗谷崎嶇之中自
去五代之亂百年名士大夫亦往往而出然不能多
也黟尤僻陋中州能人賢士之所罕至君孤童子徒
步官學終以就立爲朝廷顯用論次終始作爲銘詩
豈特以顯孫氏而慰其子孫乃亦以詒其鄉里銘曰
在　仁宗世蠻跳不制餽師牧民實有膚使踐艱乘

危條變晝竒瘵毒既除膏𤈦以治方遷旣隕哀暨山夷維此膚使文優以仕祿則不殖其書滿笥書藏于家銘在墓前以告黟人孫氏之阡

故贈左屯衛大將軍李公神道碑銘 并序

宋故贈左屯衛大將軍李公墓在河中府河東縣陶邑鄉仙觀里紫金山北初咸平二年公以東班殿侍隨彰國軍節度使康保裔部軍于高陽關契丹內侵眞宗狩于魏大將恃城千里閉逃保裔以其屬出公提少卒所戰輒破寇搏我疾孤堅弗支舉軍陷焉乃以義死當是時十二月五日也公年四十六有詔賻恤録公子樞以爲西班殿侍蓋六十九年而樞以行治勞烈積官至皇城使賀州團練使而嘗一再辭賞

以求追榮其父母　天子亦數推恩以及朝士大夫之親而公九贈官自太子左清道率府副率至左監門衛大將軍逮　今上卽位則再至三品而公夫人朱氏亦封錢塘仙遊永安縣太君太君有美志純行年六十三以天聖七年六月六日卒於其子之官舍而以嘉祐六年十一月十一日與公合葬公幼而愿恭長而敏武涉書喜謀將有以爲而卒不克蓋知者傷焉唯忠壯不屈以詒祿于其後世而團練君實能力承以大厥家噫其可銘也哉李氏世家鄭之原武

公諱輿字仲輿曾祖諱顒祖諱光父諱元超皆弗仕

公生一男二女二女皆早死孫六人其二人早死榮今爲尚書都官郎中餘皆以父廕仕昌齡終三班差

使蕖令爲右班殿直藥令爲左班殿直銘曰

李姓之始聃周隱史厥家鄭邦代晦其光公奮自田
啓蹟班行匪熊匪羆彼萬其旅帝徂伐之孰致于武
操戈以先所遇斃逃曰敵可盡其來滔滔終沉于戎
唯義之濟閔有傳祿追榮以暨誰無孫子錫命在幽
我以吾功克稱無羞詒詩後觀有石道周

故淮南江淛荊湖南北等路制置茶鹽礬
酒稅兼都大發運副使贈尚書工部侍郎
蕭公神道碑

蕭氏故長沙人也去馬氏亂遷江南又爲廬陵人公
曾祖諱霽仕李氏終洪州武寧縣令祖諱煥考諱良
輔皆不仕公諱定基字守一用天禧三年進士補岳

州軍事推官以母夫人陳氏喪罷後除虔州觀察推官人饑訛州將以便宜糶倉米秋糴償之所捄活甚多監納潭州茶米舉者十八人遷大理寺丞知臨江軍新喻縣移監成都府市買務蜀引二江溉諸縣田多少有約李順爲亂時成都大豪樊氏盜約改一晝夜爲六由此他縣歲賂樊氏縣乃得其餘水訟二十年不決轉運使以屬公公曰約所以爲均即不均約不可恃也乃親決水視一晝夜而樊氏縣水有餘樊氏即伏罪諸縣得水如故約轉運使以爲能舉知黎州州近蠻出善馬異時勢人多以託守公一拒絕蠻大喜於是累遷至太常博士以博士召兼監察御史裏行成都王䝉請鑄小鐵錢爲大錢當十鑄十得三

是廢十得三十也公疏以爲不便而駁議詆中貴人
妄告兩浙轉運使罪以公往治直之蘄州王蒙正恃
勢賂橫猾誣屬縣長罪死又以公往治告隨吏曰蒙
正賂汝受之以告我蒙正果賂吏直三百萬公因以
正其獄　仁宗欲官公一子公乃以讓其隨吏除開
封府判官於是自監察再遷至侍御史除江西水陸
計度轉運使奏事稱　上意賜三品服三司稅賦鵰
鶩羽民入一尺費餘百錢奏以鵝鶩代之宜州蠻爲
寇乃移廣西兼安撫公馳至問所以反曰吾知之矣
乃蒐諸州澄海忠敢士萬人守要害戒諸將賊至乃
擊歸則已蠻不復動明年邕州甲洞與朱平寨將秦
珏爭銀冶殺珏反邊大擾公曰蠻何敢是必珏有以

致之問之果然乃廢銀冶誅道賊熟戶數十人又移交州討殺玨者而邊遂定　仁宗曰邊吏好生事蕭某如此可召用三司度支判官王琪使江淮淛議鹽酒事請公俱往乃除三司鹽鐵判官與琪俱使江淮淛議鹽酒事至吉州除江淮淛荆湖制置發運副使以官卒于家享年五十四實慶曆二年五月十四日以其年九月二十日葬廬陵儒行鄉故舍之原公寬厚寡欲內行孝友稱於鄉里尤知為吏在所皆有聲績夫人河陽縣君毛氏五男子汝礪汝諧汝器汝士汝奭皆進士汝礪終太常博士汝器終殿中丞汝諧今為尚書屯田員外郎汝士今為永州祈陽縣令故累贈至尚書工部侍郎而墓碑未刻汝諧請曰先人

於王氏有故予銘士大夫多矣其曰然是宜以屬我
乃銘曰
蕭氏食鄭漢功之冠卒成齊梁以戾于唐人不絕史
與唐終始厥遷廬陵來自長沙使乎御史于宋初家
折獄禦戎有聲無譁祿則世繼而年不遐揚詩墓石
以相哀嗟

尚書工部侍郎樞密直學士狄公神道碑

狄氏故并人唐武后時有以諒直至宰相者有功中
宗以及社稷是爲梁公公梁公之十四世孫也諱棐
字輔之曾祖曰崇謙連州桂陽縣令祖曰文蔚全州
清湘縣令考曰希顔徐州録事參軍及公貴贈録事
君至兵部尚書而公母李氏封隴西郡太君蓋梁公

之後有兼蓍者亦有名蹟至大官其後祿仕不絶然寖微弗顯及公乃以行能爲時用出使入侍終尚書工部侍郎直樞密爲學士天下稱爲善人長者公少孤力學中咸平三年進士甲科其官自大理評事歷大理寺丞殿中丞太常博士尚書屯田都官職方員外郎祠部刑部郎中太常少卿右諫議大夫給事中其職自直昭文館歷龍圖閣直學士其初任知袁州分宜縣後嘗知開封府司錄通判鄧州成都府爲開封府判官使京西成都府路轉運又使制置江淮荆湖再判吏部流内銓知審官院知壁廣滑魏隨陜鄭同揚九州河中河南二府其知陜州河中府以趙元昊反擇西方守吏其知隨州則坐在魏時軍事有驕

不遜者不即治其知揚州則不及赴而卒于京師慶曆三年二月十七日也享年六十七公惇厚篤實未嘗妄言笑雖有喜慍未嘗見色終身不言人過惡罷南海所賫無南物在陝中貴人有力者言將援公於上公爲不聞接以它語退而歎曰吾束髪至此得爵禄皆以義可以老而自汚邪蓋其廉如此其治民出於寛仁不忍雖以此嘗得罪然自若弗悔也當時士大夫聞其死多歎惜累階至中散大夫勲至上柱國爵至山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一百戶食實封四百戶夫人武城縣君路氏左司諫知制誥振之女初公以布衣見路公路公即譽公文學行治妻以其子生六男子遵道遵度遵禮遵愨遵路遵彝遵度當天聖

初善爲古文志義甚高嘗爲襄州襄陽縣主簿不幸早死君子莫不傷之遵路爲太常寺奉禮郎與遵道遵懿遵彝亦皆早死遵禮今爲尚書虞部員外郎六女子嫁衛尉卿王罕衛尉卿魏琰樞密直學士何中立尚書駕部郎中王信民二人早死狄氏當五代之亂占潭之湘潭至公始葬武城君於許州陽翟縣張澗里故以公合葬葬以慶曆五年既葬二十年而遵禮來求銘文刻之墓碑銘曰

維狄先公開號於梁扶國舉帝仁柔義剛施垂子孫祿不𥌓仕歷世十四公爲循吏內行振振恕以與人無恚無忌考終厥身陽翟古墟有幽新里銘詩不磨彼石之視

尚書屯田員外郎贈刑部尚書李公神道碑

朝奉郎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杭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上輕車都尉賜緋魚袋贈刑部尚書李公諱陟字元昇少以進士舉太學衆推才高不妄交游獨與故相張文節公友善淳化中用甲科補河南府澠池縣尉羣盜阻殺以略行人朝廷出中貴人傳捕公率其屬捕殺之盡以故爲轉運使所奏留再任方賞遭父喪去而契丹犯河北卒亡命相聚爲寇所居內黃大擾令尉初不自保公爲設方略擒滅縣賴以無事攺除貝州司理參軍州將邊公肅知公能有難輒以公逐劇賊用一日馳百里悉縛取以歸於是州及

轉運使爲論功驛召見除大理寺丞知漢州什邡縣改殿中丞知秀州嘉興縣　眞宗東封改太常博士通判通利軍又以祀汾陰改尚書屯田員外郎河決奪一官監眞州鹽倉杭州言淛江隄壞不可治詔江淮荆淛發運使舉可用者以公通判杭州隄成度用財力甚省而完且可久乃復得故官留再任當是時呂文靖公提點刑獄尤知公極論薦以爲材且召除御史矣會母夫人死公行内脩事母尤以孝聞所收恤親屬多貧不能北歸留治喪南京哀戚毀甚未交服除而卒年五十三天禧三年六月八日也留守王沂公賻助之乃能具棺殯凡五娶賈氏高氏張氏耿氏最後邊氏封太康縣君今皆贈郡太君邊氏則貝

州邊公女也邊公疆明少所可知公而好之故女以
其子太康有賢行蓋見於國史公二男四女男曰中
庸守大理寺丞致仕曰中師給事中天章閣待制西
京留守女嫁太子中舍聶復貝州漳南縣令葛初平
尚書比部員外郎張參其一早死公初以文藝自進
然喜吏事所至強果辦治終以愛利爲人所思嘉祐
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葬于衛州新鄉縣昔德鄉戒
海里至熙寧元年十月乃始作銘刻之墓碑李氏故
博平人後徙内黄曾祖諱祚弗仕祖諱守澄開封府
襄邑縣尉考諱珣殿中丞銘曰
矯矯李公升自辭科啓迹澠池終功測河課文曰治
武奏厥多駿于大耋曾不及皤素琴未御虞殯遂歌

垂延在後寵禄有那兆衛西南彼墳陂陁追秩榮矣
哀如之何

贈禮部尚書安惠周公神道碑

公諱某字某姓周氏爲人倜儻有大節敏於文學達於政事　眞宗初卽位以進士甲科除將作監丞通判齊州卽有能名召還爲著作郎直史館提點開封府諸縣鎮公事歷三司戸部度支判官又皆有能名遂以右正言知制誥判吏部流内銓數進見奏事
眞宗以爲材其後置登聞鼓院糺察在京刑獄及考進士以糊名謄録之法　眞宗皆自選主者而輒以屬公居糺察未幾遂以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聽斷明審無留事　眞宗滋以爲材至嘗幸其府問勞賦

詩樂飲然後去以公更外事未久故不即大用而以
公知河中府又以知永興移天雄軍所至輒有聲績
數賜詔書獎論於是　眞宗知公果可付以政即召
還除給事中同知樞密院事既而又以爲尚書禮部
侍郎樞密副使　眞宗得疾幾不寤丁晉公用事逐
去寇萊公而以公爲黨亦逐去之以尚書戸部侍郎
知青州既而又以爲太常少卿知光州　仁宗即位
稍遷祕書監知杭揚二州晉公得罪去還公禮部侍
郎留守南京召見之將復用公病矣乃請知潁州自
潁徙陳自陳徙汝至汝若干年以某年某月某甲子
卒春秋五十九計聞天子爲震悼贈禮部尚書賻賜
錄其子孫加等謚曰安惠初公奮白衣數年遂知制

誥特爲　眞宗所禮禁中事大臣所不得聞者往往
爲公道之公亦慷慨爲上言事無所撓而其言祕世
莫得盡聞東封還公卿大夫皆獻文章頌功德公獨
上書進戒及在樞密進止侃侃不以丁晉公方盛爲
之詘節故爲所逐公好收挽後進士得一善汲汲如
世之夸者爲己進取未嘗問家人生產好讀書善爲
文有文集二十卷獨奏事諸草則公旣焚之矣無在
者愛其弟越甚篤與越皆以能書爲世所稱毎書輒
爲人取去積階至金紫光祿大夫勳至上柱國爵至
汝南郡開國公食邑至四千一百戶食實封至九百
戶嘗爲東京留守判官東封考制度副使亦皆
眞宗所自選也周氏世爲淄州鄒平人公曾祖考諱

某祖考諱某皆儒者以學行知名山東考諱某仕歷
御史終尚書都官員外郎及公貴贈曾祖考某官祖
考某官考某官公夫人王氏北海郡夫人先公一年
卒於公之卒也公子延荷爲大理寺丞延讓爲太常
寺太祝延壽爲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延儁爲大理
評事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公鄭州新鄭縣平康鄉
之北原而以王氏祔其後若干年公子延儁爲尚書
都官郎中累贈公至某官始追序公世次閥閱行治
來請曰先人名位功德嘗顯矣而墓碑無刻諸孤獨
延儁爲後死微夫子許我則無以詒永久嗟乎公之
事遠矣蓋雖公子有所不及知故所次止於如此然
觀公所以進而公之材可見視公所以逐而公之行

可知懍懍乎一世之名臣矣所次如此不爲畧也銘
曰
羣獻俣俣御于　帝所出入百年將相文武有如周
公左右　眞宗自初筮仕以至謀國晦顯險夷考終
一德公去州郡無民不思公來朝廷　天子所知發
論造功每成無隙誰私黨讎用國威福閒上不豫乃
讒乃逐旣投有罪而以公歸退施一州遂隕于腓美
矣邦士公之季子銘詩墓門載以龜趾

臨川先生集卷第八十九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九十

行狀

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謝公行狀
彰武軍節度使侍中曹穆公行狀
魯國公贈太尉中書令王公行狀

墓表

寶文閣待制常公墓表
太常博士鄭君墓表
貴池主簿沈君墓表
建昌王君墓表
處士征君墓表
鄱陽李夫人墓表

外祖黃夫人墓表

韶州翁源縣令楊府君墓表

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謝公行狀

公諱絳字希深其先陳郡陽夏人以試祕書省校書郎起家中進士甲科守太常寺奉禮郎七遷至尚書兵部員外郎以卒嘗知汝之穎陰縣校理祕書直集賢院通判常州河南府爲開封府三司度支判官與修 眞宗史知制誥判吏部流內銓最後以請知鄧州遂葬於鄧年四十六其卒以寶元二年公以文章貴朝廷藏於家凡八十卷其制誥世所謂常楊元白不足多也而又有政事材遇事尤劇尤若簡而有餘所至輒大興學舍莊懿明肅太后起二陵於河南不

取一物於民而足皆公力也後河南聞公喪有出涕者諸生至今祠公像於學鄧州有僧某誘民男女數百人以昏夜聚爲妖積六七年不發公至立殺其首弛其餘不問又欲破美陽堰廢職田復召信臣故渠以水與民而罷其歲役以卒故不就於吏部所施置爲後法其在朝大事或諫小事或以其職言郭皇后失位稱詩白華以諷爭者貶公又救之嘗上書論四民失業獻大寶箴議昭武皇帝不宜配上帝請罷内作諸奇巧因災異推天所以譴告之意言時政又論方士不宜入宮請追所賜詔又以爲詔令不宜偏出數易請繇中書密院然後下其所嘗言甚衆不可悉數及知制誥自以其近臣上一有所不聞其責今豫

我愈慷慨欲以論諫爲已事故其葬也廬陵歐陽公銘其墓尤嘆其不壽用不極其材云卒之日歐陽公入哭其堂椸無新衣出視其家庫無餘財蓋食者數十人三從孤弟妷皆在而治衣櫛纔二婢平居寬然貌不自持至其敢言自守矯然壯者也謝氏本姓任自受氏至漢魏無顯者而盛於晉宋之間至公再世有名爵於朝而四人皆以材稱於世先人與公皆祥符八年進士而公子景初等以歷官行事來曰願有述也將獻之太史謹撰次如右謹狀

彰武軍節度使侍中曹穆公行狀

公諱瑋字寶臣眞定府靈壽縣人少以蔭爲天平監寧二軍牙內都虞候至道中李繼遷盜據河西銀夏

等州後又擊諸部并其衆李繼隆范廷召等數出無
功而朝廷終棄靈武繼遷遂強屢入邊州爲寇當是
時公爲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年十九　太宗問大
臣誰可使當繼遷者武惠王以公應詔　太宗以知
渭州而欲除諸司使以遣之武惠王爲公固讓乃以
本官知渭州　真宗即位改内殿崇班閤門通事舍
人西上閤門副使移知鎮戎軍當是時繼遷虐使其
衆人多怨者公即移書言朝廷恩信撫納之厚以動
之羌人得書往往感泣於是康奴諸族皆内附咸平
六年繼遷死其子德明求保塞公上書言繼遷擅中
國要害地終身旅拒使謀臣狼顧而憂方其國危子
弱不即捕滅後更盛強無以息民當是時朝廷欲以

恩致德明寖其書不用而河西大族延家妙等遂拔其部人來歸諸將猶豫未知所以應公曰德明野心去就尚疑今不急折其羽翮而長養就之其飛必矣即自將騎士入天都山取之內徙德明由此遂弱而至死不敢窺邊大中祥符元年召還除西上閤門使邠寧環慶路兵馬都鈐轄兼知邠州東封遷東上閤門使高州刺史再移眞定府定州路都鈐轄已而又以爲涇原路都鈐轄兼知渭州公乃圖涇原環慶兩路山川城郭戰守之要以獻　眞宗留其一樞密院而以其一付本路使諸將出兵皆按圖議事祀汾陰遷四方館使初章埋驕於武延鹹泊擬臧掘強於平涼公皆誅之而汧渭之間遂無一羌犯塞八年遷英州

團練使知秦州秦西南羌唃厮囉宗哥立遵始大遵獻方物求稱賛普公上書言夷狄無猒足其求必輕中國大臣方疑其事會得公書遂不許而猶以爲保順軍節度使公曰我狃遵矣又將爲寇吾治兵以俟爾遵使其舅賞樣丹招熟戶郭厮敦爲鄉導公即誘樣丹捕厮敦而許以一州樣丹終殺厮敦公遂奏以爲穎州刺史而樣丹亦舉南市城以獻先是張吉知秦州生事熟戶多去爲遵耳目及公誅樣丹即皆惶恐避逃公許之入贖自首還故地而至者數千人後遂帖服皆爲用至明年囉遵果悉衆號十萬寇三都公帥三將破之追北至沙州所俘斬以萬計事聞除客省使康州防禦使其後又破滅馬波叱臘鬼留等

諸羌囉遵遂以窮孤逃入磧中而公斥境隴上置弓門威遠九十寨自是秦人無事矣天禧三年召還除華州觀察使以西人之恃公也復以爲鄜延路馬步軍都部署四年遂除宣徽北院使鎮國軍節度觀察留後簽署樞密院事丁晉公用事稍除不附巳者旣貶寇萊公即指公爲黨改宣徽南院使出爲環慶路都署又降容州觀察使知萊州晉公貶乃以公爲華州觀察使知青州天聖三年除彰化軍節度觀察留後知天雄軍又移知永興軍而詔使來朝至則除昭武軍節度使而復還之天聖五年以疾病求知孟州得之會言事者以公宿將有威名不當置之閒處乃以爲眞定路馬步軍都部署知定州七年換彰武軍

節度使八年正月薨于位年五十八 皇帝爲罷朝兩日贈侍中謚曰武穆公爲將幾四十年用兵未嘗敗衂尤有功於西方舊羌殺中國人得以羊馬贖死如羌法公以謂如此非所尊中國而愛吾人奏請不許其贖又請補内附羌百族以爲上軍主假以勳階爵秩如王官至今皆爲成法陜西歲取邊人爲弓箭手而無所給公以塞上廢地募人爲之若干畝出一卒若干畝出一馬至其重斂發兵戍守至今邊賴以實所募皆爲精兵在渭州取隴外籠干川築城置兵以守曰後當有用此者及李元昊叛兵數出卒以籠干川爲德順將軍而自隴以西公所措置人悉以爲便也自三都之戰威震四海喃厮囉聞公姓名即以

手加額枉天雄契丹使過魏地輙陰勒其從人無得高語疾驅至多憚公不敢仰視契丹既請盟　眞宗於兵事尤重愼即有邊手詔詰難至十餘反而公每守一議終無以奪　眞宗後愈聽信有論邊事者往往密以付公可否好讀書所如必載書數兩兼通春秋公羊穀梁左氏傳而尤熟於左氏始娶潘氏馮翊郡夫人忠武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韓國公美之子後娶沈氏安國太夫人故相左僕射倫之孫光祿少卿繼宗之子子男四人僖禮賓使知儀州當元昊叛時以策說大將不能用反罪之遷韶州以死倚終內殿崇班侯供備庫副使拒元昊於兎亭戰死贈寧州刺史倩右侍禁一女子適四方館使榮州刺

史主德基孫五人諒諷東頭供奉官誼右侍禁閤門祗候諝三班奉職諮右班殿直

魯國公贈太尉中書令王公行狀

公諱德用字元輔其先眞定人也世以財雄北邊而蔣公邢公皆倜儻喜赴人急歲飢所活以千計武康公當 太宗時貴寵任事以殿前都指揮使受遺詔輔 眞宗葬其先公河南密縣縣後分屬鄭州管城故今爲管城人焉公先喪其母韓國夫人朱氏事繼母魯國太夫人張氏以孝聞至道二年 太宗五路出師以討李繼遷之叛而武康公出夏州當是時公爲西頭供奉官而在武康之側年十七自護兵當前所俘斬及得馬羊功爲多及歸公又請殿將至隘公

以爲歸之至隘而爭先必亂亂而繼遷薄我必敗於是又請以所護兵馳前至隘而陣武康爲公令於軍曰至陣而亂行者斬公亦令曰至吾陣而亂行者吾亦如公令至陣士卒帖然以此行而武康公亦爲之按轡繼遷兵相隨屬左右望公莫敢近於是武康公歎曰王氏有兒矣及論功武康公曰吾爲大將不可使子弟與諸將分功絀公不列三年遷東頭供奉官咸平二年遷内殿崇班三年換御前忠佐馬軍副都頭景德二年爲馬軍都頭大中祥符元年爲邢洺磁相巡檢提舉捉賊男子張鴻霸聚黨界中爲盜朝廷以名捕久之不得公以氊車載壯士僞服爲婦人誘之於野於是鴻霸與其黨三十二人皆得朝廷以爲

能移陝西東路提舉捉賊自陝以東爲盜者聞公擒
鴻霸事皆惴恐逃去五年爲環慶路指揮使奏事上
前忤旨責授鄆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是歲武康公薨
天子命公乘驛護喪歸京師已而還其舊職七年遷
散虞候散都頭八年遷散員內殿直都虞候天禧四
年爲殿前左班都虞候柳州刺史乾興元年爲捧日
左廂都指揮使英州團練使天聖三年改博州團練
使知康信軍城壞公使禁軍爲築築者久之而無敢
竊言望公使巳以非其事者城成　天子賜書獎諭
五年移冀州兼馬步軍都部署是歲除康州防禦使
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又除捧日四廂都指揮使六
年除侍衛親軍步軍都虞候歸就職又除環慶路副

都部署不行八年除幷代州馬步軍副都部署又除
殿前都虞候十年除桂州觀察使侍衛親軍步軍副
都指揮使權馬軍都指揮使諸將皆遷與士之請馬
者皆不求有司而得故事取糞錢於軍以給公使自
公始罷之使各置庫以待其軍用明道元年除福州
觀察使軍人挾內詔求爲軍吏公爭曰軍人敢挾詔
以干軍制後不可復治且軍吏不可使求而得得則
軍人必大受其侵明肅太后固使與之公固不奉詔
已而太后亦寤卒聽公及太后崩有司請衛士皆坐
甲公又不奉詔曰故事無爲太后喪坐甲也於是
天子心賢公以爲可用及閱太后宮得爭軍吏事遂
以公檢校太保簽署樞密院事公固辭武人不學不

足以當大任　天子使中貴人趣公入院公於朝廷
臨義慷慨言無所顧計至於親戚故舊待之亦皆當
理而有恩故人爲人求官於公公問其得謝幾何故
人辭窮以實對公亦不拒也歸而使家人以銀與之
曰爾所求者在此矣官非吾有不可得居頃之除樞
密副使三年除明州奉國軍節度觀察留後同知樞
密院事四年除安德軍節度使五年檢校太尉充宣
徽南院使寶元元年李元昊叛公嘗請將以扞邊
天子不許曰吾以公謀可也卒所以鎮撫扞治者亦
多公計策始人或以公威名聞天下而狀皃奇偉疑
非人臣之相御史中丞孔道輔因以爲人言如此公
不宜典機密在上左右　天子不得已以公爲武寧

軍節度使徐州大都督府長史赴本鎮賜手詔慰遣而言曰皆尚論公未止也又以公爲右千牛衛上將軍知隨州人爲公懼恬然唯不接賓客而已移曹州或聞孔道輔死以告曰是嘗害公者今死矣公愀然曰孔中丞豈害某者乎彼其心所以事君當如此世惜乎朝廷無一忠臣言者服公以謂有德而終身自愧其言曹人喜鬭多盜佗日獄未嘗空也公在曹嘗無一人囚者數矣慶曆二年除檢校司空保靜軍節度使　天子以手詔賜公曰賜卿重地勉視事毋以人言爲憂有傷卿者朕不聽契丹使劉六符過澶州喜曰六符聞公久矣遇於此豈非幸也今此州歲大熟豈非公仁政之効也公謝曰　明天子在上固當

多豐年此豈吾力也今朝廷多賢士大夫可畏者吾老矣備位於此不足以累公稱數是歲移眞定府等路駐泊馬步軍都部署求奏事京師　天子使中貴人諭公入覲除宣徽南院使判成德軍固辭不得未行以契丹使使求周世宗所取三關故地聚兵幽薊爲若侵邊者乃移公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聽以便宜從事而以楊崇勳知成德軍崇勳使客問公所以戰公曰吾患不仁不患不威患不知不患無功蓋見敵而後勝可制吾所戰豈可以豫言也公至定州則明賞罰以教戰契丹使人來覘或以告勸公執殺公置之不問曰吾視士卒皆樂戰可用矣使彼得歸以告其主是伏人之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于郊公提

桴鼓誓師進退坐作終日不戮一人而畢乃下令具
糗糧聽鼓於中軍將盡以汝行唯吾其所鄉契丹聞
之震恐已而　天子密詔問公方略公上書論近世
用兵之失與今所以料敵制勝之方甚備會兵罷徙
公知陳州過都　天子使中貴人勞賜問公欲見否
公辭謝備邊無功幸蒙　上恩赦誅徙內郡非有公
事當對者不敢見三年移孟州召還署宣徽院事已
而出判相州六年除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澶州七
年移鄭州封祁國公八年還除會靈觀使又除檢太
師判鄭州過都　天子召見慰勞皇祐二年除集慶
軍節度使進封冀國公三年以年老求致仕詔以太
子太師致仕大朝會綴中書門下班公威名雖老矣

尚爲四夷所憚而　天子亦賢公以爲可屬大事也
四年復強起公以爲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判鄭州六年遂以爲樞密使契丹使至公伴
射使曰南朝以公使樞密而相富公可謂得人矣
天子聞之賜公御弓一矢五十以寵焉嘉祐九年進
封魯國公以年老求去位至六七　天子爲之不得
已猶以爲忠武軍節度使景靈宮使又以爲同羣牧
制置使有詔五日一會朝給扶者以一子若孫一人是
歲公年七十八矣明年二月辛未公以疾薨　天子
至其第爲之罷朝一日又爲之素服發哀苑中而以
太尉中書令告其第又賜以黃金水銀龍腦等物出
內人撫其諸子公忠實樂易與人不疑不詰小過望

之毅然有不可犯之色及就之温如也平生少玩好
不以名位驕人而所得祿賜多施之親黨善治軍旅
寬仁愛士卒士卒樂爲之盡與士大夫遊士大夫亦
多服其度以爲莫能窺也夫人宋氏武勝軍節度使
延渥之女也累封安定郡夫人先公卒後以子追封
榮國夫人孝慈恭儉有助於公男子咸熙東頭供奉
官早卒以子故累贈至右千牛衛將軍次咸融西京
左藏庫使果州團練使次咸庶內殿崇班早卒次咸
英供備庫副使次咸康內殿承制女四人長嫁尚書
駕部郎中張叔詹其次嫁太常博士程嗣恭國子博
士寇諲皆早卒孫七人澤淵皆內殿崇班閤門祗候
淑左侍禁淇左班殿直潭右班殿直沆瀛左侍禁溫

未仕淑淇皆早卒曾孫二人任左侍禁价未仕公子
卜以五月甲申葬管城之先塋而國夫人祔謹具公
歷官行事狀請牒考功太常議謚幷史館

寶文閣待制常公墓表

右正言寶文閣待制特贈右諫議大夫汝陰常公以
熙寧十年二月己酉卒以五月壬申葬臨川王某誌
其墓曰公學不期言也正其行而已行不期聞也信
其義而已所不取也可使貪者矜焉而非彫斵以爲
廉所不爲也可使弱者立焉而非矯抗以爲勇官之
而不事召之而不赴或曰必退者也終此而已矣及
爲今天子所禮則出而應焉於是　天子悅其至虛
已而問焉使莅諫職以觀其迪已也使董學政以觀

其造士也公所言乎上者無傳然皆知其忠而不阿所施乎下者無助然皆見其正而不苟詩曰胡不萬年惜乎旣病而歸死也自周道隱觀學者所取舍大抵時所好也違俗而適已獨行而特起嗚呼公賢遠矣傳載公久莫如以石石可磨也亦可泐也謂公且朽不可得也

太常博士鄭君墓表

德安鄭湜書其父太常博士諱詒字正臣之行治伐閱世次因其妹壻廣陵朱介之以來請曰鄭氏故家滎陽有善果者卒於唐江州刺史而子孫爲德安人自善果至脛七世生裔爲樂清縣令君之大父也裔生東君之父也以詩書教授鄉里而終不仕君以景

祐四年進士爲洪州都昌縣主簿於是令老矣事皆決於君而都昌至今稱以爲能又爲廬州合淝縣尉盜發輙得故其後無敢爲盜者又爲同州朝邑縣令當陝西兵事起案籍書度民力所堪以均賦役而人不困又掌集慶軍書記歲旱轉運使不欲除民租以屬其守而使君出視君以實除民租如法又遷祕書省著作佐郎知南康軍南康縣移知梧州方是時儂智高爲亂吏多避匿即不往君獨亟往治城塹集吏民以守而州無事經略使舉君以知賓州再遷至太常博士而歸爲陵臺令召見言事稱旨賜緋衣銀魚未赴以嘉祐三年三月二十四日卒年六十君前夫人張氏後夫人吳氏子男三人其長則湜也次沿次

深女四人其三人巳嫁矣董振何贇朱介之其壻也君爲人孝友諒直得人一善若巳出能振窮急而自養尤儉約自賓州歸所齎無南方一物其平生所爲如此今既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德安之永泰鄉谷步里而未有以碣諸墓也敢因介之以告介之於余爲外姻而其妻能道君之實將懼泯沒而無聞數涕泣屬其夫求得余之一言以表之墓上蓋余甞奉使江東泝九江上盧山愛其山川而問其州人士大夫之賢而可與游者莫能言也今湜能言其父之賢如此問其州人之游仕於此者乃以爲良然嗟乎鄭君誠如此豈特一鄉之善士歟而其子男與女子又能如此故爲序次其說使表之墓上

貴池主簿沈君墓表

予先君女子三人其季嫁沈子也他日有問予先君之壻而予告以沈子其知沈子之家者必曰是其父能文學他日從沈子於銅陵而遊觀其縣縣人得沈子必曰是其父能政事已而予求其父所爲書於沈子沈子曰先君卒於逆旅其書悉爲人取去無在者又問其政事曰吾嘗聞於祖母矣先君爲池州貴池縣主簿令不能而縣大治者先君之力也嘗攝銅陵縣事縣人有兄弟爭財者先君能爲辨其曲直而卒使之感寤讓財相與同居其去也兩縣人追送涕泣遂焉而後去其施設之方則吾不得其詳也沈子遂言曰先君事生嚴喪死哀自族人至於婚友無所不

盡其心終身好書未嘗一日不讀而於酣樂嫚戲未
嘗豫也循道守官以不諂其上而幾至於殆者數矣
故其仕嘗有去志而無留心唯不得壽考富貴以卒
其學問究其施設故其文章不多見而獨爲士友所
知其行義不博聞而獨爲親黨所稱其政事不大傳
而獨爲邑人所記日月行矣不即論次懼將卒於無
傳也吾願以此屬子矣予應曰然子之先君固賢而
又有賢子其後世將必大不可使無考也於是爲之
論次曰君諱某字某再世家于杭州之錢塘而其先
湖州之武康人也武康之族顯久矣至唐有旣濟者
爲尚書禮部員外郎生傳師爲尚書吏部侍郎贈吏
部尚書尚書生詢爲潞州刺史昭義軍節度使自昭

義以上三世皆有名迹列於國史昭義生丹爲舒州團練判官舒州生宰江南李氏時爲饒州刺史饒州生廷蘋爲濠州軍事推官濠州生承誨 大宋爲明州定海縣主簿累贈光祿卿光祿生玉尚書屯田郎中知眞州軍州事君眞州之子天聖二年以進士起家楚州司法參軍再調爲池州貴池縣主簿年三十六疾卒於京師之逆旅夫人元氏生男子伯莊季長叔通皆爲進士而季長則予先君之壻也君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眞州城北之原蓋其行義文學政事皆如其子之言云

建昌王君墓表

君建昌南城人姓王氏諱某字君玉少則貧窶事親

盡力未嘗佚游慢戲以棄一日亦未嘗屈志變節以
辱於一人故雖食蔬水飲而父母有歡愉之心徒步
藍縷而鄉人有畏難之色及其有子則盡其方以教
子於是鄉人之子弟皆歸之君隨少長所能以教又
盡其力蓋娶邑里周氏女有賢行能助君所爲生四
子無忌無咎無隱無悔皆進士無忌早卒而無咎獨
中第爲揚州江都縣尉卒君之教博學能文篤行不
怠然人以爲君能長者以有是子而非特其教之力
也君亦嘗舉進士不中某年年六十五以某月日卒
於江都其子之官舍明年三月二十四日葬所居縣
裏屯之原葬久矣無咎始求予文以表君墓當時無
咎弃台州天台縣令教授於常州其學彌勤其行彌

厲其志蓋非有求於茲世而止能使君顯聞於後世庶其在此以予不肖而言之不美也安能有所重以稱君之孝子耶亦論次之如此

處士征君墓表

淮之南有善士三人皆居於眞州之揚子杜君者寓於醫無貧富貴賤請之輒往與之財非義輒謝而不受時時窮空幾不能以自存而未嘗有不足之色蓋善言性命之理而其心曠然無累於物而予嘗與之語久之而不厭也徐君忠信篤實遇人至謹雖疾病召筮不正衣巾不見寓於筮日得百數十錢則止不更筮也能爲詩亦好屬文有集若干卷兩人者以醫筮故多爲賢士大夫所知而征君獨不聞於世征君

者諱某字某事其母夫人至孝居鄉里恂恂恭謹樂振人之窮急而未嘗與人校曲直好蓄書能爲詩有子五人而教其三人爲進士某今爲某官某今爲某官某亦再貢於鄉征君與兩人者相爲友至驩而莫逆也兩人者皆先征君以死而征君以某年某月某甲子終于家年七十七噫古者一鄉之善士必有以貴於一鄉一國之善士必有以貴於一國此道亡也久矣余獨私愛夫三人者而樂爲好事者道之而征君之子又以請於是書以遺之使之鑱諸墓上杜君諱嬰字大和徐君諱仲堅字某

鄱陽李夫人墓表

鄱陽處士贈大理評事黄君諱某之妻太平縣君鄱

陽李氏者今太常博士巽之母也年若干以嘉祐五年十一月乙酉終而以後年十一月丙子從其夫葬鄱陽長順里之西原葬若干年而太君之子所與游者臨川王某表其墓曰太君之爲女子以善事父母聞於鄉里及嫁移所以事父於舅而致其禮有加焉凡在舅黨者無不禮也移所以事母於姑而致其愛無損焉凡在姑黨者無不愛也相其夫以正而順誨其子以義而慈處士君甞娶而有子矣蓋視遇之無異於己子其後太君之子以進士起爲閩人而州之士大夫皆曰是母非獨能教亦其爲善也宜有子初其子爲尉於宣州之太平又參虔州録事皆欲迎太君以往太君曰吾助汝父享祠春秋於此義終不得

獨往及爲南劒州順昌縣令知洪州新建縣事而處士君已不幸乃曰吾老矣今而後可以從子故其終在新建其子之官寢太君生一男二女男即博士女皆已嫁其幼蚤卒其長者少喪其配事姑以孝聞而不嫁州之士大夫又皆曰是母能教非獨施於其一男而已蓋其女子亦母之力也嗚呼豈不賢哉

外祖母黄夫人墓表

外祖夫人黄氏生二十二年歸吳氏歸五十年而卒卒三月而葬康定二年十二月也夫人淵靜裕和不彊而安事舅姑夫撫子皆順適吳氏内外族甚大朝夕相與居歲時以辭幣酒食相綴接卒夫人之世戚疏愚良一無閒言又喜書史曉大致往往引以輔導

處士信厚聞於鄉子爲士無虧行累夫人之助夫人
貧寡言笑聲若不能出雖族人亦不知其曉書史也
某外孫也故得之詳明道中過舅家夫人春秋高矣
視其禮猶若女婦然視其色不知其有喜慍也病且
革以薄葬命子億其可謂以正始終也已舅藩既誌
其葬四年其還自揚州復其墓復表曰聖人之教必
繇閨門始後世誌於教者亦未之勤而已天下相重
以戾相蕩以侈疣然數矣自公卿大夫無完德豈或
女婦然或者女婦居不識廳屏笑言不聞隣里是職
然也置則悖矣然其死也聞人傳焉以美之是亦教
之熄也人人之不能然也傳焉以美之宜也矧如夫
人者有不可表耶於戲

翁源縣令楊府君墓表

君諱某字某故華陰楊氏其爲臨江軍之清江人蓋亦已久矣曾皇祖曰某仕江南李氏爲大理評事皇祖曰某皇考曰某　眞宗時以行義聞嘗召之不起初宰相王隨少時與友善　仁宗即位隨知杭州請以皇考奉章入賀既至度不可屈乃已後終推子弟一官以與其子得太廟齋郎君是也初任袁州萍鄉縣尉會令免獨當一縣豪猾吏民以君少共爲十餘獄嘗之君立斷治大服又選饒州德興縣主簿舉餘干縣令大水民乏食有死者君以便宜出常平米計口賤糶又誘富人發錢米所活人蓋數萬縣人蘧璉捕笞盜父因殺子誣璉以求賂君治服語璉曰汝歸

以米百石餔貧民所以謝我至州州吏疑璉大姓持
賂當是時范文正公爲將問璉汝來時長官何言璉
道君語公曰楊某治此不自嫌可以無疑也璉卒得
雪歸餔民如君語蓋君爲文正公所信如此而能得
民樂輸多此類又除韶州翁源縣令轉運使舉監廣
州市舶司至一月卒年四十二某年某月某日也以
某年某月某日葬某縣某鄉某里君事後母孝至然
謹於人喪或大寒脫衣買棺以赴之平生如此不一
旣已未嘗爲人道死之日家所有獨其父書十餘篋
舉者甚衆然仕終不遂其可惜也已娶陳氏子曰遽
漳州軍事判官曰通池州建德縣尉皆時所謂才士
也天所以報施蓋將在於是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九十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九十一

墓誌

太子太傅致仕田公墓誌銘

給事中贈尚書工部侍郎孔公墓誌銘

司封員外郎祕閣校理丁君墓誌銘

王平甫墓誌

建安章君墓誌銘

王補之墓誌銘

員外張君墓誌銘

太子太傅致仕田公墓誌銘

田氏故京兆人後遷信都晉亂公皇祖太傅入于契丹景德初契丹澶州略得數百人以屬皇考太師太

師哀憐之悉縱去因自脫歸中國　天子以爲廷臣
積官至太子率府率以終爲人沉悍篤實不苟爲笑
語生八男子多知名而公爲長子公少卓犖有大志
好讀書書未嘗去手無所不讀蓋亦無所不記其爲
文章得紙筆立成而閎博辨麗稱天下初舉進士賜
同學究出身不就後數年遂中甲科補江寧府觀察
推官以毋英國太夫人喪罷去除喪補楚州團練判
官用舉者監轉般倉遷祕書省著作佐郎又對賢良
方正策爲第一遷太常丞通判江寧府數上書言事
召還將以爲諫官方是時趙元昊反夏英公范文正
公經略陝西言臣等才力薄使事恐不能獨辦請得
田某自佐以公爲其判官直集賢院參都總管軍事

自　真宗弭兵至是且四十年諸老將盡死爲吏者不知兵法師數陷敗士民震恐二公隨事鎮撫其爲世所善多公計策大將有欲悉數路兵出擊賊者朝廷許之矣公極言其不可乃止又言所以治邊者十四事多聽用還爲右正言判三司理欠憑由司權修起居注遂知制誥判國子監於是陝西用兵未已人大困以公副今宰相樞密副使韓公宣撫自宣撫歸判三班院而河北告兵食闕又以公往視而保州兵士殺通判閉城爲亂又以公爲龍圖閣直學士知成德軍眞定府定州安撫使往執殺之論功遷起居舍人又移秦鳳路都總管經略安撫使知秦州遭太師喪辭起復者久之　上使中貴人手敕趣公公不得

已則乞歸葬然後起既葬託邊事求見　上曰　陛下以孝治天下方邊鄙無事朝廷不爲無人而區區犬馬之心尚不得自從臣即死知不瞑矣因泫然泣數行下　上視其貌甚瘠又聞其言悲之乃聽終喪蓋帥臣得終喪自公始服除以樞密直學士爲涇原路兵馬都總管經略安撫使知渭州遂自尚書禮部郎中遷右諫議大夫知成都府充蜀梓利䕫路兵馬鈐轄西南夷侵邊公嚴兵憚之而誘以恩信即皆稽顙蜀自王均李順再亂遂號爲易動往者得便宜決事而多擅殺以爲威至雖小罪猶并妻子遷出之蜀流離顛頓有以故死者公拊循教誨兒女子畜其人至有甚惡然後繩以法蜀人愛公以繼張忠定而謂

公所斷治爲未嘗有誤歲大凶寬賦減徭發廩以救之而無餓者事聞賜書奬諭遷給事中以守御史中丞充理檢使召爲未至以爲樞密直學士權三司使既而又以爲龍圖閣學士翰林學士又遷尚書禮部侍郎正其使號自景德會計至公始復鉤考財賦盡知其出入於是入多景德矣歲所出乃或多於入公以謂厚斂疾費如此不可以持久然欲有所掃除變更興起法度使百姓得完其蓄積而縣官亦以有餘在　上與執政所爲而主計者不能獨任也故爲皇祐會計錄上之論其故冀以寤　上上固恃公欲以爲大臣居頃之遂以爲樞密副使又以檢校大傅充樞密使公自常選數年遂任事於時及在樞密爲之

使又超其正天下皆以爲宜顧尚有恨公得之晩者
公行内修於諸弟尤篤爲人寛厚長者與人語款款
若恐不得當其意至其有所守人亦不能移也自江
寧歸宰相私使人招之公謝不往及爲諫官於小事
近功有所不言獨常從容爲　上言爲治大方而已
范文正公等皆士大夫所望以爲公卿而其位未副
公得間輒爲　上言之故文正公等未幾皆見用當
是時　上數以天下事責大臣慨然欲有所爲蓋其
志多自公發公所設施事趣可功期成因能任善不
必已出不爲獨行異言以峙聲名故功利之在人者
多而事迹可記者止於如此嘉祐二年十二月暴得
疾不能興　上聞悼駭敕中貴人太醫問視疾加損

輒以聞公即辭謝求去位奏至十四五猶不許而公
求之不已乃以爲尚書右丞觀文殿學士翰林侍讀
學士提舉景靈宮事而公求去位終不已於是遂以
太子少傅致仕致仕凡五年疾遂篤以八年二月乙
酉薨于第享年五十九號推誠保德功臣階特進勲
上柱國爵開國京兆郡公食邑三千五百戶實封八
百戶詔贈太子太傅而賻賜之甚厚公諱況字元均
皇曾祖諱祐贈太保皇祖諱行周贈太傅皇考諱延
昭贈太師妻富氏封永嘉郡夫人今宰相河南公之
女弟也無男子以弟之子至安爲主後女子一人尚
幼田氏自太師始占其家開封而葬陽翟故今以公
從太師葬陽翟之三封鄉西呉里於是公弟右賛善

大夫洵來曰十壟公利四月甲午請所以誌其壙者葢公自佐江寧以至守蜀在所輒興學數親臨之以進諸生某少也與公弟游而公所進以爲可教者也知公爲審銘曰

田室於姜卒如龜祥後其孫子曠不世史於宋繼顯目公攸始奮其華蘖配實之美乃發帝業深宏卓犖乃興佐時宰飪調弭文馴武克內外隨施亦有厚仕孰無衆毀公獨使彼若榮豫巳維昔皇考敢於活人傳祉在公不集其身公又多譽公宜難老胡此殆疾不終壽考掩詩於幽爲告永久

給事中贈尚書工部侍郎孔公墓誌銘

宋故朝請大夫給事中知鄆州軍州事兼管內河堤

勸農同群牧使上護軍魯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六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孔公者尚書工部侍郎贈尚書吏部侍郎諱勗之子兗州曲阜縣令襲封文宣公贈兵部尚書諱仁玉之孫兗州泗水縣主簿諱光嗣之曾孫而孔子之四十五世孫也其仕當今天子天聖寶元之間以剛毅諒直名聞天下甞知諫院矣上書請　明肅太后歸政　天子而廷奏樞密使曹利用尚御藥羅崇勳罪狀當是時崇勳操權利與士大夫為市而利用悍彊不遜內外憚之甞為御史中丞矣皇后郭氏廢引諫官御史伏閤以爭又求見　上皆不許而固爭之得罪然後已蓋公事君之大節如此此其所以名聞天下而士大夫多以公

不終於大位爲天下惜者也公諱道輔字原魯初以進士釋褐補寧州軍事推官年少耳然斷獄議事已能使老吏憚驚遂遷大理寺丞知兖州仙源縣事又有能名其後嘗直史館待制龍圖閣判三司理欠憑由司登聞檢院吏部流内銓糾察在京刑獄知許徐兖鄆泰五州留守南京而兖鄆御史中丞皆再至所至官治數以爭職不阿或絀或遷而公持一節以終身蓋未嘗自詘也其在兖州也近臣有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圖閣直學士　上曰是詩雖多不如孔道輔一言乃以公爲龍圖閣直學士於是人度公爲上所思且不久於外矣未幾果復召以爲中丞而宰相使人説公稍折節以待遷公乃告以不能於是人

又度公且不得久居中而公果出初開封府吏馮士
元坐獄語連大臣數人故移其獄御史御史劾士元
罪止於杖又多更赦公見　上上固怪士元以小吏
與大臣交私汙朝廷而所坐如此而執政又以謂公
爲大臣道地故出知鄆州公以寶元二年如鄆道得
疾以十二月壬申卒於滑州之韋城驛享年五十四
其後詔追復郭皇后位號而近臣有爲　上言公明
肅太后時事者　上亦記公平生所爲故特贈公尚
書工部侍郎公夫人金城郡君尚氏尚書都官員外
郎諱賓之女生二男子曰淘今爲尚書屯田員外郎
曰宗翰今爲太常博士皆有行治世其家累贈公金
紫光禄大夫尚書兵部侍郎而以嘉祐七年十月壬

寅葬公孔子墓之西南百步公廉於財樂振施遇故人子恩厚尤篤而尤不好鬼神禨祥事在寧州道士治眞武像有蛇穿其前數出近人人傳以爲神州將欲視驗以聞故率其屬往拜之而蛇果出公即舉笏擊蛇殺之自州將以下皆大驚已而又皆大服公由此始知名然余觀公數處朝廷大議視禍福無所擇其智勇有過人者勝一蛇之妖何足道哉世多以此稱公者故余亦不得而略也銘曰

展也孔公維志之求行有險夷不改其輈權彊所忌讒諂所讎考終厥位寵禄優優維皇好直是錫公休序行納銘爲識諸幽

司封員外郎祕閣校理丁君墓誌銘

朝奉郎尚書司封員外郎充祕閣校理新差通判永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上輕車都尉賜緋魚袋晉陵丁君卒王某曰噫吾僚也方吾少時輔我以仁義者乃發哭弔其孤祭焉而許以銘越三月君壻以狀至乃叙銘赴其葬叙曰君諱寶臣字元珍少與其兄宗臣皆以文行稱鄉里號爲二丁景祐中皆以進士起家君爲峽州軍事判官與廬陵歐陽公游相好也又爲淮南節度掌書記或誣富人以博州將貴人也猜而專吏莫敢議君獨力爭正其獄又爲杭州觀察判官用舉者兼州學教授又用舉者遷太子中允知越州剡縣蓋其始至流大姓一人而縣遂治卒除弊興利甚衆人至今言之於是再遷爲太常博士移知端

州儂智高反攻至其治所君出戰能有所捕斬然卒不勝乃與其州人皆去而避之坐免一官徙黃州會恩除太常丞監湖州酒又以大臣有解舉者遷博士就差知越州諸暨縣其治諸暨如剡越人滋以君爲循吏也　英宗即位以尚書屯田員外郎編校祕閣書籍遂爲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君質直自守接上下以恕雖貧困未嘗言利於朋友故舊無所不盡故其不幸廢退則人莫不憐少進也則皆爲之喜居無何御史論君嘗廢矣不當復用遂出通判永州世皆以咎言者謂爲不宜夫毆未嘗教之卒臨不可守之城以戰虎狼百倍之賊議今之法則獨可守死爾論古之道則有不去以死有去之以生吏方操法以責士

則君之流離窮困幾至老死尚以得罪於言者亦其理也君以治平三年待闕於常州於是再遷尚書司封員外郎以四年四月四日卒年五十八有文集四十卷明年二月二十九日葬于武進縣懷德北鄉郭莊之原君曾祖諱輝祖諱諒皆弗仕考諱柬之贈尚書工部侍郎夫人饒氏封晉陵縣君前死子男隅太廟齋郎除隮爲進士其季恩兒尚幼女嫁祕書省著作佐郎集賢校理同縣胡宗愈其季未嫁嫁胡氏者亦又死矣銘曰

文於辭爲達行於德爲充道於古爲可命於今爲窮

嗚呼已矣卜此新宮

王平甫墓誌

君臨川王氏諱安國字平甫贈太師中書令諱明之曾孫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諱用之之孫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康國公諱益之子自丱角未嘗從人受學操筆爲戲文皆成理年十二出其所爲銘詩賦論數十篇觀者驚焉自是遂以文學爲一時賢士大夫譽歎蓋於書無所不該於詞無所不工然數舉進士不售舉茂材異等有司考其所獻序言第一又以母喪不試君孝友養母盡力喪三年常在墓側出血和墨書佛經甚衆州上其行義不報　今上即位近臣共薦君材行卓越宜特見招選爲繕書其序言以獻大臣亦多稱之手詔襃異召試賜進士及第除武昌軍節度推官教授西京國子未幾校書崇文院

特攺著作佐郎祕閣校理士皆以謂君且顯矣然卒不偶官止於大理寺丞年止於四十七以熈寧七年八月十七日不起越元豐三年四月二十七日葬江寧府鍾山母楚國太夫人墓左百有十六步有文集六十卷妻曾氏子旐存女婿葉濤處者四女濤有學行知名旐存亦皆嶷嶷有立君祉所施庶在於此

建安章君墓誌銘

君諱友直姓章氏少則卓越自放不羈不肯求選舉然有高節大度過人之材其族人郇公為宰相欲奏而官之非其好不就也自江淮之上海嶺之間以至京師無不遊將相大人豪傑之士以至閭巷庸人小子皆與之交際未嘗有所忤亦莫不得其懽心卒然

以是非利害加之而莫能知其喜慍視其心若不知
富貴貧賤之可以擇而取也頹然而已矣昔列禦寇
莊周當文武末世衰天下之士沈於得喪陷于毀譽
離性命之情而自託於人僞以爭須臾之欲故其所
稱述多所謂天之君子若君者似之矣君讀書通大
指尤善於相人然諱其術不多爲人道之知音樂書
畫奕棋皆以知名於一時皇祐中近臣言君文章善
篆有　旨召試君辭焉於是大學篆石經又言君善
篆與李斯陽氷相上下又召君君即往經成除試將
作監主簿不就也嘉祐七年十一月甲子以疾卒于
京師年五十七娶辛氏生二男存孺爲進士五女子
其長嫁常州晉陵縣主簿侍其瑋早卒又娶其中女

次適歙州祈門縣令黃元二人未嫁君家建安者五世矣其先則豫章人也君曾祖考諱某仕江南李氏爲建州軍事推官祖考諱某皇著作佐郎贈工部尚書考諱某京兆府節度判官君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潤州丹陽縣金山之東園銘曰

弗續弗彫弗跂以爲高俯以狎於野仰以游於朝中則有實視銘其昭

王補之墓誌銘

君南城人王氏諱无咎字補之嘉祐二年進士也初補江都縣尉丁父憂服除調衛眞縣主簿嘗弃天台縣令以與予共學久之無以衣食其妻子乃去補南康縣主簿會予召至京師因留教授上方興學校以

經術造士予言君可教國子命且下而君死君所在學者歸焉賢士大夫皆慕與之游然君寡合常閉門治書唯與予言莫逆當熈寧初所謂質直好義不爲利疚於回而學不厭者予獨知君而已君之死年四十有六實熈寧二年閏十一月丁巳至四年二月壬申妻曾氏子絪緼始克葬君南城縣禮教鄉長義里銘曰

安時所難學以爲已於呼鮮哉可謂君子

尚書祠部員外郎祕閣校理張君墓誌銘

滁全椒張君諱瑗字君玉其先有司泗州法者諱煦於君爲曾祖嘗曰吾施德於人多矣後當有顯者尚書刑部侍郎參知政事諱洎者於君爲祖有二子生

君者長子諱安期官終國子博士君以進士甲科守祕書省校書郎簽書平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故事得獻書求試君無所獻知建昌軍南豐縣通判鄂州又將通判梓州而有以君爲言者乃召試以爲祕閣校理於是自校書五遷爲尚書祠部員外郎年五十五以嘉祐五年四月壬申卒京師夫人蓬萊縣君王氏生三男子伯孫仲孫世孫三女子其一嫁試將作監主簿蘇泌其次尚幼治平二年九月甲申葬君全椒善政鄉脩仁里於是伯孫主邵武軍光澤縣簿君與余善其能貧而不爲利余所畏其於故事蓋無所問而不知其好書天性也往往日旰竈薪不屬而闔門讀書自若又能爲吏當官有所守嶷嶷必得其意

然平居妥言徐視易狎若無能者銘曰
有幽滁山滁水兩間磐礴演迤乃多君子我儀其蓄
以博厥聞我肖其滌以清厥身書此哀石永詒崖濱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九十一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九十二

墓誌

戶部郎中贈諫議大夫曾公墓誌銘
京東提點刑獄陸君墓誌銘
廣西轉運使屯田員外郎蘇君墓誌銘
太子中舍沈君墓誌銘
祕書丞張君墓誌銘
司封郎中張君墓誌銘
葛興祖墓誌銘

戶部郎中贈諫議大夫曾公墓誌銘

公諱致堯字正臣其先封鄫鄫亡去邑爲氏王莽亂都鄉侯據棄侯之豫章家之蓋豫章之南昌後分爲

南豐故今爲南豐人司徒爲宜州刺史再世生仁旺
贈尚書水部員外郎公考也李氏有江南撫州上公
進士第一不就太平興國八年乃舉進士中第選主
符離簿歲餘授興元府司録道遷大理評事遷光禄
寺丞監越州酒召見拜著作佐郎知淮陽軍將行天
子惜留之直史館賜緋魚袋使自汴至建安軍行漕
詔曰凡三司州郡事有不中理者即驗之最鈎得匿
貸以五百萬計除祕書丞兩浙轉運副使改正使始
諫議大夫知蘇州魏庠侍御史知越州王柄不讐於
政而喜怒縱入庠介舊恩以進柄喜持上公到効之
以聞上驚曰曾某乃敢治魏庠克畏也克畏可畏也
語轉而然庠柄皆被絀楊允恭督楊子運數言事多

可人厭苦之公每得詔曰使在外便文全已非吾心也輒不果行允恭告　上上使問公公以所守言上繇此薄允恭不聽言苛稅一百三十餘條罷之移知壽州壽俗挾貲自豪陳氏范氏名天下聞公至皆迎自戢公亦盡歲無所罰既代空一城人遮行至夜乃從二卒騎出城去郡轉太常博士主客員外郎
章聖嗣位常親決細務公言之又言民憊甚宜弛利禁是時羌數犯塞大臣議弃銀夏以解之公奏曰羌虛款屬我我分地王之非計也令羌席此劫它種以自助不過二三年患必復起矣宜擇人行塞下先調兵食待其變而已不報二年羌果反圍靈州議臣請去靈州勿事公議曰羌所以易拒者以靈州綴其後

也判三司鹽鐵句院　天子欲以爲知制誥召試矣大臣或忌之遷戶部員外郎京西轉運使請限公卿大夫子官京師陳彭年議遣使行諸部減吏員下其事京西公曰彭年議無賢愚一切置不用邪抑擇愚而廢之邪擇愚而廢之人材其可以蚤暮驗邪　上令趣追使還數論事上感之還公旣而王均誅命公撫蜀所創更百餘事李繼遷再圍清遠靈武以丞相齊賢爲邠寧環慶涇原儀渭經略使丞相引公爲判官公奏記曰兵數十萬王超旣以都部署爲之主丞相徒領一二朝士往臨之超肯用吾進退乎吾能以謀付與超而有不能自將乎不幷將西無補也超能薄此重事願更審計丞相及公以爲言詔陝西即經

略使追兵皆以時赴公曰將在空虛無人之處事薄
而後追兵如後何遂辭行上怒未有所發會召賜金
紫公曰丞相敏中以非功德進官臣論其不可甫爾
臣受命事未有效不敢以冒賜固辭上繇此貶公爲
黃州團練副使既而超果敗清遠靈武踵亡會南郊
恩復官知泰州丁母夫人陳氏憂外除授吏部員外
郎知泉州公嘗謂選舉舊制非是請得論改之陳省
華子堯咨受請殿上爲姦以第昇舉人敗省華堯咨
有邪巧材朝廷皆患惡而方幸無敢斥之者公入十
餘疏辯之移知蘇州至五日移知揚州揚州守職田
歲常得千斛然遣吏督貧民耕民苦之公不使耕
天子方崇符瑞興昭應諸宮且出幸祠公疏言昔周

成王既卜世三十卜年七百然觀於周禮其經緯國體人事微細無不具則知王者受命必脩人事以稱天所以命之之意不舉屬之天以怠人事也終曰陛下始即位以爵祿得君子近年以來以爵祿畜盜賊大臣愈不懌移知鄂州封泰山恩遷禮部郎中始解揚州受添支差多一月公尋自言患公者因復絀公監江寧鹽酒西祀恩遷戶部郎中以祥符五年五月丁亥疾不起年六十六階至朝請郎勳至騎都尉遺戒曰毋陷於俗媚佛夷鬼以汙我家人之行所著仙鳧羽翼三十卷廣中台志八十卷清邊前要五十卷西陲要紀十卷爲臣要紀三卷直言集五卷文集十卷傳於世尤長於歌詩云以其年十一月歸葬南

豐之東園水濆墓天聖元年改葬龍池鄉之源頭始
公娶黃氏生子男三人易占嘗爲太常博士以能文
稱公以博士故贈至右諫議大夫公歿八年而博士
子鞏生生三十五年鞏以博士命次公生平事使來
曰爲我誌而銘之其視公猶大父也其少也則得公
之詳如其孫之云始公自任以當世之重也雖人望
公則亦然及遭　太宗自謂志可行卒之閼於姦邪
彼誠有命焉悲夫亦正之難合也雖其難合其可少
枉乎雖其少枉合乎未可必也彼誠有命焉雖然其
難合也秖所以見正也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
君不可則止於戲公之節非庶幾所謂大臣者歟銘
曰

既墓而圯乃升宅原誰來求銘公子與孫公初洎終
惟義之事維才之完而薄于施乃其後人有克厥家
天啓予公非在兹邪

京東提點刑獄陸君墓誌銘

提點京東諸州軍刑獄公事兼本路勸農事朝奉郎
尚書司封員外郎充集賢校理上輕車都尉賜緋魚
袋借紫陸君諱廣字彦博其先吴郡人也至君之高
祖始遷福州之候官以避唐末之亂曽祖諱景遷仕
吴越爲驍騎上将官檢校太傅祖諱崇㐮以威武軍
觀察推官從其王歸京師官至殿中丞歴知瀘道潮
貴四州以卒考諱中和不仕以君故贈官至尚書職
方員外郎君以天聖二年進士起至皇祐四年某月

以使走齊州某甲子卒於鄆之平陰君子長倩等以
嘉祐四年某月某甲子葬君杭州之錢塘某所之原
而書君繫世官職行能勞烈卒葬之地一時以來求
誌墓銘曰
於惟陸氏吳郡其始福之侯官近自唐徙君曾大考
太傅將軍實仕吳越爲皇陪臣太傅有子始來皇朝
丞于殿中歷將四州卒葬侯官實生處士贈官職方
君實其子維君諱廣彥博其字文辭甲科四府從事
起家邵武再選徐州遂監稅酒滿歲陳留許昌之招
寧海之從乃令烏程乃丞開封始佐著作去爲尉氏
詠歌仁明無有壯穉移卬大邑告毋高年免蜀就養
稅商于泉又移導江斗穀千錢君命振之以我公田

盜屠民家尉以囚來囚言實盜君曰釋之尉方力爭
衆亦莫寤後得眞盜果如君慮離堆之江豪右擅焉
君修偃渠始詘其專灌田爲頃萬有七千鐫約示後
後無凶年鄭文肅公來治杭劇君以通判佐從其辟
州人僦屋吏代之輸君爲剏法遂無逋租中書選君
御史推直有言朝廷令以爲勑冬狩于郊大講戎兵
作箴以獻逆戒荒萌召寘集賢以爲校理當時名氏
簡在　天子出知婺州惡吏先鉏募能拯溺民以不
漁婺之明年改命治泉泉人習君謠語讙然爲橋南
江濟者免覆置廪州學士懷我育有告衆叛當君燕
時命捕立得坐人不知蘇饑息窮去害除弊使臣以
聞守政尤異智高螫邊吏不時搏君書驛上焯有方

略歸佐三司廷論南師帝曰可哉汝言予施河京以東再執刑柄諏因于齊至鄆而病棄世平陰壽五十三有子四人扶喪而南長倩惟伯仲惟長緒長恕惟叔季惟長愈倩掾秀州敏有辭章緒由君恩郊社齋郎又女六人皆出陳氏維陳淑慎善相君子四男有立女亦有歸受封長安卽養無違爰以嘉祐六年正月歸君錢塘范村之兦惟君靜深不苟笑嘻隆親篤友遇物愛慈讀書慨然慕古奇偉顧謂諸子仕當如此官止外郎尚書司封又不得年以既厥庸有文藏家後世之詒於君所得可以此窺有幽斯竁掩石在下撰君初終以告來者

廣西轉運使屯田員外郎蘇君墓誌銘

慶曆五年河北都轉運使龍圖閣直學士信都歐陽
脩以言事切直爲權貴人所怒因其孤甥女子有獄
誣以姦利事天子使三司戶部判官太常博士武功
蘇君與中貴人雜治當是時權貴人連內外諸怨惡
脩者爲惡言欲傾脩銳甚天下洶洶必脩不能自脫
蘇君卒白上曰脩無罪言者誣之耳於是權貴人大
怒誣君以不直絀使爲殿中丞泰州監稅然天子遂
寤言者不得意而脩等皆無恙蘇君以此名聞天下
嗟乎以忠爲不忠而誅不當於有罪人主之大戒然
古之陷此者相隨屬以有左右之讒而無如蘇君之
救是以卒至於敗亡而不寤然則蘇君一動其功於
天下豈小也哉蘇君既出逐權貴人更用事凡五年

之間再赦而君六徙東西南北水陸奔走輒萬里其心恬然無有怨悔遇事强果未嘗少屈蓋孔子所謂剛者殆蘇君乎蘇君之仁與智又有足稱者嘗通判陝府當葛懷敏之敗邊告急樞密使使取道路戍還之卒再戍儀渭於是延州還者千人至陝聞再戍大恐卽謹聚謀爲變吏白閉城城中無一人敢出君徐以一騎出卒間諭慰止之而以便宜還使者戍卒喜曰微蘇君吾不得生陝人亦曰微蘇君吾其掠死矣有令刺陝西之民以爲兵敢亡者死旣而亡者得有司治之以死君輒縱去而言上曰令民以死者爲事不集也事集矣亡者猶不赦恐其衆相率而爲盜惟朝廷幸哀憐愚民使得自反　天子以君言爲然而

三十州之亡者皆不死其後知坊州州稅賦之無歸者里正代爲之輸歲幣大家數十君悉鉤治使歸其主坊人不憂爲里正自蘇君始也蘇君諱安世字夢得其先武功人後徙蜀蜀亡歸家于京師今開封人也曾大考諱進之率府副率大考諱繼殿直考諱咸熈贈都官郎中君以進士起家三十二年其卒年五十九爲廣西轉運使而官止於尚書屯田員外郎者以君十五年不求磨勘也君娶南陽郭氏又娶清河張氏爲清河縣君子台文永州推官祥文太廟齋郎炳文試將作監主簿彥文未仕女子五人適進士會稽江崧單州魚臺縣尉江山趙揚三人尚幼君既卒之三年嘉祐二年十月庚午其子葬君揚州之江都

東興寧鄉馬坊村而太常博士知常州軍州事臨川
王某爲銘曰
皇有四極周綏以福使維蘇君寘我南服亢亢蘇君
不圜其方不晦其明君子之剛其枉在人我得吾直
誰懟誰慍祗天之役日月有丘其下窴窴昭君無窮
安石之銘

太子中舍沈君墓誌銘

沈氏世家吳興其後有陵者仕吳越王卒官明州家之五世而生公公諱兼字子遠以五舉進士得同學究出身再補尉有能名用舉者遷衛尉寺丞知湖之歸安縣移知邵武之歸化又有能名遷太子中舍通判蘇州其以能聞愈甚公好剛遇事果急不顧計爲

通判日與守爭可否不爲之小屈重犯轉運使使守相與害公入之法除名　天子薄其罪免所居官而已公歸怡怡閒爲五字詩自戲娛無躁戚言卒于家年七十三慶曆六年七月也子男一人起女三人起好學通政事能守節法爲進士與某同時得科名者也公之坐獄爲判官滁門立弃官從公世以爲孝將以某年某月葬公某處以夫人柳氏祔先三月來求銘與銘曰

生也不得其須而死死也何有有嘉者于嗚呼已矣夫

祕書丞張君墓誌銘

君諱某字某其先成都之新繁人曾祖諱某不仕祖

諱某　太宗時以高貲徙内地除三班奉職非其好也即辭去不仕始家眞州之揚子而葬焉皇考諱某起進士終登州軍事判官贈太常博士生三子而君長子也君寛和厚重友愛諸弟甚篤待朋友以信而樂弃財物以寛人之急年七歲日誦書數百言操筆爲篇章立就及壯舉進士開封第一遂以釋褐爲宣州寧國縣主簿會南陵無令州以君行令事有能名用舉者令潁州之沈丘縣轉著作佐郎知江寧府上元縣事又皆有能名移知英州遷祕書丞以嘉祐二年十二月某甲子卒于州寢是時君年四十七　天子官其一子師軻太廟齋郎君之疾病也州人相與爲君奔走請命至有欲以身代者葢其得人心如此

夫人河南縣君丹陽吳氏生三男子長卽師軻次某
次某皆尚幼五女皆未嫁某年某月某甲子葬君某
州之某縣某鄉某所之原余與君相好又同年進士
也故與爲銘曰
嗚呼張公兮韡矣其光其先蜀產兮後葬于揚視瞻
先人兮兆此新塋深泉高壤兮萬世之藏

司封郎中張君墓誌銘

君張氏諱式字景則其先建州浦城人後徙建安蓋
弗仕者三世諱漢夫者曾祖也諱謨者祖也諱希顏
者父也父以君貴乃贈尚書職方員外郎有氣節知
君可敎乃付家事長子而縱君遊學及長文辭行義
爲鄉里所推天禧二年釋進士褐主福州閩縣簿又

主南劒將樂簿有銀冶坐歲課不足繫者常數百人君籍其人使富貧財力相兼課遂有羨無繫者歸以勞除開封府祥符縣尉趙稹將并州辟軍事判官稹所爲有不可於衆徐啓諭弗許稹以故聽而君亦以此稱長者未幾遭母夫人喪服除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知福州古田縣耕籍田恩遷太常博士知開封府咸平縣呂許公罷宰相以許州觀察判官辟從之又通判饒州獄有十數年不決者君一言而決會擇河北吏御史中丞舉君得洺州賜緋魚又以選知虔州虔於東南州爲最劇君能鎮撫之以無事三司市紬絹十餘萬非經數君拒弗市民以君爲有賜也又知濠壽二州人縊其妻而以自殺告獄既具詰立服舉

州讙以爲明居頃召爲開封府推官坐栲掠囚死出知岳州皇祐二年九月六日卒享年六十二官至尚書祠部郎中君廉靜好書長於政事所居官舉既去而人思見時事有不便往往能極言之無所忌趙元昊反時誘人出財助軍誘多得賞於是吏或劫富人出財君疏罷之爲開封推官時宮中以私財爲佛寺置田又疏以爲亂法後遂以君言而止旣老矣終不肯治田宅所得祿以置書曰吾子業此足以自活不然雖田宅何足妻姓徐濮陽縣君子六人忞志思悊愻意忞以君故得太廟齋郎與悊同時中進士第女二人皆已嫁某月某日葬君某鄉某里銘曰

張祖留侯世窮久幽君始士服起家以學發於州縣

洽見稱舉有言朝廷弊事用除維清厥誨尚後弗渝

葛興祖墓誌銘

許州長社縣主簿葛君諱良嗣字興祖其先處州之麗水人而興祖之父徙居明州之鄞興祖葬其父潤州之丹徒故今又爲丹徒人矣曾大父諱遇不仕大父諱旰贈尚書都官郎中父諱源以尚書度支郎中終 仁宗時度支君三子當天聖景祐之間以文有聲赫然進士中先人甞受其摯閱之終篇而屢歎葛氏之多子也既而三子者伯仲皆蚤死獨其季在卽興祖興祖博知多能數舉進士角出其上而刻勵修潔篤於親友慨然欲有所爲以效於世者也年四十餘始以進士出仕州縣餘十年而卒窮於無所遇以

死嗟乎命不可控引而才之難恃以自見蓋久矣然與祖於仕未嘗苟聞人疾苦欲去之如在己其臨視雖細故人不以屬耳目者必皆致其心論者多怪之曰與祖且老矣弊於州縣而服勤如此余曰是乃吾所欲於與祖夫大仕之則奮小仕之則怠忽以不治非知德者也與祖聞之以余之言爲然與祖娶胡氏又娶鄭氏其卒年五十三實治平二年三月辛巳其葬以胡氏祔在丹徒之長樂鄉顯揚村即其年十一月某甲子也與祖三男子蘩蘊皆有文學蘩許州臨潁縣主簿蘊鄧州穰縣主簿蘋尚幼也四女子皆未嫁云銘曰

蹇於仕以爲人尤不憖施以年孰主孰謀無大憾於

德又將何求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九十二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九十三

墓誌

太常博士曾公墓誌銘
内翰沈公墓誌銘
王深父墓誌銘
王君墓誌銘
郎中刁君墓誌銘
王會之墓誌銘
推官蕭君墓誌銘
大理寺丞楊君墓誌銘
推官陳君墓誌銘

太常博士曾公墓誌銘

公諱易占字不疑姓曾氏建昌南豐人其世出有公之考贈諫議大夫致堯之碑大夫當 太宗 眞宗世爲名臣公少以廕補太廟齋郎爲撫州宜黃臨川二縣尉舉三司法中進士第改鎮東節度推官還改武勝節度掌書記崇州軍事判官皆不往用舉者監眞州裝卸米倉遷太子中允太常丞博士知泰州之如皋信州之玉山二縣知信州錢仙芝者有所丐於玉山公不與即誣公吏治之得所以誣公者仙芝則請出御史當是時仙芝蓋有所挾故雖坐誣公抵罪而公亦卒失博士歸不仕者十二年復如京師至南京病遂卒娶周氏吳氏最後朱氏封崇安縣君子男六人曅鞏牟宰布肇女九人公以端拱己丑生卒時

慶曆丁亥也後卒之二年而葬其墓在南豐之先瑩始公以文章有名及試於事又愈以有名臨川之治能不以威而使惡人之豪帥其黨數百人皆不復爲惡在越州其守之合者倚公以治其不合者有所不可公輕正之莊獻太后用道士言作乾明觀匠數百人作數歲不成公語道士曰吾爲汝成之爲之捐其費太半役未幾而罷如皐歲大饑固請於州而越海以糴所活數萬人明年稍已熟州欲收租賦如常公獨不肯聽歲盡而泰之縣民有復亡者獨如皐爲完既又作孔子廟諷縣人興于學玉山之政既除其大惡而至於橋梁廨驛無所不治蓋公之已試於事者能如此既仕不合即自放爲文章十餘萬言而時議

十卷尤行於世時議者懲巳事憂來者不以一身之窮而遺天下之憂以爲其志不見於事則欲發之於文其文不施於世則欲以傳於後後世有行吾言者而吾豈窮也哉蓋公之所爲作之意也寶元中李元昊反契丹亦以兵近邊陽爲欲棄約者　天子獨憂之詔天下有能言者皆勿諱於是言者翕然論兵以進公獨以謂天下之安危顧吾自治不耳吾巳自治夷狄無可憂者不自治憂將在於近而夷狄豈足道哉即上書言數事以爲事不爾後當如此旣而皆如其云公之遭誣人以爲寃退而貧人爲之憂也而公所爲十餘萬言皆天下事古今之所以存亡治亂至其寃且困未嘗一以爲言公沒而其家得其遺疏曰

劉向有言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用賢人
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捨而善政還此可謂明
白之論切於今者夫夷狄動於外百姓窮於下臣以
謂尚未足憂也臣之所謂可憂者特在分諸臣之忠
邪而已其大畧如此而其詳有人之難言者蓋公旣
病而爲之未及上而終云嗚呼其尤可以見公之志
也夫諫者貴言人之難言而傳者則有所不得言讀
其畧不失其詳後世其有不明者乎公之事親心意
幾微輒逆得之好學不怠而不以求聞於世所見士
大夫之喪葬二人逆一人之柩以歸又字其孤又一
人者宰相舅嘗爲贊善大夫死三十年猶殯殯壞公
爲增修又與宰相書責使葬之此公之行也蓋公之

試於事者小而不盡其材而行之所加又近唯其文可以見公之所存而名後世故公之故人子王某取其尤可以銘後世者而爲銘曰

夫辨邪正之實去萬事之例而歸宰相之責合兵爲農以立天下之本設學校獎名節以材天下之士正名分定考課通財弊以成制度之法古之所以治者不皆出於此乎而時議之言如此讀其書以求其志嗚呼公之志何如也

内翰沈公墓誌銘

公姓沈氏諱遘字文通世爲杭州錢塘人曾祖諱某皇贈兵部尚書祖諱某皇贈吏部尚書父扶今爲尚書金部員外郎公初以祖蔭補郊社齋郎舉進士於

廷中爲第一大臣疑已仕者例不得爲第一故以爲
第二除大理評事通判江寧府當是時公年二十人
吏少公而公所爲卓越已足以動人然世多未知公
果可以有爲也祀明堂恩遷祕書省著作佐郎歲滿
召歸除太常丞集賢校理判登聞鼓院吏部南曹權
三司度支判官又判都理欠憑由司於是校理八年
矣平居閉門雖執政非公事不輒見也故雖執政初
亦莫知其爲材居久之乃始以同修起居注召試知
制誥及爲制誥遂以文學稱天下金部君坐免歸求
知越州又移知杭州鉏治姦蠹所禁無不改崇奬賢
知得其歡心兩州人皆畫像祠之　英宗即位召還
句當三班院兼提舉兵吏司封官告院兼判集賢院

延見勞問甚悉居一月權發遣開封府事公初至開
封指以相告曰此杭州沈公也及攝事人吏皆屏息
既而以知審官院遂以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
公旦晝視事日中則廷無留人出謝諸客從容笑語
客皆怪公獨有餘日而畿內翕然稱治人人如公坐
視其左右於是名實暴燿振發賢臨一時自 天子
大臣皆論以爲國之器而閭巷之士奔走談說讙呼
鼓舞以不及爲恐會母夫人疾病請東南一州視疾
英宗曰學士豈可以去朝廷也明日除翰林學士知
制誥充羣牧使兼權判吏部流內銓判尚書禮部公
雖去開封然皆以爲朝夕且大用矣而遭母夫人喪
以去 英宗聞公去尤悼惜時遣使者追賜黃金而

以金部君知蘇州公居喪致哀寢食如禮以其年某月得疾杭州之墓次其日至蘇州而以其日卒年四十有三三男子六女中男恭嗣後公六日卒隆嗣延嗣與六女皆尚幼夫人陸氏封安定郡君公官右諫議大夫散官朝散大夫勳輕車都尉爵長安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有文集十卷公平居不常視書而文辭敏麗可喜强記精識長於議論世所謂老師宿學無所不讀通於世務者皆莫能屈也與人甚簡而察其能否賢不肖尤詳視遇之各盡其理爲政號爲嚴明而時有所縱舍於善良貧弱撫恤之尤至在杭州待使客多所濶略而州人之貧無以葬及女子失怙恃而無以嫁者以公使錢葬嫁之凡數百人於其卒

知與不知皆爲之歎惜其年某月某日葬公杭州某鄉某里銘曰

沈公儀儀德義孔時升自東方其明孰夷視瞻歎譽無我敢疵正晝而隕嗚呼可悲序傳有史亦在銘詩

王深父墓誌銘

吾友深父書足以致其言言足以遂其志志欲以聖人之道爲已任蓋非至於命弗止也故不爲小廉曲謹以投衆人耳目而取舍進退去就必度於仁義世皆稱其學問文章行治然眞知其人者不多而多見謂迂闊不足趣時合變嗟乎是乃所以爲深父也令深父而有以合乎彼則必無以同乎此矣甞獨以謂天之生夫人也殆將以壽考成其才使有待而後顯

以施澤於天下或者誘其言以明先王之道覺後世之民嗚呼孰以爲道不任於天德不酬於人而今死矣甚哉聖人君子之難知也以孟軻之聖而弟子所願止於管仲晏嬰況餘人乎至於楊雄尤當世之所賤簡其爲門人者一侯芭而已芭稱雄書以爲勝周易易不可勝也芭尚不爲知雄者而人皆曰古之人生無所遇合至其沒久而後世莫不知若軻雄者其沒皆過千歲讀其書知其意者甚少則後世所謂知者未必眞也夫此兩人以老而終幸能著書書具在然尚如此嗟乎深父其智雖能知軻其於爲雄雖幾可以無悔然其志未就其書未具而旣早死豈特無所遇於今又將無所傳於後天之生夫人也而命之

如此蓋非余所能知也深父諱回本河南王氏其後自光州之固始遷福州之候官爲候官人者三世曾祖諱某某官祖諱某某官考諱某尚書兵部員外郎兵部葬潁州之汝陰故今爲汝陰人深父嘗以進士補亳州衛眞縣主簿歲餘自免去有勸之仕者輒辭以養母其卒以治平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年四十三於是朝廷用薦者以爲某軍節度推官知陳州南頓縣事書下而深父死矣夫人曾氏先若干日卒子男一人某女二人皆尚幼諸弟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深父某縣某鄉某里以曾氏祔銘曰

嗚呼深父惟德之仔肩以迪祖武厥艱荒遐力必踐取莫吾知庸亦莫吾侮神則尚反歸形此土

叔父臨川王君墓誌銘

孔子論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固有等矣至其以事親爲始而能竭吾才則自聖人至於士其可以無憾焉一也余叔父諱師錫字其少孤則致孝於其母憂悲愉樂不主巳以其母而巳學於他州凡被服食飲玩好之物苟可以悅吾母而力能有之者皆聚以歸雖甚勞窘終不廢豐其母以及其昆弟姑姊妹不敢愛其力之所能得約其身以及其妻子不敢歎其意之所欲爲其外行則自鄉黨鄰里及其嘗所與遊之人莫不得其歡心其不幸而蚤死也則莫不爲之悲傷歎息夫其所以事親能如此雖有不至其亦可以無憾矣自庠序聘舉之法壞而國論不及乎

閭門之隱士之務本者常詘於浮華淺薄之材故余叔父之卒年三十七數以進士試於有司而猶不得禄賜以寛一日之養焉而世之論士也以苟難爲賢而余叔父之孝又未有以過古之中制也以故世之稱其行者亦少焉蓋以叔父自爲則由外至者吾無意於其間可也自君子之在勢者觀之使爲善者不得職而無以成名則中材何以勉焉悲夫叔父娶朱氏子男一人某女子一人皆尚幼其葬也以至和四年祔于眞州某縣某鄉銅山之原皇考諫議公之兆爲銘銘曰

天孰爲之窮孰爲之爲吾能爲已矣無悲

虞部郎中刁君墓誌銘

刁氏於江南爲顯姓當李氏時君曾祖諱某甚貴寵嘗節度昭信軍卒葬昭信城南皇祖諱某亦嘗仕李氏歸朝廷以尚書兵部郎中直祕閣終　眞宗時其墓在江寧牛首之北後祕閣再世不大遂然多名人在世議中尚書屯田員外郎諱某者葬丹徒於君爲皇考故君爲丹徒人君諱某字某嘗舉進士不中遂用皇祖蔭仕州縣以尚書虞部郎中知廣德軍歸卒于京師年六十一後卒之若干日治平二年二月十五日葬丹徒樂亭村君敦厚謹飭治内外皆嚴以有恩所居官舉其治以此多薦者初娶孫氏後娶郭氏封金華縣君有六男子琨試將作監主簿璹守某縣令次玘瓌玶珣爲進士三女長嫁尚書屯田員外郎

梁昱餘未嫁銘曰
刁氏南祖奮功以武詒禄于孫有蔚有文君以祖庇
厥艱初仕祗載不惰有榮于位祖相名原窾此新宫
筮云終吉銘告無窮

王會之墓誌銘

君諱逢字會之姓王氏太平州當塗縣人也甞舉進
士不中去以所學教授於是蘇州士人從轉運使乞
君主其學學者常致數千百人君所奬養成就者多
矣乃始以進士起家權南雄州軍事判官歸試判超
等補袁州軍事判官留爲國子監直講兼隴西郡王
宅教授李某行内修謹君蓋有力焉岐國公主既嫁
爲君求遷有命矣君辭焉乃已君少以文學知名於

書無所不觀而尤喜易作易傳十卷乾德指說一卷
後書七卷名士大夫多善其書者於是樞密使張公
舉君可試館職而宰相無知君者故不用通判徐州
以疾不赴求監蘇州酒以嘉祐八年正月六日不起
年五十九至太常博士君爲人樂易篤於朋友故舊
於勢利無所苟能愛人以得其歡心君皇祖考延嗣
祖考皆不仕而皇考以君故贈大理評事前夫人蘇
氏後夫人陳氏皆無子陳氏名家子亦有賢行以嘉
祐八年四月二日葬君蘇州吳縣三玄鄉陸公原以
前夫人蘇氏祔焉銘曰
宜壽也五十而已宜貴也止於博士謂卒有後也而
終無子嗚呼夫子命不可與謀其歸其安永矣茲丘

袁州軍事推官蕭君墓誌銘

袁州軍事推官新喻蕭君諱洵字公美初年十五以父命就學於鄉里後數舉進士不合用父蔭試祕書省校書郎選筠州司法嘗獨守法爭議脫數人於幾死又選吉州吉水縣主簿遂佐袁州攝行宜春令事縣甚治用舉者十四人當召對以治平二年五月十八日卒京師年四十五越四年二月三日葬新喻鍾山鄉鍾山里於是夫人張氏前死而别葬子男一人鋅郊社齋郎女六人其四人既爲士妻其二尚幼蕭氏故長沙人當李氏時遷江南或居廬陵或新喻後皆以才力名藝自顯君曾祖諱紹有儒學不仕祖諱世則贈光禄卿父固嘗以尚書刑部郎中集賢殿修

撰守桂州經略南方　能臣已而有所牾以祠部
郎中分司遂致仕君惇厚謹密事親左右不怠當官
廉實以敏以故多舉者銘曰
於嗟蕭君營此新卜何性之祥而命之不穀匪父匪
母匪子爲憂自其邑里皆歎以愀有銘厥實藏在中
丘

大理寺丞楊君墓誌銘

君諱恍字明叔華陰楊氏子少卓犖以文章稱天下
治春秋不守先儒傳注資他經以佐其說其說超厲
踔越世儒莫能及也及其爲吏披姦發伏振擿利害
大人之以聲名權勢驕士者常逆爲君自詘蓋君有
以過人如此然崎其能奮其氣不治防畛以取通於

世故終於無所就以窮初君以父蔭守將作監主簿數舉進士不中數上書言事其言有衆人所不敢言者丁文簡公且死爲君求職君辭焉後用大臣薦召試學士院又久之不就積官至朝奉郎行大理寺丞通判河中府事飛騎尉而坐小法絀監蘄州酒稅未赴而以嘉祐七年四月辛巳卒於河南享年三十九顧言曰焚吾所爲書無留也以柩從先人葬八年四月辛卯從其父葬河南府洛陽縣平樂鄉張封村君曾祖諱津祖諱守慶坊州司馬贈尚書左丞父諱偕翰林侍讀學士以尚書工部侍郎致仕特贈尚書兵部侍郎娶丁氏清河縣君尚書右丞度之女男兩人景略守太常寺太祝好書學能自立景彥早卒君有

文集十卷又别爲春秋正論十卷微言十卷通例二
十卷銘曰
芒乎其孰始以有厥美昧乎其孰止以終於此納銘
幽宫以慰其子

節度推官陳君墓誌銘

人之所難得乎天者聰明辨智敏給之材既得之矣
能學問修爲以自稱而不弊於無窮之欲此亦天之
所難得乎人者也天能以人之所難得者與人人欲
以天之所難得者徇天而天不少假以年則其得有
不暇乎修爲其爲有不至乎成就此孔子所以歎夫
未見其止而惜之者也陳君諱之元字某年二十七
爲武昌軍節度推官以卒自其爲兒童强記捷見能

不勞而超其長者少長慨然慕古人所爲而又能學其文章旣以進士起家則喜曰無事於詩賦矣以吾日力盡之於所好其庶乎吾可以成材於是悉槖其家書之官而蚤夜讀以思思而不得則又從其朋友講解至於達而後已其材與志如此使天少假以年則其成就當如何哉然無幾何得疾病遂至於不起嗟乎此亦所謂未見其止而可惜者也君某州之某縣人曾祖曰某祖曰某考曰某以嘉祐某年某月某甲子其兄之方爲之卜某州某縣某所之原以葬而臨川王某爲銘曰

浮揚清明升氣之鄉沈翳濁墨降形之宅其升遠矣其孰能追其降在此有銘昭之

方

臨川先生文集

一九

PL
2686
.A1
1560a
v.19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九十四

墓誌
集賢殿修撰蕭君墓誌銘
光禄少卿趙君墓誌銘
博士知常州李公墓誌銘
殿直楊君墓誌銘
内殿崇班錢君墓碣
吴處士墓誌銘
尚書司封員外郎張君墓誌銘
員外郎仲君墓誌銘
臨川吴子善墓誌銘

尚書祠部郎中集賢殿修撰蕭君墓誌銘

區希範誅廣西困於兵詔以尚書屯田員外郎蕭君知桂州兼廣西都巡檢提舉兵甲溪峒事至則因其故俗治以寛大廣西遂安而君以材選爲荆湖南路提點刑獄未幾以君之信於南方也又以君爲廣西水陸計度轉運使方是時儂智高蒐兵誘聚中國亡命險以其衆窺邊境而邊吏士尚皆不寤君獨憂此以謂必爲南方之患乃選遣才辯吏說智高内屬上書言狀請因以一官撫之使抗交趾且可以紓患書下樞密樞密以智高故屬交趾納之生事以詔問君能保交趾不爭智高智高終無爲寇則具以聞君曰蠻夷視利則動必保其往非臣之所能顧今中國勢未可以有事於蠻夷則如智高者撫之而已且智高

才武强力非交趾所能爭而畜也就其能爭則蠻夷方自相攻吾乃所以間而無事爭議至五六而樞密遂絀君言不報君又奏請擇將吏繕兵械修城郭以待變亦至五六又皆不報而君以召歸智高果反邕州殺其守將出入廣東西十有一州所至殘破吏士多走死樞密乃更歸責於君以知吉州一時士大夫紛紛欲爲君訟君遂絶口無所道世以此稱君長者又因知君智謀果可以任邊事居頃之遂復以爲廣東轉運使又以直昭文館知桂州當是時儂宗旦聚兵智高故地無所屬邕州爲之警諸將皆議與師君又獨持招降之議朝廷用君議宗旦遂釋兵服以爲西頭供奉官而邊無事於是君積官至尚書刑部郎

中以集賢殿修撰再任會𥁞中紹泰反巡檢宋士堯
戰死　仁宗使中貴人出視君坐士堯死降知江州
而提點刑獄因中貴人言君罪狀朝廷爲置獄而君
所坐止於贖金諸提點刑獄所言多無之然猶奪兩
官以免稍除監撫州鹽酒辭不往以分司南京就第
諸公多欲薦起之者君遂告老卽以尚書祠部郎中
致仕君諱固字幹臣初以進士選桂陽監判官楚州
團練推官用舉者二十三人改大理寺丞知開封府
陽武永康軍青城兩縣通判虔州以方略擒盜賜書
獎諭移知江州所至皆有善狀推賢舉善束縛姦吏
明而不殘於財利尤能開闔斂散故在廣東收銅鹽
課皆倍前以十萬數治平三年年六十五以九月十

七日卒於家初娶隴西縣君李氏再娶彭城縣君劉
氏子男二人洵袁州軍事推官前死洞試祕書省校
書郎知鄂州嘉魚縣事女三人嫁江州湖口縣主簿
何正臣龔州司戶參軍歐陽成其季尚幼也孫男女
十八人蕭氏故長沙人君曾祖諱處鈞當湖南馬氏
時爲衡州司馬以馬氏方亂棄其官歸李氏江南不
願仕有賜田百頃袁州之新喻新喻後屬臨江軍故
今爲臨江新喻人祖諱紹考諱世則皆以儒學不仕
而考以君故贈官至光祿卿君之疾革也出其奏議
焚之其子孫所録傳尚二百餘篇蓋其言詳密多世
務之要四年九月二十二日葬君新喻安和鄉長宣
里佛子岡銘曰

司馬去荆望此南國君貢厥趾蕭宗以殖致功蠻方
時告厥猶朝爲弗聞疆埸用憂受慝不讓退安一州
旣窮而通終以無偶銘詩幽宫傳載永久

贈光禄少卿趙君墓誌銘

儂智高反廣南攻破諸州州將之以義死者二人而
康州趙君余甞知其爲賢者也君用叔祖蔭試將作
監主簿選許州陽翟縣主簿潭州司法參軍數以公
事抗轉運使連劾奏君而州將爲君訟於朝以故得
無坐用舉者爲温州樂清縣令又用舉者就除寧海
軍節度推官知衢州江山縣斷治出己當於民心而
吏不能得民一錢棄物道上人無敢取者余甞至衢
州而君之去江山蓋已久矣衢人尚思君之所爲而

稱説之不容口又用舉者改大理寺丞知徐州彭城縣祀明堂恩改太子右贊善大夫移知康州至二月而儂智高來攻君悉其卒三百以戰智高爲之少卻至夜君顧夫人取州印佩之使負其子以匿曰明日賊必大至吾知不敵然不可以去汝留死無爲也明日戰不勝遂抗賊以死於是君年四十二兵馬監押馬貴者與卒三百人亦皆死而無一人亡者初君戰時馬貴惶擾至不能食飲君獨飽如平時至夜貴卧不能著寢君卽大鼾比明而後寤夫死生之故亦大矣而君所以處之如此嗚呼其於義與命可謂能安之矣君死之後二日而州司理譚必始爲之棺斂又百日而君弟至遂護其喪歸葬至江山江山之人老

幼相携扶祭哭其迎君喪有數百里者而康州之人亦請於安撫使而爲君置屋以祠安撫使以君之事聞　天子贈君光禄少卿官其一子覲右侍禁官其弟子試將作監主簿又以其弟潤州録事參軍師陟爲大理寺丞簽書泰州軍事判官廳公事君諱師旦字潛叔其先單州之武成人曾祖諱晟贈太師祖諱和尚書比部郎中贈光禄少卿考諱應言太常博士贈尚書屯田郎中自君之祖始去武成而葬楚州之山陽故今爲山陽人而君弟以嘉祐五年正月十六日葬君山陽上鄉仁和之原於是夫人王氏亦卒矣遂舉其喪以祔銘曰

可以無禍有功於時玩君安榮相顧莫爲誰其視死

高蹈不疑嗚呼康州銘以昭之

朝奉郎守國子博士知常州李公墓誌銘

公李氏諱餘慶字昌宗年四十四官止國子博士知常州以卒然公之威名氣略聞天下自其卒至今久矣天下尚多談公之爲有過於人者余嘗過常州州之長老道公卒時就葬於横山州人塡道瞻送歎息爲之出涙又爲之畫像寘之浮屠以祭之於是又知公之有惠愛於常人也已而與公之子處厚遊則得公之所爲甚具蓋公之爲政精明强果事至能立斷而得乆姦宿惡輒取之不貸至其化服則撫循養息悉有其處所以威震遠近而蒙其德者亦思之無窮也當明肅太后時嘗欲用公矣公再上書論事其言

甚直以故不果用而出常州嗚呼公之自任豈止於一州而已此有志者所以爲之惜也始公以叔父任起家應天府法曹參軍遇事輒爭之留守者不能奪也卒薦公改太常寺太祝知湖州歸安縣其後通判秀州州近監公作華亭海鹽二監以業盜販之民歲入緡錢八十萬又爲石堤自平望至吳江五十里以除水患人至今賴之其所至處利害多如此然非公大志所欲以就名成功者故不悉著著其利於民尤大而能以久者云公平生慷慨好議當世事其所趣舍必欲如已意雖強有勢終不爲撓嘗考前世治亂之迹與其君臣之間議論編爲七十卷藏於家此蓋其大志所存也公之先爲開封之陳留人五代祖爲

梁使閩因避地家於福之連江曾大父周不仕大父
郁贈尚書虞部員外郎考慕珍祕書省著作佐郎贈
尚書工部員外郎夫人龔氏永安縣君男五人處常
忠武軍節度推官與誼誠皆已卒處厚大理寺丞與
處道皆進士既葬之二十三年至和元年余銘其墓曰
公閩於家來自陳留維時方屯閉蓄函收其孰有源
而乂於幽自公之考乃施乃流其流至公孰敢泳游
茫洋演迤小大畢浮舄蹇于行使止一州庶其渙發
在後之修

左班殿直楊君墓誌銘

東鹿楊闢狀其先人曰君諱文翊字巨卿少孤鞠於
世父世父戰契丹于常山君始十七能以兵入得甲

馬其後世父爲峽州麻谿寨主合州兵討蠻之叛者君以二十五卒馳前與蠻三千遇蠻傳畏君勇悉還走險其酋據險下射殺君卒幾盡君以兩矢自下顛其酋而後世父軍亦至遂戡其衆以歸　天子賞世父一官而以君屬三班爲殿侍君曾祖諱淵祖諱君正父諱德成皆以經術教授鄉里遭五代變擾皆不仕君亦少敏強記通五經刑名書數然負其材武思一有所奮成功名以故爲武吏稍遷借職監睦州酒由借職三遷爲左班殿直由睦州亦三遷爲邵州武岡寨兵馬監押由武岡歸京師以慶曆七年二月二十九日年七十三而卒初康定中將相欲五路兵攻夏故相陳恭公爲陝西招討使欲君爲用知君者皆

曰君嘗有所試今其時也勉之矣君不應而辭以疾
顧說恭公曰吾士卒惰久矣而數敗以恐卒然敺之
以入不測戰久講勝悍强之賊愚不知計策見其危
而已恭公默然而其後兵果不得出自是君亦老矣
更讀書勸諸子以學無復言兵事方君少壯時喜兵
彎弓劒士莫敢伍然仁恕愛物遇人謙謹麻谿士卒
殺戮無所擇君爲救止全活甚衆其武岡以恩信得
諸蠻蠻有葛叙上下誠等州刺史至呼君爲父終君
去不爲侵竊君夫人杜氏生三男其長子早卒次闢
爲大理寺丞次閎三女子皆已嫁其長亦早卒夫人
少君十歲以嘉祐二年五月二十三日卒于酸棗而
壽與君皆七十三六月二日合葬于陳州宛丘縣友

于鄉彭陵原臨川王某曰士之以材稱於世而能以義克者少矣子路學孔子者也然怙其勇以不得死君以此其材至白首無所遇而恂恂自克以考厥終克有名于載其行治其可銘銘曰

擐堅挽强可扞四方視時弛張以不悖于常維士之良

内殿崇班錢君墓碣

内殿崇班廣德軍兵馬都監錢君之墓在和州之歷陽雞籠鄉永昌里初錢氏以布衣起王吳越當五代時諸侯王僭悖獨常順事中國道閉無所出則間以其方物取海上輸之　天子至　宋受命欲一天下吳越王即帥其屬朝京師而盡獻其地　天子受其

地王之淮海而褒題其子孫葢至於今百年錢氏之
有籍於朝廷者殆不可勝數而以才稱於世嘗任事
者比比出焉君諱某字某右屯衛將軍諱某之子昭
化軍節度使諱某之孫吳越文穆王諱某之曾孫錢
氏以才稱於世者也其爲子弟也父昆稱良焉其爲
父兄又能教其子弟其爲吏又能修其職事而　天
子嘗任之以爲材始以季父恩公蔭補三班借職稍
遷至內殿崇班知欽州州人甚愛之歸奏事殿中稱
旨遂遷內殿承制提點廣南西路刑獄在廣西四年
以功次遷供備庫副使刺舉當法賢士大夫多譽之
當是時儂智高爲姦數嫚邊吏邊吏莫能抗諸州又
皆無兵君即奏請戍兵以待變奏至五六而大臣終

不許卽復上書求罷又不許而儂智高果反君坐詘
三官監饒州酒居久之稍復遷至内殿崇班廣德軍
兵馬都監至廣德之明年嘉祐二年君年七十一矣
以三月某甲子卒昭化之治和州也凡十八年有惠
愛於州人其卒子孫遂留以葬故君子淇沂沃溥奉
君喪以某年某月某甲子歸葬於來昌先人之兆而
淇沂以余曾從事於文辭自君之將葬至於今三年
跋涉而從余以求銘數矣然不止而愈勤噫其君是
余不可以無銘於是爲之敘次使歸而鑱諸墓

吴處士墓誌銘

君吴氏諱某字某其先建安大姓曾大父諱某建州
長史大父諱某館驛巡官檢校尚書吏部員外郎皆

江南李氏所置也方李氏時吏部府君之父子同時仕江南者以十數至君之考諱某始以汀州軍事推官歸選於朝主鄭之新鄭簿君少孤事母夫人至孝與其弟軻相愛春秋祭先人雖老矣眡牲省器皆不以屬子孫俯仰齋慄如見其饗之者已祭未嘗不悲哀也讀書取大指通而已或勸之謀利曰吾貧久矣人以我爲憂而我以是爲樂不能改也有子三人甫申冉皆不使事生產曰士而貧多於工商而富也三人者皆以進士貢於鄉而申爲太平州軍事推官君年七十八某年某月某日卒於太平之官舍甫等護其柩歸葬於江州某縣某鄉某原某年某月日也夫人前君卒別葬實南陽葉氏始君所居毀於水乃奉

母夫人來客江州愛其山川而遂家之故其葬也以
歸焉申之友南陽張頡論次君之事如此而申以告
曰先人不幸力爲善而不獲顯於天下今其葬宜得
銘使後世有見焉嗟乎予不及識君矣然予之故人
多能言君之教諸子盡其道故卒皆有立而申之文
行尤以知名於世方今士大夫之列於朝者　天子
於其父母皆有以寵嘉之其官封之卑鉅視其子所
以勸天下之爲父母而慰其子之心以君之善教而
子之材宜及其身有高爵盛位之報焉其生也既不
及其沒也孰知其不卒享也哉是故不宜無銘也銘
曰
士或爲仁稱止一鄉至其後興厥聞迺光或業以勤

而傳之圯維是不朽實君有子

尚書司封員外郎張君墓誌銘

君姓張氏諱彥博字文叔其先家齊州之禹城曾祖諱玘贈太子洗馬祖諱制又徙其家於蔡州贈尚書吏部侍郎父諱保雍仕至尚書刑部郎中兩浙轉運使君以廕爲太廟齋郎調武昌縣尉能禁抑淫祠使盡去境內再調撫州司法嘗攝令臨川始取强悍者一人痛治以威而皆喜以畏郤使者不急之須而使者不敢怒徙亳州酇縣令用薦者監蘄州石橋茶場鎻廳應進士舉中其科尋丁母憂服除調興化軍興化縣令僧有連結爲姦黨者乆至三十餘年君悉捕以置於法而廢其寺古田縣有劇賊即遁去復調黃

州黃陂縣令稍築堤防以利農告使者更鹽利之法
自是役賴以均改袁州軍事判官以治平四年十月
六日卒于官享年四十九君少力學問尤知史書不
憚折節以交賢士大夫而喜趍人之急教兄之孤子
至於登第撫三女悉得所歸而其仕也所爲又能不
苟故前後多薦者初娶劉氏又娶方氏子二人曰仲
偉曰次賢君昔去石橋遂留居於蘄故其葬也從劉
氏於蘄之安仁鄉芙蓉山葢熈寧二年十月六日也
君於文章尤喜作歌詩有集四十卷藏於家銘曰
恭惠敏明交悦以稱不遂其成恢曠坦易或投以累
終以困躓惟人載德宜福多錫得壽亦嗇曷告其悲
銘續風詩萬世之貽

尚書屯田員外郎仲君墓志銘

君仲氏諱訥字樸翁廣濟軍定陶人曾祖諱環祖諱祚皆弗仕而至君父諱尹始仕至曹州觀察支使贈右贊善大夫君景祐元年進士起家莫州防禦推官年少初官然上下無敢易者時傳契丹且大擾邊朝廷使中貴人來問知州張崇俊未知所對公策契丹無他爲具奏論之崇俊喜曰朝廷必知非吾能爲此然亦當善我能聽用君也又權博州防禦判官以母夫人喪去去三年復權明州節度推官縣送海賊數十人獄具矣君獨疑而辨之數十人者皆得雪用舉者改大理寺丞知大名府清平卬州臨溪兩縣又通判解州於是三遷爲尚書屯田員外郎而以皇祐五

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卒年五十五君厚重有大志不妄言笑喜讀書爲古文章晚而尤好爲詩詩尤稱於世所在有聲績然直道自信於權貴人不肯有所屈故好者少然亦多知其非常人也其在越蜀士多從之學當寶元康定間言者喜論兵其計不過攻守而已君獨推書所謂食哉唯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爲禦戎議二篇嗟乎此流俗所羞以爲迂而弗言者也非明於先王之義則孰知夫中國安富尊強之爲必出於此君知此矣則其自信不屈宜以有所負而然惜乎其未試也君初娶王氏尚書駕部郎中蘭之女又娶李氏尚書虞部員外郎宋卿之女三男子伯逵爲太常博士次伯适伯同爲進

士三女子嫁殿中丞任庚并州交城縣尉崔絳與元府戸曹參軍任膺博士以熈寧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葬君於定陶之閔丘鄉而以余之聞君也來求銘銘曰

於戲樸翁天偶人觭翔其德音而躓於時

臨川吳子善墓誌銘

臨川吳氏有子興宗字子善年二十喪毋而其父以生事付之則先日出以作後日入以息日午矣家一人未飯其夫婦必尚空腹天寒矣家一人未纊其夫婦必尚單衣盖如此者二十年而終三十年而已死凡嫁五妹辦數喪又以其筋力之餘及於鄉黨苟有故必我勞人佚先往後歸而尤篤於友愛見弟有過

則顏色愈温須飲酒歡極之間乃微示以意既而即泣下曰吾親屬我以汝吾所以不避艱險者保汝而已其弟終感悟悔改爲善士以文學名於世此待其弟乃爾若於他人則絶口不涉其非然里中少年聞其謦欬之音往往逃匿若匿不及則俛首恐愧而嘗有所絓一至訟庭及着械同絓數十人爲之皆哭掌獄者驚起白守守立免焉其見畏愛多此類某謂其父爲諸舅甚知其所爲故於其弟子經孝宗之求誌以葬也爲道而不辭子善嘗應進士舉後專於耕養遂不復應其死以治平四年八月九日而十二月十二日與其母黃氏共葬於靈源村父墓之域中父諱偃亦有行義用疾弗仕祖諱表微尚書屯田員外郎

曾祖諱英殿中丞初妻姓王氏一男良弼皆前卒再娶楊氏生蕘适杜蕘始九歲而四女幼者一歲云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九十四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九十五

墓誌

比部員外郎陳君墓誌銘
吏部侍郎句公墓誌銘
工部郎中傅公墓誌銘
員外郎郭公墓誌銘
刑部侍郎王公墓誌銘
員外郎馬君墓誌銘
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縣令陳君墓誌銘

比部員外郎陳君墓誌銘

陳晉公有子五人其一人今宰相是也公晉公之中

子而今宰相弟晉公諱某事始卒在史官公諱某字某九歲用晉公恩守秘書省校書郎晉公薨恩改太常寺奉禮郎服除久之會封禪恩改大理評事監鳳翔府酒稅又會祀汾陰改衛尉寺丞歸以最升知邵武之邵武縣獻文章得試學士院宰相才之議與科名公固辭親在願得進官職也不願得科名從之通判秀州改大理寺丞歸又獻文章表乞治劇郡得淮陽軍改太子中舍　今上即位恩改殿中丞是歲賜緋衣銀魚知臨江軍還得睦州薦者數人　天子以公名屬審官又徙知遂州以齊國太夫人疾辭還改虞部員外郎上便宜數事得引對因自贊　天子欲稍進用之而遭齊國大夫人之喪以去居無何睦州

人王稷上書斥公赦前數事服除猶坐是監虔州稅
明道元年恩改比部員外郎通判建州改駕部用舉
者徙知吉州坐法免起爲比部監泗州糧料又坐法
免起爲虞部監饒州錢監復得比部歸羈居京師久
之乃出監江陰軍酒稅道疾病上書自言先臣恕得
幸 先皇帝至大臣階先臣以得仕屢進所學蒙記
識方壯少時頗汲汲欲自奮收一日之效以卒事
陛下而孤行單立無黨友之助又薄命不幸數遭小
人以見困躓負先臣餘教辱 陛下器使之恩今老
矣念終無以報盛德深自媿恥夙夜憂畏以故得疾
病且死無田園以歸無強有力子弟以養唯男一人
世昌去年爲進士得嘉慶院解臣兄在中書奏不得

試禮部今當爲遠官去臣旁遠甚　陛下憐之幸聽
臣分司攺世昌蘇常間一官以卒養臣天地之賜也
臣誠窮即不自言誰當爲臣言者書入未報竟卒於
江寧得年若干時某年月也夫人某氏子男兩人世
昌泉之晉江主簿次世長前死女兩人皆巳嫁主簿
將以某年月日葬公某處葬有日使來乞銘初公爲
臨江軍先君爲之佐其後二十五年某得主簿於淮
南而兄事之仍世有好義不可以辭無銘也公名臣
子少壯得美仕間以文藝自進意自以爲且貴富世
其家而遭平世槩以文法持臣下故其材不得有所
肆而卒以齟齬窮其感激怨懟往往見於文辭主簿
離其稾爲二十卷讀之知其心之所存也而其求分

司語尤悲因掇其大槩而存之噫其亦可悲也夫銘曰

於此有木焉一本而中分其材均樹之時又均或斷而焚或剖以爲犧尊誰令然耶其偶然耶吾又何嗟

贈尚書吏部侍郎句公墓誌銘

公句氏諱希仲字袞臣景德六年以開封浚儀進士起家歷選於吏部爲揚州江都主簿洪州新建縣尉權管句洪州奉新縣事開封府右軍巡判官其後除於審官爲監黄州岐亭鎮茶鹽酒稅監虔州稅知洪州分寧縣知容州句當在京左右廂店宅務知高郵軍知岳安袁吉筠五州又其後除於中書爲知隨州又遂以疾求分司西京而以皇祐三年四月丁亥卒

於安州之傳舍享年七十一散官至朝奉郎職事官
至光祿卿勳至上柱國賜緋魚袋公通訓詁工篆隸
書能傳其父學又善爲詩其在高郵歲大饑以便宜
振救所活萬餘人在鄂州前吏以逃戶諸稅責鄰人
至或無桑矣而猶責其絲公歎曰　上恩及於無告
而州縣若此壅之可也即奏除之在吉州州素多事
公至則御之以簡奸吏惡民顧不得有爲至相戒而
去公奉寡嫂畜孤兄子尤篤於恩禮自爲郎中先任
其兄子次及諸從最後乃蔭公子兄外孫尹構幼失
父母公收教之再舉進士禮部矣顧言以構名聞構
由此補郊社齋郎蓋其爲人敦厚長者詳於施人而
畧於養已如此句氏其先京兆人公曾祖諱同章始

遷成都之華陽祖諱令宣皇贈光禄寺丞父諱中正
爲孟氏武泰軍節度使掌書記　太宗時自潞州録
事參軍召拜著作佐郎直史館其後改直昭文在兩
館二十六年同館事多去爲將相而公脩職守道未
嘗爲之少屈以尚書屯田郎中卒於　眞宗之初而
葬浚儀浚儀今祥符也故公卒以某年某月某甲子
葬公開封之開封縣保安鄉永寧村公元配清河張
氏繼配楚丘邊氏祥符劉氏劉氏封延安郡君三男
子諶尚書屯田員外郎誂早世請太廟室長女子九
人嫁尚書駕部員外郎王正巳湖州德清縣令郭眞
卿尚書虞部郎中楊定殿中丞劉偁滎州録事參軍
張道古起居舍人鍾鼎臣殿中丞杜師益泰寧軍節

度推官謝京登州司理參軍王勗及公之葬也以公子諶故張夫人追封仙遊縣太君邊夫人追封仙源縣太君劉夫人追封仁壽郡太君而公亦贈官至尚書吏部侍郎銘曰

句宗華陽世實京兆来家東都公考有廟温温句公有美有相不衒不求卒爲圭璋考翼在上公丞在下爲此幽宮亦浚之野

山南東道節度推官贈尚書工部郎中傅公墓誌銘

公姓傅氏諱立字伯禮其先大名内黄人今鄆須城人也慶曆二年以五舉進士得同三禮出身主鄭州管城縣簿用舉者爲滑州靈河縣令遭母夫人喪喪

除以山南東道節度推官知磁州昭德縣事嘉祐四
年七月六日卒于官舍享年六十六公以文行有聲
於鄉其志氣甚大既久困不遂因不復有仕意鄉人
强之乃起佐管城所爲問義理如何不肯有所顧計
貝州妖人爲亂吏坐不察者衆州縣懲艾有以妖告
者輒又致之刑辟或誣浮屠道人爲妖州捕之急公
辯其無罪即釋之在昭德縣人治河隄揔役者妄怒
以立威諸縣畏其糺劾莫敢校及笞公縣人公奪之
縱去縣人感悅不督而功自倍揔役者亦不敢復犯
公所部其施於政者多如此故其卒老稚相扶携祭
哭思慕久之不怠蓋公孝慈忠信剛毅有守遇事不
爲可愧其仁心尤至既病亟呼其季子告曰吾嘗質

田於鄲數十口賴以活者三十年今田主往往而在汝兄仕於朝所不足者非財可以券還之於是長子方官於莫州及歸遭喪終以田歸主如公戒公曾祖諱凝贈尚書庫部員外郎祖諱世隆尚書戶部員外郎知邛州父諱珏右班殿直凡三世皆以經學舉至公始為進士而公子亦皆為進士曰堯俞尚書兵部員外郎曰舜俞郊社齋郎曰君俞未仕餘四人皆早死兵部君以才德為世名人嘗為諫官以言事不合辭知雜御史不肯就以熈寧二年十月某日葬公於孟州濟源縣清廉鄉美化里以夫人長壽縣太君王氏祔於是公贈官至尚書工部郎中太君有賢行方兵部除知雜御史也適北使未返而親故皆賀夫人

弗受治裝爲行及兵部歸而果辭不就以出也銘曰
惟傳厥先相武丁告功皇天上比星公躬服仁世守
經奮發華藻揚芬馨宜殖福禄引厥齡摧藏沉淹以
濎濙齎志弗獲終冥冥爰有美子集帝庭忠功孝名
神所聽卜塋高原日永寧

尚書度支員外郎郭公墓誌銘

公諱維字仲逸少好學有大志年二十五起爲泰州
司理調泰眞二州判官以能聞監眞州之酒稅丁毋
憂服除改著作佐郎知南豐縣俗喜訟令始至豪猾
輒搆事入縣察令能否公至即得其姦窮而徙之由
此無敢犯法改新都縣又以治稱旣去民思之相與
繪公像祠焉使者薦其材就知雅州王蒙正姻明肅

太后家侵民田幾至百家有訴者吏數獄無敢直其事詔公治之其行也人爲公憚公至則拔根擿節不漏毫末以田歸民蒙正坐除名既歸　天子目之賜之朱衣得尚書屯田員外郎知常州至州索宿姦數人流之州以無事移提點淮南刑獄吏不治道聞公至往往豫以事求解部中肅然遷度支以卒慶曆二年正月也凡仕二十七年公剛毅能斷當事勇不自恤繇景德祥符之間四海平治寬文法待吏而吏乃相習爲遨嬉浮沉者或按一吏則交議群詆以爲暴刻生事日浸月積而民敝於下矣至公始按吏而獨急於權倖有大臣出揚不治曲以禮事公公奏斥不報既代猶斥之以是被按一無憾言以聲威聞而所

至即有惠愛某嘗羇游過常里中民有以褻語相罵者其長者怒曰爾欲忘郭屯田邪盍公在常以此法其民時卒已九年矣猶不忘之惜乎朝廷方欲顯用而公已不幸其出於治者猶未足以盡其志故不悉書特掇其一二而存之此足以見公之志也祖某不仕父某贈殿中丞母劉氏仙源縣太君妻張氏南陽縣君子男三人先正烏江縣尉聰正舉進士祥正星子主簿女六人以某年月日葬公於某處公之里也將葬先正等以令司封員外郎趙誠書來乞銘先人與公祥符八年以進士起而公子且與某遊有好也銘不敢讓銘曰

翼翼汾陽子儀始王德完道粹功蓋于唐宜享世澤

流如海長原原南寓孰嗣而昌公生而明剛簡自徇拔身貧羇誼不辱進蘇窮乎姦惠立威振而年不長志不時盡既奮既材天奚弗憖刻銘在幽來者之感

贈尚書刑部侍郎王公墓誌銘

江陵縣有合葬龍山之西者爲宋龍川令贈尚書刑部侍郎王公之墓公之卒得年七十一其葬之歲在辛卯爲皇祐三年十二月甲申龍川其所卒也以刑部侍郎贈公者曰公之子光祿卿周公諱文亮字昭遠其先晉丞相導也丞相十有六世之孫儉爲唐正議大夫刺明州始去長安之萬年爲明之奉化人大夫之兄曰滌滌生紳紳生韶韶生公四世咸爲縣令方錢氏之王吳越也公嘗試策入等爲其屬州之掾

國除選於京師復掾密州尉奬奉節爲邢之任令舉者二十餘人不用歎曰吾既其衰矣而爲是是不可以已耶即以疾去去之八年無復言進仕黨故强起之復歎曰仕不仕惟義也吾敢自必於其間耶起令龍川遂卒始公尚少以文稱於士友嘗度浙江有忘白金百斤於舟公最後獨見之留三日得忘者歸之而後去而不告以名佗日從者以爲言於是又稱其長者令兩縣吏民皆曰賢令也既亡皆哀焉合葬于龍山者天水郡太君權氏善草隸書誦數經能畧通其說實唐貞孝公皐之十七世孫云子男四人向頫高爲進士充其業其季光禄君也女三人皆歸聞人光禄君方潔勤審下賢好學人以爲君子之子焉自

晉之亂而戎夷盜賊穴有中國且亂且治至于今歲千年士大夫之家流落顛頓不常其世後雖有振起者多不知其族之所出獨光禄君之家爲世其家而能自道尤詳自大夫伯仲至公四世之告命皆具在命其宗人之子某銘公之墓者光禄君也銘曰

公先籍秦系相導大夫相孫維作守兄滁遂留家海浦子紳孫韶公祖考于東四傳弗甚耀藏仁厥家以賚後後蕃而昌其必效今鄉追公爲之兆

兵部員外郎馬君墓誌銘

馬君諱遵字仲塗世家饒州之樂平舉進士自禮部至於廷書其等皆第一守祕書省校書郎知洪州之奉新縣移知康州當是時　天子更置大臣欲有所

爲求才能之士以察諸路而君自大理寺丞除太子中允福建路轉運判官以憂不赴憂除知開封縣爲江淮荊湖兩浙制置發運判官於是君爲太常博士朝廷方尊寵其使事以監六路乃以君爲監察御史又以爲殿中侍御史遂爲副使已而還之臺以爲言事御史至則彈宰相之爲不法者宰相用此罷而君亦以此出知宣州至宣州一日移京東路轉運使又還臺爲右司諫知諫院又爲尚書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同判流內銓數言時政多聽用始君讀書卽以文辭辯麗稱天下及出仕所至號爲辦治論議條鬯人反覆之而不能窮平居頹然若與人無所諧及遇事有所建則必得其所守開封常以權豪請

託不可治客至有所請君輒善遇之無所拒客退視
其事一斷以法居久之人知君之不可以私屬也縣
遂無事及爲諫官御史又能如此於是士大夫歎曰
馬君之智蓋能時其柔剛以有爲也嘉祐二年君以
疾求罷職以出至五六乃以爲尚書吏部員外郎直
龍圖閣猶不許其出某月某甲子君卒年四十七
天子以其子某官某爲某官又官其兄子持國某官
夫人某縣君鄭氏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君信州之
弋陽縣歸仁鄉裏沙之原君故與予善予常愛其智
略以爲今士大夫多不能如惜其不得盡用亦其不
幸早世不終於貴富也然世方懲尚賢任智之弊而
操成法以一天下之士則君雖壽考且終於貴富其

所畜亦豈能盡用哉嗚呼可悲也巳既葬夫人與其家人謀而使持國來以請曰願有紀也使君爲死而不朽乃爲之論次而繫之以辭曰

歸以才能兮又予以時投之遠塗兮使驟而馳前無禦者兮後有推之忽稅不駕兮其然奚爲哀哀煢婦兮孰慰其思墓門有石兮書以余辭

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君諱平字秉之姓許氏余嘗譜其世家所謂今泰州海陵縣主簿者也君既與兄元相友愛稱天下而自少卓犖不羈善辨說與其兄俱以智略爲當世大人所器寶元時朝廷開方略之選以招天下異能之士而陝西大帥范文正公鄭文肅公爭以君所爲書以

薦於是得召試爲太廟齋郎已而選泰州海陵縣主簿貴人多薦君有大才可試以事不宜棄之州縣君亦常慨然自許欲有所爲然終不得一用其智能以卒噫其可哀也已士固有離世異俗獨行其意罵譏笑侮困辱而不悔彼皆無衆人之求而有所待於後世者也其齟齬固宜若夫智謀功名之士窺時俯仰以赴勢物之會而輒不遇者乃亦不可勝數辯足以移萬物而窮於用說之時謀足以奪三軍而辱於右武之國此又何說哉嗟乎彼有所待而不悔者其知之矣君年五十九以嘉祐某年某月某甲子葬眞州之揚子縣甘露鄉某所之原夫人李氏子男瓌不仕璋眞州司戶參軍琦太廟齋郎琳進士女子五人已

嫁二人進士周奉先泰州泰興縣令陶舜元銘曰

有拔而起之莫擠而止之嗚呼許君而已於斯誰或使之

漢陽軍漢川縣令陳君墓誌銘

陳君之墓在某州某縣某鄉某所之原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陳君者諱之祥字某家某州之某縣某業進士其中等以皇祐二年其官滁州全椒縣主簿漢陽軍漢川縣令其爲人强於學果於行能使爲之長者聽爲之民者思其卒年三十二有一男一女皆出夫人李氏其葬臨川王某爲之銘

芒乎既壯而能充忽乎奚去而誰從歸形幽陰兮窾土以爲宮聚封其上兮爲記無窮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九十五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九十六

墓誌

亡兄王常甫墓誌銘
王公墓誌銘
胡君墓誌銘
員外郎邵君墓誌銘
馬漢臣墓誌銘
主簿蕭君墓誌銘
祕書丞謝師宰墓誌銘
郎中周公墓誌銘
侍禁周君墓誌銘
參軍周君墓誌銘

員外郎周君墓誌銘
郎中晁君墓誌銘
郎中葛公墓誌銘
亡兄王常甫墓誌銘

先生七歲好學毅然不苟戲笑讀書二十年當慶曆中　天子以書賜州縣大置學先生學完行高江淮間州爭欲以爲師所留輒以詩書禮易春秋授弟子慕聞來者往往千餘里磨礱淬濯成就其器不可勝數而先生始以進士下科補宣州司戸至三月轉運使以監江寧府鹽院又三月卒又七月葬則卒之明年四月也實皇祐四年墓在先君東南五步先君姓王氏諱益官世行治旣有銘先生其長子諱安仁字

常甫年三十七生兩女嗚呼先生之道德蓄於身而施於家不博見於天下文章名於世特以應世之須爾大志所欲論著蓋未出也而世之工言能使不朽者又知先生莫能深嗚呼先生之所存其卒於無傳耶始先生常以爲功與名不足懷蓋亦有命焉君子之學盡其性而已然則先生之無傳蓋不憾也雖然先生孝友最隆委百世之重而無所屬以傳有母有弟方壯而奪之使不得相處以久先生尚有知其無窮憂矣嗚呼以徃而推存痛其有已耶痛其有已耶先生有文十五卷其弟既次以藏其家又次行治藏於墓嗚呼酷矣極矣銘止矣其能使先生傳耶

主客郎中知興元王公墓誌銘

公王氏諱某字某其先著望太原而公之曾大考諱
某考諱某皆葬撫州之臨川縣公少力學以孝悌稱
於鄉里既壯起進士爲漢州軍事推官至則以材任
劇在上者交舉之遷大理寺丞知大名府大名縣就
除通判忻州又通判眞定府府帥王嗣宗恃氣侮折
其屬爲不法以故久之莫敢爲通判者公行嗣宗固
不懌稍侵公以氣公恬然不爲校也以禮示之而已
嗣宗詘服居十餘日公請視獄獄中繫者常數百人
嗣宗意愠輒久之不問吏亦不敢言治公視獄所當
者數十人而已餘悉當釋無所坐於是嗣宗趣有司
如公指即日斷出之自是事無不聽公所爲公賴分
別可否而使其政皆由嗣宗以出雖府人或不知公

於嗣宗曰有助也一府遂治而士以此稱公爲長者始公中進士時同進有常陵公者嫉公先以被酒取公勑牒裂燒之公爲諱其事以失亡告有司而已及後陵公者爲屬吏公舉遷之或非公以德報怨公曰受詔舉京官彼今爲吾屬而任京官吾則舉之何報怨之謂哉且吾與彼乃未始有怨也蓋公之行已多如此居一歲移知保州又以舉者移知深州又以選移知齊州二州之人皆曰公愛我已而提點刑獄淮南兼勸農事公於爲獄務在寬民而以課田桑爲急按渠陂之故誘民作而修之利田至萬九十頃天子賜書獎諭後出氏名付大臣召用而當是時丁謂爲宰相先是謂以二人屬公善視之曰皆能吏也

至則皆有罪公發其狀以聞由此謂欲傷公不果而久之公所任吏亦有贓坐即絀公監池州順安鎮酒稅會 今上即位移滁州又移知興元府自丁謂得罪徙南方論者皆以公宜復用而公亦且得疾不起矣享年六十二官至尚書主客郎中明年天聖七年葬和州之歷陽縣後若干年公夫人張氏葬而公墓塟乃改卜合葬於眞州楊子縣萬寧鄉銅山之原公子六人於是存者二人曰某爲殿中丞曰某爲進士其四人皆已卒曰某開封士曹參軍曰某楚州寶應縣主簿曰某曰某爲進士而公以殿中君積贈官至右諫議大夫某公兄孫也受命於叔父而爲銘銘而次公之行事不能詳者以不得事公而公之沒叔父

皆尚少故也嗚呼於公之行事雖不得其詳而其略所聞如是蓋可以考公德矣銘曰

王亡晉封遠跡南土公始有廟妥其禰祖孰强而勝孰忌以爭孚兮恭寬在室而亨嶷嶷之節因時乃發曰黜兮咎匪仇兮遏避善不名亦不隕聞寘銘新基維以長存

胡君墓誌銘

王某之治鄞三月其故人胡舜元凶服立於門揖入問弔故則喪其父五月留而館意獨怪其來之早也居數月語吾弟曰吾釋父之殯跋山浮江從子之兄于海旁願有謁也久矣不敢以言吾親之生我學於四方不得所欲以養今已不幸卒也得子之兄誌而

銘之藏之墓中可以顯於今世以傳於後雖吾小人與榮焉無悔焉不知子之兄可不可吾弟以告予歎曰審如是可以爲孝君子固成人之孝而吾與之又舊其何顧而辭耶取吾所素知者爲之誌而銘之誌曰君諱某池之銅陵人生於丁丑興國之年也卒於丁亥是爲慶曆七年子七人其以十月葬君於谷垂山胡氏世大家闔門數百人君有子舜元獨招里先生教之爲士其卒也族分而貲衰舜元爲善士銘曰

壽七十一不爲不多吾與之銘千古不磨

屯田員外郎邵君墓誌銘

邵公旣國燕其子孫處者猶食其初邑至後世遂爲邵氏今有田里丹陽者獨爲大家其所出往往稱天

下君丹陽人也諱某字某少敏爽皇考某欲大就之爲破貲聚留師賓以發其材及壯行内修不摽飾爲名而有譽於爲士者年四十始以進士出佐鎮東軍積功次入尚書爲屯田員外郎通判亳州遭母夫人某氏喪不行以卒君工爲詩歌喜飲酒與人交恬如也尤不好官爵至京師一不問權貴人所舍事有類君者自言得遷或勸君自言終不許然起家十九年更三縣以材奏君者甚衆卒之明年皇祐某年某月弟某葬君某所以夫人某氏祔子男兩人曰某曰某一女子尚幼銘曰

秉於朝葬於里厥嬪祔之祭則子以完歸親維有祉

馬漢臣墓誌銘

合淝人馬仲舒字漢臣其先茂陵人父臯爲江東撥發賓其家金陵漢臣因入學齒諸生爲人喜酒色其相語以褻私後爲主父母不欲之又隆愛之不能逆其意以教也然漢臣亦踈金錢急人險艱不自顧計於衆中尤慕近予予亦識其可教以禮法開之果大寤遂自挫刻務以入禮法從予學作進士既數月其辭章粲然充其科者也漢臣長予四年予兄弟視之漢臣視予則師弟子如也甞助予叔父之喪若子姓然慶曆六年漢臣冠五年矣從予入京師待進士舉六月病死死時予亦病其叔父在京師因得棺歛歸金陵殯之某年某月乃葬于某處孔子曰秀而不實者有矣夫漢臣幾是矣噫誌其墓云

贛縣主簿蕭君墓誌銘

君諱化基字子固實蕭氏其先有自長沙避地廬陵者曰霽方李氏有江南爲洪之武寧令於君爲曾大父其後再世曰煥曰良輔皆不仕至君之兄侍御史定基始以材起爲名家而追贈其皇考尚書工部員外郎君於工部爲少子少謹厚能自力業其世以善富旣御史貴得任子弟君猶私其能不願治民然御史竟官君爲明之奉化尉主簿於虔之贛縣監眞州酒恬慎祇修在勢者任之春秋六十二至和元年四月癸酉以官卒其子汝霖汝能汝爲汝正護其柩歸以十一月壬午葬其縣之儒行鄉白沙原夫人楊氏前葬矣今不祔先人於御史以弟交君子丈人行也

二父皆有子知名南方交於予以故請銘銘者所以名前人而燕孝子之心也於是爲銘銘曰

韡矣蕭宗楚產之良繩繩主簿有善其鄉我脩不苟爲康圖銘壙石維後之藏

秘書丞謝師宰墓誌銘

君姓謝氏諱景平字師宰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陽夏公贈禮部尚書諱絳之子太子賔客陳留公贈禮部尚書諱濤之孫泰寧君掌書記贈尚書吏部侍郎諱崇禮之曾孫初以祖父廕試秘書省校書郎守將作監主簿既而中進士第僉書崇信軍節度判官廳公事監楚州西河轉般倉累官至秘書丞年三十三以治平元年十二月庚申卒妻尹氏生男女四人

皆前死其兄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鄧州穰縣五龍山南謝氏故家河南緱氏君六世祖仕吳越故自陳留公以上三世葬杭之富陽至君始葬陽夏公於鄧爲穰人而今以君祔葬君於忿不忮於欲不求雖學之力亦其天性故其孝弟忠信寬柔遜讓莊靜謹潔稱於兒童以至壯長而成不充其志施不盡其材此學士大夫所以哀其死而多爲之出涕也然君文學政事言語已能自達於一時其於道德之意性命之理則求之而不至闇矣而不疑嗚呼可謂賢已銘曰

陽夏四子皆賢而材季也早死吾銘其埋今又銘叔嗚呼可哀古之死者以死爲息嗟叔方剛何惕之亟昭昭者逝巋巋者藏爲識在斯銘則不亡

尚書刑部郎中周公墓誌銘

周氏其先自華陰入蜀蜀孟氏時公之皇考諱敬述以文章知名嘗至要官任事矣孟氏亡因不復仕而
天子召以爲壽州下蔡令由下蔡以爲太子中允知江州賜紫衣金魚使撫初附之民其後爲祕書丞知泰州以卒而得州之北原以葬有子四人其卒皆位於朝而公第二公諱嘉正字榦之少與其舅弟俱以進士甲科起家爲通州軍事推官其後通判廣州提點福建刑獄知壽州爲三司鹽鐵判官故宰相丁謂慮其材　天子以爲河北轉運使而公不就已而謂得罪公坐出知金州又知海州又知濠州而以工部郎中分司南京歸治疾于海陵之第明道元年以恩

遷刑部二年年六十四以卒公寬厚而廉清而其才尤長於政事自爲推官時已能有所建易爲士民所記及奉使福建獄有寃輒辨有疑若可貸輒以聞所活至數十人而其治大抵遇姦吏爲獨急子男五人曰象先今爲武康軍節度推官監台州税曰彦先爲右侍禁知循州興寧縣曰茂先爲泰州司法參軍曰行先爲山南東道節度推官知江州彭澤縣曰嗣先爲進士女七人皆嫁爲士大夫妻嘉祐三年三月壬申公子與孫葬公皇考祕書丞贈尚書工部侍郎之兆東以安喜縣君錢氏祔縣君實左右公以有家者也銘曰周遷于蜀爰自先人考有四子發于海濵公有令聞貴維次子歸寬民人施刻在巳方飛方騫方

■于天既綴以歸既隕于泉有高其後有　其前作
爲銘詩兆此新阡

右侍禁周君墓誌銘

君周氏諱彥先字師古曾大父諱瓌贈大理評事大父諱述祕書丞贈尚書工部侍郎考諱嘉正尚書刑部郎中君少以郎中君蔭補三班奉職監泗州浮橋又監楚州船場爲揚泰州巡檢而近臣薦君閤門祗候大臣曰周某可用矣然吾將試之邊乃白以爲瀛莫等七州軍沿邊巡檢邊人兩界上爲羣盜君得姓名以白安撫使移之契丹契丹悉捕斬之自是久之邊無盜也已而君上書言漕事又言邊將使人耕邊以給公使不即禁止往往能生事於是邊將大怒而君所部

卒有犯法者因誣君以不詰坐是監廣州清遠縣鹽場轉運使留君以監市舶它吏方習爲姦䝿事而君獨不買舶中一物轉運使嘗數稱君以媿它吏而薦君以知循州之興寧縣至則相縣南三十里寧昌驛以爲治所而吏自此得不以瘴死然君既得疾於興寧矣遂卒卒時年四十二縣人以君爲能撫我思之也君先夫人盛氏尚書工部侍郎諱京之子後夫人王氏尚書主客郎中諱貫之之子皆有賢行五子濤洵湑溼澥皆爲進士二女子嫁如皐史堪德安鄭汾亦皆爲進士而濤今爲著作佐郎知汝州梁縣以嘉祐三年三月壬申葬君皇考郎中之兆次而以先夫人祔臨川王某爲銘曰

君弟吾姨夫人吾姑君能有家不失疾徐治兵與民
威愛之孚銘昭子孫以告不誣

泰州司法參軍周君墓誌銘

君周氏諱茂先字去華其先成都人至君大父諱述
爲祕書丞知泰州以卒始葬泰州之北原而子孫遂
爲州人不去父諱嘉正尚書刑部郎中君以父蔭爲
楚州司户參軍又爲泰州司法參軍皆有能名明道
二年五月刑部君終于第君思慕哭泣至其年十月
亦卒於是君年三十二夫人南陽張氏守其孤不嫁
其后孤涣以進士起家洪州南昌縣主簿二女子嫁
池州貴池縣尉宣城查塾進士建安吳覲而以嘉祐
三年三月壬申葬君北原之兆銘曰

綿綿之孤屬于單妻旣恃而殖龜錫告命曰維孝子從先人宅

尚書屯田員外郎周君墓誌銘

君周姓諱濤字幾道中慶曆六年進士甲科歷亳州觀察推官撫州軍事推官著作佐郎祕書丞太常博士尚書屯田員外郎知汝州梁杭州錢唐二縣內行敏能爲政壹自急飭視民疾如在巳不肯釋事實爲名聲要利所在民愛譽甚於士大夫治平三年六月在京師授簽書梓州判官事七月十三日以官卒年四十有四曾祖諱述故郓人皇祕書丞贈工部侍郎始占海陵以葬祖諱嘉正皇刑部郎中父諱彥先終右侍禁贈右監門衛將軍妻曰昭德縣君錢氏子男

五人穉種秩穆稌以其年十月十六日葬君揚州江
都縣同軌南鄉東武里銘曰
於勢與聲蹲循弗爭無忌其生於善與恥操終如始
有哀其死

虞部郎中晁君墓誌銘

尚書虞部郎中晁君諱仲參字孝先以治平四年五
月九日卒於通判舒州事其子以熙寧二年正月二
十九日卜濟州任城縣諫議鄉呂村之原以葬狀君
之行來乞銘掇其語爲銘曰
晁望頴川衛有卿丙錯以術用作漢家令魏晉南北
史無傳人良正官唐仍不大振開封于家徙鉅野縣
辟時藉屯出宋而顯迴奮布衣太子太師宗慤秉政

父子一時三朝四世錫榮丘墓俾令中書爲君曾祖
有子迪者刑部侍郎乃生宗簡世德孔揚使京東西
郎于刑部君實其嗣少則多譽仲父保任主簿上虞
宰墨隳政易君仕初從容調聏史莫玩法墨以廉終
弱伸强懾按察擾獄夙如我謀君不爲奪械囚于州
將范文正歎愛而謂畏宜繩私公勇勿畏君願持此
畢身無尤薦監越酒旋宅父憂判官于滁擢丞大理
汝州郟城來知縣事富姓賕吏寓田勢家役煩且窘
中戶愁嗟君袁僞券應手即辨完蠹噓枯俗戒以勸
秦王諸孫上冢入郛卒榜驛隸君擒而誅將劾中入
匿車夜遁移內侍省罪令即訊迄明年至徒御無譁
能聲震越號稱其家易曹濟陰太子贊善督尉索盜

里閭宴衎馬入罷牧地租于民厨傳費劇輸之殆貧
君曰閔哉責豈無豫操書鐫守多絀其數遷官博士
去領開州大築學校率衣冠游温湯之鹽實不酬課
歳蠲五萬奏自君可氓疾不治謁巫代毉教以餌藥
盡投詭祠失怙恃者子其娶嫁坐堂朝晡飲酒閒暇
英宗纂極貟外于虞比駕二部閱最而除今　天子
恩始正郎位攝舒朞年條教逾肆殍來鄰邦賑使無
僵扶携飽去又遺之種敦於除害未始愛力取樅陽
河避羅刹石析池口征合于銅陵官不失筭舟無危
行人幸是爲曠數十載趨令驩呼無有稚艾孤山馬
當歳漂百航鑿秋口浦直走雷江脫險風濤幾五百
里章隨驛聞就付其事方冬告役君夏而徂壽五十

五識者歎吁齊公孫氏作配甚似封永康君誕惟四子端仁端義端禮端智仁中進士常州司理義郊社郎餘則未仕五女四人歸爲士妻石端保彥保歸而婺范胡二壻純粹僧孺幼處于家君孫有五男節符籛其二則女惟君平生外晦內明忤出不意黙無與爭祿賙族婣恩稱踈戚庖無朝炊笑語如昔晚尤靜曠病不告遺極談性命方絕之時子丐埋辭衰癃走沐掇其緒餘以質幽窾

度支郎中葛公墓誌銘

葛公姓也源名也宗聖字也處州之麗水公所生也明州之鄞後所遷也貫曾大考也遇大考也旺累贈都官郎中考也進士公所起也洪州左司理条軍吉

州太和縣主簿江州德化縣令監興國茶場威武軍節度推官知廣州四會縣著作佐郎知開封府雍丘縣祕書丞知泉州同安縣太常博士通判建州屯田員外郎知慶成軍都官員外郎知南劒州司封員外郎祠部郎中江淅荆湖福建廣南提點銀銅坑冶鑄錢度支郎中荆湖北提點刑獄此公之所閱官也州將之甥與異毋兄毆人而甥殺之州將脅公曰兩人者皆吾甥而殺人者乃其兄也我知之彼大姓也無爲有司所誤不然此獄也將必覆公劾不爲變此公之爲司理參軍也州符徙吉水行令事他日令始至大猾吏輒誘民數百訟庭下設變詐以動令如此數日令厭事則事常在吏矣公至立訟者兩廡下取其

狀視有如吏所爲者使自書所訴不能書者吏授之
往往不能如狀狀窮輒曰我不知爲此乃某吏教我所
爲也悉捕劾致之法訟以故少吏亦終不得其意毛
氏寡婦告其子以恩義說之不得即使人微捕得之
與閒語者驗其對乃書寡婦告者也窮治具服爲私
謀誣其子孫距州溪水惡而歲租幾千萬碩舟善敗
民以輸爲愁公始議縣置倉以受輸則官漕之亦便
州不聽公論之不已倉成至今賴其利此公之爲主
簿也中貴人擊驛吏取所給過家以言府府不敢劾
公曰中貴人何憚爲吾民而有陵之者吾亦恥之上
書論其事中貴人坐絀此公之爲縣於雍丘也屬吏
常有隙於公同進者因譏之公察其旨不聽以爲舉

首此公之爲州於南劒也鑄錢歲十六萬其所施置後以爲法程此公之爲銀銅坑冶鑄錢也鄂州崇陽大姓與人妻謀而殺其夫州受賕出之公使再劾劾者又受賕獄如初而公終以爲不直其弟訴之轉運使雖他在事者亦莫不以爲冤復置之獄卒得其姦賕狀論如法此公之爲提點刑獄也甲子四百三十五公所享年也至和元年六月乙未卒之年月日也潤州之丹徒縣長樂鄉顯陽村公所葬也嘉祐元年十月壬申葬之年月日也鄉邑孫氏今祔以葬者公元配也萬年縣君范陽盧氏公繼配也良肱良佐良嗣公子也妻太常博士黃知良曰金華縣君公女也起進士爲越州餘姚縣尉主公之喪而請銘以葬者

良嗣也論次其所得於良嗣而爲之銘者臨川王某也銘曰

士竊以養交兮弛官之不忌維公之所至兮樂職嗜事彼能顯聞兮公則不晰不銘示後兮孰勸爲瘁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九十六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九十七

墓誌

王逢原墓誌銘
司封郎中孫公墓誌銘
郎中劉君墓誌銘
運使李君墓誌銘
博士致仕李君墓誌銘
成固縣楊君墓誌銘
致仕周公墓誌銘
張常勝墓誌銘

王逢原墓誌銘

嗚呼道之不明邪豈特教之不至也士亦有罪焉嗚

呼道之不行邪豈特化之不至也士亦有罪焉蓋無常産而有常心者古之所謂士也士誠有常心以操聖人之說而力行之則道雖不明乎天下必明於巳道雖不行於天下必行於妻子內有以明於巳外有以行於妻子則其言行必不孤立於天下矣此孔子孟子伯夷柳下惠揚雄之徒所以有功於世也嗚呼以予之昏弱不肖固亦士之有罪者而得友焉余友字逢原諱令姓王氏廣陵人也始予愛其文章而得其所以言中予愛其節行而得其所以行卒予得其所以言浩浩乎其將沿而不窮也得其所以行超超乎其將追而不至也於是慨然歎以爲可以任世之重而有功於天下者將在於此余將友之而不得也

嗚呼令弃予而死矣悲夫逢原左武衛大將軍諱奉諲之曾孫大理評事諱珙之孫而鄭州管城縣主簿諱世倫之子五歲而孤二十八而卒卒之九十三日嘉祐四年九月丙申葬于常州武進縣南鄉薛村之原夫人吳氏亦有賢行於是方娠也未知其子之男女銘曰

壽胡不多天實爾嗇曰天不相胡厚爾德厚也培之嗇也推之樂以不罷不怨以疑嗚呼天民將在于茲

宋尚書司封郎中孫公墓誌銘

公諱錫字昌齡曾祖釗祖易從父再榮皆弗仕及公仕贈其父至尚書兵部侍郎公以天聖二年進士起家和州歷陽無爲巢二縣主簿部使者及兩制以御

札舉者十餘人改鎮江軍節度推官知杭州仁和縣
籍取兇惡戒以不改必窮極案治而治其餘一以仁
恕故縣人畏愛之以兵部喪去三年乃用舉者以集
慶軍節度掌書記充國子監直講豫校史記前後漢
書南北史脩集韻選蘇王宮伴讀教導有法宗室召
燕飲未嘗往居頃之改著作佐郎當罷矣又留爲國
子監丞講讀七年乃用舉者召試集賢校理同知太
常禮院判吏部南曹登聞鼓院爲開封府推官賜緋
魚坐考鏁廳進士舉籍中有不中格者兩人降監和
州清酒務當是時龎宰相爲樞密使薦宜侍講禁中
方召而公以謫去又之會明堂恩召還同判尚書刑
部先時主者多持事往決於中書公獨視法如何不

往戎州人向吉等操兵賈販恃其衆所過不輸物稅州縣捕逐皆散走成都鈐轄司奏請不以南郊赦除其罪從之逮捕親屬繫獄至更兩赦有詣闕訴者刑部詳覆官以爲特勑遇赦不原者雖數赦猶論如法公獨奏釋之凡釋百二十三人公於議法多如此復爲開封府推官當隨尹奏事 仁宗問大辟幾何且以愼刑愛人爲戒公因奏開封勑有重於編勑而當改者數事 仁宗皆以爲然它日問尹以公姓名稱之於是貴戚女使有奏讞上薄其罪付公監決曰此人平恕可任也道士趙清貺出入龐宰相家受賕御史以劾龐府治實清貺自爲龐不知也清貺坐杖配沙門島行兩日死御史又劾府希宰相指故杖清貺

殺之滅口　仁宗亦疑乃悉罷知府推判官而以公知太平州初清覡事獨判官王礪劾決公不自辨也未幾　仁宗即寤罷者皆復而以公提點淮南路刑獄在淮南二年所活大辟十三人考課爲天下第一所舉多善士未嘗聽人請屬還爲三司戶部判官求知宣州許之特詔秩祿視轉運使至則召五縣令約以州所下書有不便封還故縣得自爲政而州無事且滿州人詣轉運使提點刑獄乞留還又知舒州發常平廣惠倉以活陳許潁蔡流人及歸計口量遠近給食遣去去者率錢買香焚之府門以祝公至或感泣初提點刑獄恐聚流人爲盜又惜常平廣惠倉數牒止公不聽申以手書又不聽佐屬皆爭曰不可公

行之自若比代去州人闔城門留之薄暮與爭門乃得出遂以告老致仕於是官至尚書度支郎中散官至朝奉郎勳至上柱國　今上即位遷司封賜金紫以熙寧元年正月十二日卒年七十八孫氏世爲廣陵富姓兵部兄弟五人其季婦有子寡欲分財以義譬解不得乃悉推田宅與諸兄弟脫身携公居建安軍揚子故今爲眞州人諸兄弟後破産而兵部居揚子又卒爲富姓爲公千里迎師立學舍市書至六七千卷公感勵奮激誦習忘寢食年十九舉進士開封第二坐同保匿服罷而再舉又第一當是時以文學稱天下及仕號爲忠厚正直終身未甞言利老而貧不以爲悔鄉人尤歸其長者有文集二十卷初娶莊

氏早卒又娶裴氏刁氏刁氏封壽安縣君亦前死子
湜澄浹淵淑湘早卒溱太廟齋郎後公數月死澄楚
州實應主簿洙秘書丞集賢校理漸太廟齋郎女十
人一人嫁三人未嫁三人嫁而卒三人未嫁而卒九
月十六日葬公揚子縣懷民鄉北原銘曰
於戲孫公有直其道爲之少時以濟壯老人信公行
承邇薦保天順公德與公壽考維公有子襃事哀祗
慰其考思用此銘詩

判湖北路轉運判官尚書屯田郎中劉君
墓誌銘 并序

治平元年五月六日判湖北路轉運判官尚書屯田
郎中劉君年五十四以官卒三年十月某日葬其

州揚子縣蜀岡而子洙以武寧章望之狀來求銘噫余故人也爲序而銘焉序曰君諱牧字先之其先杭州臨安縣人君曾大父諱彥琛爲吳越王將有功刺衢州葬西安於是劉氏又爲西安人當 太宗時嘗求諸有功於吳越者錄其後而君大父諱仁祚辭以疾及君父諱知禮又不仕而鄉人稱爲君子後以君故贈官至尚書職方郎中君少則明敏年十六求舉進士不中曰有司豈枉我哉乃多買書閉戶治之及再舉遂爲舉首起家饒州軍事推官與州將爭公事爲所擠幾不免及後將范文正公至君大喜曰此吾師也遂以爲師文正公亦數稱君勉以學君論議仁恕急人之窮於財物無所顧計凡以慕文正公故也

弋陽富人爲客所誣將抵死君得實以告文正公未甚信然以君故使吏雜治之居數日富人得不死文正公由此愈知君任以事歲終將舉京官君以讓其同官有親而老者文正公爲歎息許之曰吾不可以不成君之善及文正公安撫河東乃始舉君可治劇於是君爲兖州觀察推官又學春秋於孫復與石介爲友州旱蝗奏便宜十餘事其一事請通登萊鹽商至今以爲賴改大理寺丞知大名府館陶縣中貴人隨契丹使往來多擾縣君視遇有理人吏以無所苦先是多盜君用其黨推逐有發輒得後遂無爲盜者詔集強壯刺其手爲義勇多惶怖不知所爲欲走君諭以詔意爲言利害皆就刺欣然曰劉君不吾欺也

留守稱其能雖府事往往咨君計策用舉者通判廣信軍以親老不行通判建州當是時今河陽宰相富公以樞密副使使河北奏君掌機宜文字保州兵士爲亂富公請君撫視君自長垣乘驛至其城下以三日會富公罷出君乃之建州方并屬縣諸里均其徭役人大喜而遭職方君喪以去通判青州又以母夫人喪罷又通判盧州朝廷弛茶㩁以君使江西議均其稅蓋期年而後反客曰平生聞君敏而敢爲今濡滯君此何故也君笑曰是固君之所能易也而我則不能且是役也朝廷豈以爲它亦曰愛人而已今不深知其利害而苟簡以成之君雖以吾爲敏而人必有不勝其弊者及奏事皆聽人果便之除廣南西路

轉運判官於是修險阨募丁壯以減戍卒徒倉便輸考攝官功次絶其行賕居二年凡利害無所不興廢乃移荆湖北路至踰月卒家貧無以爲喪自棺椁諸物皆荆南士人爲具君娶江氏生五男二女男曰洙沂汶爲進士洙以君故試將作監主簿餘尚幼初君爲范富二公所知一時士大夫爭譽其才君亦慨然自以當得意已而屯邅流落抑没於庸人之中幾老矣乃稍出爲世用君將有以爲世也而旣死此愛君者所爲恨惜然士之赫赫爲世所願者可睹矣以君始終得喪相除亦何負彼之有哉銘曰

嗟乎劉君宜壽而顯何畜之久而施之淺雖或止之亦或使之唯其有命故止於斯

廣西轉運使李君墓誌銘 并序

君諱寬字伯強姓李氏其先隴西人後移光山至君六世祖又移建安今爲南昌人者以君大皇考爲鼻祖君皇考諱某以太子洗馬致仕終尚書虞部郎中其贈官至衛尉卿大皇考諱某以殿中丞致仕其贈官至吏部尚書曾大皇考諱某當五代之亂無爵祿以尚書故贈大理評事君始以世父蔭守將作監主簿監洪州鹽院用歲課倍得知袁州宜春縣改知福州福清縣當是時能聞朝廷矣就除通判桂州又通判江州二州皆治遂知吉州請於　天子立學以教學者常三百人施方略捕盜賊無衆寡遠近必得以至米鹽酒榷皆爲除弊致利移衡州不赴改江州州

人曰是嘗涖我矣不待至而服未幾移潤州不赴改
信州又不赴改太平州轉運使言饒大劇州將不能
治而太平不足用君乃換饒州屬縣惡吏聞且至有
弃其官而去至則禁巫醫之罔民祭畜蠱者遂以無
事安撫使言治行於江南爲第一毋夫人終去位三
年知虔州將行三司請君制置糧草河北一歲減緡
錢八十七萬由此提點江浙等路鑄錢坑冶以衛尉
老奏徙治所南昌從之移提點荆湖北刑獄辭不往
又請便官以養乃改江西居一月遭衛尉喪服除久
之尚不忍去墓所詔就起君提點江東刑獄又移京
西除廣西轉運使自儂智高反宿軍邕州歲漕不足
乃多治船設賞罰而邕軍食以有餘所部攝官以三

十四員爲額待攝常數十百人一員闕皆爭賕吏君第其課爲三等有闕以次補攝官不賕吏由此始二廣使者故不以春夏出會有詔閱邊卒君即出道遇瘴歸卒年六十治平二年九月二十三日也初李氏旣居江南尚書未老致其事歸養其子侍郎以分司歸亦未老當侍郎之歸衛尉又以從其兄弗仕仍世德義爲南人所慕君旣生有美質而積習名教自爲兒童侍衛尉側不惰終日及壯砥礪以材能自顯其於吏治精壯果敏機張鍵閉姦不可知目所指取必得其情狀故所在豪人猾吏重手累足以終君去不敢有所觸君視遇其屬士大夫賢者尤謹所拔舉過百人後多知名云夫人胡氏仁和縣君子男五人長

曰承勉宣州旌德縣令早卒次曰亞夫太廟齋郎曰獻夫試將作監主簿曰渭夫試祕書省校書郎曰太平奴方晬而夭女二人長適蘇州常熟縣主簿余公弼次適大理寺丞田眞卿孫男三人君與弟尚書司門郎中定相友愛尤篤遺奏以司門之子簡夫聞詔除司門知太平州補簡夫郊社齋郎又詔君喪所過州發卒護送以明年二月歸殯于洪州某月某日葬新建縣桃花鄉曹山去先墓五里君所自爲壽藏也君積散官至朝奉郎職事官至尚書金部郎中勲至護軍賜服佩至三品銘曰

李姓章浦自君考祖弃闔徂遷望此荆楚君於治人無有黨讎部我千里如農一丘薅茠鉏疆以殖善柔

均之利澤深薄平耰乃登禄實尚饋春秋君能孝祀君則多子有來無窮其視章水

國子博士致仕李君墓誌銘

朝奉郎國子博士致仕騎都尉賜緋魚袋廣陵李君者諱問字某以數舉進士賜同學究出身嘗爲韶州樂昌無爲軍廬江二縣主簿河中府臨晉縣令以昭德軍節度推官知邢州平鄉縣以大理寺丞知蘇州吳江衢州江山二縣又以太子中舍殿中丞監在京箔場太平州蕪湖縣酒稅遂告老會　今上即位遷博士至明年而卒又明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葬廣陵某鄉某里君善爲詩當時名人柳開王禹偁稱之少貧幾不自存有姊氏以田宅弗取也及爲吏所在推

誠愛人人至不忍有所負以累君去輒遮泣挽留及老矣而彌貧然終不以貧故變節有所取年九十精悍如此及將卒尚讀書與家人笑語自若投其書若將寐者遂卒卒時治平元年十一月十一日也李氏故金陵人其後遷高郵又遷廣陵君曾祖諱某祖諱某考諱某以君故贈殿中丞君娶開封浩氏有兩男子察山南東道節度推官蚤卒定集慶軍節度推官一女嫁杭州新城縣令許仲蔚定有文行從余遊故與為銘銘曰

斬壙平窾幽客工相方史諏日於惟君考此室猶其永寧尚終吉

朝奉郎守殿中丞前知興元府成固縣楊

君墓誌銘

楊氏自太尉震守節於漢以死而將相名臣之族多出於華陰歷八九百年以至於今不絕爲士大夫家而尚能譜太尉之昭穆當五代之亂君曾祖諱某者在吳越因相其王王遷國除於　太宗之時而國相之子孫歸仕於　天子又多賢顯尚書刑部郎中諱某者君皇祖也尚書司封郎中諱某者君皇考也楊氏之爲江都人者自君皇考始君諱某字公適幼詳敏知好文學故我叔祖興元府君嫁之以其子及長而仕號爲能吏所在官治多舉者自太廟齋郎吏九官而以殿中丞知興元府成固縣事治平元年歸得疾於楚州二月二十一日卒年六十五夫人王氏即

興元府君尚書主客郎中諱其之女五男子湜洙治
滌淳湜宿州符離縣尉餘皆進士洙治前死四女子
其巳嫁者二人太常少卿呂璹試將作監主簿孫綖
者君壻也其一人未嫁而前死諸子孫以二年十一
月四日葬君江都東興鄉之北原以其甞得侍君而
君知之於少時者也故屬以銘銘曰
赫赫太尉窮于季世華陰之楊終熾而昌艱難徂遷
亦相其王王以家朝相隨內屬有子有姓尚多顯服
君勸厥紹考終世禄書銘在京兆實初卜

都官郎中致仕周公墓誌銘

尚書都官郎中南康周公卒之明年皇祐五年葬某
所子蘊詠使請銘次其語曰公諱某字某其先占蔡

之汝陽唐末遇亂於光蘄遷江州之星子鎮太平興
國中以鎮爲縣又以爲南康軍故今爲南康人焉曾
大父某大父某甞李氏時皆以學行爲處士家皇考
某累贈尚書職方郎中始以進士起至尚書屯田郎
中求監池之永豐監遂致仕已而　今天子大享明
堂恩除都官于家以卒甞令岳之沅江壽之霍丘池
之建德卭之依政河南之洛陽凡五縣通判池州守
二州曰蓬曰安其治之寬嚴視事劇易尤惠於池蓬
蓬人愛思至爲公畫像在洛陽明肅太后使中貴人
用事者來留守傾身媚附之中人諷公請已獨拒之
不往故相張士遜薦公說書國學且諭公見執政公
固謝之其篤學果行蓋有世士夫所難者卒時春秋

七十七戒喪葬無用浮屠說有文十卷世傳之先夫人王氏封仁壽縣君二子蘊保信軍節度推官詠太廟齋郎銘曰

余聞異時宦官之幸雖隆名尊爵有紀於時者往往爲之詘焉又觀古之士能無折身以市於貴勢蓋亦少也信公之所守則其賢遠矣我銘公藏不刻其他惟茲之存以勸毋邪

張常勝墓誌銘

君湖州烏程縣人姓張氏名文剛字常勝好學能文孝友順祥再舉進士不第年二十七熙寧五年九月九日卒以六年二月十日葬于鳳凰山曾祖任祖維贈刑部侍郎父先尚書都官郎中致仕女三人君妻

子從父妹也故君從予學銘曰
才足以貴而莫之知善足以壽而止於斯嗚呼逝矣
兮銘以哀之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九十七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九十八

墓誌

御史王公墓誌銘
孔處士墓誌銘
致仕王君墓誌銘
員外郎張君墓誌銘
謝景回墓誌銘
參軍杜君墓誌銘
金溪吳君墓誌銘
南京沈公墓誌銘
吳録事墓誌
郡公宗辯墓誌銘

南康侯仲行墓誌銘

華陰侯仲庬墓誌銘

祁國公宗述墓誌銘

將軍仲蔓墓誌銘

大將軍世仍墓誌銘

尚書都官員外郎侍御史王公墓碣銘

慶曆五年　天子以尚書都官員外郎通判荆南府王公爲侍御史居一年以入三司爲戸部判官又一年還之爲言事御史頃之奏事殿中疾作歸翌日卒其家以不起聞　天子悼閔走中人賻之金帛又官其一子先是御史有物故者不賻由公故乃敕有司并賻葢　天子之所以録其忠如此自公舉進士時

已能力學自立以經術游於江淮之南爲學者所歸至爲許州司理參軍則以其職與強貴人抗曲直獄疑當死賴以活者至數人再主簿於杭之臨安開封之扶溝遂選開封府法曹參軍令皆不能出其治尹亦不敢侵其守而薦者以十數歲當遷府推官惡不順已持其奏不肯書欲詘公請已公故不詘推官度終無可奈何乃卒任公遷祕書省著作佐郎已而覃恩遷祕書丞乃出知洪州分寧縣入爲審刑詳議官數以疑似辨上前輒釋及佐荊南能以義憚其守錯諸不法事嘗上書論南方用師討傜蠻不如撫而降之利先是公在京師　天子以災異詔百官言事公所言有以儆世者其後御史府惡老者在事不能自

已以言趣之去位公以謂於老者薄非所以廣仁孝於天下且養之非其道使至於無恥而專以法格之滋所以使人薄也乃推三代禮意爲養老須以諷凡公之行已治民及所以論於上者皆出於寬厚誠恕而其言易直以明故其召而爲御史也未至而好公者已信其能稱職矣同時御史聞一事皆爭言塞職其已嘗言公未嘗繼以言曰可悟上意足矣然排黨幸爲獨切其言多同時御史所不能言者每承上間言人不能無過若以古繩墨治之世殆無全人爲國家用者要之忠信而已忠信雖有過尚足用也其大指所存如此嗚呼古所謂淑人君子者公於是可以當之矣公旣行內修其大者爲世所稱至其施於小

亦皆敏而盡力顧余不得盡載也然讀余之所載則亦槩足以知公矣公諱某字某其先爲漢鴈門太守者曰澤澤後十八世雄爲唐東都留守封望太原族墓在河南而世宦學不絕爲閩姓至唐之將亡雄諸孫頗陵夷始自鈌其譜亡不知幾傳而至護始居福之候官曰本河南人雄之後也護生伸伸生延簡當閩王審知時被署爲安遠使有勞烈於其國審知死遂置其官以老安遠二子其季居政要邑里姚氏女生公自護四世至公始以文行發名追官皇考至祕書丞而以昭德縣太君封其母夫人曾氏贈尚書兵部侍郎會之女封金華縣君婦順母嚴公所以紀其家蓋有助焉生五男子回向固同冏皆爲士其文學

行義有過絶人者故人莫不知公後世之將大顯以蕃而以公之仕不充其志爲無憾也公年六十三以既卒之三年葬潁州之某鄉某原初公嘗過游潁之樂故諸孤御其母家焉而以公於葬至是回之友臨川王某追銘墓上實至和二年也銘曰

顯姓維王出不一宗公先河南實祖於雄來閩四世乃挺以生其來則否其去而亨歸忠于君播惠在甿配時前人駿發以升世不載德孰爲榮名謂公有後其豈公卿

孔處士墓誌銘

先生諱旼字寧極睦州桐廬縣尉諱詢之曾孫贈國子博士諱延滔之孫尚書都官員外郎諱昭亮之子

自都官而上至孔子四十五世先生嘗欲舉進士已而悔曰吾豈有不得已於此邪遂居于汝州之龍興山而上葬其親於汝汝人爭訟之不可平者不聽有司而聽先生之一言不羞犯有司之刑而以不得於先生爲耻慶曆七年詔求天下行義之士而守臣以先生應詔於是朝廷賜之米帛又勑州縣除其雜賦嘉祐三年近臣多言先生有道德可用而執政度以爲不肯屈除守祕書省校書郎致仕四年近臣又多以爲言乃召以爲國子監直講先生辭乃除守光祿寺丞致仕五年大臣有請先生爲其屬縣者於是天子以知汝州龍興縣事先生又辭辭未聽而六月某日先生終於家年六十七大臣有爲之請命者乃特

贈太常丞至七年月日弟嗎葬先生於堯山都官之
兆而以夫人李氏祔李氏故大理評事昌符之女生
一女嫁爲士人妻而先物故先生事父母至孝居喪
如禮遇人恂恂雖僕奴不忍以辭氣加焉衣食與田
桑有餘輒以賙其鄉里貸而後不能償者未嘗問也
未嘗疑人人亦以故不忍欺之而世之傳先生者多
異學士大夫有知而能言者蓋先生孝弟忠信無求
于世足以使其鄉人畏服之如此而先生未嘗爲異
也先生博學尤喜易未嘗著書獨大衍一篇傳於世
考其行治非有得於內其孰能致此耶當漢之東徙
高守節之士而亦以故成俗故當世處士之聞獨多
於後世乃至於今知名爲賢而處者蓋亦無有幾人

豈世之所不尚遂湮沒而無聞抑士之趣操亦有待於世邪若先生固不爲有待於世而卓然自見於時豈非所謂豪傑之士者哉其可銘也已銘曰

有入而不出以身易物有往而不反以私其佚嗚呼先生好絜而無尤匪佚之爲私維志之求

右領軍衛將軍致仕王君墓誌銘

君王氏諱乙字次公其望在太原而實家大名之元城不知其始所以徙曾祖諱安當周世宗時爲閤門通事舍人祖諱延温開寶中泰寧軍節度副使考諱奉諲右班殿直贈左武衛大將軍君嘗舉進士不中因獻其所藏書祕閣而上書言先臣其遺　許王於先皇帝有一日之幸臣實其子天子下其問驗以爲

三班借職累遷至内殿崇班閤門祗候淮南東路都巡檢使皇祐二年年七十三以右領軍衛將軍致仕卒於海州而以嘉祐二年葬眞州之揚子縣某鄉某原以後夫人劉氏祔於是先夫人林氏旣葬矣君强記博聞剛毅而聰明好讀書雖老矣讀書未嘗少止於窮人賤士苟義所在樂與之爲膠漆一欲以不直加我雖嚴貴人義終不爲受也數上書言事皆中世病而用事者多不聽聽者兩言耳又事之小者然嘗時嘗其利言楚州可去堰爲牐歲省卒二十一萬七千人錢一百三十萬米六萬八千石又言河陰可以茶鹽募入穀而漕之河北爲十說以排三司之難三司不能絀其一此當時嘗其利者也　宋興百年大

定於　太宗至　眞宗內外富矣內外自是遂務以無爲養息天下朝廷所尚賢良進士而將相大臣之世用君方慨然懷古人趨赴功業之意欲起貧賤不勢左右而以其辯智當人主衆圜獨方用非其時卒以不合嗚呼甚可悲也然天下不肖多畏惡君以其伉直而幸其齟齬不得意以老獨賢者哀之耳君子越石秦州觀察判官其次子仁傑爲進士女二人嫁進士林度陳州項城主簿宋造余嘗爲君僚而與其子越石同年進士也銘其葬曰

強能吾羸吾與之爲抗羸者惴惴吾與之爲讓卒羸
于強以窒于行維其心之享以實其聲也

朝奉郎尚書司封員外郎張君墓誌銘

朝奉郎尚書司封員外郎知安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騎都尉賜緋魚袋借紫張君年五十六以皇祐二年十二月十一日卒以熙寧元年某月某日葬君諱裪字聖休餘杭人曾祖曰浩祖曰文寶弗仕考曰延遇仕至左侍禁贈官至左驍騎將軍君少孤與其弟祗皆文行知名以布衣教授宗室後中進士第歷宣州宣城縣主簿撫州司法參軍用舉者遷大理寺丞知雅州名山洪州奉新兩縣監海州榷貨務通判池廣兩州乃自尚書屯田員外郎召拜殿中侍御史用磨勘遷侍御史劾奏殿前都指揮使郭承祐恃恩驕嫚論宦官雖高不當坐侍燕而謫請求者又論不當禁諫官御史風聞言事　仁宗皆以爲然君之爲吏

也數決疑獄所至稱辨治及是言事又能舉其職方是時爲御史者援舉多不次君素寛裕靜退恥以彈治人得用未幾即稱疾求出乃知安州州大治會卒人追褒車慟哭初驍騎府君監湖州兵遂葬卞山至是君從葬以夫人京兆縣君施氏祔施氏生一子稚恭爲進士一女適信州司理參軍王汝孫大正大成大亨大鈞今尚幼君事母孝友其弟甚篤於權勢財利能廉吏治尤可紀在廣州奏請城之未及築外郛而召後儂智高反州人賴君所築活以不卒功爲恨

銘曰

有嘉張君質靜寛徐進非所好人用稱譽視利在前蹲循弗趨退施一州用智之餘嘻其葬矣次有銘書

謝景回墓誌銘

君姓謝氏諱景回字師復以泰寧軍節度掌書記諱崇禮者爲曾大父以太子賓客陳留公諱濤者爲大父而兵部員外郎知制誥陽夏公諱絳者之少子也幼好學有大志聰明卓然不類童子年十九所爲文辭巳可傳載於是得疾不可治以嘉祐四年十二月丙子棄世於漢東人莫不爲謝氏哀之諸兄以八年十月乙酉葬君鄧州穰縣五壟原之兆而臨川王某爲銘曰

攻乎其爲良汰乎其爲精吾見其質吾聞其聲如或毀之用不旣於成哀以銘詩亦慰其兄

眞州司法參軍杜君墓誌銘

眞州司法京兆杜渙濟叔年三十七以皇祐四年四月辛酉卒子男某尚穉自將以下合貲財以葬於北城之野而留其孥以處杜氏世占永寧之博野父詢甞歷江寧府司録參軍遂葬家焉有子五人濟叔最少寶慶曆六年進士臨川王某銘其葬焉銘曰

猗嗟杜氏博野之良有官于南遂宅以藏是生司法以節自強頎而陽陽翼翼而才其生可懷死矣皆傷江之北垣南墓在望奚葬不歸卜者曰祥後有子孫既實而昌求藏厥初來考銘章

金溪吳君墓誌銘

君和易罕言外如其中言未甞極人過失至論前世善惡其國家存亡治亂成敗所繫甚可聽也甞所讀

書其衆尤好古而學其辭其辭又能盡其議論年四十三四以進士試於有司而卒困於無所就其葬也以皇祐六年某月日撫州之金溪縣歸德鄉石廩之原在其舍南五里當是時君毋夫人旣老而子世隆世範皆尚幼三女子其一卒其二未嫁云嗚呼以君之有與夫世之貴富而名聞天下者計焉其獨歉彼耶然而不得祿以行其意以祭以養以遺其子孫以卒此其士友之所以悲也夫學者將以盡其性盡性而命可知也知命矣於君之不得意其又何悲耶銘曰

蕃君名字彥弼氏吳其先自姬出以儒起家世晃散獨成之難幽以折厥銘維朔訂君實

太常少卿分司南京沈公墓誌銘

皇祐三年十一月庚申太常少卿分司南京錢塘沈公卒明年子披子括葬公錢塘龍居里先公尚書之兆卜十月甲戌吉與其宗謀銘則書公官壽行世來以請予論次其書曰沈氏自沈子逞以身屬社稷昔於春秋文學賢勞功名不曠于史而武康之族尤獨顯於天下至公高祖始徙去自爲錢塘人大王父某當錢氏時匿不仕王父某官咸平端拱間至大理寺丞父某學行顯聞早世無爵位由長子同及公贈兵部尚書公諱周字望之少孤與其兄相踵爲進士起家掾漢陽從事高郵用舉者入大理爲丞監蘇州酒知簡之平泉縣縣人銘其政於石遂自封州守佐蘇

州由蘇州爲侍御史有以丞相指諷公者不爲聽居頃之出刺潤州又刺泉州其爲治取簡易訟有可已者輒諭以義使歸思之獄以故少泉州舊多盜日暮市門盡閉禁民勿往來公至除其禁而盜亦以止佐開封訟數年不遣者以百數公斷治立盡嘗代其尹爭獄於上大臣爲公自絀三司使請鑄大錢下其書議議者無敢忤公爲其判官獨曰壞四錢爲之可以當十民盜變舊錢且盡鑄之爲誘民死耳不如無鑄議上如公言於是　天子以江東之按察爲已悉開公寬厚即以爲使盡歲無所劾而部亦以治稱然公已老不樂事權自請得明州明年遂以分司歸第三月卒夫人許氏六安縣君兩男世其家一女子已嫁

公廉靜寛愼貌和而内有守春秋七十四更十三官
而不一挂於法鄉黨故舊聞其歸則喜喪哭之多哀
而無一人恨望者銘曰
公生四方卒於故里先君之從祭則孫子有櫝有松
有鬱其岡不阤不騫萬世之藏

吳録事墓誌

君諱蕡字成之世爲撫州金谿人曾祖某不仕祖德
筠尚書屯田員外郎父敏尚書都官員外郎君以蔭
入官任吉州太和袁州萍鄉縣主簿蘄州石橋茶
場廬州司理亳壽州江寧府録事參軍以某年月日
卒于家享年若干君事親孝友于兄弟與厭傍父母
兄弟寧窮困身妻子故老妻長子人不勝憂也義不

忍貲親遺産悉推兄弟比没世妻子遵約鄉人賢以爲難君嘗議獄上官指教再三君弗許再三上官顧歎許舉京官君弗謝乃終弗舉後他上官卒以質直弗舉也二男子偉豪長有志行如君二女子歸晏脩睦王令季有特操如令豪養寡姊妹嫁孤甥夫婦葬葬鄉人又以爲難卜以元豐八年某月日葬于唐州桐栢縣淮源鄉實李祔臨川王某誌

宋贈保慶軍節度觀察留後追封東陽郡公宗辯墓誌銘

公諱宗辯字愼微祖諱元佐是爲魏恭憲王考諱允升太師平陽郡王謚曰恭懿公平陽第十三子生數歲而平陽薨事毋孝友于兄弟好讀書不舍晝夜常

獻所爲文得試學士院兄弟四人皆中優等遷官而
仁宗遇公甚寵嘗親書近親才賢好文博古八字賜
之公既好書又嗜醫方所蓄方甚衆每躬自治藥以
振人之疾其惻隱不倦蓋天性也以熙寧元年七月
巳卯終于睦親北宅享年四十六官至右衛大將軍
金州防禦使爵天水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食實封
五百戶贈保寧軍節度觀察留後追封東陽郡公夫
人李氏封德安郡君贈尚書中書令漢瓊之孫子男
十五人仲富右內率府副率仲壽右羽林軍大將軍
黎州團練使仲縮右武衛大將軍雅州刺史仲瑝右
武衛大將軍彭州刺史仲緘右千牛衛將軍仲洏右
監門率府率仲琨右內率府副率仲富前公卒餘亦

皆蚤死女子十九人嫁者四人未嫁而死者九人餘
尚幼也二年二月十七日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猗歟賢公蕃此皇國耀其藻章以賁明德能不外勸
維家之飭厥承詵詵餽我無射如何不怡遂永窀穸

贈虔州觀察使追封南康侯仲行墓誌銘

公諱仲行字德之故婺州觀察使諱宗迴之子贈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蔡國公諱允言之孫魏王諱元佐之曾孫母曰齊安郡君梁氏慶曆四年賜名除太子右衛率府率右監門衛大將軍爵天水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年二十二以治平四年八月二十九日卒贈虔州觀察使追封南康侯夫人張氏封壽昌縣君子男士仡早卒士泉右監門率府率其

季與女皆尚幼君仁而好學其卒也宗室皆憐傷其葬也以熙寧二年二月十七日葬河南府永安縣銘曰

爵之尊祿之殖維年之卑不配德

贈華州觀察使追封華陰侯仲㢆墓誌銘

公諱仲㢆字子厚濮國公宗樸之子濮安懿王諱允讓之孫魯恭靖王諱元份之曾孫也母曰蕭國夫人王氏以皇祐元年賜名除太子右內率府副率二年改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嘉祐五年改右千牛衛將軍八年改右監門衛大將軍治平二年領嘉州刺史四改右武衛大將軍領雅州團練使熙寧元年年二十四以三月三日卒　上為不視朝一日內出司賓祭

弔贈華州觀察使追封華陰侯公生而秀麗長而聰敏於宗室爲好學上承下撫無不得意故其卒哭者皆爲盡哀妻馬氏封安平縣君女一人尚幼公以熙寧二年二月十七日葬河南府永安縣銘曰

維濮世封實承安懿公緒厥慶尚終有嗣奄其喪矣一女之存歸銘幽宫以慰公魂

贈奉寧軍節度使追封祁國公宗述墓誌銘

公諱宗述字子著韓恭懿王諱元偓之孫而東平郡王名允弼之子也以天聖元年生以景祐元年賜名除右侍禁歷太子右司禦率府右監門衛將軍左屯衛大將軍蘄州刺史隰州團練使濰州嘉州防禦使

熙寧元年正月十八日以不起聞 上幸其第奠哭之贈奉寧軍節度使追封祁國公越明年二月十七日葬河南永安縣公重厚寡笑言內行治未嘗有讁樂振施知音樂善射尤爲東平王所愛妻任氏樂安郡君子男七人仲璆仲俶仲誘仲瓩仲疇仲瑒早卒兩人未名而死銘曰

維德之嘉維能之多惟命之不遐宗室之嗟

右千牛衛將軍仲夔墓誌銘

君諱仲夔字彥之曾祖諱元佐是爲魏恭憲王祖諱允言贈安遠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密國公父宗悅前左屯衛大將軍池州團練使祁國公君官至右千牛衛將軍坐法廢熙寧元年年二十二以

五月二十五日卒至某年某月某日葬河南府永安縣妻郭氏有六男子死者四人士蘯今爲右監門率府率一人尚幼銘曰
託靈皇宗慶之多終以無祿傷如何棄此白日營山阿

贈右屯衛大將軍世仍墓誌銘

君諱世仍字季遷宣城郡公從審第十子宣城以越懿王諱德昭爲祖以安定郡公諱惟和爲考君母曰渤海郡夫人吳氏實山南東道節度使元扆之孫娶潘氏鄭王美之孫也年二十二生二男子一女以熙寧元年八月二十三日卒於是官至右千牛衛將軍制以右屯衛大將軍告其第用二年二月十九日葬

于河南府永安縣君授尚書能通章句遇人恭謹有
恩然喜飲酒以故得疾死銘曰
有昭其明有韡其榮維其弗馮以隕其生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九十八

方

臨川先生文集

二十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九十九

墓誌

仙源縣太君夏侯氏墓碣
楊州進士滿夫人楊氏墓誌銘
曾公夫人萬年太君黃氏墓誌銘
太常博士楊君夫人金華縣君吳氏墓誌銘
長安縣太君王氏墓誌
永安縣太君蔣氏墓誌銘
建陽陳夫人墓誌銘
李君夫人盛氏墓誌銘
金太君徐氏墓誌銘
楚國太夫人陳氏墓誌銘

PL 2686 .A1 1560a v.20

何厚甫林巨為藏書

寧國縣太君樂氏墓誌銘
仙居縣太君魏氏墓誌銘
右武衛大將軍黎州刺史世岳故妻安喜縣君李氏墓誌銘
仁壽縣君楊氏墓誌銘

仙源縣太君夏侯氏墓碣

仙源縣太君夏侯氏濟州鉅野人尚書駕部員外郎諱晟之子翰林侍讀學士尚書戶部侍郎譙公諱嶠之孫贈太子太師諱浦之曾孫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知鄧州軍州事陽夏公謝氏諱絳之夫人太常博士通判汾州軍州事景初之母年二十三卒後五年葬杭州之富陽於是時陽夏公爲太常丞祕閣校

理博士生五歲矣而其女兄一人亦幼又十五年康定二年博士舉夫人如鄧以合於陽夏公之墓而臨川王某書其碣曰

夫人以順爲婦而交族親以謹以嚴爲母而撫媵御以寛陽夏公之名天下莫不聞而曰吾不以家爲恤六年於此者夫人之相我也故於其卒聞者欲其有後而夫人之子果以才稱於世嗚呼陽夏公之事在太史雖無刻石吾知其不朽矣若夫夫人之善不有以表之隧上其能與公之烈相久而傳乎此博士所以屬予之意也予讀詩惟周士大夫侯公之妃修身飭行動止以禮能輔佐勸勉其君子而王道賴以成蓋其法度之教非一日而其習俗不得不然也及至

後世自當世所謂賢者於其家不能以獨化而夫人卓然如此惜乎其蚤世也顧其行治雖列之於風以爲後世觀豈愧也哉

楊州進士滿夫人楊氏墓誌銘

揚州進士滿涇之夫人楊氏者著作元賓之女也年六十有一以治平四年十月庚戌卒而以熈寧二年八月庚申葬其墓在江都縣馬坊里之南原有子七人建中居中執中存中方中閎中求中皆嚮學建中壽州壽春縣令執中潁州萬壽縣令居中舉進士女二人孫男女八人夫人性温恭靜約事當意與否未嘗形於喜慍以止有吾毋也故思其父愈久而猶悲以不逮吾姑也故事其舅愈勞而不懈承其夫以順

勵其子以善而汎接於族人也又能以惠振其貧以慈撫其賤以恕掩其過以篤悛其悍老矣歲時尚先諸婦以莅祭祀蓋夫人之性行可稱者多至如此而其子又貇貇不已以求余銘故勉爲之銘曰

滿氏有家保族衍大夫人來嬪德協內外夫喜而謂偕我鮐背子祈以盡温凊之愛奚命之畸使棄弗逮維前之祥德則弗諼惟後之祥有子才賢銘慰諸幽亦賁新阡

曾公夫人萬年太君黃氏墓誌銘

夫人江寧黃氏兼侍御史知永安場諱某之子南豐曾氏贈尚書水部員外郎諱某之婦贈諫議大夫諱某之妻凡受縣君封者四蕭山江夏遂昌錐陽受縣

太君封者二會稽萬年男子四女子三以慶曆四年某月日卒於撫州壽九十有二明年某月葬于南豐之某地夫人十四歲無母事永安府君至孝修家事有法二十三歲歸曾氏不及舅水部府君之養以事永安之孝事姑陳留縣君以治父母之家治夫家事姑之黨稱其所以事姑之禮事夫與夫之黨若嚴上然眂子慈眂子之黨若子然每自戒不處白人善否有問之曰順爲正婦道也吾勤此而已處白人善否靡靡然爲聰明非婦人宜也以此爲女與婦其傳而至於没與爲女婦時弗差也故内外親無老幼疎近無智不能尊者皆愛輩者皆附卑者皆慕之爲女婦在其前者多自歎不及後來者皆曰可矜法也其言

色在視聽則皆得所欲其離別則涕洟不能捨有疾皆憂及喪來弔哭皆哀有餘於戲夫人之德如是是宜有銘者銘曰

女子之德煦顧愉愉教隨弗行婦妾乘夫趨爲亢厲厲之顓愚猗嗟夫人惟德之經媚于族姻柔色淑聲其究女初不傾不盈誰疑不信來監于銘

太常博士楊君夫人金華縣君吳氏墓誌銘并序

錢塘楊蟠將合葬其母縗經以走晉陵而問銘於其守臨川王某王某曰古者諸侯大夫有德善功烈其子孫必爲器以銘而國之人必能爲之辭越國而求銘予未之聞也今杭大州以文稱於時者蓋有而蟠

也釋其殯千里以取銘於予蓋所以嚴其親之終而欲信其善於後世如此其愼也予豈敢孤其意以愛不腆之辭乎於是爲之序曰故太常博士知婺州東陽縣事楊君諱翔字翰之之夫人金華縣君吳氏世爲婺州之金華人自其大父文顗始有籍於杭州之錢塘而楊君亦自其父徽始去處州之麗水而爲錢塘人而葬於錢塘之覆泰鄉龍井之原楊君之卒也年六十七以慶曆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從其先人以葬而夫人後君十六年以卒卒時嘉祐二年年七十三而以明年二月二十日祔于楊君之墓楊君少以文學中進士甲科而晚以廉靜不苟合窮於世夫人有馴德淑行協于上下內外無怨楊君有子十一

人其一人則孽也夫人毋其孽子猶吳氏之甥雖鄉
人之習於楊君者不知爲異毋旣楊君卒教養嫁娶
皆各不失其時而子端子蟠同時以進士起家爲密
和二州推官隣里歎慕以爲夫人不爲之
喜也至楊君之弟子完及進士第乃喜曰吾姒老矣
此亦足以慰其心也蓋其仁如此夫人生男女十人
卒時子輔國子端與其女子七人皆已卒而蟠獨在
爲泗州軍事推官銘曰
博士有家夫人實紹博士有子夫人實教遊其門庭
弦誦之聲御其堂奧賔祭齋明皇命淑人維君郡縣
問名考德夫人實踐歸哉萬年博士之丘銘以昭之
無有春秋

長安縣太君王氏墓誌

長安縣太君臨川王氏尚書都官員外郎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潭國公諱益之女尚書左丞張公諱若谷之婦尚書比部郎中諱奎之妻國子博士覗開封府雍丘尉硯之母十四而嫁五十一而老五十六而卒其卒在潁州子覗官舍實元豐三年正月巳酉君爲婦而婦爲妻而妻爲母而母爲姑而姑皆可譽歎莫能間毁工詩善書强記博聞明辨敏達有過人者循循恭謹不自高顯晚好佛書亦信踐之衣不求華食不猒蔬慈哀所使不治小過欲歸歸之欲嫁嫁之君二女長不慧不可以適人其季殿中丞龔原妻也十六年葬江州德化縣兄安石爲誌如此弟安上

書丹

永安縣太君蔣氏墓誌銘

毗陵錢公餗公謹公輔公儀公佐以皇祐六年三月戊子葬其母永安縣太君蔣氏方是時太君年七十矣公謹爲鄭州新鄭尉公輔爲太常丞集賢校理五子者卜明年之三月壬午祔于皇考府君屯田員外郎贈兵部員外郎諱冶之墓而具書使圖所以昭後世者叙曰蔣氏常之宜興人世以財傑其鄉而其族人有以進士至大官者太君年二十一歸于錢氏與兵部君致其孝兵部君没太君進諸子於學惡衣惡食御之不慍均親嫡庶有鳲鳩之德終不以貧故使諸子者趨於利以適已既其子官於朝豐顯矣里巷

之士以爲太君榮而家人卒亦不見其喜焉自其嫁
至於老中饋之事親之惟謹自其老至於没紉縫之
勞猶不廢子婦嘗諫止之曰吾爲婦此固其職也子
婦化服循其法嗚呼不流於時俗而樂盡其行已之
道窮通榮辱之接乎身而不失其常心今學士大夫
之所難而以女子能之是尤難也女六人皆有歸孫
七人皆幼云銘曰

詩始關雎士莫不知孰能其家内外無違聞豈在多
善成於好於惟夫人孰輔而告婦功之修毋道之行
宜休而勸不耄以明紹良配淑式穀爾後勗哉其興
以克有廟

建陽陳夫人墓誌銘

夫人建陽陳氏嫁同縣人余君爲繼室余君諱楚有
子四人其二人則夫人之子夫人之少子翼生三歲
而余君卒余氏世大姓也夫人盡其產以仁先母之
子而使翼之四方遊學戒曰徃成汝志必力無以吾
貧爲恤於是翼年十五蓋在外十二年而後以進士
起家爲吏歸見夫人於鄉里方此時夫人閉門窮窶
幾無以自存母子相泣閭巷聚觀歎息曰賢哉是母
有子食其祿宜也蓋食其子之祿十四年翼尉宿松
而夫人年七十八以某年某月卒於宿松之官舍某
年某月某日葬宣州宣城縣鳳林鄉竹塘里夫人之
子長曰某死矣翼有文學善議論雖久困無所舍然
一時文人多知之者其卒能追榮夫人乎於其葬臨

川王某銘曰

在句之陰有幽新宅誰筮葬毋瘞銘斯石子閩余姓毋氏惟陳縈縈其行婉婉其仁善祿有終名則不泯

李君夫人盛氏墓誌銘

夫人盛氏其先錢塘人曾大父諱某某官贈某官父諱某某官贈某官實始去吳有里籍於汴夫人之幼季父文肅公稱其智曰宜以某字遂名之年二十三歸隴西李某爲某官以後生三男子皆進士某某官其季曰某女子四人其長嫁某官某次嫁某官某處者其季也春秋若干先李君卒卒於寧海之官舍卒之某年葬某所實皇祐四年夫人事舅姑以孝聞持喪哀臞事齋飭畢衣食以其餘推親黨能讀易論語

孝經諸子之書親以教子子男女娶嫁必問賢否有
秩貴以請者李君輙不聽維夫人有助云銘曰
夫人之德順愼明祗來胥有家婦子師師維師之難
我敏爲之誰爲女史視此銘辭

金太君徐氏墓誌銘

夫人天性篤於孝謹女工婦事不懈以敏恭儉有節
仁於宗族故以事其舅而順以相其君子而宜以臨
其子孫而治以有賢子大其家室其享諸福終于壽
考銘曰
婉婉女工彼徐之子來嬪金宗有衍其始鄱人大家
相望而有誰則無父無姑無母帝嘉汝子服位在朝
賜邑用書象首錦橐孝祗順慈俯仰皆宜考終榮祿

於慶有施偉歟夫人叶此銘詩

楚國太夫人陳氏墓誌銘

夫人陳氏故鎮安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定國文簡程公諱琳之妻也陳氏世家壽春其先潁川人漢太丘長寔之後也夫人曾皇考諱訓左班殿直皇祖考諱誨皇考諱京皆不仕而皇考愛賢夫人不欲以妻鄉邑乃徙居京師擇所居得定公以嫁當是夫人年十九定公尚爲進士其後公至將相終于位夫人用公自臨潁縣君九封而爲衞國夫人用公子加號陳國夫人再封而得楚國夫人莊而仁儉而禮上承下御無不得宜故在父母家爲淑女既嫁爲令妻其卒有子爲

賢毋公薨六年當嘉祐七年夫人年七十一以十一
月戊午薨于開封武成坊之第室至明年二月甲申
而公子以夫人祔于河南伊闕縣神陰鄉定公之墓
於是公子四人嗣隆爲尚書屯田員外郎嗣彌爲國
子博士嗣恭爲尚書屯田員外郎嗣先爲大理寺丞
女子五人公壻榮諲爲尚書刑部郎中韓縝爲侍御
史晁仲綽爲尚書屯田郎中潘士龍爲殿中丞王偁
爲試將作監主簿銘曰
程公克壯萬夫所嚮奮功發名乃取將相云誰公配
嬀姓氏陳文武自出太姬之孫歸佐休顯自公初屯
序歷爵邑爲君夫人公旣樹纛以相爲伯帝曰嘉矣
夫人好德能勸其夫使有嘉績往以朕命賜封大國

出書五色玳首金葩褒之重錦來告于家有豫不怠
有盈不侈致好內外具宜福履伴仁鳲鳩以母諸子
歲時振振爲壽在廷手笏腰章亦有公甥維子之才
而甥又獻維貴維富而兼壽善嗟此婉娩考終得願
作詩并藏爲識新窆

寧國縣太君樂氏墓誌銘

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河南府西京留守司事陳君
諱見素之夫人樂氏太常博士諱黃裳之子尚書職
方員外郎直史館贈尚書兵部侍郎諱史之孫而贈
尚書刑部郎中諱璋之曾孫也其先自京兆遷江南
爲臨川人至李氏國除而史館君歸仕於　皇朝子
孫多顯者於是又遷其家爲河南人焉夫人以祥符

八年歸嬪陳氏封萬年縣君又以其子封寧國縣太
君年七十五以嘉祐八年二月辛巳卒于京師卜以
三月丙寅祔葬河南唐興鄉屯田君之墓於是夫人
之子男三人其一人爲太常博士集賢校理其一人
爲祕書丞集賢校理其一人爲祕書省著作佐郎開
封府戸曹參軍女子六人存者三人皆已嫁諸孫男
女十九人曾孫一人尚幼也夫人少知讀書能略識
其大指微諫數當故博士君特愛而賢之欲有所爲
多與之謀及歸陳氏不逮養皇姑矣屯田君二弟皆
尚幼也夫人鞠視如巳子出匳中物以助施族人游
士之貧者蓋其家蕭然也而無愠色治諸子有節法
誨厲敎督造次必於文學故諸子皆以藝自奮名稱

一時以至諸孫亦多有爲善士先人與屯田君皆祥
符八年進士昆弟又與夫人子爲同年友故其葬來
屬以銘銘曰
夫人旣嚴兮又順以祥來配君子兮是生三良以才
自致兮名聲之揚慶曁諸孫兮學問文章象服命書
兮寵祿方將氣魂天游兮體魄在牀往營新宮兮嶷
洛之陽作詩幽石兮示後無疆

仙居縣太君魏氏墓誌銘

臨川王某曰俗之壞久矣自學士大夫多不能終其
節況女子乎當是時仙居縣太君魏氏抱數歲之孤
專屋而閒居躬爲桑麻以取衣食窮苦困阨久矣而
無變志卒就其子以能有家受封于朝而爲里賢毋

嗚呼其可銘也於其葬爲序而銘焉序曰魏氏其先
江寧人太君之曾祖諱某光祿寺卿祖諱某池州刺
史考諱某太子諭德皆江南李氏時也李氏國除而
諭德易名居中退居于常州以太君爲賢而選所嫁
得江陰沈君諱某曰此可以與吾女矣於是時太君
年十九歸沈氏歸十年生兩子而沈君以進士甲科
爲廣德軍判官以卒太君親以詩論語孝經教兩子
兩子就外學時數歲耳則已能誦此三經矣其後子
迥爲進士子遵爲殿中丞知連州軍州而太君年六
十有四以終于州之正寢時皇祐二年六月庚辰也
嘉祐二年十二月庚申兩子葬太君江陰申港之西
懷仁里於是遵爲太常博士通判建州軍州事而沈

君贈官至太常博士銘曰
山朝于躋其下惟谷續我博士夫人之淑其淑維何
博士其家二子翼翼萼跗其華詵詵諸孫其實其葩
孰云其昌其始萌芽皇有顯報曰維在後碩大蕃衍
封牲以告視銘考施夫人之效

右武衛太將軍黎州刺史世岳故妻安喜
縣君李氏墓誌銘

安喜縣君李氏連州刺史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繼
昌之曾孫鎮國軍節度使駙馬都尉贈太師中書尚
書令秦國文和公遵勉之孫供備庫使贈安武軍節
度使端憲之子是爲皇族右武衛大將軍黎州刺史
世岳之妻温柔靜恭內外親稱之治平四年年二十

五以十一月二十四日感疾死至二年二月十七日
葬河南府永安縣銘曰
懿懿獻穆下歸以祉有來肅雍施及孫子厥嬪皇宗
莫醜具美噫乎終藏兆此新里

仁壽縣君楊氏墓誌銘

太子中允致仕晉陵孫君貫之之夫人仁壽縣君楊氏者其先青州千乘人曾祖諱元祖諱從皆不仕父諱霖爲進士數舉不遂初徙其家常州之無錫夫人年十七歸孫氏舅姑曰吾婦之承我也孝夫曰吾妻之助我也仁至生子而成爲士能賢以有名則又曰吾母之能誨我也自内外族親以至州里之言則又皆以其舅姑夫子之言爲信嗚呼可謂賢矣夫人生

三男子伯曰舜卿季曰昌言皆早死曰昌齡齋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治平三年自尚書屯田員外郎召爲御史五月十四日次高郵而夫人卒享年六十四以某月某日葬某縣某鄉某里銘曰

猗嗟夫人女德之茂中允之妻御史之母孝其舅姑以順其夫又善教子終成御史官封偕老祿養卒齒歸安新丘送者空里其哀無窮榮則多已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九十九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一百

墓誌

鄞女墓誌銘
太君羅氏墓誌銘
縣君王氏墓誌銘
太君曾氏墓誌銘
夫人吳氏墓誌銘
郡君翟氏墓誌銘
郡君齊氏墓誌銘
郡君劉氏墓誌銘
太君徐氏墓誌銘
縣君陳氏墓誌銘

王夫人墓誌銘

縣君康氏墓誌銘

太君李氏墓誌銘

縣君武氏墓誌銘

夫人李氏墓誌銘

鄞女墓誌銘

鄞女者知鄞縣事臨川王某之女子也慶曆七年四月壬戌前日出而生明年六月辛巳後日入而死壬午日出葬崇法院之西北吾女生惠異甚吾固疑其成之難也噫

仙遊縣太君羅氏墓誌銘

仙遊縣太君羅氏世家南劍州之沙縣祕書少監陳

君諱某之妻比部貟外郎儼古田縣尉侃衛尉寺丞佩同學究出身偉殿中丞倂之母年八十三以其年某月某甲子卒女一人適張氏孫男女若干人太君有賢行事皇姑蕭氏順焉諸姒慕其所爲後亦皆稱孝婦經紀内治能勤不懈以至於老少監君行治勞烈稱天下有施於後世其子孫蕃衍能中其家法皆由太君善相其夫而能教子陳氏之所以興太君與有力焉銘曰

嗚呼夫人有德有祉婦于嚴姑酒食燕喜乃相君子陳宗以興乃敎衆兒有以賢稱樂其室家以暨孫曾歸然壽寵宜後之承

壽安縣君王氏墓誌銘

江淮荆湖兩浙制置發運使少府監廣陵孫君之夫人壽安縣君太原王氏其先自滄州之清池徙河南世有顯人太府卿諱某者皇曾祖也庫部員外郎贈禮部侍郎諱某者皇祖也屯田郎中贈吏部侍郎諱某者皇考也至夫人諸兄亦皆爲郎尚書而多以材藝稱當世夫人好讀書善爲詩靜專而能謀勤約以有禮吏部君愛之尤而擇所嫁於是少府君爲大理評事簽書淮南節度判官廳公事以夫人歸焉皇姑曰自兒有婦內外族人加親而吾食寢甘焉少府君材能爲朝廷所信以至休顯其盡心外事不以家爲卹者以夫人爲之內也嘉祐四年某月某甲子夫人卒年五十三明年某月某甲子葬揚州之天長縣博

陵鄉皇姑之兆子男二人某某女六人一嫁蘇州節度推官毗陵張誨一尚幼四先夫人卒銘曰

竭竭少府有儀有聲誰相其祁以迄休成維王淑女順婦慈母内諧尊卑燕及婚友錦韜象軸告命之華亭章爵邑維榮有家方大葬祿以宜寵服嗚呼其徂葬有吉卜

河東縣太君曾氏墓誌銘

尚書都官員外郎臨川吴君諱某之夫人河東太君南豐曾氏尚書吏部郎中贈右諫議大夫諱某之子諫議君伉直以擯死而都官君尤孝友忠信鄉里稱爲長者夫人於財無所蓄於物無所玩自司馬氏以下史所記世治亂人賢不肖無所不讀蓋其明辨智

識當世游談學問知名之士有不能如也雖内外族親之悍強頑鄙者猶知嚴憚其爲賢而夫人拊循應接親疏小大皆有禮焉嘉祐三年某月某甲子年七十四終于寢有子四人芮祕書丞蕡亳州録事參軍其次蕃蒙曾出也皆進士而蒙爲濠州司戸參軍於是蕡蕃皆已卒芮蒙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夫人某縣某鄉某所之原某實夫人之外孫而夫人歸之以其孫者也涕泣而爲銘曰

靜專幽閒女子之方閎觀博考乃士之常猗歟夫人學問明智其德女子其能則士我求于往孰與比齊嗚呼公父穆伯之妻

曾公夫人吳氏墓誌銘

夫人吳氏太常博士南豐曾君之配世家臨川二十四歸曾氏三十有五以病終子男三鞏年宰女一時博士方爲越州節度推官某年月日乃啓其殯臨川葬南豐之某地前葬鞏謀於宗之長者而請於博士曰夫人事皇姑萬壽太君承顏色教令一主於順斟酌衣服飲食盡其力皇姑愛之如已女於大人得輔佐之宜於族人上下適其分今其葬宜得銘祕之墓中於以來來延夫人之德無不可者博士曰然乃來求銘夫人固早沒不及見其存時雖然博士先人行也而又鞏於友莫厚焉於夫人之葬而銘也其何讓

銘曰

宋且百年江之南有名世者先焉是爲夫人之子葬

夫人於此於戲

樂安郡君翟氏墓誌銘 并序

尚書主客員外郎錢塘沈君名扶之夫人翟氏者鄞州節度推官諱希言之子太子左清道率府率致仕諱守序之孫利州葭萌縣令諱令圖之曾孫少則賢孝父母稱之及嫁爲婦則舅姑稱之如父母處娣姒能和以有禮畜妾御能正以有仁閨門雝雝上下順治自皇舅尚書公以才爲時用繼以主客及夫人之子而沈氏日大矣夫人之德善亦日以顯內外親皆悅服而歸之以謂其必大享爵祿終於壽考乃以治平三年九月十日卒于京師享年五十七初主客自河北提點刑獄移知明州而長子方領開封府事治

有異狀爲　上所禮以夫人久疾請於　上留主客
京師詔特聽留以佐三司於是諸名醫治夫人無所
不爲然終不起始封長安縣君進京兆樂安二郡君
生五男三女男曰　翰林學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
曰迥泰州軍事判官曰遼將作監主簿監壽州酒曰
邀漳州漳浦縣主簿曰逌試將作監主簿女適祕書
省著作佐郎顏處恭邢州堯山縣令王子韶太常博
士監察御史裏行蔣之奇翟氏濟州金鄉人商州團
練使守素者當　太祖時親信任事族人因多爲武
吏而皇考獨好文學舉進士中第負材任氣不肯有
所屈以終不得意夫人之兄嚴亦知名又早卒夫人
傷其家替每獨歎息　今上即位翰林守杭州其季

舅惟康以奉獻得仕今爲道州寧遠縣主簿夫人旣
卒詔以主客知蘇州十二月某日葬夫人杭州錢塘
縣龍居山舅姑之兆銘曰
沈侯世獻得相惟媛歸嬪于宗誨子而彥相之斯何
德則有儀誨之斯何慶則有貽始周姓姬後氏爲翟
於梁曰璜實佐其國至漢高陵又以才稱世降弗嗣
乃隮女子許公之妻公武之母昭於銘詩無盛與夷
彼暴而興亦湍其沮我以吾仁其昌孰禦梃梃中丘
萬木如茨往從舅姑協我初龜

高陽郡君齊氏墓誌銘

夫人故翰林侍讀學士贈開府儀同三司王公諱洙
之妻故光禄寺丞力臣今太常寺太祝欽臣祕書省

著作佐郎陟臣祕書省正字曾臣之繼母也齊氏好讀書能文章有高節美行治平二年年五十五以五月初三日終于亳州其子之官舍治平三年十月初八日祔葬於南京虞城縣孟諸鄉田丘里初夫人自哀早孤誓不嫁以養母及公失初妻諸子幼聞夫人賢行求之曰是必能母吾子於是母兄強嫁之及歸果能母諸子聰明而仁恭儉以有禮閨門欣欣無一異言始封縣文安又封郡高陽而公卒即舉家政屬之子婦齋居素服不御酒樂以至没齒雖時爲詩然未甞以視人及終乃得五十四篇其言高潔曠遠非近世婦人女子之所能爲又得遺令一篇令薄葬其言死生之故甚有理齊氏祁州蒲陰人夫人曾祖諱

某故不仕祖諱安故不仕考諱永清莫州防禦推官兄恢弟惲皆知名公四男一女女嫁尚書職方員外郎陳安道夫人旣善撫諸子而諸子亦多賢能致孝於葬來求銘銘曰

在冀中山有孝季齊少孤恃母悲不忍離及以義行乃終順慈顯顯王公學問文章族爲大家爵祿寵光來繼來助其其賢則礜銘詩幽宮以告齊終齊終有始自其爲子

同安郡君劉氏墓誌銘

尚書戸部侍郎致仕廬陵王公贄之夫人同縣劉氏女也父諱某祖諱某曾祖諱某三世皆弗仕然常爲州大姓方公少時夫人父知公必貴故歸以其子夫

人之在父母家旣以孝聞及嫁舅姑又稱其孝能相其夫以順又能畜其婦子以慈公當 仁宗時以御史見聽用閱天章龍圖樞密三學士夫人亦累封爲同安郡君治平四年十一月七日終於廬陵宣化坊之私第有二子儀殿中丞前死億今爲尚書都官員外郎女一人嫁撫州軍事推官蕭迅公之告老詔以億通判本州以養及是喪夫人能自致焉明年某月某日葬某縣某鄉某里銘曰

於美夫人明祇順飭來嬪王宗時蓺其德公榮在朝皇命所特出使入侍往來赫赫登爲大家自我承翼有田有廬偕老而息亦有孝子媚于朝夕噫乎終哉兆此幽宅

仁壽縣太君徐氏墓誌銘

夫人徐氏饒州浮梁縣人曾祖諱某某官祖諱某父諱某皆不仕夫曰尚書屯田郎中金君諱某同縣人也生子十一人男四人君著君佐君卿君佑皆進士君卿今爲尚書職方員外郎女七人皆適士族孫十九人男六人女十三人已嫁者十二人曾孫男女十四人外孫四十七人夫人以職方故封金堂壽安二縣君又封仁壽縣太君後郎中之没九年享年七十七卒於池州官舍實治平三年八月十三日以四年某月某日藏柩于某鄉某里祔郎中之葬夫人天性篤於孝謹女功婦事不懈以敏躬儉有節仁於宗族故以事其舅姑而順以相其君子而宜以臨其子孫

而治以有賢子大其家室具享諸福終于壽考臨川王某銘其葬曰

婉婉女工彼徐之子來嬪金宗有衍其始鄱人大家相望而有誰則無父無姑無母帝嘉汝子服位在朝賜邑用書象首錦槖孝祗順慈俯仰皆宜考終榮禄於慶有施偉歟夫人協此銘詩

永嘉縣君陳氏墓誌銘

陳氏於蘇州爲大姓夫人者太子中允諱之武之子某官贈太常卿諱郁之孫左賛善大夫諱質之曾孫而太常博士王君諱逢之妻也聰明順善動有禮灋以不及養舅姑也故於祭祀尤謹博士禄賜盡之宗族朋友不足則出衣服簪珥助之而不言選飾妾御

進之不忌然博士終無子蓋吾聞於博士者如此撫
博士之兄子如已子哭博士三年未嘗如陳氏除喪
大貧顯者求以爲妻族人強之不可又強之則涕泣
自誓居頃感疾以死蓋吾聞於博士之兄子景元者
如此然夫人之行非特出於二人之言凡習陳氏王
氏者皆知其爲賢而哀其志其封曰永嘉縣君其卒
於蘇州以治平二年十一月九日年三十八其葬以
三年十一月某日從博士於閶門之西原銘曰
穀也從於此器也隨以死歸義與命奚傷乎無子

王夫人墓誌銘

右侍禁知循州興寧縣事海陵周君諱彥先之夫人
王氏我叔祖尚書主客郎中贈右諫議大夫諱貫之

之子年二十三嫁周氏嫁六年生一子澥而周君卒後十八年子濤爲祕書省著作佐郎知汝州梁縣事而夫人年四十八以疾棄世於梁縣子濤等護其喪歸以嘉祐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庚申葬海陵城北之兆夫人心莊而行厲氣和而色婉撫接内外親疏皆有恩意而於人終身不校嗚呼其賢如此銘曰

於嗟夫人少憫憂祗專靜嘉好衆仇克協婦子祠春秋方胥有家裕厥蕃不永于享其何尤哼哀以銘款諸幽

右監門衛大將軍世耀故妻仁壽縣君康氏墓誌銘

皇族右監門大將軍世耀之妻康氏故内殿崇班閤

門祗候遵度之子祖曰廷翰皇任磁州防禦使曾祖
曰碩皇贈左千牛衛大將軍以嘉祐三年爲宗婦封
仁壽縣君生一子令優爲右千牛衛將軍而以熈寧
元年六月九日疾病死享年二十有六自爲女子以
至於爲母卑尊幼長無所非議故於其死皆哀憐二
年二月十七日葬河南永安銘曰
芒乎其孰致而來奄乎其孰推而往爲之幽宮覆以
新壤魂浮氣游變化惚恍究其德音尚可追想

壽安縣太君李氏墓誌銘

新喻蕭渤狀其母授息總使來求銘以葬惟夫人姓
李氏於邑里實大姓曾祖諱某祖諱某考諱某皆弗
仕而曾祖以其孫憲成公故贈官至太子太師夫人

柔順靜專仰俯有儀年十有五而嫁是爲鼎州團練推官蕭君諱賁之妻年二十有二生渤淇澈三男一女子而寡執節不嫁父母欲奪之不得卒就其男宦學歸其女爲士妻孫曾詵詵饋祀裕如鄉人歸高稱諺歎息治平三年渤用尚書駕部員外郎選主廣濟河漕而夫人年六十有八以九月八日卒于東都之私寢越明年某月十有一日合葬新喩某鄉某里於是推官君以渤故贈右諫議大夫夫人封壽安縣太君銘曰

有幽新宮在阜之陽慶旣造家乃終同藏共伯之妻文伯之母於嘉夫人亦緒厥後磨石摛丹詒銘永久

右千牛衛將軍仲焉故妻永嘉縣君武氏

墓誌銘

皇族右千牛衛將軍仲焉之妻故永嘉縣君武氏內殿崇班掖之子故左班殿直昭遜之孫贈尚書工部侍郎崇亮之曾孫年十八以熙寧元年十二月十四日棄世以明年二月十七日葬河南永安縣君在襁褓父母以爲婉及嫁節儉慈仁人稱之銘曰

象服之粲兮容車之晥兮歸于陵陂哀歌以相挽兮摛銘壙石識幽以告遠兮

鄭公夫人李氏墓誌銘

尚書祠部郎中贈戶部侍郎安陸鄭公諱紓之夫人追封汝南郡太君李氏者尚書駕部郎中贈衛尉卿文蔚之子也光州仙居縣令贈工部員外郎諱岵之

孫以祥符九年嫁至天聖九年年三十二以八月壬辰卒於其夫爲安州應城縣主簿之時後三十七年爲熙寧元年八月庚申祔於其夫安陸太平鄉進賢里之墓於是夫人兩子獨爲祕書丞知潭州攸縣獬爲翰林學士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一女子嫁郊社齋郎張蒙山夫人敏於德詳於禮事皇姑稱孝內諧外附上下裕如鄭公大姓嘗以其富主四方之游士至侍郎則始貧而專於學夫人又故富家盡其資以助賓祭補紉澣濯饎爨朝夕人有不任其勞苦夫人歡終日如未嘗貧故侍郎亦以自安於困約之時如未嘗富鄭氏蓋將日顯矣而夫人不及其顯禄嗚呼良可悲也於其葬臨川人王某爲銘曰

於嗟夫人歸孔昭兮窈其爲德婉有儀兮命云如何
壯則萎兮烝烝令子悲慕思兮有嚴葬祔祭配祇兮
告哀無窮銘此詩兮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一百

王臨川文集後序

邑侯應君雲鸑刻荆公集成余適東探禹穴窺石梁鴈蕩而歸屬序其後嗚呼是文獻之所存也夙志繫焉雖不敏其何敢辭惟公文章發於經術雄偉精深長雄一代然其未嘗刻意殆亦天授視昌黎所誌子厚者遠矣

乃顧寥落不得與歐蘇諸集並流天下撫雖公桑梓之區而亦無梓爲豈非世儒疵公相業橫議不明使然耶夫公之相業明道象山之論公矣精矣或疑明道不非新法而訾陸黨爲此與兒童之見何異然竊嘗怪之公以聞世之英氣魄蓋世負伊周之志

宗孔孟之學其不邇聲色不殖貨利難進易退之介固已信於天下遇大有爲之君而師行先王之法意雖其條理弛張或未盡善彼其志蓋昭然可覩也然而新法一行群議鼎沸一時攻訐成風至詆爲姧邪其故何哉聖道絶而學術裂也夫聖人是非之

準也春秋賢卿大夫其見稱於孔子者不少矣而獨多管仲之功曰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及其攝相未幾而誅亂政大夫勤師郈費豈群情之所趨哉彼亦肩聖獨見治亂之原耳况夷狄之逼中國豈魯三都比耶乃有洞見亂原以先

王之道匡天下而不爲管仲者非夫
子之所深與哉世衰道千有餘年非
實得其墜緒如濂溪明道者固難優
於春秋賢卿大夫至其東私見而學
故習雖賢者不免爲則是非之謬於
聖人久矣何者見有所囿則蔽於觀
遠意有所詭則樂於黨同其勢然也

昔充國平羌之策裴度伐蔡之議此特一事耳自其成而觀之雖庸人無疑也而其始舉朝異之況大取天下之弊法而更張之者哉宋之中葉國勢寖弱民志不振夷狄交侵遼夏爲急猶人癰疽並發于肩臂而神力俱疲咸以其無甚作楚因謂之安公既

憂者果誰執其咎而顧橫加諸公是
尚爲有是非之心乎使繼相者有若
明道以大公之學善其後則于公有
光矣豈至淪胥以敗哉當時問相之
對悖舉而不一及之者亦以其素不
排公故耳雖然公自謂用志精則知
人明乃亦不知薦以自代何邪一時

英望之去多公素與公意爲天下恐之欲俟法行還之與樂成耳知者行之仁者守之明道已不可其說而公不從卒貽後悔非亦有所蔽與公謂未有不得先王之道而能行先王之法者是也其憂斯民之左袵不以身家貳其志豈非自任以至誠惻怛得

先王之道乎而不知其激於群言果於行法者已不免意必偏黨之私其心之於哀矜而有所忿懥矣烏能得其正而不辟哉是公之所以爲蔽不精於聖學之過也於諸賢何獨尤哉至其洞見幽遠圖患於未形雖聖人不易也其後忠定因水災而憂慮變

蓋公之餘明也而天下服其忠知欽
高相之不下裕陵之倚公者以此然
其禦擊恢復諸策亦卒奪於讒議而
幾危其身況公圖之於未形乎於乎
有宋夷狄之禍極矣使公不能制之
於未亂之前而忠定不能救之於既
變之後則横議之禍流也夫學術不

明使下無公論上無信史蔽人心而奪國是卒亡宋於虜豈獨使公負重毀於後世哉此余所以重爲千古發慨而不能已也若夫新法之未始皆不善也介菴子序之詳矣後世亦多祖而用之故余畧爲特取其大而隱者著之耳昔陳申公述鄭亞之言以

序李集謂其蘊開物致君之才居丞
弼上公之位建靖難平戎之策垂經
天緯地之文公雖未盡得先王之道
也將不優於斯語乎善讀公集者當
自得之矣應侯寧波人公嘗令鄞邑
稱循吏而廟食爲民至今神之其法
施於民也侯習聞之故梓其集於臨

川云

嘉靖丙午秋九月既望邑後學陳九川叙

書臨川文集後

嘉靖丙午秋八月臨川邑侯象川應君刻荊國王文公集成謂亥邑人也宜有以序其事昔我象山陸文安公序公祠堂扵宋草廬吳文正公序公文集扵元二公皆命世大儒其事核而精其文直而肆公之純疵得失猶

方員之圓於規矩也予末小子安敢復有所贅然竊惟公之相業所以未能成先資之信快人心之公者直以變法之故爾二公之言雖已抉發隱義提挈宏綱而其端緒曲折尚若有未暇及者故雖不敏不敢過避焉夫善觀人者必驗乎心跡善爲治者必

核乎名實心跡不明則名實不正名
實不正則爵祿廢置生誅予奪皆失
其道而天下之治靡矣若公與神宗
之事豈非千萬世名實不正之最甚
者乎宋之有天下燕雲盡失契丹已
強於北元昊繼起兵力又奪於西不
能數戰則其勢不得不出於求和轉

輸金繒每歲不貲卑禮甘言惟恐挑
禍漢之文景國辱而民不困時則有
文景之辱而無文景之利此蓋凜然
不可恃以常安之勢也治平熈寧之
際上刓下弊綱紀法度根本枝葉無
不受病譬如中年之人雖容色言動
無異少時然縱恣之餘腹心肝鬲之

疾纏綿膠錮待時而發此葢斷然不容怠忽玩愒之時也神宗深知天下之勢將欲大有所爲而又不御游畋不治宮室眷求義德與圖治理誠曠世一出人臣所當效力致死之君也乃公之勸行文章既已大過於人而道德經濟又獨惓惓以身任之當仁

宗在位之日使回一書究極治體直欲化裁三代以趣時變與區區隨世遷就諸人規模夐別繼論時政則語意葢切岌然如禍亂之逼乎其後賈太傅之痛哭劉賢良之剴切可謂異世同符矣有臣如此葢亦曠世一出人君所當虛巳委任共享天心者也

夫其君臣相遇之盛如此而時勢所值又當否泰安危往來消長之際然則公與神宗所以悉心謀議創制立法而將以伸其大有爲之志於天下豈但君臣之分義則然固亦天命人心所不容已也今考當時常平倉司馬公所謂三代之良法放青苗錢之

害小糜常平倉之害大者也然積滯
不散侵移他用平時既無補於貧民
必待年凶物貴然後出糶而所及者
又皆城市游手之輩況穀貴則減價
而糶惟富民爲能應其糶穀賤則增
價而糴惟富民爲能應其糴貧民下
戶既無可糶又不能糴勢不免於借

貸蘇潁濵曰天下之人無田以為農無財以為商禁而勿貸不免轉死於溝壑使富民為貸則用不仁之法收太半之息不然亦不免脫衣避屋以為質民受其困而上不享其利周官之法使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其貴賤而以國服為息今可使郡縣盡貸

而任之以其土著之民顓濱此論則
公所行青苗錢之法也考之於古景
公之於齊子皮之於鄭司城子罕之
於宋既皆以貸而得民驗之於今則
前此陝西一路已翕然稱便矣然則
青苗錢之放乃所以救常平之失而
修耕歛補助之政也古者民多則國

強民少則國弱兵無非民故也宋自
雍熙端拱以來西北多事朝廷爭言
募兵旣募征行之兵又募力役之兵
大率非游手之徒則亡命之輩於是
始聚百萬之兵而仰食於縣官非如
漢唐之初有事則擐甲冑以蹈行陳
無事則服田積穀以廣軍儲冗而無

制則老弱叅半而不堪戰鬬聚而不散則偃蹇驕惰而易於爲亂而上下以爲得計方且盡用衰世梏刻之術剥吾民以啗之及不可用則又爲之俛首以事驕虜而使此輩自安於營伍之中況是時京東京西淮南諸路劇盜如王倫張海輩肆意横行建旗

鳴鼓官吏逢迎入城與之宴飲雖有
畨戍之兵如入無人之境兵制之壊
莫甚扵此此公保甲之法所由行也
其要在扵訓練齊民使皆可戰稍復
府兵之舊以裁募兵紓民力當時蘇
東坡極言養兵之害而欲訓練州縣
之土兵以省禁兵意亦如此然必鐵

甸就緒乃以漸推之於天下始但隸於司農以捕盜賊相保任繼乃肄習武事定其賞罰而隸於兵部其政令一聽於樞密蓋公所以計之者審矣民情莫不欲富亦莫不欲逸也宋至中葉役法大壞產破家亡視為常事而衙前州役為甚韓絳則言民有父

自經死冀免其子遂嫁祖毋與毋析
居以圖避免者司馬公則言自置鄉
户衙前以來民益困乏不敢營生多
種一桑多置一牛畜二年之粮藏十
疋之帛則已目爲富户抉充衙前吳
充則言鄉役之中衙前爲重至有家
貲已竭而逋負未除子孫既沒而鄰

保尤逮田地不敢多耕骨肉不敢義
聚者然則當役之家出錢以雇役坊
郭女戶品官之家斂錢以助役官又
爲之賣坊塲給閒田以充雇直固先
王致民財以祿庶人在官之意也況
公之爲是法也揭示一月民無異詞
乃著爲令令下之日物情大快於是

始行諸天下而亦各從其便以爲法
此則雇役法之大略也諸路上供歲
有定數年有豐凶故出辦有難易道
有遠近故勞費有多寡典領之官專
務取贏內外不相知饒乏不相補四
方有倍蓰之輸中都有半價之鬻徒
使富商大賈乘公私之急以擅輕重

斂散之權而農民重困國用無餘於是均輸之法行焉先王之於商也夫嘗不欲抑之以懲游末亦未嘗不欲厚之以通貨賄其於民也固嘗補助於耕斂之時又欲周給於祭祀喪紀困迫之日此周官泉府之法所以爲厚也今雖萬室之邑然貨之滯而不

售民之欲賒且貸者已不貲矣而况
都會之地哉公之所以創爲市易之
法者固將抑兼并以厚商賈備經制
以利民用而必量取一分二分之息
者亦欲其仁可繼尔諸監既廢賦牧
地以佐芻粟諸兵騎戰仰給市馬而
義勇保甲之馬復從官給番部養馬

既不常行各邊市馬又患不足此戶
馬保馬之法所由以行也然戶馬則
蠲科賦保馬則蠲征徭而馬又皆從
官給也藉使尨或少厲拴民則亦斟
酌脩改之而已國固可使乏之馬馬顧
可使獨在邊畨而成周丘甸所出之
馬豈皆官養之邪若夫濒河一帶西

控吐蕃東蔽涇凉夏人右臂實維茲
地若使彼間而取之則豈惟鄜延一
路不解甲哉將秦隴復受兵矣而西
域之不可通無論也此公所以銳意
扵王韶之策歟宋之扵北虜雖慹扵
納賂亦怯扵用兵惟怯故彼得肆無
厭之求惟慹故此常懷憤恨之意然

既不能攻之以雪其慙則亦驕之以
圖其後未有不能攻之又不能驕之
而雖旰以幸目前之安者此公所以
割地畀遼且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
也他如銷并軍營脩復水利罷詩賦
須經義與夫方田之法之類雖若紛
然並出扵一時然君以堯舜其民之

心堅主之扵上臣以堯舜其君之心
力贊之扵下要皆以為天下而非私
已也諸臣若能原其心以議其法因
其得以救其失推廣以究未明之義
損益以矯偏勝之情務在協心一德
博求賢才以行新法宋室未必不尚
有利也而乃一令方下一謗隨之今

日閧然而攻者安石也明日譁然而議者新法也臺諫借此以賈敢言之名公卿藉此以徼恤民之譽遠方下吏隨聲附和以自托扵廷臣之黨而政事之堂幾爲交惡之地且當是時下則未有不逞之民指新法以爲倡亂之端遠則未有二虜之使因新法

而出不遜之語而搢紳之士先自交
構橫潰洶洶如狂人挾勝心牢不可
破祖宗之法槩以爲善其果皆善乎
新創之法槩詆爲惡其果皆惡乎抑
其爲議有一人之口而自相牴牾如
蘇潁濱嘗言官自借貸之便而乃力
詆青苗錢之非司馬公在英宗時嘗

言農民租稅之外當無所與衙前當募民爲之而乃力詆雇役之非蘇東坡嘗言不取靈武則無以通西域西域不通則契丹之強未有艾而乃力詆熈河之後之非又如已非雇役不可行而他日又力爭雇役不可罷之類是也有事體相類自來行之則以

爲是公行之則以爲非如河北弓箭
社實與保甲相表裏蘇東坡請增脩
社約并加存恤而獨深惡保甲法之
類是也青苗錢之放專爲資業貧民
不使富民乘急以邀倍稱之息司馬
韓歐諸公既極言此錢不可放則亦
求所以抑兼并而振貧弱可也乃徒

訟此之非利而不顧彼之爲害何邪
蘇東坡論崔俊至謂士夫宣力之餘
亦欲取樂若厨傳蕭然則似危邦之
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似此之類既
非眞知是非之定論亦非曲盡利害
之訏謨宜公槩謂流俗而主之益堅
行之益力也一時議論旣如此矣而

左右記注之官異時紀載之筆文皆
務爲巧詆至或離析文義單摭數語
而張皇之如三不足之說公之所以
告君者何嘗如是也然則當時所以
攻新法者非實攻新法也惡公而并
反其法爾昔者桓公舉夷吾於士師
而委之以國夷吾乃爲之作内政興

塩筴委幣以斂州縣之穀守準以御
輕重之權舉齊國之政而更張其太
半且曰國之重器莫重於令虧令者
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
不從令者死桓公卒賴其計以成九
合之功子産之相鄭也使都鄙有章
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作丘

賦制參辟鑄刑書舉鄭國之政而更張其太半雖國人孰殺子產之謳叔向將亡多制之書士文伯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不火何為又六月火現而鄭果灾之先見明驗亦銳然行之而無所疑畏卒之鄭賴以安雖晉楚之強莫能加焉又其下如衛鞅之

於孝公盡取秦法而更爲之盡取秦民而束縛馳驟之雖其龍辯說之煩秦民言令不便者以千數而鞅終不爲沮卒之國内大治諸侯重足屏息争西嚮而割地彼數子諸侯之貴臣爾然皆以其計數之審果敢堅忍大得逞於其國而公以世不常有之材

當四海爲家之日君臣相契有如魚水乃顧落落如彼者時勢異而娼忌衆故也夫國内多故四竟多敵譬彼舟流不知所屆惟才與智衆必歸之此管仲諸人所以得志也宋之治體本涉優柔貞仁而降此風寖盛士大夫競以含糊爲寬厚因循爲老成又

或高談雅望不肯破觚解攣以就功名而其小人晏然如終歲在閑之馬雖或蒭豆不足一旦圉人剪拂而燒剔之必將趯然蹄而齗然齧當此時而欲頓改前轍以行新法無惑乎其駭且誚矣公之所以不俚於口者此也賈誼年少美才疏遠之臣慨然欲

爲國家攺制立法當時絳灌之徒雖惎害之而未至若是之甚者以誼未嘗得政而文帝直以衆人待之也公令問廣譽傾一世既已爲人所忌加以南人驟貴父子兄弟蟬聯禁近神宗父動以聖人目之而寄以心膂及攢議蠭起公文悍然以身任天下之

怨力與之抗而不顧公之所以不俚於口者此也古人自脩身正家以至治國平天下莫不有法而懿德善道實行於其間未有捨法度而可以為仁義者也或乃謂公不務其本而專事法度然則孟子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之說非耶古者水土初平即

底慎則壞以制國用周官一書理財
㝡備而大易明著理財正辭禁民為
非之訓蓋古之人未嘗諱理財也後
儒始忌諱爾而或病公專言理財然
則國非其國可耶宋之儒者大率據
經泥古尊三代而羞漢唐至有欲復
井田封建之法者然亦幸其未試不

如其試焉能不如公之叢謗乎當時一伊川在朝其事權視公不啻十分之一而已不勝其醜詆之多則於公又何言哉元豐之末公既罷相神宗相繼徂落群議既息事體亦安元祐若能守而不變循習日久膏澤自潤孰謂非繼述之善也乃毅然追懟必

欲盡罷熙豐之法公以瞑眩之藥攻
治之於先司馬公又以瞑眩之藥潰
亂之於後遂使國論屢搖民心再擾
夷想當時言新法可不罷者當不止
於范純仁李清臣數子特史氏排公
不已不欲備存其說爾不然哲宗非
漢獻晉惠比也何楊畏一言而章惇

即相章惇一來而黨人盡逐新法復行哉悲夫始也群臣共爲一黨以抗君終也君子小人各自爲黨以求勝糾紛決裂費時失事至扵易世而尤不知止從古以來如是而不禍且敗者有是理哉公昔言扵仁宗謂晉武帝因循苟且不爲子孫長遠之謀當

時在位亦皆偷合苟容棄禮義捐法
制後果海內大擾中國淪於夷狄者
二百餘年又謂可以有爲之時莫急
於今日過今日則恐有無及之悔由
此觀之靖康之禍公已逆知其然所
以苦心戮力不畏艱難不避謗議而
每事必爲者固公旦天未陰雨綢繆

牖戶之心也況熙豐之用章惇公爲之也元祐之用章惇亦公爲之乎而古今議者乃以靖康之禍之獄獨歸於公無亦秦人梟轘參夷之習未忘乎名實者政事之本治亂之原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諸侯卿大夫之心跡莫不詳其本末權其輕重而

折諸天以正名議辟美惡功罪不相掩也夫是以天理明而王法著禮樂刑政可得而措焉由公而前若唐晋两漢之世由公而後若崇觀宣靖紹興開禧之間大臣之賢不肖可知也然或幸而得免於司寇之議或雖議而未盡其罪或適得本罪而未誅其

意乃公獨以體國之忠救時之志而蒙衆悪皆歸之謗使後世幹蠱興事之臣戒於覆轍而妬賢嫉能之輩引以藉口此吾所以痛悼於千萬世名實之不正也雖然公亦不得無罪焉夫天地之道浸言以漸也況於人事哉而公乃謂論善俗之方始欲徐徐

而變革思愛日之義又將汲汲於施爲坐此蔽而欲速之獘不免矣古者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聖人於革之時必以已日乃孚革言三就爲訓而公乃謂以物役已則神志有交戰之勞以道徇衆則事功無必成之望坐此蔽而自用之獘

不免矣當世之患上之人畏下太甚而不能果斷下之人持上太急而動生謗議公之意見偶蔽於此故於異議之人槩以讒說罷之然禹臯吁咈亙以相和周召異同不妨共政公不以此自勉而欲以誅罰勝之豈子產安定國家必大焉先之道耶公嘗謂

洪水之患不可留而俟人而諸臣之才惟鯀優於治水故雖妨命圮族而不能捨鯀其平昔議論如此所以不恤衆論而用章呂者亦曰姑取其才以濟吾事亦然豈有欲求善治而用小人既用小人而無後悔者邪數者公之罪也雖不無不幸於其間然律

以皇極無有偏黨好惡之義誰能爲
公諱也公之文集凡百卷邑以公重
故集以地名自宋以來文章名家累
数十往往退讓下風而莫敢争列草
廬日星海嶽之喻葢定論也夫以公
所立之高所任之大既如彼其文之
不易及又如此徒以大中未協偏蔽

尤存不能不競不絿不剛不柔以通
天下之志渙天下之群故雖遭逢詛
辟而沮撓牽奪之餘非惟不足以酬
其堯舜君民之志反以增重異議者
之勢使之勇於附和以抑蔽其君臣
相與之至情正義於天下後世然則
後之儒者其毋以影響未試之學而

自許太過也夫其尚克偏去蔽以爲王治之本而毋以議論勝事實也夫或曰使神宗享國比扵殷武而公之行政得如管仲將群疑終不亡而事功終無成乎予曰嘻此予所以重爲公嘅也此予所以知天之無意扵宋也不然以彼之君臣乘崇高富貴之

勢而久於其道乃顧出齊桓管仲諸
人之下耶是爲序
嘉靖丙午秋八月望日邑後學章袞
汝明謹書

荆國文公古詩十三卷律詩二十一卷挽詞一卷集句歌曲二卷四言詩古賦樂章銘讚一卷書疏一卷奏狀一卷劄子四卷內制四卷外制七卷表六卷論議九卷襍著一卷書七卷啓三卷記二卷序一卷祭文哀詞二卷神道碑三卷行狀墓表一卷墓誌

十卷舊閩浙蘇吳俱有刻公梓里臨川顧缺無傳予忝牧以来每用爲慨謀梓之購善本而無從也走取家藏舊本讐校而翻刻焉於乎公之文取材百氏附翼六經與韓柳歐蘇曾氏卓然成七大家並傳海内當與日月争光豈以刻不刻爲公重哉憶予少

小時侍先君吉愍公論宋史至熙寧奮袂哨公先君厲聲曰稺兒毋乃勦說時懃退不知所云異時遊四明泛鑑湖公撰述吟咏勒在木石璀璨陸離與山光水色爭雄競麗心目眩瞀不可攬結蓋私極愛慕頋爲執鞭久矣既而旅金陵得侍公全集昕夕讀不

忍去手然直謂公文章家丈人耳徐考公宰鄞諸政青苗保甲市易水利種種有成蹟可按鄞民至今賴之乃喟然嘆曰若公者豈獨長于文已乎豈獨能於宰已乎夫隆汙者道也成敗者數也公動稽堯舜心表天日秉時遇主謂周官徃軌運掌可俻而靡

所究竟此豈專任自信之過哉一時
名賢弗克和衷胥匡變而之道此何
咎焉剏公學本經術才弘經濟志存
周孔行比夷由固傑然一人豪也一
咻衆排甚者究以靖康禍本此非所
謂勤說者耶公墓不知所在謀所以
專祠公而亦不獲公二十二世孫王生

瑞從予乞祀田予旣刻公文復稍助
之以延公祀云
嘉靖丙午九月旣望臨川縣知縣后
學象山應雲鸑謹識

方